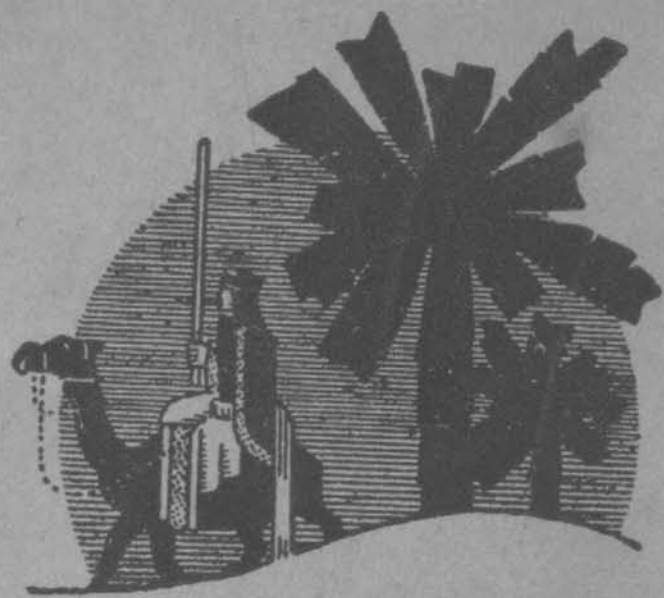


柳亭詩話



大達圖書供應社刊行

新序

中國文學，實爲世界最豐富之寶庫，體例繁夥，珍品侈陳，詩話一門，尤爲中國文學特創之體製。自鍾嶸創作詩品，第作者之甲乙而溯厥師承，其後作者輩出，而爲例亦趨廣汎。若皎然詩式，備陳格律；孟榮本事詩，旁探故實；劉放中山詩話，歐陽修六一詩話，則又體兼說部。於是體例既備，所撰遂夥，蓋已蔚附庸爲大國矣。宋人務求深解，多穿鑿之詞；明人喜作高談，多虛僞之論。雖汰除糟粕，採擷菁英，不無足以攷證舊聞，觸發新意者。然求其探討瑕瑜，別裁真僞，博參廣攷，既堪欣賞，兼裨詩學之作，厥推清初宋長白所著之柳亭詩話焉。長白原名俊，別署岸舫，以字行，浙江山陰人。是編成於康熙乙酉，以作於柳亭而名。自三代以迄清初，凡涉於詩者，莫不蒐錄。偶亦以己意品題發論，則僅點睛數筆，無不恰到好处，無劍拔弩張，刻意求工，以及高談虛僞之論。而其攷據，堪稱典核淵博，不啻一部詩學辭典。取材則務求無一字無來歷，毫不穿鑿附會；用筆則承明末小品文之

高潔生動，一掃普通攷据文字煩瑣之弊。讀之既可增進詩識，復能陶冶性靈。以純文學立場而論，蓋詩話中之雋品，文苑之奇英！惜厄於傳統文派之偏見，四庫列於存目，馴致湮沒不彰；而其刊本，流傳絕尠，幾成祕笈珍藏。反視庸俗陳腐之詩話，充斥書肆，曷勝浩歎！幸近年愛好純文學之士日夥，刊印普及本之風亦熾，此種人間珍本，烏忍任其絕響？爰發舊篋，精加標點，重付梨棗，使同好者咸得而問鼎焉。民國廿四年十一月桐廬主人撰。

序

昔宣城施愚山先生嘗語予曰：「凡操觚家立說著書，雖多述而不作，要必有益於見聞，有徵于典冊，使人讀之悅目賞心，斯爲最上一流。」是時徐子伯調在座，亦曰：「近來作者如雲，大率寡見尠聞，逞一時瀾翻浩瀚，不能援證古今，卽其自相牴牾，殆不知凡幾。」蓋甚言述作草草，難垂永久，爲可太息耳。嗟乎！老成凋喪，落落如晨星，年少而操觚者，安得聞斯語而奉爲圭臬哉？予友宋子岸，舫讀書等身，言語妙天下，其推重于名場者幾四十年。甲申之春，客游廣德，柳亭銷夏，著有詩話成帙，受而讀之，屬予爲之序。蓋宋人久有詩話，在人耳目間，條舉縷分，固自可喜；第求其考據典核，陶冶性靈，尙未之講也。今岸舫自三代以迄今茲，凡涉于詩句，詩聯，詩之格律，詩之長短，本末名物家數，罔不兼收畢舉，而一字半語，具有根據，正訛譌，益無窮，如入瓊圃珠淵，琳瑯參錯，取之不 \times 之 \times ；又若仙廚瑤席，玉饌天漿，食之不厭，其價值 \times \times \times ，誠學海之奇觀也。且于運會興衰之際，民 \times 物則之 \times ，淵源家學，投贈網繆，一一闡入，皆成七寶鉢衣，爲几案必不可少之書，洵稱最上一流者矣。而或者謂長臂遠引，類多簡冊未宣之蘊，必需廣爲箋註，庶幾一目了然，不知岸舫矢口而談，原以應學人之請，引而不發，正欲使人自得於一闡明，卽充棟尙難竣事；世有賞音，如道元孝標輩，當必有起而述其義者；特恐讀書種子，未必皆岸舫其人也。康熙歲次丁亥，三月 \times ，年家同學弟羅坤拜手。

自序

三百篇之序於西河氏也，聖之經而賢之傳也。後儒以己意增損之，亦祇成爲後儒之說詩已耳。漢魏以降，風雅寢微，迭興遞變，有不知其然而然之勢，使必家韓嬰而戶匡鼎，其不至柄鑿之相違者幾何？鍾嶸作詩品，六朝之緒餘也。清畫作詩式，三唐之末路也。嗣是而有談、有譜、有論、有評、有旨格、有本事、參伍錯綜，各據其聞見而止。迨宋人翹爲詩話，類取近代之事，而揚挖之；遂古來今，缺焉未講；有識者以爲泥于理而不達于情，其失則愚總角時，侍先大夫於家塾，側聞諸長者溫柔敦厚之言，浹於寤寐，而錄錄因人，卒未有所纂述。甲申春，薄遊廣德，與王子庶歌下楊柳亭，亭故弘邕可喜，而老榦垂條，復婆娑掩映，長夏之交，匡居無事，王子輒以詩學爲詩，出吾腹笥，命彼手鈔，越明年而舊雨重尋，依依似昔。會刺史朱君愆編成篇，老友羅羅村見而悅之，因爲點次如左，雖不足以觀風俗而知得失，動天地而感鬼神，然於五際六情之旨，不無所啓發云。柳亭者，志所自也。康熙乙酉，中秋後一日，山陰宋長白書。

柳亭詩話目次

鳳皇歌	一	五相一漁翁	五	月波九里	一〇
猗蘭操	一	兩東坡	六	黃花老人	一〇
樂論	一	匏瓜亭	六	晏岷	一一
三素雲	一	搗藥鳥	六	藻績	一一
八十一萬歲	二	秦望山	七	賣新絲	一一
水碧	二	七十峯	七	勃窣翁	一一
魚鳥	二	樹深花近	七	獨步洛濱	一二
合浦葉	三	金人鴻門	七	覩縷	一二
吳會	三	蘇臺館娃	八	柏厓	一二
二耳	三	只堪圖畫	八	夏屋	一二
榆槐影	四	畢鉢羅	八	倒騎驢	一三
茶泉	四	方干島	八	回頭看	一三
醒酒石	四	青石版	九	歸鄉	一三
龍馬鹽飯	五	訪戴逵	九	神交	一三
笞箬	五	老龍形	九	同年	一四
魚千里	五	龍舟浦	一〇	進士	一四

波月	二八
霜月	二八
章臺	二八
西清	二八
木梳	二九
菊枕	二九
短古	二九
六言	二九
步虛詞	三〇
純平純仄	三〇
行路高軒	三一
竹枝柳枝	三一
烏臺詩案	三一
幽憤雪讒	三一
東海勇婦	三一
江祖	三二
故鄣	三二
四明狂客	三三

柳亭詩話 目次

龍頭鶴髮	三三
神武門	三三
木雁	三四
舞馬	三四
字數詩	三五
三句詩	三五
一字師	三五
聯句	三六
同異	三六
數目	三六
排偶	三七
集韻	三七
口號	三八
贈答	三八
諫草	三八
采侯	三八
問松	三八
山經水牒	三九

道直家貧	三九
遼遊	三九
大酺	四〇
侵早	四〇
赴洛	四〇
錄別	四〇
詠鏡	四一
笑啼	四一
破顏	四一
山居	四一
黃菊	四一
芭蕉	四二
松酒	四二
海棠	四二
桃竹	四二
楊枝	四三
紙錢	四三
石鏡	四三

鞅鞞……………四三 卽事……………四八 兄弟……………五三

索畫……………四三 尉斗……………四八 不記人……………五三

題扇……………四四 借書……………四八 答客問……………五三

當點心……………四四 步檐……………四九 雁帛……………五四

簑衣影……………四四 髻髻……………四九 越王臺……………五四

種樹書……………四四 掌痕……………四九 花卿塚……………五四

蕨蕨……………四五 功臣寺……………五〇 鼓吹騎吹……………五五

芳訊……………四五 欸乃……………五〇 水上浮……………五五

石榴……………四五 鏡中行……………五〇 長聚首……………五五

小楊枝……………四五 還珠洞……………五〇 懷古……………五六

歸燕芙蓉……………四六 上陽子……………五一 眼中花……………五六

愛閒……………四六 月瓢承露……………五一 花舞……………五六

白馬盧龍……………四六 遇仙橋……………五一 初字……………五六

怪鳥……………四七 仙人隱士……………五二 三三六六……………五六

虎渡龍州……………四七 倪唐……………五二 醉吟……………五七

批紙尾……………四七 清忠……………五二 黃綬……………五七

蝗蟲威德……………四七 單雙……………五二 窮袴……………五七

蠶婦圖……………四八 是非……………五三 乘蹻……………五七

杖策	五八	襄陽丁卯	六三	嚴更	六八
度曲	五八	高楊	六三	碧落觀	六八
石葉	五八	麗句亭	六四	常談	六八
延鷺畫鳥	五八	一先生	六四	秦碑	六九
側帶重臺	五九	古杉觀步	六四	出嶺泛湘	六九
一門風雅	五九	桃花塢	六四	住山	六九
萬殊	五九	看花	六五	乾坤一寸金	六九
發端	六〇	海會寺	六五	青雲	七〇
羣公	六〇	拗體	六五	四皓	七〇
奇才	六〇	律	六五	小青	七〇
醉畫竹石	六〇	七子	六六	綠珠井	七一
瀟湘八景	六一	日沒月出	六六	攝芳亭	七一
五臣	六一	興福法海	六六	百沸河	七一
元后聖君	六一	青山黃鳥	六七	嫦娥	七一
雙鳥	六二	七十城	六七	雙字	七二
二物	六二	古人趁筆	六七	頓字	七二
苔岑	六二	瘞鶴銘	六七	舫字	七二
紀夢	六三	山上飛	六八	雪舫	七二

貞豔	七三	天魔舞	七七	桂花風	八二
故人耆老	七三	太乙元君	七八	東流水	八二
蒲萍	七三	古洞天	七八	儷句	八三
託夢結夢	七四	許重來	七八	極元	八四
蕙葉梅花	七四	梅梁	七九	珠露	八五
雁影	七四	湘江	七九	作鬧	八五
晨風望遠	七四	紅樓	七九	種竹	八五
婦姑姪女	七五	衛青	八〇	新婚	八五
芝房	七五	尙書	八〇	吉了果然	八六
流霞	七五	都頭	八〇	雪	八六
臨江節士	七六	習塘	八〇	河南雪	八六
蚤綠	七六	崆峒	八〇	北枝花	八七
幕燕蓮魚	七六	湖山	八一	秋雪	八七
茉莉	七六	天拔	八一	春草	八七
護門草	七七	故人杯	八一	句眼	八七
七條沙	七七	安樂窩	八二	兩用	八八
賣娥眉	七七	字不滅	八二	生鹿	八八
金蝦蟆	七七	不染風	八二	三春鳥	八八

白鳳皇	八八	親家	九三	空村落日	九八
蓴菜	八九	親眷	九三	雲樹	九八
楊梅	八九	重表	九四	青絲	九八
萬年枝	八九	王母	九四	海米	九八
新樂府	九〇	天老	九四	棋酒	九九
憑宵雀	九〇	細娘	九四	杯杓	九九
石鏡臺	九〇	紅蓮稻	九五	晝夜	九九
草堂遺像	九〇	夜航船	九五	酸文	九九
湖陰	九一	十八東西	九五	讀書	〇〇
文房	九一	神丸	九五	寫意	〇〇
折綿	九一	好子孫	九六	飲酒	〇〇
禍福	九二	問前程	九六	問生涯	〇〇
木稼	九二	梅花落	九六	業風飄	〇一
三極	九二	星回節	九七	破衲衣	〇一
一稜	九二	才若此	九七	不食姑	〇一
稜科	九三	太湖精	九七	三姑臺	〇二
海蜃	九三	別業	九七	碧山家	〇二
石蛙	九三	鏡湖	九七	衍波箋	〇二

銀豆謠……………一〇二

精微篇……………一〇三

白頭吟……………一〇三

福泉寺……………一〇三

三歲神童……………一〇四

玉杯瓊樹……………一〇四

遂初堂……………一〇四

南野亭……………一〇四

猛虎顧彪……………一〇五

五步成詩……………一〇五

買山錢……………一〇五

金鰲閣……………一〇六

桐花鳳……………一〇六

鳳車……………一〇六

樹雞……………一〇六

東坡竹……………一〇七

文僧……………一〇七

硯瓦……………一〇七

洞戶……………一〇八

南荒風景……………一〇八

答魍魎……………一〇八

赤壁……………一〇八

春波……………一〇九

杭越……………一〇九

飛舞……………一〇九

栖雲……………一〇九

麻胡……………一〇九

崑山片玉……………一〇九

雪衣女……………一〇九

買愁村……………一〇

六六峯……………一一

瀟湘夜雨圖……………一一

雨絕……………一一

簾膠……………一一

英盼……………一二

拂衣……………一二

桂子銘旌……………一二

玉卮無當……………一二

諸生……………一三

秀才……………一三

道士……………一三

上人……………一三

主人……………一四

華頂……………一四

流蘇……………一四

椒圖……………一四

椒塗……………一四

遊蟻……………一五

神遊……………一五

兩當……………一五

枉渚……………一五

龍鶴……………一五

野馬黃羊……………一五

鶉鳩行……………一五

三命	一七	玉羊	一二二	鄉里	一二七
白龍腰	一一七	烏龍	一二二	退圃	一二七
高一步	一一八	妙用翼人	一二三	出東門	一二八
天上春回	一一八	雅正	一二三	梅山亭	一二八
早見幾	一一八	明妃曲	一二三	嶽麓	一二八
對青山	一一八	鹿女	一二四	權密	一二八
白羊湖	一一九	藍輿	一二四	臯橋	一二九
別人看	一一九	丈人行	一二四	臨平	一二九
取次	一一九	蘭蕙同芳	一二四	衰陳	一二九
怡憊	一一九	遊嶽載歸	一二五	直節無枝	一三〇
不分	一一九	除酒借書	一二五	春野	一三〇
子細	一一九	渭南	一二五	伏虎寺	一三〇
鱉子	一一九	一句流傳	一二五	疑佛疑魔	一三〇
博山	一一九	十倍三分	一二六	象外句	一三一
紈扇	一一一	木末亭	一二六	紅白	一三一
寶鴨	一一一	白雀寺	一二六	花柳	一三一
奔蟬	一一一	下九	一二六	紅雨	一三一
金虎	一二二	結同心	一二七	梅雨	一三一

花雨	……	一三二	晚暮	……	一三七	二石	……	一四一
清音	……	一三二	匹夫囚臣	……	一三七	千尋高處	……	一四二
草書	……	一三二	坡下大風	……	一三八	玉筍金鹽	……	一四二
剪削	……	一三三	病婦孤兒	……	一三八	數歸期	……	一四二
龍鍾	……	一三三	阮張	……	一三八	都梁	……	一四三
他年	……	一三四	貴賤	……	一三八	泉新	……	一四三
嫦娥報姓名	……	一三四	天高萬物肅	……	一三九	空靜	……	一四三
隨陽雁	……	一三四	平原	……	一三九	南宮真蹟	……	一四三
萬鴿飛翔	……	一三四	山夜憂	……	一三九	社公	……	一四四
五辛柏葉	……	一三四	五君詠	……	一三九	止瘡	……	一四四
折楊柳	……	一三五	明遠	……	一三九	若耶	……	一四四
道林寺	……	一三五	元暉	……	一三九	遺山	……	一四五
隔句對	……	一三五	文士爭權	……	一四〇	讀李斯傳	……	一四五
七言隔句	……	一三六	偷句	……	一四〇	周亞夫廟	……	一四五
離合	……	一三六	文筆	……	一四〇	細人	……	一四六
詩忌	……	一三六	萬古流	……	一四〇	滄浪	……	一四六
詩誤	……	一三六	如撞鐘	……	一四一	玉京	……	一四六
改易地名	……	一三七	霹靂引	……	一四一	藕絲孔	……	一四六

二千仞	一四六
黃石白猿	一四七
鹽澤醋溝	一四七
舞劍臺	一四七
金銀二山	一四七
東西二山	一四八
青山一髮	一四八
東山雲門	一四八
蟹背	一四八
如桃李	一四九
似鄂州	一四九
元句	一四九
中聯	一五一
鞠陵	一五一
長江	一五二
弄明月	一五二
釣烟水	一五二
雪霜堆	一五二

柳亭詩話 目次

秋光山色	一五三
門生	一五三
碇	一五三
字一行	一五三
三廟詩	一五四
賜新題	一五四
蓬池	一五四
輕榕	一五五
梔子	一五五
桃葉	一五五
蘼蕪	一五五
黃鸝	一五六
僧字	一五六
秤字	一五六
淡菜	一五六
船爲家	一五七
司花女	一五七
燕姬歎	一五七

龍舟	一五八
兔兒山	一五八
房山	一五八
西城西苑	一五八
養生家言	一五九
應夢	一五九
浩刼	一五九
盜泉惡木	一六〇
懷間絕句	一六〇
蠹魚無知	一六〇
化鳴鼻	一六一
尺布斗粟	一六一
笑怒	一六一
輕薄兒	一六一
薄命何	一六一
感秋詩	一六二
雉朝飛	一六二
蠟丸繫燕	一六二

紫姑……………	一六三	功名……………	一六八	萬柳堂……………	一七二
眞娘鄧仙……………	一六三	聲音……………	一六八	舊酒瓢……………	一七三
御史娘……………	一六三	不娛……………	一六八	浣青衫……………	一七三
津陽門……………	一六四	料理……………	一六九	南北限……………	一七三
沙門妻……………	一六四	北郭先生……………	一六九	長樂老……………	一七三
鐵鉤鎖……………	一六四	松門丙舍……………	一六九	多魚漏師……………	一七三
碧雲……………	一六五	金碧……………	一六九	彭城寇……………	一七四
香山……………	一六五	石華……………	一七〇	吳趨會吟……………	一七四
北闕……………	一六五	黜字……………	一七〇	玉衡……………	一七四
東西門……………	一六五	獮字……………	一七〇	黑蜨商羊……………	一七五
春明門……………	一六六	兒字……………	一七〇	未央才人……………	一七五
十年不歸……………	一六六	尊宋……………	一七〇	元丹丑……………	一七五
夢中所見……………	一六六	石曼卿……………	一七一	隱公……………	一七六
逍遙堂……………	一六六	天上來……………	一七一	明冰……………	一七六
撥鐙法……………	一六七	西風戰……………	一七一	田園樂……………	一七六
樵隱近詠……………	一六七	一點酸……………	一七一	得便宜……………	一七六
三紅秀才……………	一六七	梅……………	一七二	自足知足……………	一七七
勒將軍……………	一六八	春雪……………	一七二	門外青山……………	一七七

曾丘九重	一七七	籩字	一八二	水上山前	一八七
金庭觀	一七七	斲字	一八三	鼓騎雲吹	一八七
水晶宮	一七八	茲字	一八三	五原	一八八
薔薇河	一七八	束字	一八三	崑崙關	一八八
迷人	一七八	回字	一八三	山莊行	一八八
感春	一七八	縉字	一八三	吟詩臺	一八九
暮春	一七九	醫卜星相	一八三	五人墓	一八九
春牛	一七九	考亭	一八四	孝陵衣食	一八九
總成空	一七九	地理	一八四	蘭壁	一八九
寄語沙鷗	一七九	長笛	一八五	南山	一九〇
李波小妹	一八〇	神龍	一八五	世短意常多	一九〇
蒲履	一八〇	懸風	一八五	城上草	一九〇
紅絲	一八〇	罍麻	一八五	別人遊山	一九〇
江南曲	一八一	觀山	一八六	關山月	一九〇
宛轉歌	一八一	天塗河水	一八六	鶴樹	一九一
碧城	一八一	蘭菊	一八六	溫泉行	一九一
金鍊	一八二	黃葵	一八七	流杯池	一九一
篋字	一八二	墨蘭	一八七	姊妹三	一九一

綠牕詩	· · · · ·	一九二	西施山	· · · · ·	一九六
細宋	· · · · ·	一九二	婪尾	· · · · ·	一九七
如蘭	· · · · ·	一九二	旌節花	· · · · ·	一九七
愁醉	· · · · ·	一九二	北雁南雁	· · · · ·	一九七
超悟	· · · · ·	一九二	沙上日	· · · · ·	一九八
對雨編	· · · · ·	一九三	爲將善覘	· · · · ·	一九八
黃子廉	· · · · ·	一九三	金吾行	· · · · ·	一九八
暢鍊師	· · · · ·	一九三	典琴	· · · · ·	一九九
二十四美人	· · · · ·	一九四	女官	· · · · ·	一九九
十三竿	· · · · ·	一九四	金芝	· · · · ·	一九九
秋後葉	· · · · ·	一九四	十四日	· · · · ·	二〇〇
玉京遊	· · · · ·	一九四	腐儒手	· · · · ·	二〇〇
習氣	· · · · ·	一九五	無雙譜	· · · · ·	二〇〇
公子行	· · · · ·	一九五	紫濛	· · · · ·	二〇〇
東坡跋叔黨詩	· · · · ·	一九五	漸江	· · · · ·	二〇一
青眉對酒	· · · · ·	一九六	西陵	· · · · ·	二〇一
道中書景	· · · · ·	一九六	盤登	· · · · ·	二〇一
李園	· · · · ·	一九六	蝦蟆	· · · · ·	二〇一
			飲馬長城窟	· · · · ·	二〇二
			黃鶴歸故鄉	· · · · ·	二〇二
			武溪深	· · · · ·	二〇二
			白狼王	· · · · ·	二〇三
			思鄉詩	· · · · ·	二〇三
			夢中詩	· · · · ·	二〇三
			五衢四照	· · · · ·	二〇四
			垂手折腰	· · · · ·	二〇四
			全目左肘	· · · · ·	二〇四
			天花春草	· · · · ·	二〇四
			江風山月	· · · · ·	二〇五
			月暈牽牛	· · · · ·	二〇五
			烟江疊嶂	· · · · ·	二〇五
			臥吹銅笛	· · · · ·	二〇五
			君不見	· · · · ·	二〇五
			茅山歌	· · · · ·	二〇六
			河車	· · · · ·	二〇六
			餐霞	· · · · ·	二〇六

謝客巖	二〇六	說經臺	二〇八	夢遊仙	二〇九
證因亭	二〇六	白沙	二〇八	清江水	二〇九
俗字	二〇七	元風洞	二〇八	滿宮春	二〇九
瀉風	二〇七	淋池	二〇八		
尋春	二〇七	雙鶴	二〇九		

柳亭詩話 目次



柳亭詩話

鳳皇歌

周公歸政於成王，天下太平，制禮作樂，鳳皇來庭。成王援琴歌曰：「鳳皇翔兮紫庭，余何聽兮感靈？賴先王兮恩澤，臻于肯樂兮民以寧！」見尚書中候。或曰：「蔡邕擬作也。」

山海經：「丹山有鳥，名曰鳳皇，見則天下安寧。」呂氏春秋：「黃帝命伶倫之阮隃之陰，取竹於嶰谷，吹以聽鳳皇之鳴。」楊慎曰：「西有雝雀，東有諫珂，北有定甲，南有錦駝，皆竊鳳形能似者也。」

猗蘭操

孔子歷聘諸侯，莫能用，自衛反魯，隱谷之中。見香蘭獨茂，喟然歎曰：「夫蘭當爲王者香，今乃獨茂，與衆草爲伍，乃止車援琴鼓之，作猗蘭操。琴曲十二操列於第二。韓昌黎明宣宗曾擬之。」

應劭曰：「琴之爲言，禁也。其曲曰操，言雖失意，不懼不慙，樂道而不失其操也。」

樂論

阮嗣宗樂論：「黃帝詠雲門之神，少昊歌鳳鳥之跡。」夏侯太初辨樂論：「伏羲有豐年之詠，神農有網罟之歌，黃帝有龍袞之頌。」今名存而文亡矣。元次山補樂歌有「網罟」「豐年」「二篇而「龍袞」之什無聞。」

李善上文選表：「義繩之前，飛葛天之浩唱，燭皇之後，揆叢雲之輿詞。」

三素雲

黃庭經云：「元氣所合列宿分，紫烟上下三素雲。」註云：「紫青紅爲三入道。」祕言曰：「立春日，清朝北望，有素絲白雲者，爲三元君三素飛雲也。乘八輪之輿，上詣天帝，見元君之輦者，白日升天。」陳師穆立春日曉望三素

雲詩：「彩光浮玉輦，紫氣隱元君。」李義山送宮人入道詩：「九枝燈外朝金殿，三素雲中侍玉樓。」蘇子容春帖詞：「萬年枝上看春色，三素雲中望玉宸。」許冲元春帖詞：「三素雲飛依北極，九農星正見南方。」袁清容長春宮詩：「九枝燈裏開眞景，三素雲中賀太平。」

八十一萬歲

君房祥符時爲學士，楊大年作閒忙詩戲之者，又著麗情集勝說。

李太白上雲樂：「天子九九八十一萬歲，常傾萬歲杯。」按張君房雲笈七籤，混元聖記曰：「混元一始，萬劫至於百成，百成八十一萬年，而有太初、太初之始，老君從虛空而下，爲太初師，復八十一萬億，八十一萬歲，乃生一炁。唐尊老子爲元皇帝，謂其所自出。」篇中所云文康者，豈卽老子之化身耶？

天祿閣外史：「天皇祀老子於宮中，自謂紫微玉眞帝君。李固表諫，至武德三年，從晉州人吉善行之言，始立廟，乾封元年，追上尊號。」蓋萌於漢，而盛於唐也。外史：「李戒菴謂崑山王逢年，僞撰文康。」見梁周捨詩。

水碧

墨子：「大藥中有水碧碧。」郭景純江賦曰：「水碧潛嶧。」

江文通詩：「水碧驗未黠，金膏靈詎滯。」又曰：「傲睨摘木芝，凌波采水碧。」註但曰：「水碧，水玉也；金膏，仙藥也。」木芝未詳。謝康樂入彭蠡湖口作：「金膏明滅光，水碧輟流溫。」註引山海經：「耿山中多水碧。」穆天子傳：「河伯示黃金之膏」爲確。李太白過彭蠡湖詩，亦云：「水碧或可采，金膏祕莫言。」至梅聖俞廬山詩曰：「絕頂水底花，開謝向淵腹，攪之不可得，滴瀝空在掬。」朱晦翁溫泉詩，有「水碧復流溫」之句，自註云：「康樂湖中詩，水碧輟流溫，豈未見此水耶？」似不作實字解。

魚鳥

淮南子：「水深則魚聚，木茂而鳥樂。」寫出魚鳥性情。曹子建雜思賦：「水重深則魚悅，林修茂而鳥喜。」全用其意。劉書新論辨施篇引之。崔日知詩：「越閒魚共樂，情洽鳥來馴。」杜少陵詩：「林茂鳥攸歸，水深魚知聚。」又曰：「水深魚極樂，林茂鳥知歸。」蓋亦有味乎其言之也。

逸周書大聚解：「泉深而魚鼈歸之，草木茂而鳥獸歸之。」呂覽功名篇略同。

合浦葉

江總寄裴尚書詩：「傳聞合浦葉，遠向洛陽飛。」按合浦東百里，有一杉樹，永初五年，葉落隨風，入洛陽城內，術士盛廉說其休徵，或謂光武中興之兆，略見劉欣期交州記。薛道衡吳趨行曰：「杉葉朝飛向京洛，文魚夜過歷吳洲。」下句疑用魏志：「嘉平中有魚二頭，集於武庫。」事或云：「晉太康中有鯉魚二頭，見武庫屋上。」

張燕公南中送北使五韻，起句卽用總詩，惟改遠字作曾字。

吳會

蔡邕傳：「亡命江海，遁跡吳會。」曹植求自試表：「撫劍東顧，而心已馳於吳會矣。」王舒以父名「會」，辭會稽內史，朝議謂「字同音異」，改「會」爲「鄧」。褚伯玉傳：「齊高帝手詔吳會二郡，以禮迎遣。」王勃滕王閣序：「指吳會於雲間。」皆不如字讀。

魏文帝詩：「惜哉時不遇，適與飄風會。」吹我東南行，南行至吳會。「下會字，正指會稽耳。」李太白贈從弟昭詩：「長川谿中流，千里瀉吳會。」何意蒼梧雲，飄然忽相會。「亦二字同用。」

太白又有送薛九去魯詩：「信陵奪兵符，爲用侯生言，爾去且勿諠，桃李竟何言？」二字義同而連用，則編筆之誤。

二耳

蘇子瞻送江公著詩：「方將華省起彈冠，忽憶釣臺歸洗耳。」結云：「簿書期會得餘閒，亦念人生行樂耳。」自註曰：「二耳義不同，故得重用。」又送楊孟容詩：「老龐」「眉龐」「四句疊見。」

「華省」見潘岳秋興賦：「宵耿介而不寐兮，獨展轉於華省。」又賡平公集：「曉彼蘭臺，古稱華省。」指祕書省也。程雪樓寄鄭參政詩：「竟參華省江南去，定有新聲天上聞。」則借以比行中書省。

榆槐影

劉貢父一日問蘇子瞻曰：「老身倦馬河堤永，踏盡黃榆綠槐影，是日影耶？月影耶？」子瞻曰：「竹影金瑣碎，又何嘗說日月耶？」按此詩接聯曰：「荒雞號月未三更，客夢還家時一頃。」只須以此復之，何必遠引東野？

茶泉

符昭遠以茶爲「冷面草」，皮光葉呼爲「苦口師」。

景陵西塔寺有陸羽茶泉，裴迪嘗題曰：「景陵西塔寺，蹤跡尙空虛；不獨支公住，曾經陸羽居。草堂荒產蛤，茶井冷生魚；一汲清泠水，高風味有餘。」按羽自作陸文學傳：「天寶中爲州伶正。」又別傳：「上元中與張志和遊。」顏魯公元真石碑記所稱「竟陵子是也。」迪詩自輞川倡和外，僅有此首，「高風」或作「心同」誤。

醒酒石

河南天門山有劉伶醒酒石，相傳伯倫荷鍤臥此。點蒼志謂：「大理所產者，當另是一種。」須訪之識者。李贊皇得醒酒石，置之平泉，一時傳播。葉石林謂：「靈壁石也。」或曰：「卽太湖石。」迨牛奇章秉軸，李蘇州復遣以一白香山記之，且再題之。劉中山從而和之。奇章亦有酬夢得樂天詩，所謂「詩仙有劉白，爲汝數逢迎」是也。然皮襲美泛太湖詩曰：「閒有太湖石，十年未曾識。疎岑七十二，雙雙露劍戟。討異足遭迥，尋幽多阻隔。」似乎千頃玻璃，未易刷雲根，搜石髓也。乃建中靖國元年，朱勳領艮嶽之役，一時剔取無算。程致道嘗作采石賦，譏之高。

季迪詩：「黃羅封蓋紅氍毹，萬里貢餉勞車船。」正指其事，不專爲洛陽園墅也。

龍馬鹽飯

「馬人」程泰之引傳燈錄：「馬鳴大士。」并荀子蠶賦：「馬頭娘」事，俱誤。

韓昌黎詩：「衙時龍戶集，上日馬人來。」柳河東詩：「青箬裹鹽歸洞客，綠荷包飯趁墟人。」龍戶，謂入海探珠者；「馬人」相傳是伏波軍人遺種。「洞」謂穴居；「墟」乃市集之所，非身歷天南者，不能悉其風景。

答箸

劉肅大唐新語曰：「漁具名答箸，漁服名校襖。」元次山漫叟詩曰：「能帶答箸，全獨而保生，能學罄齋，保身而全家。」箸字與生字協韻，蘇子美松江觀魚詩：「鳴榔莫觸蛟龍睡，舉網時聞魚鼈腥，我實宦遊無况味，旋來隨爾帶答箸。」皆作平聲，而唐書音釋作敝挺切，韻略并失收此字。

王介甫金陵祈澤山詩：「答箸沙中來，略約桑間斷。」宋裴雙清亭詩：「答箸舟航浮上牖，笙歌池館接西清。」乃作仄用，是可互通也。

魚千里

山谷詩屢用「魚千里」三字，「尋師訪道魚千里，蓋世功名黍二炊。」又：「小池已築魚千里，隙地仍栽芋百區。」又：「爭名朝市魚千里，觀道詩書豹一斑。」蓋此三字出關尹子：「以盆爲沼，以石爲塢，魚環遊之，不知其幾千萬里也。」

第二聯，劉容城用入新晴詩。

五相一漁翁

晁公武曰：「樂天與劉禹錫遊，謂之劉白，而不陷司馬黨中。與元稹遊，謂之元白，而不陷北司黨中。又與楊

虞卿姻家，而不陷牛李黨中。進退以義，風流高矣。」

白樂天分司東都，以詩故留守李絳曰：「白首故情在，青雲往事空。同時六學士，五相一漁翁。」五相者，謂裴度、崔羣、裴埒、王播及絳也。王元之在翰林時，有同官大拜者，王賀啓曰：「三神山上，曾陪鶴駕之遊；六學士中，獨有漁翁之歎。」正用詩語。

兩東坡

樊漢炳詩：「忠黃江上兩東坡，二老遺風凜不磨；人得矜誇知地勝，天教流落爲才多。」按白樂天刺忠州，於東坡種花，東澗種柳，其詩有：「何處慙勤重回首，東坡桃李種新成。」又「最憶東坡紅爛熳，野桃山杏水林禽。」大蘇謫黃州團練，以爲別號，嘗曰：「平生自覺出處粗，似樂天。」蓋慕之也。

匏瓜亭

天文志：「有匏瓜星。」左傳：「叔向曰：苦匏不材，於人共濟而已。」陸佃埤雅曰：「長而瘦上曰匏，短頸大腹曰瓠。」說文誤以爲一。

趙參政禹卿，築亭於別墅，名曰「匏瓜」。王秋澗詩：「築亭連野色，架木繫匏瓜。」是也。劉靜修爲賦三十二韻，略曰：「感君亭上名，發我思聖喟；人知聖人言，孰有聖人志；聖人心如天，何時無生意；時無不可爲，人無不可致；吾道苟寸施，吾民猶寸庇；君子尙有爲，自以無用置；我才尙無用，自以有爲覩；留彼匏中酒，供我浩歌醉。」此詩一氣回旋，略無凝滯，又一手法也。王名憚，劉名因，俱有集。

靜修題頽亭：「春風碧水雙鷗靜，落日青山萬馬來。」句甚奇偉，然又見張希孟會波樓詩，未知孰是。

搗藥鳥

羅浮圖志：「葛仙翁煉丹處，有此鳥。一陸澗南集，亦有此題。」

九華山，春夏之交，有鳥鳴巖谷間。其音曰「格丁當」。土人名爲「搗藥鳥」。王梅溪詩：「江南一岳占青陽，多少神仙此地藏。聞說仙翁搗藥處，鳥聲依舊格丁當。」稚川煉藥，不一其地。此鳥蓋嘗食其丹粟，故其音云。

秦望山

「移換吞沒」四字折腰，不如游儀伯黃鶴樓詩。

馬自然詠秦望山曰：「太乙初分何處尋，空留歷數變人心。九天日月移朝夕，萬里山川換古今。風動水光吞遠嶠，雨添嵐氣沒高林。秦皇漫作驅山計，滄海茫茫轉更深。」胡元瑞曰：「此詩句格崢嶸，尙有大歷間意。古今羽客第一首也。」馬名湘與許礪同時人，俱仙去。

七十峯

陳白沙最重定山，以同效康節法門也。然陳語多悶，莊語多俳。

「偶上蓬萊第一重，道人今夜宿芙蓉。塵埋下界三千丈，月在西巖七十峯。」此莊定山遊琅琊寺詩也。升菴謂「定山晚年詩，有可並唐人者」。摘其警句於丹鉛錄。

樹深花近

馬仲良北留寺詩：「何處堪消暑，非山卽水鄉。樹深渾欲暝，花近反無香。向晚波難綠，迎秋木漸蒼。市譁原未遠，烟景乃微茫。」寺在順天阜城門，舊已湮沒。陸五臺重葺之，詩得斷碑，有貞觀年月，始知爲唐建也。詩亦澹雅有致，特賸晚二字犯重。仲良名之駿。

金人鴻門

陳剛中題博浪沙曰：「如何十二金人外，尙有民間鐵未銷。」題范增墓曰：「平生奇計無他事，只勸鴻門殺漢王。」皆有思致。

剛中名孚，嘗賦「太常引」二闕，因母誕不得歸也，讀之天性油然。

蘇臺館娃

楊誠齋姑蘇臺詩：「道是遠瞻三百里，如何不見六千人。」高季迪館娃宮詩：「猶恨當年高未極，不能望見越兵來。」二詩結句，如出一手。

只堪圖畫

中峯結句，乃杜荀鶴閩中秋思詩。

中峯本禪師，初不識字，悟後遂能詩。馮海粟嘗作梅花百詠，皆絕句也。趙松雪持以相示，中峯經宿得律詩百首。馮趙驚以爲神。其詠天目詩曰：「一山未盡一山登，百里全無一里平，疑是老僧遙指處，只堪圖畫不堪行。」天童老人所云：「到者方知」洵不誣也。

中峯船居詩：「有時待月停梅北，或復因風繫柳西。」鑿湖有柳西別業，詢之主人，乃不知二字所本。

畢鉢羅

略見李元陽白厓志，吳懋黠蒼記，謂阿難結集之處。

畢鉢羅窟，亦云賓波羅窟，在滇南白崖川西山，層巒複嶂，無路可通，上有獨木橋數處，惟樵人僂捷者得趨而過。每月望，必撤舊木，而易以新，亦不知其何自，世傳仙橋也。成化間，石壁上忽見一詩曰：「懸崖萬仞沒躋攀，樓觀參差杳靄間，一派水流蒼石罅，數聲猿嘯白雲灣。堪嗟簫史乘鸞去，不見王喬駕鶴還，唯有仙橋高料掉，幽禽惆悵對空山。」不註名氏，或疑非凡人語，料掉二字，見傳燈錄，畢鉢羅卽菩提樹，一名思惟樹也。

方千島

島在會稽山東北麓，實鏡湖中也；一名寒山，亦稱筍莊。千有句曰：「寒山壓鏡心，此處是家林。」又曰：「沙邊賈

客喧魚市，島上潛夫醉筍莊。至如「落葉憑風掃，香杭倩水春。」「風雷前擊雨，花木後巖春。」「石溪魚不大，樹月鵲多驚。」「涼隨蓮葉雨，暑避柳條風。」「果落盤盂上，雲生篋笥中。」皆自題別業也。同時齊己、崔塗輩，有詩遙慕之。宋徐天祐詩曰：「平生心事白鷗知，一卷雲菴處士詩。占得鏡中奇絕處，祇緣身值廣明時。」補脣出處遂了然矣。

青石版

第一首韻匯作張仲素詩。

蕭山王兵部絲嘗發地得小青石版，甚薄，上刻詩三首。有曰：「搖漾越江春，相將采白蘋。歸時不覺夜，出浦月隨人。」又曰：「家寄征河岸，征人久遠遊。不如潮有信，每日到沙頭。」又曰：「乘曉南湖去，參差波浪痕。前洲在何處，孤恨與誰論？」字作八分，甚適媚，意必閩中望遠之作，惜無氏里可考。絲字敬素，景德時人。

訪戴還

「不向幽林敞畫闌，夕陽空伴六朝山。故人爲我留歌興，絕勝溪邊訪戴還。」按刻溪東五里，有子猷橋，即雪夜返棹處。王性之自汝陰流寓於此，因借以爲比。

性之名錚，作龍城錄，托名柳州，又有雲仙散錄，尤怪誕不經。

老龍形

明太祖過蘭溪，見古柏甚奇，因駐師其下。村民剝亭繞之。每中夜，有蒼龍伏於樹上。王世懋詩：「何年古柏尙青青，知是高皇玉輦停。不信聖恩偏雨露，枝枝都作老龍形。」又衢州有樟樹潭，相傳明祖嘗避敵於此，後封樹爲將軍。至今春秋二祀，香火如新云。

庚午歲於繡葛官署，獲漢柏數尺，何晴山謂：「少室峯頭，暴風所折。」按諸圖志，乃茂陵登封時所植者。何名

鼎，歷官安慶太守，其長公奠維，卽吳雪舫女夫。

龍舟浦

歐虞部大任，龍舟浦詩：「簫鼓中流發，秋風散浦烟；淋池新樂府，汾水舊樓船。賞勝觀濤日，遊非習戰年；甘泉思扈從，回首濯龍川。」此詩句句用事，壓無堆垛之跡，初唐上駟也。按馬汝驥西元集云：「浦在瓊華島東北，有水殿藏龍舟。」其詩亦有「鳳殿臨瑤水，龍舟鎖白雲」之句。

詩載朱竹垞日下舊聞。

月波九里

靈隱寺，月波亭前，有松樹一株，高入雲表。宋理宗時，丞相史彌遠取爲屋材。寺僧弔以詩曰：「大夫去作棟梁材，無復清陰覆綠苔；惆悵月波亭上望，夜深惟有錫飛來。」明嘉靖時，海寇亂浙省，造大舟，四方巨木皆盡，督府胡宗憲獨禁九里松，不許擅伐。有僧系以詩曰：「不爲栽松待茯苓，只圖山色四時青；老僧終不將歸去，留與錢塘作畫屏。」靈隱之松，何不幸而遇彌遠；九里之松，何幸而遇梅林耶？

月波亭，今已無考。九里松，近有人補植者。

黃花老人

耶律楚材有和黃花老人成趣園詩，自大定至中統至元間，當近百歲矣。

滇南大理府崇聖寺，一名三塔寺，在郡北五里，內有黃花老人石刻四絕，字大如椀，相傳以檳榔蘸墨汁書之。其一曰：「王母祠東古佛堂，人傳棟宇自隋唐；年深寺久無人住，滿谷西風栗葉黃。」又曰：「掛鏡臺西挂玉龍，半山飛雲舞天風；寒雲欲上三千尺，人道高歡避暑宮。」老人在宋末，自江右來此，住久仙去，詳見洱海叢談。

按金大定中，蓋州王修撰庭筠，字子端，自號黃花老人。城武縣志載其詩四首，不知何謂。第二首，又見許可用

圭塘小蘂，衡山亦有高歡避暑宮瓦，曰香薑，可製爲硯，附記於此，以俟知者。

晏邠

萬曆丙申，黃堦河決，卽此處。賈魯故道也。

丹鉛錄云：「李太白有送族弟至晏邠詩，鳴雞發晏邠，別雁驚陳州。」註云：「晏邠地名，在單父三十里。」此字玉篇不載，惟宋史李全傳有「出沒島邠」之語。

按邠字，李集補註作邠，陳州作來溝，原註已失。

藻績

少陵詩「衣冠迷適越，藻績憶遊睢。」上用莊子「宋人資章甫而適越」語，下句用陳琳爲曹洪與世子書「遊睢渙者學藻績之綵」，按任昉述異記「睢渙二水，波文皆五色，故名績水。」

劉氏杜詩評「適越」作「適楚」，豈未知出處耶？况上有「豺遘哀登楚」之句乎？「登楚」或云當作「登粲」，然依劉本在荆山，楚字亦可。

賣新絲

聶夷中詩：「二月賣新絲，五月糶新穀。」或謂：「二月蠶尙未生，新絲烏有？」何燕泉曰：「蓋謂貧民預指絲穀借借貸之資耳。至絲穀出時，俱是他人之物，故謂「醫得眼前瘡，剜卻心頭肉」也。馮道語唐明宗曰：「夷中語雖俚鄙，曲盡田家情狀，爲民上者不可不知。」

陸宣公奏議曰：「蠶事方興，已輸縑稅，農功未艾，遽斂穀租；有者急賣而耗其半直，無者求假而費其倍酬。」夷中蓋用其意，後四句則與李紳全同。

勃窣翁

朱晦菴有足疾，程道人鍼之而愈，因贈以詩曰：「十載扶行仗短筇，一針相值有奇功；出門放步人爭看，不是前來勃窣翁。」既而復發，遣人追其詩還曰：「恐以是而誤他人也。」勃窣，見世說。

相如賦：「鑿跚勃窣上金堤。」韋昭註曰：「匍匐也。」

獨步洛濱

出擊壤錄。

程伊川獨步洛濱，呈堯夫先生詩：「草軟波晴沙路微，手攜筇竹着深衣；白鷗不信忘機久，見我猶穿柳岸飛。」此詩似見周茂叔後語，然較之明道，似有檢點在。

王摩詰輞川積雨，結句云：「海鷗何事更相疑？」張縵曰：「尙似機心未盡。」

覩縷

虞永興帖：「臂痛廢書，不堪覩縷。」

昌黎記夢詩：「夜夢神官與我言，覩縷道妙角與根。」此二字，見王延壽王孫賦及吳筠食移文：「乃方寸之恆軌，羌難得而覩縷也。」又作羅縷束皙貧家賦：「且羅縷而自陳。」

傅咸疏有此字，註云：「次第也。」一曰「委曲貌。」覩，正字通作覩。

柏厓

錢仲文集：「有柏厓老人，號無名先生，男削髮，女黃冠，自以雲泉獨樂。命子賦詩一題，略曰：「長男栖月宇，少女炫霓裳，窅然高象外，寧不傲羲皇。」此老當是傅雙林鹿居士一輩人，自仲文外，惜無與往還者。」

夏屋

詩：「夏屋渠渠。」註：「大具也。」故有「每食無餘」之歎。自揚子雲法言，有「震風凌雨，然後知夏屋之爲坼」

幃也；「其後劉公幹答魏太子書：「夏屋初成，而大匠先立其下；」竟襲用爲屋宇之屋矣。張陽和嶽麓詩：「夏屋今仍在，春衣得共遊。」李雪木懈葉集有閱耕者一首曰：「農無穀，不農則肉；農無服，不農則穀；農蔽惡木，不農則渠渠夏屋。」格調古雅，而落句亦從流俗，凡此皆好奇字者，有以誤之也。

李尤七款：「夏屋渠渠，嵯峨合連。」李爲蘭臺令史，亦失於考究。

倒騎驢

閩預秦王延美之禍，所謂弩下逃箭者，忘卻登樓打曉鐘，幾爲人物色而得之。

潘閩題華山詩：「高愛三峯插太虛，昂頭吟望倒騎驢；旁人大笑從他笑，終擬全家向上居。」好事者繪以爲圖，後人遂訛爲陳圖南云。

瑞安卓敬讀書寶香山，嘗避雨入古廟；遇老翁，授以僧具，有「夜半出延秋門」之語。騎虎而歸，乃知老翁卽逍遙仙也。卓後死革除之難。

回頭看

果老，明皇時道士，欲以公主嫁之。葉法善謂：「是混沌初分白蝙蝠精，其驢是紙。」畫家有張果老倒騎驢圖，或題曰：「多少世間人，不如這老漢；不是倒騎驢，凡事回頭看。」真醒世語。

歸鄉

項羽曰：「富貴不歸故鄉，如衣錦夜行，誰知之者？」梁武旣西下，命沈製新聲三曲，有曰：「蹀躞飛塵起，左右自生光，男兒得富貴，何必在歸鄉？」借此一轉，乃知吳老公有勝着也。

武帝製詞，每命約改定，如白紵諸曲是也。

神交

山濤別傳曰：「阮籍稽康，濤初不識；一與相遇，便爲神交。」南史：「阮孝緒博學隱居，不交當世；劉訐造之，卽願神交。」邵陵王蕭綸贈言賦曰：「靜言神交之際，亦難得而具美。」老杜「神交作賦客」，謂宋玉也；則前輩亦可言神交。

□ 同年

榜下諸生，例稱同年，自唐人始也。李遠陪新及第赴會詩：「滿座皆仙侶，同年別有情。」杜荀鶴試後別人詩：「同年多是長安客，不信行人欲斷腸。」

歐陽原功試院倡和詩：「兩榜復科新大比，三人聯事舊同年。」馬伯常試院雜題：「連茵夜聽同年語，寫紙朝分舉子題。」

□ 進士

進士科，始隋大業中，盛于唐，李太白贈高鎮用之。

進士二字，見於王制，入詩，則始於唐徐凝答施先輩曰：「料得仙宮例仙著，如君進士出身稀。」原功京城雜詠：「行到瓊林春更好，新來進士唱名聲。」

□ 奇怪

陶詩：「奇文共欣賞，」獨樹始爲奇；杜詩：「儒衣山鳥怪，」獨鳥怪人看；二公好用此二字。漢書公孫瓚曰：「非有奇怪，以難待也。」魯靈光殿賦：「雜物奇怪，」江文通詩：「南州饒奇怪，」杜子美詩：「如何有奇怪。」

□ 木天

唐六典：「祕書閣曰木天。」

廬陵「威王之內，千門相似，萬戶如一，施木天以蔽光景，暗如撤燭。」後人例稱翰苑者，以祕府藏書，清陰略似也。王悟溪無題詩：「椒闥珮琚遺白草，木天圖籍冷青藜。」因庚申北狩而發，時明師入燕，翰苑書冊，或懼兵燹，故後章又有「簡冊潛回孔壁光」之句。

玉繩

春秋元命苞：「玉衡南兩星爲玉繩。」張融海賦：「連瑤光而交彩，接玉繩以通華。」謝朓贈同僚詩：「金波麗鵲，玉繩低建章。」又離夜詩：「玉繩隱高樹，斜漢映層臺。」金波出漢書，謂月也。

黃花

張季鷹雜詩：「暮春和氣應，白日照園林，青條若總翠，黃花如散金。」文旨未爲高麗，而太白送張十一遊東吳詩曰：「張翰黃花句，風流五百年，誰人今繼作，夫子世稱賢。」以供奉仙才，而傾倒至此，殊足爲步兵長價也。

江淹苔賦：「假青條兮總翠，借黃花兮舒金。」醴陵已襲其語。

鏡烟

班孟堅紀述曰：「我德如風，民應如草。」曹子建七啓曰：「民望如草，我澤如春。」陸士衡衍而爲詩曰：「我靜如鏡，民動如烟。」愈變愈妙，可謂青出於藍矣。

繞指屈體

劉越石詩：「何意百鍊剛，化爲繞指柔。」李太白詩：「屈體若無骨，壯心有所憑。」讀前句，便有英雄失路，托足無門之悲，讀後句，便有老當益壯，寧知白首之心，詩之感人也如是。

玉華鹽

水南翰記：「環慶鹽池所產。」

金樓子曰：「胡中有鹽，瑩徹如水精，謂之玉華鹽。」按北史：「魏明帝賜崔浩水精戎鹽一兩，」卽此。太白詩：「客到但知留一醉，盤中祇有水精鹽。」余在朔方，有以此爲餉者，藏之書篋，啓行時，奴子摒擋行李，以爲鑿而置之，眞恨事也。

賈泰甫詐馬讎詩：「日午大官供異味，金盤更換水精鹽。」正是上郡所產。

詩無敵

少陵懷供奉詩：「白也詩無敵，飄然思不羣。」徐子能詩說曰：「李白天才，甫雖稱其敏捷；而於法律上有所未安。其視白如老先生見少年門生，恐其不肯進，故贊他極有分寸。」云云。按太白生於武后聖歷二年己亥，子美生於睿宗先天元年壬子，相望已十四年，則太白實前輩也。杜詩於人或稱官閣，或稱爵里，或曰丈人，或曰先生，而於太白輒呼其名者，意是忘年之交，不妨爾汝也。若謂少年門生視白則大不然。

或假申公培作詩說，其編次列國，與原序不同，宣城吳肅公以經籍志辨之，然則於古人章句，而信口雌黃者，皆臆說也。

光燄萬丈

李杜長篇，全集中不多見，北征一首，沉着森嚴，龍門序事之筆也。憶舊書懷一首，飄揚恣肆，南華寓言之遺也。光燄萬丈，於此乎見之。

王百穀曰：「今之學杜者，不驚人泣鬼，而木僵膚立；學李者，不含霞吸月，而空疎無當；是爲李杜罪人矣。」

五字仄平

宋文憲集有杜詩舉隅序云：「會稽俞季淵，名浙，號默翁，註。」今其書失傳。

少陵詩有五字俱仄者，如「俯視但一氣」，「百里見積雪」，「一飯跡便掃」之類；有五字俱平者，如「溪回

松風長；「危塔根青冥；」「移時施朱鉛」之類；層見疊出，古藻紛披。其一句純平，一句純仄者，如「東郊何時開帶甲且未釋；」「摧頹蒼松根，地冷骨未朽；」「悲風生微縮，萬里起古色」之類；其句平句仄而入於排體者，如「人寰難容身，石壁滑側足；」「明然林中新，暗汲石底井；」「清暉迴羣鷗，暝色帶遠客」之類；寓散於整，動協宮商。更有四句一串，而平仄互用者，如「徘徊悲生離，局促老一世，陶唐歌遺民，後漢更歷帝。」要皆才法兼到，辟易萬人，倘信口讀去，安知其神妙乃爾耶？

「半壁見海日，空中聞天雞；」仄平互用，太白詩中僅見。

律細

趙曄作詩細，蔡中郎謂：「長於論衡；」今其書竟無可考。

鈕玉樵琇謂：「古來詩律之細，無如少陵，而律細於屬對之工見之，有板有活，有疊韻，有沓字，有合句，有分句，有隔句，有下句申上句。」老耽詩律細，「非卽孔子之從心所欲不踰矩乎？」詳見觚牘。

按玉樵所引神女二聯，乃排律中連環交應格也。如「圭竇三千士，雲梯七十城，恥非齊說客，甘似魯諸生」之類亦然。「媛客貂鼠裘」四句，乃古體隔句，如以律論，不若「得罪台州去，時危棄碩儒，移官蓬閣後，穀貴殍潛夫」之句爲準。蓋長篇大章，不得不寓變化於規矩之中也。至江陵詩四十二韻，隔扇對，一篇兩見，尤奇。

下句申上句

郭遐周贈嵇康詩：「俯察淵魚遊，仰觀雙鳥飛，厲翼太清中，徘徊於丹池。」此以下句申上句之始。陸機文賦：「意思契而爲匠；」老杜用之，丹青引曰：「意匠經營慘中淡；」卽此可悟「語不驚人死不休」之句。

思王靖節

「何必同衾幃，然後達慙慙；」陳思王句也。「未言心先醉，不在接杯酒；」陶靖節句也。四語參伍讀之，殊覺超

曠入神。東方生與公孫丞相書曰：「大丈夫相知，何必撫麈而遊，垂髮齊年，偃伏以日數哉？」

驅雁

洛陽伽藍記：「北風驅雁，千里飛霜。」

鮑照詩：「窮秋九月落葉黃，北風驅雁天雨霜。」驅雁二字甚新。王摩詰居延城外一首，重一馬字；或云當作「暮雲空磧時驅雁」，深有見解。梁簡文亦有「秋霜曉驅雁」之句。

火旂

考工記：「龍旂九旒，以象大火；鳥旂七旒，以象鶉火。」李昌谷呂將軍歌：「榼榼銀龜搖白馬，傅粉女郎火旂下。」以呂將軍爲布者固青；如用美人教陣事，亦與銀龜無涉。姚仙期曰：「今日之銀龜榼榼，而搖漾於白馬間者，皆巾幗之士也。」此解得之。

羅裙色

「雨過草芊芊，萍連雲鎖南陌；門前君試看，似妾羅裙色。」此江總妻詩也。具此才情，當日必與袁大捨輩倡和，而何以別無流傳也。白香山「誰開湖寺西南路，草綠裙腰一道斜」，用其語意。

臨川

湯臨川詩，在樊川義山之間，而其名乃著於四夢七字句，如「去日漸多烏繞樹，舊遊誰在馬驚香」，「世事始知碁局淺，悲歌全賴唾壺堅」之類，皆沉着有味。其題龍潭閣曰：「罅樹紅無地，巖蒼綠有江；蝶花低雨檻，廳竹亂秋隄。楚灑杯誰箇，吳歌榜欲雙；崩騰過雲影，過澗片心降。」尤覺刻畫崎嶇。

梅禹金贈義仍詩：「器大苦難用，分乖適不華；繩墨中自諧，安能趨萃邪？所虞在罌下，斤斧或見加。」蓋以豫

章擬之。范箕生曰：「義仍詩，情瀾縟於用修，骨法蒼於君采。」余謂：「明季多宗此派，實一時氣運所關。」

青石

白樂天詠青石詩，略曰：「不願作人家墓前神道碣，墳土未乾名已滅；不願作官家道傍德政碑，不鐫實錄鐫虛詞；願爲顏氏段氏碑，雕鏤太尉與太師；刻此兩片堅貞質，狀彼二人忠烈姿。」渺小題，運以大議論，當與立碑一首參看。

靈跡靈境

劉夢得華山歌：「靈跡露指爪，殺氣現頭角；丈夫無特達，雖貴猶碌碌。」柳子厚水簾詩：「靈境不可狀，鬼工諒難求；忽如朝玉皇，天冕垂前旒。」骨力傲岸，撐拄全篇。

二川奇句

玉川詩：「日月粘髭鬢，雲山鎖肺腸。」臨川詩：「地大山河積，天高日月搏。」皆奇句。

若玉川之「功名生地獄，禮教死天囚」，則獷悍太甚矣。

一經

江文通擬鮑參軍詩：「豎儒守一經，未足識行藏；王摩詰送趙都督詩：「豈學書生輩，臆問老一經；」高逢夫塞下曲：「大笑向文士，一經何足窮？古人味此道，往往成老翁。」皆閱歷到家語。惟班仲升能見及此，而章雍又云：「挽兩石弓，不如識一個字，」何也？

岳忠武屯茶陵，尹彥德犒師三日。岳曰：「君長者，當以詩書教其子孫。」乃手書一經堂三大字遺之。此則不以長槍大劍爲能事者也。

者也

王龍標詩：「開門望長川，薄暮見漁者；借問白頭翁，垂綸幾年也？」如此落韻，豈是書生文袋？
褚朝陽五絲詠曰：「水底深休也，自中還賀之。」高常侍真定詩曰：「光華揚盛矣，霄漢在茲乎？」以平韻入之排律，便開躲閃法門，諸如此類，不得以唐音曲譽。

曲直

賈閩仙送沈秀才東歸詩：「曲言惡者誰，悅耳如彈絲；直言好者誰，刺耳如長錐。」語雖淺露，卻是警世之言。
荀悅漢論曰：「閉口而獲誹謗，况敢直言乎？」蘇子瞻謂：「飯中蠅子，必須吐出而後快。」試一參之。

詠錢

東谷李之彥論錢曰：「其籠絡乎一世者，大抵福於人少，而禍於人多；視其形模，金旁着兩戈字，真殺人之物，而人莫之悟也吁！」

徐寅詠錢詩云：「能於禍處翻爲福，解向讎家買得恩？」黃九烟曰：「亦知有於福處翻爲禍，向恩家買得讎者乎？」羅昭諫詩：「朱門狼虎性，一半逐君迴。」陳元孝詩：「只用上邊三四字，從來深愧讀書多。」可與孔方兄彙成一宗案。

姓四疊

白香山有雪中酒熟，欲訪吳監，先寄此詩；腹聯云：「自然須訪戴，不必待延枚；陳榻無辭解，袁門莫嬾開。」戴滄州曰：「姓四疊，六朝法也；高廷禮輩，便謂失格，但得格而俗，則不能辨矣。」

元微之贈韓舍人詩：「延之苦拘檢，摩詰好因緣；七字排居敬，千詞敵樂天。」
疊人名，實始於班固詠史；杜摯與毋丘儉也；張喬送鄭谷詩，地名亦四疊。

互換成文

庾開府詩：「有菊翻無酒，無絃則有琴。」互搖成文，開後人纖巧一派。梁元帝賦燭曰：「花抽珠漸落，珠懸花更生。」同一機杼。駱義烏過張平子墓：「忽懷今日昔，非復昔時今。」廬昇之梅花落：「雪處疑花滿，花邊似雪多。」唐初猶有此調也。

○迴環見意

「洛陽城東西，卻作經年別；昔去雪如花，今來花似雪。」此何遜范雲聯句也。迴環見意，後人每每效之。李商隱送王校書分司詩：「多少分曹掌祕文，洛陽花雪夢隨君；定知何遜緣聯句，每到城東憶范雲。」乃用其事。

○四海九州

思王遊南山詩：「長者能博愛，天下寄其身。」眼界胸襟，別有至詣。

陳思王詩：「四海一何局，九州安所如？」即「謂天蓋高，謂地蓋厚，我瞻四方，蹙蹙靡所騁。」註脚。想其意味，當是鄆城移東阿時也。杜少陵：「乾坤萬里內，莫見容身畔。」孟東野：「出門即有礙，誰謂天地寬？」倣此。

○歲月友朋

錢起：「道阻天難問，機忘世易疎。」清晝：「大夢觀前事，浮名誤此身。」此二聯，可以消歲月蹉跎之恨。司空曙：「乍見翻疑夢，相悲各問年。」張蠟：「長疑即見面，翻致久無書。」此二聯，足以慰友朋離索之情。

宋无逸詩：「艱難人事都非舊，貧賤交情倍覺真。」

○六月寒

王百穀客越志云：「夜過中壩，水高一丈，雨晴微月，磧聲雷作，信矣如升天也。」詩曰：「月裏輕舟上急灘，空中瀑布捲簾看；無風自覺衣裳薄，始信瞿塘六月寒。」壩在上虞縣東十里，石甃也。

○靈峯寺

劉青田題靈峯寺，有曰：「何處流泉生石上，有人鳴玉下雲中。」又曰：「九霄雲路隨高下，六月風雷送往還。」空明境界，摹寫入神。寺後有松風閣，故首章起句曰：「靈峯寺閣倚松風，風細松高閣更空。」寺外大道，直接台州。故次章結曰：「天台向上無多路，鷲嶺烟霞此可攀。」

青田於至正末年，爲儒學剛提舉，請討方谷珍，忤當事，安置紹興路。留題不一而足，所遺鉗記，堪輿家至今寶之。

菖蒲澗

嶺南菖蒲澗，在白雲山下，巖谷幽異，出石菖蒲，多九節者。服食家重之。相傳安期生嘗隱於此。古詩云：「石上出菖蒲，一寸八九節。仙人勸我餐，令我好顏色。」典術曰：「唐堯之世，天降韭於庭，於菖蒲，故稱堯韭。」道經曰：「餌之長生。」諺語：「見菖蒲花者貴。」梁武帝乃叶其徵。

李文山詩：「澗有堯時韭，山餘禹日糧。」蘇長公詩：「舊日菖蒲方士宅，後來薺蔔祖師禪。」此皆詠蒲澗者。

王弇洲詩：「老去乾坤專一室，少來泉石便同盟。」則泛詠菖蒲。

六時水

江西上饒縣南巖，有一滴泉。朱紫陽句：「一竅有靈通地脈，半空無雨滴天漿。」

軒轅與甯封，講道青城，因號此山爲五嶽丈人。山崖有自然水，從上灑入澗底。方輿勝覽曰：「六時灑水，以代晷漏。陰時則現，陽時即無。」呂汲公微仲詩：「巖暉萬古照，泉漏六時飛。」京仲遠詩：「八千里隔東西境，十二時分晝夜泉。」蓋靈境也。

九曲歌

元字借用，後倣此。

傅元九曲歌：「歲暮景邁羣光絕，安得長繩繫白日。」李尤亦有此曲，亦止二句，其意全同。選詩拾遺曰：「古歌有九變九曲之名，未詳其義，樂府諸書亦不收也。」按八變歌卽「北風初秋至，吹我章華臺」凡十句，逸其人。

■ 豔歌

豔歌，一曰「妍歌」。詞曰：「妍歌展妙聲，發曲吐令詞。」又：「泛泛江漢萍，飄蕩永無根。」又：「庭中有奇樹，上有悲鳴蟬。」又：「青青陵中草，傾葉啼朝日，陽春被惠澤，枝葉可攬結。」皆妍歌之遺句也。惟「今日樂上樂，相從步雲衢」十四句獨全。

若「翩翩堂前燕」則豔歌行，「飛來雙白鶴」則豔歌何嘗行，皆全。

■ 箜篌引

卽公無渡河曲，朝鮮津卒霍里子高之妻麗玉爲披髮狂夫渡河而作。曹子建集有此題曰：「置酒高殿上，親交從我遊，秦箏何慷慨，齊瑟和且柔。」借題寫意，與原調絕不相承。蓋古人樂府，原有不拘者。劉熙釋名曰：「箜篌出桑間濮上之地，師涓爲晉平公鼓之。」蓋僅述近事也。史記封禪書曰：「公孫卿爲武帝言，太帝使素女鼓五十絃瑟，悲帝禁不止，故破其瑟爲二十五絃。」唐詩：「二十五絃彈夜月」卽其製也。

潛確齋曰：「頌瑟長七尺二寸，廣一尺八寸，二十五絃，卽箏也。」然觀子建所詠，則「箏」「瑟」自是二種，詳見周禮疏及郊祀志。

■ 桿撥

辨音集曰：「李龜年至岐王宅，取沈妍琵琶桿撥而去。」隋唐嘉話曰：「貞觀中，裴洛兒彈琵琶，始廢撥用手。」

琵琶乃蕃部之樂，至漢始傳。成曰：「以鷓鴣筋爲絃，用桿撥之。」李長吉：「桿撥裝金打么鳳。」王仲初：「黃金

棹撥紫檀槽；蘇子瞻：「鷓絃鐵撥響如雷」是已。馮道有子善彈琵琶，以皮爲絃，號「繞殿雷」。歐陽公在永陽，令其伴彈琵琶，有云：「座中醉客誰最賢？杜彬琵琶皮作絃」是又以皮爲之，易以絲弦，不知始於何時。唐明皇命羅黑黑彈於屏內，以勝蕃人，似非近時之製。虞永興賦：「尋斯樂之所始，乃弦鼓之遺事。強秦創其濫觴，盛漢盡其深致。」豈三代以前，卽有此具耶？

一青一紅

此術似起於漢之神君，宛若，而後世乃有紫姑之名。

有士人，袖芭蕉葉試乩仙，曰：「我不問功名，第言袖中何物？」乩運筆曰：「袖裏懷來一葉青，知君無意問功名；可憐昨夜三更雨，減卻牕前數點聲。」又有人以雁來紅問之，判曰：「蘇武當年膽氣雄，曾將一箭射飛鴻；至今血染塔前草，一度秋來一度紅。」詳見涉異志。

丹水青丘

梁元帝職貢圖序：「度青丘而跨丹穴。」

沈休文望海詩：「烟極睇丹水，月表望青丘。」按爾雅：「齊州以南，戴日爲丹穴。」山海經曰：「丹穴之山，丹水出焉。」又曰：「罷山東三百里青丘。」呂氏春秋曰：「堯有丹水之戰，以服南蠻。」淮南子曰：「堯繳大風於青丘之澤。」曰極曰表，似形容混茫之勢，未必指陳實事也。

字說通：「大風」作「大鳳」。

虛字雲構

謝道韞遊岱宗詩：「峨峨東嶽高，秀極冲青天；巖中間虛字，寂寞幽以元。非工復非匠，雲構發自然；氣象爾何物，遂令我屢遷。逝將宅斯宇，可以盡天年。」按尸子：「泰山之中，有神房阿閣。」史記有「石閭」之名，道書有「洞

夫福地」之號。列仙傳有「金床玉几」之語，詩中數言，包括已盡，其氣象亦迥出塵表，而自來選家，未有表而出之者，何耶？

十字題門

劉孝綽杜門不出，爲詩十字，以題其門曰：「閉戶罷慶弔，高臥謝公卿。」其妹令嫺，見而續之曰：「落花掃更合，叢蘭摘復生。」合觀此作，則知城闕山林之句，非乃兄本意，而同心梔子，令妹不妨於贈人也。令嫺乃王叔英妻，其妹令嫺，則徐悱妻，姊妹俱工題詠，而劉三娘爲尤著。

石榴雙實

石榴號「三尸酒」，范石湖詩：「玉池嚙清肥，三尸跡如掃。」

邵武郡治有石榴一株，士人視所實之數，以卜登科。熙寧庚戌，有雙實於木末，并有附枝而雙實者。是歲，葉祖洽，上官均，聯名一二，而何與京，則兄弟同登。祖洽系以詩曰：「已分桂葉爭雲路，不負榴花結露枝。」

歌姬院

徐莘叟太史，甲午典楚試，所得名士甚多，而姚中丞岱麓爲尤契。嘗寄以詩曰：「異時看到歌姬院，手版門生應姓舒。」未四十，卽乞閒歸，州守顏其閭曰：「林下一人。」

太史名致覺，有遁史詩十五卷，其兄子銓成，字御占，爲余同年生，司鐸桃州。

百子池

漢宮中池也。義取「則百斯男」之語。西京雜記：「高祖與戚夫人，正月上辰，灌濯於此。」韋誕景福殿賦：「美百子之特居，嘉休祥之命名。」張謬詩：「美人厭鏡笑窺池。」結曰：「身前影後不相見，無數容華空自知。」一部掖庭實錄，大長秋不能注記。

相風鳥

伍緝之述征記：「長安宮南靈臺，有相風銅鳥，此鳥遇千里風，乃動。」傅元賦：「栖神鳥於竿首，候祥風之來征。」庾肩吾詠風詩：「相鳥一轉翅，千里定非虛。」王涯宮詞：「風來竟看銅鳥轉，遙指朱竿在半天。」其以雞羽施於船上者，則曰「候統」，或稱「五兩」。

馬度

顏之推夜度砥柱詩：「馬色迷關吏，雞鳴起戍人。」唐太宗入潼關詩：「高談先馬度，僞曉豫雞鳴。」按李向略曰：「公孫龍持白馬之論以度關。」桓譚新論曰：「龍嘗論白馬非馬，人不能屈，後乘白馬，無符傳，關吏不聽出，此虛言難以奪實也。」上句指此，下句則田文事李行言詩：「空亭誰問馬，關戍但鳴雞。」用事全同。

騏驎

梅福傳：「欲以三代之法，取當世之士，猶以伯樂之圖，求騏驎於市也。」杜工部詩：「近聞下詔噴都邑，肯使騏驎地上行。」趙承旨詩：「騏驎騷擾世常有，伯樂不生淹棧豆。」鹽車耶？鼓車耶？孰是天閑上駟耶？

飲酒讀書

「飲酒不至狂，對客不至疲，讀書以自娛，不強所不知。」放翁所謂閒適詩也。如此領會，不必更云：「酒無獨飲理，嘗恨欠佳客；守書眼欲閉，投枕乃瞭然」矣。歐陽公句：「一生勤苦書千卷，萬事消磨酒十分。」黃俞言句：「杯中自有聖方中，酒天上無仙不讀書。」深得此中神理。

放翁又云

辭酒囑花

著書敢望垂千載，嗜酒猶須隱一官。彭澤有知得無笑，爲以五斗米折腰乎？

王川詩：「文士莫辭酒，詩人命屬花。」昌黎詩：「直把春償酒，都將命乞花。」一欲引而進之，一欲推而遠之。吾

謂果爲文士詩人，二事亦何害？倘以例諸輕薄少年，正恐花酒不任受也。

名士

李中詩：「還往多名士，編題尙古風。」

月令：「季春之月，聘名士禮賢者。」後漢樊英傳：「世之所謂名士者，其風流可知矣。」又司馬懿稱諸葛公：「全副名士。」張輔有名士優劣論，合肥龔尙書詩：「夕陽名士傳，月旦黨人碑。」可作漢唐宋明四朝公案。又送宋旣庭歸吳門詩：「運當名士遲霄漢，天遣奇詩富草萊。」

金粟

顧輝德本名瑛，字仲瑛，築別墅於茜涇，題曰「玉山佳處。」四方名士咸主其家。晚年有悟，稱金粟道人。自題小像曰：「儒衣僧帽道人鞋，天下青山骨可埋。回首少年豪俠處，五陵驄馬洛陽街。」何元朗載其事於語林。發跡經曰：「淨名大士，是古金粟如來。」太白詩：「金粟如來是後身。」

玉茗

虞奎章撫州玉茗堂詩：「見說瓊花屬廣陵，汝州玉茗賽奇英。瓊花已作無雙觀，玉茗當推第一亭。」按山茶小者曰「海紅」，淺色曰「玉茗」，深紅曰「都勝」。湯養仍有玉茗堂，屢見諸詩。揚州蕃釐觀有無雙亭，相傳景文公書，或曰歐陽永叔也。

陵州詩註：「山茶大者曰月丹，又大者曰照殿紅。」

鶯花亭

秦少游謫處州，嘗作小詞，有「花影亂，鶯聲碎」之句。後人因建鶯花亭於其地。陸務觀有詩曰：「河上春風柳十圍，綠陰依舊語黃鸝。故應留與行人恨，不見秦郎半醉時。」世傳放翁爲淮海後身，則此詩可謂自寫小照矣。

雅集亭

黃圖雜志云：「盧溝橋有符氏雅集亭。」見蒲道源閒居叢語。袁清容謂之「酒亭」，賁雲林謂之「野亭」。袁詩曰：「茅屋疎烟報午雞，金沙清淺水亭低。」則謂之「野亭」可也。賁詩曰：「粲此一畝宮，而有靜者居。濁醪得釀法，好客時與俱。」則謂之「酒亭」可也。袁名榜，賁名奎。

波月

嶺南孫璉，字器之，家貧嗜書，善吟詠，不應舉，躬耕織屨以爲食。壽百歲。嘗有述懷詩曰：「坐倦秋樹根，攝衣步前丘；橫河淡如練，波月西南流。獨持一尊酒，悠然發清謳。俯仰無不足，吾生焉可求。」塵外風致，可想見也。而詩集失傳。

霜月

此詩見弘秀集，可爲六十首壓卷。

「霜月夜徘徊，樓中羌管催。晚風吹不盡，江上落殘梅。」升菴謂是貫休絕句。休在晚唐有詩名，此首是樂府聲調，雖非僧家本色，亦可攀清畫而遂得生已。

章臺

「小苑禁門開，長楊獵客來；懸知畫眉罷，走馬向章臺。」庾子山和宇文文京兆詩也。故以張敞爲比，確似唐人遊俠少年行諸絕句。

西清

上林賦：「象輿偃蹇於西清。」甘泉賦：「溶方皇於西清。」註云：「西廂清淨之處，偃蹇猶婉僊也；方皇，卽徬徨也。」劉楨贈徐幹詩：「誰謂相去遠，隔此西掖垣；拘限清切禁，中情無由宣。」乃將二字拆而用之。

張伯雨題盧疎齋集：「人物西清第一流，曾看繡斧其瀛洲。」盧嘗以侍御奉使也。梅村讀史詩：「吹笙盡是黃門侶，別勅西清註道書。」則指金錄齋壇事。

木梳

「木梳稀難識，沙門種則生；葉殊經寫字，子爲佛稱名。」此包何詠淨律院梳子樹也。梳通作櫛，下子必一百有八，僧家以作串珠，有銅鐵之別，忌穢觸，海南產者良。

元豐九域志：「象州歲貢櫛子念珠十串。」李時珍謂卽菩提子，非也。

菊枕

本草謂「菊花明目，去風眩。」故人多以製枕。馬伯庸有菊枕詩：「東籬采數枝，霜包裹西風入夢涼；半夜歸心三徑遠，一囊秋色四屏香。牀頭未覺黃金盡，鏡底難教白髮長；幾度醉來消不得，臥收清氣入詩腸。」置諸石田山房，何必「寒生小鬢迴，鸞動香入流蘇睡，鴨移」也？

中丞近體，平易可觀；古作，非其所長；故嘗以荒學自警。而陳監丞謂「公古詩似漢魏，」過矣！

短古

劉方平烏栖曲，品彙編入絕句，想未識六朝體也。孟郊臨池曲之類，亦然。

五言短古，子夜讀曲神矣。太白摩詰已入化境，七言短古，梁簡文特擅其長，繼之者前有徐陵，後有李賀。陵之烏栖曲曰：「繡帳羅幃隱燈燭，一夜千年猶不足；惟憎無賴汝南雞，天河未落猶爭啼。」賀之蝴蝶飛曰：「楊花撲帳春雲熱，龜甲屏風風醉眼；纈東家蝴蝶西家飛，白騎少年今日歸。」譬諸短兵相接，足以辟易萬人，二首之外，佳者不多見也。

六言

三百篇：「迨天之未陰雨，誰知烏之雌雄？」已見其端，著三章則起二句。

六言始於漢司農谷永，北海孔融，長篇則子建之外，傅元獨擅，繼此者，惟開府怨歌行舞媚娘二首而已。嵇康詠古，庾闡遊仙，裁爲四句，王右丞效之，殊覺洒脫自如。惟李杜二公全集罕見。

張說破陣樂，李景伯回波詞，劉長卿酬梁耿，盧綸送萬臣，周賀送李億，皆用此體，然似優俳口角，不入風騷。

步虛詞

蔣杜陵曰：「孟郊列仙文，類六朝步虛詞，疑非唐人所能作。」

廋開府步虛詞十首，托胎於郭弘農遊仙詩，然「開經壬子世，值道甲申年」諸句，似確有所指者。至「靈駕千尋上，空香萬里聞」，益非泛言也。屠緯真謂：「此題古來工者甚少，唐家三百年，惟曹堯賓一人，差能鋪續，然不能如此婉縟，可謂善於品騷矣。」

按曹唐作小遊仙九十八首，非以步虛爲題。

純平純仄

高啓吳宮詩，上句五平，下句五仄。

純平純仄詩，自來絕少，五言平，惟古樂府：「黃金爲君門，」蔡伯喈：「枯桑知天風，」酈炎：「靈芝生河洲，」阮瑀：「臨川多悲風，」嵇康：「彈琴登清歌，」之類。五言仄，則古樂府：「送客亦不遠，」繁欽：「世俗有險易，」應瑒：「辨論釋鬱結，」嵇康：「但願養性命，」之類，俱止一句。接連二句平者，惟古樂府：「羅衣何飄飄，輕裾隨風旋，」及「蒼霞揚東謳，清風流西歎，」而已。若秦嘉贈婦詩：「憂來如循環，匪席不可卷，」五平五仄，位置天然，千百年來，無人敢抗。至七言仄，如老杜：「有客有客字子美，」七言平，如崔象：「梨花梅花參差開，」亦不過一句而止。陸魯望夏日詩，通首皆平，梅聖俞與婦詩，通首皆仄，何大復效松陵苦雨，并吳宮詞，用五平五仄體，皆非擅場之作。憶

先大夫集中曾有二首，今錄於左：「桃花參差開紅芳，邯鄲歌姬垂羅裳；香薰龍涎和都梁，臨風翻翻歌琳瑯。遊人觀之佳清揚，徘徊頻傾流霞觴，歌聲將終相思長。」「岸柳嫋嫋舞不歇，落絮滿地似積雪，所歎昔者此際別，歲月幾易信間絕，薄子遠戍髮已素，少婦久憶淚應血。」按諸年譜，故是少作也。

大蘇西山戲題并和正甫一首，俱非全璧。

行路高軒

鮑照年十八賦行路難二十首，強半作墟墓中語。李賀童年賦高軒過，便云：「龐眉書客感秋蓬。」其後又有二十男兒何刺促，諸句尤爲短氣。古人有言：「言者心之聲也。」春行秋令，鮮有不隕落者。

竹枝柳枝

竹枝爲巴渝之曲，劉賓客特擅其長；以俚詞而入雅調，別有一種風格。自唐以來，未易枚舉。元則鐵崖，明則中郎，駸駸乎有積薪之歎矣。柳枝亦竹枝之類，但竹枝人多作拗體。

「盤塘江上的奴家，郎若閒時來喫茶，黃土作牆茅蓋屋，庭前一樹紫荊花。」此名竹枝。「清江一曲柳千條，十五年前舊板橋，曾與情人橋上別，更無消息到今朝。」此名柳枝，其實一也。

烏臺詩案

種豆爲其之歌，韓亡秦帝之詠，楊則詞尙隱約，謝則徑情直行，而適皆足以賈禍，甚矣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爲戒之難也。東坡獨樂園詩：「青山在屋上，流水在屋下，中有五畝園，花竹秀而野。」朋九萬烏臺詩案，尙不能免其牒註，况其他乎？

劉靜修詩：「若將文字論心術，恐有無邊受屈人。」真長者之言。

幽憤雪讒

中散絕交於呂巽，供奉投詩於永王，廣陵散，潯陽獄，此憤與讒之所自也。

嵇中散幽憤詩曰：「欲寡其過，謗議沸騰，昔慚柳惠，今愧孫登。」李供奉雪讒詩曰：「嗟予沉迷，猖獗已久，五十知非，古人常有。」李舒章有云：「讀息夫躬絕命詞，而知爲小人，讀陳思王責躬詩，而知爲君子。」則凡不得志於時，而中道摧折者，觀其矢口，卽可以定其行詣矣。

東海勇婦

太白東海有勇婦篇：「捐軀報夫仇，萬死不顧生；白刃耀素雪，蒼天感精誠。北海李使君，飛章奏天庭；捨罰警風俗，流芳播滄瀛；名在列女籍，竹帛已光榮。」似目擊其事而賦之者，豈李使君卽秦和邕耶？惜蕭楊作註，弗備考其故實，并勇婦姓氏逸之，則奇人奇事，淹沒而弗傳者多矣。其秦女休一篇，則曹子建，左延年，俱有此作，是詠古蹟，而非述時事也。

康熙己巳，蘄州民女李亨，大十二齡而復父母之讎；會稽孟遠，目擊其事，作智孝傳，詳見備菴文集。

江祖

太白秋浦歌，第九首曰：「江祖一片石，青天掃畫屏；題詩留萬古，綠字錦苔生。」江祖是地名，齊賢十贊未經註出。其第十一首復曰：「江祖出魚梁，寄權昭夷亦有「獨上江祖石」之句。周益公九華山錄，有過江祖訪李白祠堂途中口占詩：「清溪水色勝於藍，祖石移舟下鏡潭；妙絕畫屏并碧玉，謫仙不見與誰談。」則地當在池陽也。

故鄣

靜公以州志見委，訂其訛謬，因隨筆及此。

桐汭見杜預左傳註，石封桃州，沿革可考；而千百年來，從未有見之吟詠者；惟故鄣二字，翹於先秦，至陳陰鏗有罷故鄣縣詩一首，而舊志亦不之載。詩曰：「秩滿三秋暮，舟虛一水濱；漫漫遵歸道，悽悽對別津；晨風下散葉，岐路

起飛塵；長岑舊知還，萊蕪本自貧。被裏恆容吏，正朝不繫民。惟當有一鹿，留持贈後人。」此詩悽婉典雅，亟宜載之。吳筠與施從事書，亦宜彙入。

四明狂客

賀季真會稽永興人，爲皇太子侍讀，遷祕書監，自號四明狂客。天寶二年，表請入道歸鄉，乞鑑湖一曲。明皇親製詩序，令百僚餞送，以其子典設郎曾爲越州司馬，便於侍養。未幾卒，詔贈禮部尚書。所謂「越州千秋觀道士賀知章」是也。少陵贈太白詩：「昔年有狂客，號爾謫仙人。」遺興云：「山陰一茅宇，江海日淒涼。」太白送賀賓客歸越詩：「鏡湖流水漾清波，狂客歸舟逸興多。」後有對酒憶賀監詩曰：「狂客歸四明，山陰道士迎。」又有重憶一首曰：「稽山無賀老，卻棹酒船回。」李杜與賀往還，知之必審，後人以「四明」二字，指爲寧波，誤矣。又唐人寶泉有述書賦，載其事甚詳，同時張彥遠法書要錄從之，毛太史蕭山刊誤，失引此條。

賦註又云：「字維摩。」

龍頭鶴髮

蔡尚書齊性嗜酒，祥符八年，九經及第。賈存道以詩諷之曰：「聖君恩重龍頭選，慈母年高鶴髮垂；君寵母恩俱未報，酒如成病悔何追。」自是非賓客不對酒。

按陶士行每飲有定格，一日宴客，風月佳美，佐史殷浩輩，勸更進一觴，泫然曰：「少年曾有酒失，慈母誡之，不敢違約。」如二公者，何必九十而賦賓筵？

神武門

「欲挂衣冠神武門，先尋水竹渭南村；卻將舊斬樓蘭劍，買得黃牛教子孫。」東坡謂見於關右壁間者，葉石林謂子瞻謬語，以應詔獄，舒信道輩爲其所給，以爲未嘗讀陶弘景傳也。碧溪謂一武人作，不知姓名。侯鯖錄則謂姚

崇嗣作。四明孫一之曰：「詞旨超曠，勇於回頭，縉紳中有此見解者，寡矣。」一之名能傳，有刻溪漫筆六卷。按貞白與從兄書曰：「期四十左右，作尙書郎，投簪高邁，今三十六方奉朝請，頭顱可知。」遂挂冠神虎門，上表辭祿。

木雁

周貫號木雁子，有道術，見冷齋夜話。

莊子有「不材之木」及「不鳴之雁」語。盧諶與劉琨書：「在木缺不才之資，處雁乏善鳴之分。」宋明帝與王景文詔：「張單雙災，木雁兩失。」梁元帝元覽賦：「鑿戶牖而長望，混木雁而兼陳。」二字合用，始此。韓昌黎落齒詩：「我言莊周云，木雁各有喜。」王臨川詩：「故人相見如相問，爲道方揮木雁篇。」不讀南華，晉宋諸書，則二字難以卒解。

舞馬

虞書：「擊石拊石，百獸率舞。」是獸皆能舞也。山海經：「夏后開舞九代之馬，於大樂之野。」陳思王上文帝表曰：「臣於武皇世，得大宛紫騮馬一匹，教令習拜，又能行，與鼓節相應。」則知舞馬蓋古有之矣。宋孝武時，吐谷渾獻舞馬，謝莊賦之。梁天監中，河南獻赤龍駒，能拜舞。張率周興嗣賦之。張燕公有六言舞馬詞。杜工部有「舞馬解登床」之句。鄭嵎詩：「馬知舞徹下床榻，人惜曲終更羽衣。」唐子西詩：「天寶舞馬四百蹄，綵床襯步不點泥。」徐仲車詩：「繡榻盡容騏驎足，錦衣渾蓋溼沓泥。」皆指此也。

蔣永公奇宣曰：「祿山見明皇舞馬，心豔之。後入關，誇示蕃部曰：「馬見我必拜。及至，瞠視不動。乃殺之。又田承嗣得天寶時馬，樂作而舞，以爲怪，搃之，馬懼不中節，愈舞不止，竟捶殺之。同一馬，而一以忠見殺，一以佞見誅，何相去之徑庭哉？」又明祖將郊，命鐵冠張中筮之曰：「吉，天馬兩重，似拜似舞。」明日，外國進名馬，見太祖乘騎，

拜伏而舞，似又非教習而得者。

字數詩

陸機百年歌，自十歲至百歲，鮑照數詩，自一起至十止；謝莊明堂辭，謝朓郊廟歌，以五行分字數。虞羲范雲亦然。張南史詠草，自一字至七字。沈隱侯倣高貴鄉公作九字詩，文與可倡和效之。又有竹石二詩，自一字至十字，何大復君子有所思行效之。李西崖懷麓堂稿，引十一字詩，以李杜韋蘇州爲證。此則長篇中偶見，非通體然也。韓昌黎有十三字爲句者，元人喜效之，楊孟載鐵笛歌中，凡四見。

三句詩

彈鋏歌一句，易水歌二句，大風歌三句。

元怪錄載唐人三句詩一首：「楊柳裊裊隨風急，西樓美人春夢中，翠簾斜捲千條入。」以爲奇剋。按崔駟詩：「鸞鳥高翔時來儀，應治歸德合望規，啄食竹實飲華池。」岑之敬詩：「明月二八照花新，當鑪十五晚留賓，回眸百萬橫自陳。」阮籍大人先生歌，亦三句，則漢魏六朝，已先見矣。又詹天衢寄友曰：「桂樹蒼蒼月如霧，山中故人讀書處，白露溼衣不可去。」亦閒婉可誦。

岑嘉州走馬川，三句一韻，黃魯直畫馬試院中作，亦三句一韻，則長篇也。

一字師

曹子建好人譏彈其文，有不善者，應時改定。老杜云：「新詩改罷自長吟。」韋莊云：「臥看南山改舊詩。」詩貴於改，不可不知也。

張迥寄遠詩：「蟬鬢雕將盡，虬髯白也無。」齊己改爲「虬髯黑在無」。此改二字者。齊己早梅詩：「前村深雪裏，昨夜數枝開。」鄭谷曰：「數枝非早也，未若一枝。」李頻四皓詩：「龍樓曾作客，鶴氅不爲臣。」方干以「稱」

字易「爲」字。王貞白御溝詩：「此波涵聖澤，無處濯塵纓；貫休改「波」作「中」。蕭楚材知溧陽，張乖崖作牧，有詩曰：「獨恨太平無一事，江南閒殺老尙書。」蕭改「恨」作「幸」。王平甫甘露寺詩：「平地風烟飛白鳥，半空雲木捲蒼藤。」蘇長公以「橫」字易「飛」字。薩天錫龍翔寺詩：「地溼厭聞天竺雨，月明來聽景陽鐘。」虞道園以「看」字易「聞」字。都穆節婦詩：「白髮貞心在，青燈淚眼枯。」沈石田以「春」字易「燈」字。此皆一字之師，點鐵成金者，不止推敲已也。

聯句

泊宅編謂：「起於詩之式微，泥中，中露，衛二邑名，劉向謂是二人所居也。」

柏梁歌聯句之始，後此則顧愷之、殷仲堪、鮑昭、謝莊各一韻而已。梁簡文帝肩吾擴爲二韻。其蟬聯而分頂，則顏魯公、陸魯望爲多。「蔓延角出縮，樹啄頭敲鏗。」韓孟城南詩也。鏤心毓腎，固自不無，然亦何至冥搜若此。蛙翻蚓死，謂非二公之作，備耶？

宋孝武華林亭，梁武帝消暑殿聯句，俱效柏梁體。唐中宗景龍四年正月五日，幸蓬萊宮，帝與韋后、長寧、安落、太平三公主、上官昭容、暨外臣宗楚客等十四人聯句。宮幃輔佐，共聚一堂，點籌之事，不待三思而見之矣。

同異

盧仝自號僻王，與馬異爲友。詩尙險怪，嘗作結交行曰：「同不同，異不異，是爲大同而小異；同自同，異自異，是謂同不往兮異不至。」劉彥和序志曰：「有同乎舊談者，非雷同也，勢自不可異也。有異乎前論者，非苟異也，理自不可同也。」同異之間，應如此解。昌黎云：「往來弄筆嘲同異，怪辭驚衆謗不已。」玉川子外，異詩俱無可采。

異送皇甫湜赴舉詩，陳氏類書載之。

數目

駱賓王好用數目作對，人呼爲算博士。杜牧之華清宮詩：「一千年際會，八百里農桑。」洛中送人東遊詩：「四百年炎漢，三十代宗周，二三里遺堵，八九所高丘。」又有「漢宮一百四十五」，「南朝四百八十寺」，「三十六宮秋夜深」，「二十四橋明月夜」，「故鄉七十五長亭」諸句，殆踵義烏而起者歟？

王右丞詩：「墨點三千界，丹飛六一泥。」分貼寺觀，乃見精工。

排偶

潘陸顏謝排偶之始；上變漢魏，下沿唐宋；固氣運所至，有不知其然而然者。迨貞觀開元之際，英傑輩出，穩順聲勢，而號之爲律；千百年來，遵爲炬燵。然六朝名手，已見一斑矣。如庾肩吾歲盡應令，徐摛詠筆，何遜詠扇，陰鏗夾池，竹，張正見詠蘭，徐陵折楊柳，沈炯天中寺，祖孫登蓮調，蕭愨上之回，庾信舟中望月，江總夜望山燈，置諸初唐集中，未易辨其先後也。若陰鏗安樂宮一首，則又排律之嚆矢矣。詩曰：「新宮實壯哉，雲裏望樓臺，迢遞翔鷗仰，連翩賀燕來。重檐寒霧宿，丹井夏蓮開，砌石披新錦，梁花畫早梅。欲知安樂伍，歌管雜塵埃。」詩數稱爲百代近體之祖，洵爲至論。

集韻

李後明集韻絕句，唐宋相兼。

集韻始於傅咸七經詩，集經語，袁淑詠啄木鳥，集左傳；自晉宋已有其兆矣。至王介甫特好此體。嗣後祖之者益多。文信公集杜，有二百首；王文節思任集陶，爲律三十四首。沈太常延銘集唐，至數十卷，各體俱備。凡呂純陽爲之序。施廣文端教集唐，至三千首，皆絕句。錫山朱贊皇襄，七言律集唐，有盛名。丁卯遇於都門，顧梁汾舍人，屬余序之。

癸未年，沈氏采山堂詩會，有小春一題，余集唐四十八首。僉鞠陵、劉存白、胡東旭、章含友，皆和成帙，當授梓以

正大方。

口號

詩題有口號，始於梁簡文和衛尉新渝侯巡城作。庾肩吾和曰：「步逐天津遠，城隨秋夜長。」至唐遂襲用之。如張說十五夜衛前口號是也。號字應作平聲。若元微之酬李六見寄：「頓愈頭風疾，因吟口號詩。」李義山詠懷密閣：「柏臺成口號，芸閣暫肩隨。」又作仄用。

贈答

嚴儀卿曰：「古人贈答，多相勉之詞。」蘇子卿曰：「願君崇令德，隨時愛景光。」李少卿曰：「努力崇明德，皓首以爲期。」余接劉公幹贈五官中郎將曰：「勉哉修令德，北面自寵珍。」謝宣遠答康樂曰：「行矣勵令猷，寫誠酬來訊。」皆得古人忠告之道。至少陵送嚴中丞曰：「君若登台輔，臨危莫愛身。」并不以忌諱爲嫌矣。

諫草

謝景山，名伯初，爲許州法曹。六一誦夷陵，謝以詩寄之。

六一居士云：「詩人貪求好句，而理有未通，亦語病也。如『袖中諫草朝天去，頭上宮花侍宴歸』，誠爲佳句，但進諫無用草稿之理。」此駁是已。至載謝景山長韻見寄，有曰：「典詞懸待修青史，諫草當來集皂囊。」對句用漢文帝集上書囊爲殿幃故事，而又不及之駁，何耶？

采侯

庾信華林園馬射賦：「棚雲五輪，的暈重圍。」家語：「子路曰：『赤羽如日，白羽如月。』」
天聖二年省試，有采侯詩，先景文公句曰：「色映珊瑚爛，聲迎羽月馳。」最爲京師傅誦。時人因知爲采侯。

問松

北魏彭城王勰嘗從行幸路有大松帝顧曰：「汝可作詩至吾行所而就。」勰時去帝十步即吟曰：「問松經幾冬？山川何如昔？風雲與古同。」陳思七史育五而此君以十步傳。

代州志謂松在鋼鞮山。

山經水牒

鶴林經曰：「山海經乃夏后師雲華子著，梁江淹嘗欲爲赤縣經以補山海經之缺，未成。」明朱謀瑋，有水經箋註。

謝莊詩：「山經亟旋覽，水牒倦敷尋。」上句謂弘農有註，故可以亟覽也；下句則指欽桑三纂，倦於敷尋者。時酈道元未出，無由知其端緒耳。古人讀書，不敢經爲臆度者如此。

浦陽吳立夫曰：「胸中無前萬卷書，眼中無天下奇山水，未必能文，縱能，亦兒女語耳。」吳名萊，宋文憲師，有淵穎先生集。

道直家貧

葛常之曰：「余讀許渾詩，愛其『道直去官早，家貧爲客多』之句，非親嘗者不知其味也。贈蕭兵曹曰：『客道恥搖尾，皇恩寬犯鱗。』道直去官早之實也。將離郊原曰：『久貧辭國遠，多病在家稀。』家貧爲客多之實也。」按丁卯集道直二句，乃送前緱氏韋明府南遊之作，非自謂也。

遼遊

李空同評子建詩：「其音宛，其情危，其言憤切而有餘悲。」

離騷遠遊章曰：「悲時俗之迫阨兮，願輕舉而遠遊。質菲薄而無因兮，焉托乘而上浮。」王逸曰：「屈原履方直之行，不容於世，多思與仙人遊戲，周歷天地，無所不至也。」曹子建懷才自負，踟促藩邦，欲從征而未能，求自試而

不可因借以名篇云：「遠遊臨四海，俯仰觀洪波；崐崙本吾宅，中州非吾家；將歸謁東父，一舉超流沙；齊年與天地，萬乘安足多？」東父者，東王公也。

大酺

張祜大酺樂曰：「車駕東來值太平，大酺三日洛陽城；小兒一枝竿頭絕，天下傳呼萬歲聲。」按史記：「趙武靈三年，大赦，置酒酺五日。」酺字創見於此。漢律：「三人以上，無故羣飲，罰金四兩。」故賜酺，乃得聚會。唐時以此爲盛典，車駕臨幸之處，必賜酺，羣臣往往有應制詩，竿頭者，緣橦都盧之類也。

趙冬曦詩：「酺承奠璧罷，宴是合錢餘。」又云：「從容會鷓鴣，延曼戲龍魚。」唐家典制四語盡之。

侵早

老杜贈崔評事詩：「天子朝侵早。」

王建宮詞：「爲報諸王侵早入，隔門催進打毬名。」侵早卽凌晨之謂，作清早者非。賈島新居詩：「近得雲中路，門常侵早開。」

赴洛

陸士衡赴洛詩：「惜無懷歸志，辛苦誰爲心。」又曰：「仰瞻凌霄鳥，羨爾歸飛翼。」又曰：「夕息抱影寐，朝徂含思往。」其於承明亭與士龍詩：「南歸憩永安，北邁頓承明。」又曰：「我若西流水，子爲東峙岳。」備觀諸句，似吳亡之後，士衡未嘗與弟偕行也。然晉人有「二鹿入洛，三疊減價」之語，豈小陸亦旋卽就道乎？

錄別

蘇李錄別詩，第七首：「鳳皇鳴高岡，有翼不好飛；安知鳳皇德，貴其來見稀？」只此四句，其意已足。若「紅塵蔽天地」以下十四句，出修文御覽，當另爲一首。或有注闕字於稀字之下，而竟接之者，無論韻脚不侔於前，四句比

興之神，亦索然矣。

詠鏡

詠鏡詩，極難體會。庾信：「光如一片水，影照兩邊人。」王孝禮：「分眉一等翠，對面兩邊紅。」可謂現美人身而說法矣。李巨仁：「無波菱自動，不夜月恆明。」亦佳。

笑啼

樂昌分鏡，而有「笑啼俱不敢」之句，離合悲歡，安往而非夢境哉！

梁簡文詠內人畫眼詩：「夢笑開嬌靨，眼鬟偃落花。」元帝閨怨詩：「知人相望否，淚盡夢啼中。」一笑一啼，寫出深閨祕景。

破顏

太白宴陶家亭子詩：「池開照膽鏡，林吐破顏花。」上句註引漢高帝入咸陽宮，得秦鏡爲證；下句失註。接大藏「世尊拈花，迦葉破顏微笑」二字本此。

山居

讀樂志論歸田賦，輒有「入山惟恐不深，入林惟恐不密」之意；然風塵落落，願與時違，偶憶唐人山居詩數聯，筆之以銘猿鶴。方干：「遠石開泉細，穿蘿引徑斜。」張祜：「斫樹移桑斧，澆花濕笏鞵。」王建：「閉門留野鹿，分食養山雞。」李咸用：「草堂書一架，苔徑竹千竿。」錢起：「逸妻看種藥，稚子伴垂綸。」戴叔倫：「養花分宿雨，剪葉補秋衣。」許渾：「雪夜書千卷，花時酒一瓢。」

黃菊

仙書：「茱萸號辟邪翁，菊花爲延壽客。」後人因費長房陶彭澤故事，浴爲九日詩料。上官昭容應制詩：「卻邪

萸入佩，獻壽菊傳杯，尤見根氏。

趙彥昭：「紫菊新宜壽，丹萸舊辟邪。」

芭蕉

錢翊詠芭蕉曰：「冷燭無烟綠蠟乾，芳心猶卷怯春寒；一緘書札藏何事，先被東風暗折看！」結語較辛稼軒「芭蕉漸展山公啓」之句，尤爲風韻。若路德延詩：「葉如斜界紙，心似倒抽書。」未免近俗矣。

松酒

蘇子瞻同徐元用遊金山詩：「松如遷客老，酒似使君醇。」蓋以後凋自況，以心醉美徐也。黃魯直：「魚游悟世網，鳥語入禪味。」袁中郎：「鶴瘦帶道容，松老入詩格。」琢句雅健，俱得比興之神。

海棕

「棕」當作「椶」。

老杜海棕行：「左綿公館清江漬，海棕一株高入雲；陶九成輟耕錄云：「成都金果樹，葉如椶櫚，皮如龍鱗，實如棗，番人呼爲苦魯麻，一名萬年棗。」李時珍曰：「卽海棕也。」劉恂嶺表錄云：「番舶攜至中國，名波斯棗。」然則結句所云：「時有西域胡人識。」正謂此耳。唐子西遊治平院詩：「江邊勝事略尋徧，不見海棕高入雲。」是未時已無矣。

桃竹

梁簡文書：「五離九折，出桃枝之翠筍。」李太白有酬宇文少府贈桃竹書筒詩，結曰：「中藏實訣峨帽去，千里提攜長憶君。」按桃枝竹譜云：「皮赤滑勁，可編爲席。」姚厚菴謂：「卽顧命之篋席也。」老杜有桃竹杖引，韓君平詩：「銀角桃枝杖，東門贈別初。」但製爲書筒，則未經見。

楊枝

華嚴淨行品曰：「手執楊枝，當願衆生，皆得妙法。」又疏鈔曰：「譬如春月，下諸豆子，尋便出土。」老杜別贊上人詩：「楊枝晨在手，豆子兩已熟。」刻本訛作楊柳，下云：「是身如浮雲，敬可限南北。」則用淨名經。

紙錢

唐王璵傳：「漢有瘞錢，後里俗稍以紙寓錢，璵因於祭祀用之。」法苑珠林謂「一起於殷長史」其說未詳。王微詩：「紙錢灰出木棉花。」徐凝詩：「無人送與紙錢來。」李山甫詩：「可要行人贈紙錢，則相沿久矣。」

邵康節春秋祭祀，亦焚楮錢，程伊川問之曰：「冥器之義也，脫有益，非孝子順孫之心乎？」

石鏡

張僧鑿淨陽記：「石鏡山東有一圓石懸崖，明淨照人見形。」顧野王輿地志：「入湖三百三十里，窮于松門，東西四十里，青松徧于兩岸。」康樂入彭蠡湖口詩：「攀崖照石鏡，牽葉入松門。」孟襄陽泊廬山詩：「石鏡山精怯，禪林怖鴿棲。」

怖鴿用內典「鴿依佛光」事。

鞞鞞

文與可朱櫻歌：「金衣珍禽弄深樾，禁籞朱櫻班若纈；上幸離宮促薦新，藤籃寶籠貂璫發。凝霞作九珠尙軟，油露成津蜜初割；君王午坐鼓猗蘭，翡翠一盤紅鞞鞞。」升菴曰：「鞞鞞，寶石也，大如巨栗，肅慎所產。」

案畫

有僧與沈啓南善，嘗以一絕案其畫曰：「寄將一幅剡溪藤，江面青山畫幾層；筆到斷崖泉落處，石邊添個看雲僧。」啓南欣然，如其詩意寫之，陳無已有云：「曾買江南千本畫，歸來一筆不中看。」可見詩中有畫者不難，而欲

畫中有詩者爲難也。

■題扇

晁無咎善畫山水，陳后山愛重之，嘗題其扇曰：「前身阮始平，今世王摩詰，偃屈蓋代氣，萬里如咫尺。」其弟說之，字以道，號景迂，山谷嘗題其雪雁圖。

■當點心

柳州有古寺，壁間題一絕曰：「磨快鋤頭挖苦參，不知山下白雲深；多年寂寞無烟火，細嚼梅花當點心。」或曰：「黃冠過此書之，」要亦塵外人也。

「點心」二字，唐江淮留後鄭僂妻語其弟事；又德山往龍潭，於路乞點心，見傳燈錄。

■蓑衣影

唐六如題釣翁詩：「直插魚竿斜繫艇，夜深月上當竿頂；老漁爛醉喚不醒，滿船霜印蓑衣影。」此首天趣悠然，覺柳州西巖詩後二句真可刪卻。

六如名重一時，而不自檢飾，致有井中下石之禍。晚年益無聊賴，放浪於僧廬伎館。嘗有句曰：「秋榜才名標第一，春風絃管醉千場。」又曰：「難將萱草酬佳客，且摘蓮花供聖僧。」且曰：「吾之所藉以傳者，不在詩也。」然讀其偃歌，未嘗不爲之酸鼻云。

■種樹書

甘彥和詩：「采芝空有曲，種樹豈無書？」

蘿菴池禪師，嘗蓄陳老蓮墨蹟一幅，其詩曰：「松桂林中擊鼓響，老於田畝更何如？夜深喜聽兒童課，愛子先教種樹書。」後以此軸見貽，殊堪什襲也。

葳蕤

楚詞文賦，李杜二集，有此字而義異。

顧野王瑞應圖曰：「葳蕤，瑞草也。王者禮備至，則生。」王粲公讌詩：「昊天降豐澤，百卉挺葳蕤。」沈約望春詩：「春風搖雜樹，葳蕤綠且丹。」用字典確。至元胡汝為題葛仙山，亦曰：「真訣不知誰悟得，滿山芳草綠葳蕤。」若唐人云：「望見葳蕤舉翠華。」則用張衡東京賦：「羽蓋葳蕤。」何晏景福殿賦：「流羽毛之葳蕤。」借言形似耳。至顧况：「春樓不閉葳蕤鎖。」則又借以比鎖鬚。

藥名有葳蕤，本草曰：「一名黃芝，一名青黏。」

芳訊

陸平原演連珠曰：「肆義芳訊。」卽葩經「其風肆好」之義。又長安有狹邪行：「傾蓋承芳訊，欲鳴當及晨。」所謂「毋金玉爾音」也。謝宣遠答康樂曰：「綢繆結風徽，烟爐吐芳訊。」顏延年答鄭尚書曰：「君子吐芳訊，感物惻余衷。」唐人皆本此。

「烟爐」卽「氤氳」古字通用。

石榴

沈佺期題椰子樹：「不及塗林果，移根隨漢臣。」

梁元帝詠石榴詩：「西域移根至，南方釀酒來。」按陸士衡與弟書：「張騫使外國十八年，得塗林以歸。」卽石榴也。又「頓遜國以石榴釀酒」二句合用其事。

小楊枝

吳軻曰：「如皋冒辟疆，家有園亭聲伎之勝，歌者楊枝，態極妍媚，知名之士，題贈盈卷。惟陳其年擅長，閱二十年，

楊枝老矣。其子亦玉人也，因呼爲小楊枝。一日讌集，辟疆出前卷相示，虞山邵青門題其後曰：「唱出陳髯絕妙詞，燈前認取小楊枝。天工不斷銷魄種，又值春風二月時。」此詩可謂佳證。第不知陳髯原唱，與雲郎小照爲何如耳！

歸燕芙蓉

青瑣高議「章孝標」作「于化茂」。

唐時下第士子，多爲詩刺主司，獨章孝標作歸燕詩，獻侍郎庾承宣曰：「舊壘危巢泥已落，今年故向社前歸；連雲大廈無栖處，更望誰家門戶飛。」宣吟諷，恨遺才，及重典禮闈，孝標獲雋。又高蟾下第後，以玉獻侍郎李昭曰：「天上碧桃和露種，日邊丹桂倚雲栽；芙蓉生在秋江上，不向東風怨未開。」明年，昭知貢舉，亦及第。唐世所謂精切類者，皆如此，而蟾詩似能安命。

章以「金湯度了出長安」爲短李所譏，高有「君恩秋後葉」爲都官所重，其品誼固可知也。

愛閒

庾杲之致劉虬書：「山水無情，應之以會，愛閒在我。」王僧祐爲司空祭酒，嘗謝病不與公卿遊。高帝謂其從兄儉曰：「卿從可爲朝隱。」儉對曰：「臣從非敢妄同高人，直是愛閒多病耳。」祐嘗贈儉詩曰：「汝家在市門，我家在南郭。汝家饒賓侶，我家多鳥雀。」儉時聲高一代，賓客填門，僧祐不爲之屈，然味其語氣，不當是弟贈兄。劉夢得「功成卻愛閒」，姚武功「愛閒求病假」，杜紫微「愛閒能有幾人來」，俱用其語。呂文靖題天花寺絕句，又用紫微。

夢得又有「以閒爲自在，將壽補蹉跎」，伴說更佳。

白馬盧龍

潘元白遊雨花臺，見牆角有無名子細書一律曰：「入洛當年意太濃，尊鱸此日又相逢；黑頭久已慚江總，青史

何曾惜蔡邕？昔去尙寬沉白馬，今來應悔賣盧龍；清霜凋盡章臺柳，歲晚吳江怨阿儂。「潘語余於華容官署，其詞旨可默喻也。潘名眉，宜興人，歷官興化太守。」

或曰：陳大樽詩，腹聯以朱温田疇暗比較頸聯更毒。

怪鳥

孫盛與桓温牋：「州遣從事，觀採風聲，進無威鳳來儀之美，退無鷓鴣搏擊之用，徘徊湘川，將爲怪鳥。」

温陵周吏部廷鑪家藏黃石齋一尺牘末云：「文不成文武不成武，此之謂怪鳥，非惟怪之，而又呆甚。」蓋殉難前數日筆也。東崖黃景昉題二絕於後曰：「冀北年來鐵騎喧，大安關外雪霜繁；魯公拳爪驚穿盡，塵世虛傳屋漏痕。」甲申乙酉兩年間，世事瀾翻血濺斑，誦到終篇知絕筆，孤軍從此沒黃山。」詳見陶式南筆獵。

虎渡龍洲

宋仁宗問張景曰：「卿江陵有何勝？」對曰：「兩岸綠楊遮虎渡，一灣芳草護龍洲。」又問：「所食何物？」對曰：

「新粟米炊魚子飯，嫩冬瓜煮鼈裙羹。」雖率爾應對，卻是宋人本色詩料。

仁宗又嘗問管師復曰：「卿山中何所得？」對曰：「滿塢白雲耕不盡，一潭明月釣無痕。」

批紙尾

楊尙書玠致仕歸，舊居多爲隣里侵占，子弟欲詣府訴其事，以狀白公。公批紙尾曰：「四隣侵我，我從伊，畢竟須思未有時，試上含元殿基望，秋風秋草正離離。」此與徐勉戒子書意同。

玠事蜀王衍，後歸唐，厚德錄誤稱爲宋人。

蝗蟲感德

米元章爲邑宰，遣吏捕蝗，隣邑謂驅入其境，移文責之。元章批其牘背曰：「蝗蟲本是天災，不由人力擠排；

若是敵邑遣去，卻煩貴縣發來。」楊次公所謂「二十年來，何處不知有米顛子者。」正此類也。

王半山出鎮金陵時，飛蝗自北而南，劉貢父書一絕寄曰：「青苗助役兩妨農，天下嗷嗷怨相公。惟有蝗蟲偏感應，又隨旆旆過江東。」世稱貢父善諠，雖貴顯不避，此亦一證。

貢父題淳于髡墓云：「流輒有餘智，滑稽全姓名。」題善諠驛云：「善諠知君意，何傷衛武公？」蓋自解也。

蠶婦圖

洪武間有太學生趙氏者，忘其名；嘗爲一中貴人題蠶婦圖曰：「蠶未成絲，葉已無；鬢雲撩亂粉痕枯；宮中羅綺輕於布，爭得王孫見此圖。」高廟偶見之，問是誰作，中貴以實對，遂召見，命知端州。及任滿，僅持二研歸曰：「昔清獻一研，吾倍之矣。」時號趙雙研。

卽事

列子：「周之尹士，有老役夫，晝則呻呼而卽事，夜則昏憊而熟寐。」卽事，謂趨赴其事也。淵明詩：「卽事多所欣。」康樂詩：「卽事怨揆攜。」休文詩：「卽事旣多美。」少陵詩：「卽事非今亦非古。」皆本此。後人遂用爲詩題。

尉斗

淮南子謂之「熱升」，范石湖騷錄：「鉛鋸，卽熨斗。」

隋書：「李穆奉尉斗於高祖曰：願公執威柄，以尉安天下。」史照通鑑釋文曰：「尉斗，持火以伸繒也。俗加火作熨。」或曰：「卽王莽傳所謂威斗，以賜三公殉葬者。」王建詩：「熨貼朝衣拋戰袍。」則用何敬容傳：「衣裳不整，伏牀熨之」之語。山西長子縣有熨斗臺，相傳朱丹所築，豈上古卽有此具耶？襄陽耆舊傳：「宣城縣有熨斗陂。」

借書

杜元凱告貺書曰：「借書爲嗤，借書送還爲嗤。」後人指爲癡。

令狐揆，卜築涇溪之南，嘗雪中跨馬詣張君房借書。一童子攜琴囊書篋隨之，因得句曰：「借書離近郭，冒雪渡寒溪。」林逸繪以爲圖，可稱韻事。而昔人謂借書一癡，還書一癡者，廣韻曰：「顛字之訛」也。

步檐

「檐」「簷」古通用。

楚辭：「曲屋步檐。」上林賦：「步檐周流。」註謂長廊也。謝惠連詩：「房櫳引傾月，步檐結春風。」劉孝綽望月詩：「秋月始織，微光垂步檐。」本此。老杜：「步簷倚杖看牛斗。」有以「檐」字易「簷」字者，真小兒之見也。

鬢髻

內則：「剪髮爲髻，男角女羈。」音曰：「髻，大果切。」

鬢髻，李昌谷集註曰：「音蕤，隋髮下垂也。」玉篇：「廣韻無鬢字。」劉夢得詩：「鬢梳梳頭宮樣妝。」不作平用。皮日休作矮嬌詠：「重台蓮花日欹紅，矮嬌力難任明公。」蕭作倭墮。元宵曲曰：「倭墮旁邊插杏花。」古陌上桑，初唐許景先折柳篇，李嶠，餞絲結詩，俱用此字。李義山又作矮嬌。

「嬌」「墮」可通用，倭字矮字未詳。

掌痕

僕固懷恩既叛，代宗畜其女於宮中，號崇徽公主，下嫁回紇，可汗其行也，手擊山崖而慟，掌痕在焉。雍陶有陰崖關，見八善公主石上手跡詩，卽此。歐陽永叔題曰：「故鄉飛鳥尙啁啾，何況悲笳出塞愁；青塚埋魂知不返，翠崖遺跡爲誰留；玉顏自古爲身累，肉食何人與國謀；行路至今空歎息，巖花野草自春秋。」朱紫陽謂：「玉顏肉食一聯是第一等詩，第一等義論。」余謂不若戎昱所云：「社稷依明主，安危托婦人」之句，更爲爽朗也。宜乎憲宗詠之不置，而曰：「魏絳之功，何其儒也。」

功臣寺

蘇子由功臣寺詩：「晚陰生林莽，落日猶在塔；行招兩社僧，共步青山月。」又曰：「流傳後世人，談笑資口舌；非亦已矣，興廢何倉卒？」前甚恬適，後則鋒穎太露，難兄詩眼中，亦所僅見。

歛乃

洪駒父曰：「勢竊一聲山水綠，」世俗誤分勢爲二字，亦舛論。

劉言史瀟湘詩：「間歌暖迺深峽裏，」蓋舟子口號以節衆也。劉蛻集有湖中歌，元結集有湖南歛乃歌，三者一義，但用字異耳。歛本音哀，亦作上聲讀，後人因柳州集中有註云：「一本作襖，」遂欲音歛爲襖，音乃爲竊。黃魯直不加深考，又從而實之，誤矣。詳見項氏家說。梅宣城引之，然韻書作「歛」，不作「款」。

柳州西巖詩，本六句，後二語，蘇子瞻刪之，更覺緊鍊。

鏡中行

陳僧惠標有句曰：「舟如空裏泛，人似鏡中行；」沈佺期更其出句曰：「船如天上坐，」而對句全用之。又有「船如天上坐，魚似鏡中懸」之句，黃魯真謂：「雲卿得意於此，故屢見之，」而不知實出於標上人也。

還珠洞

桂林伏波山，在灑江之上，有還珠洞，相傳馬文淵征交趾回，載薏苡經此得名。或云：「昔有漁父，入水得大珠，以獻郡守，守卻之，故名。」元人張湖山詩，略云：「桂林有山名伏波，蒼崖翠壁交嵯峨；山根陰洞達水府，神姦物怪爭搗訶。我來登山復尋洞，直陟風浪攀藤蘿；誰可問得名始，賴有殘碧堪摩挲。爲言新息昔事漢，老矣矍鑠猶操戈；提師振旅蹴蠻國，下潦上霧寧憂那；仍聞薏苡能禦瘴，採之返載數駱駝；一朝明珠肆讒口，倒囊投棄茲可阿；又言昔有捕魚者，龍宮竊入張網羅；適遣老髯耽晝寢，擢取明月懷青蓑；自知至寶世稀有，惟守可遺詎歸他；守稱賢侯

不肯受，亟命返璧無蹉跎；洞名還珠此二說，無乃好事相傳訛。」存此以備口實，亦粵西一典故也。

湖山名燭

上陽子

上陽子，姓卓氏，名晚春，莆田人。幼喪父母，丐遊於市；或譏其頭不梳，則曰：「千年渾似醉，一世懶梳頭。」或譏其脚不洗，則曰：「便騎元鶴歸蓬島，脚帶青天幾片雲。」有詩數十首，龍江林氏載之寤言錄。

月瓢承露

粵西蔣太守暉，嘗遇呂純陽於道觀，徘徊久之，并貽以詩，曰：「宴罷歸來海上山，月瓢承露浴金丹；夜深鶴透秋空碧，萬里西風一劍寒。」余嘗於武林見乩仙一詩，字大如椀，有龍蟠虎臥之勢，詩曰：「劍氣冲霄斗牛寒，爲官不似讀書難；齊家治國平天下，大學中庸仔細看。」或亦以爲回道人。

「透」字，健而雅；周書王思政傳：「慕容紹宗透水而死。」梁書：「侯景透水，羊鷓斬之。」今俗語以急走爲透；宋室南遷，呼爲透渡。

遇仙橋

會稽陶德望，通敏沉默，篤孝友而淡聲華。萬歷乙酉，舉於鄉，出宗伯李長春之門，未幾卒。甲午，長春子雲卿赴成，都試，盛氣自得。遇一道士於龍象山，笑曰：「勿妄想，解元屬某人，汝當以庚子獲雋，丁未乃成名耳。」雲卿怒，欲捶之道士曰：「我陶與齡也，爲乃翁門下士，何怒爲？」雲卿歸白其父，甚訝之。既而所語皆驗，乃建遇仙橋，以書致其弟石簣爲之記。後德望子履中，與姑熟李一公爲部曹，李提刑四川，訪問得實，乃賦時刻諸橋，詩曰：「吾聞八百里，鑿湖烟雲天水粘，孤蒲華陽道侶多精慮，中有一人仙之臞。隱几手弄明月珠，飄然乘風遊蜀都，一笑偶到龍山隅，日暮道遠行人吁。馬首數語開靈符，仙影一去山模糊，事奇語怪驚羣愚，蜀山幽闕仙靈居，青城鶴驂霞裙，峨帽

古雪侵肌膚；先生倘在其來乎？事與羅念菴、沈君典相仿。

仙人隱士

純陽子曰：「天涯到處人求我，行近天涯不見人。」故鍾離子曰：「仙之求人，甚於人之求仙也。」庾肩吾贈周處士詩：「仙人翻可見，隱士更難尋。」然則離世絕俗者，何必規規於能經鳥伸爲壽而已耶？

梁武帝詠逸民曰：「事跡易見，理相難尋。」

倪唐

高季迪寄倪元鎮詩：「寒池蕉雪詩人畫，午榻茶烟病叟禪。」徐昌穀寄唐伯虎詩：「交朋零落看書札，花月蕭條問酒錢。」則知清祕閣、桃花塢，皆造物特地以處才士之阨窮者也，卽謂倪唐至今存可也。

清忠

土木之禍，所謂「赤手挽銀河」也；使非忠肅匡濟其間，景泰之不爲靖泰者幾何！

王司馬一鷲，嘗夢遇于廷益，聞其誦詩二句曰：「空山清淚憑誰訴，萬里忠魂獨自歸。」後當軸，適浙撫傅孟春以改諛疏請，王乃定爲忠肅。

按忠肅少時，詠石灰有「只留清白在人間」之句，又詠鐘曰：「驚回夢幻知誰叩，送盡年華是此聲。」及巡撫河南，入覲，又有句曰：「清風兩袖朝天去，免使閭閻話短長。」何見詩本性情，固有因人以傳者也。吾學編云：「自上賜外家無長物，所賜璽書器用，封識於室，歲一謹視而已。」

單雙

鮑參軍和王義興七夕詩：「匹命無單年，偶影有雙夕。」包明月清商曲，以五字束之曰：「單情何時雙。」寓意深奧，耐人咀味。

陶公詠管鮑曰：「奇情雙亮，令名俱完。」諸「雙」字未易下。

是非

陶公歸去來辭：「實迷途其未遠，覺今是而昨非。」何遜贈舊遊曰：「一途今未是，萬緒昨如非。」古人落筆，未有無來歷者。

兄弟

秦宓詩：「遠遊何所見，所見邈難紀。虎則豹之兄，鷹則鶴之弟。」造語奇橫，卻自離騷化出。太白「鸞乃鳳之族」本此。

李洞贈王鳳二山人詩，起句云：「山兄望鶴信，山弟聽烏占。」結句云：「願許爲三友，差將白髮擗。」如此作兄弟稱謂，何必四海之外。

不記人

萬歷間，中官劉若愚繫獄，廬山人龍節聞其名，與之往還。贈以詩曰：「栖遲數載誰曾記，我亦疎狂不記人。自接劉生杯酒語，嘗驚李白屋梁神。宮雲冉冉明千樹，玉漏迢迢隔九闌。祇令陽回春意早，鸞鸞究竟出風塵。」劉初名時泰，以常雲事禁錮十年始釋，更後名復爲李永貞，案下詔獄，著酌中志二十三卷，於妖書極爲詳晰，而槌擊紅丸移宮之三案，則隱諱爲多，蓋爲其黨卸罪也。盧號九虬，武林人。

天啓初，黃忠端以考選入都，客問三案如何決擇，公曰：「朝廷所急不在此。」

答客問

仲榮名富，行三人，因呼爲沈萬三。張三丰授以鑪火術，有「八百火牛耕夜月」之句，其富敵國，盆卽鼎器也。長安之湯泉，有豬龍伏一下，貞觀中嘗命有司祭之。開元八年，車駕臨幸，又有風雲之異。學士王翰作答客問之

詞略曰：「龍躍湯泉雲漸回，龍飛香殿氣還來；龍潛龍現雲皆應，天道常然何問哉！」按金陵水西門，有豬龍爲患，相傳明祖以沈仲榮聚寶盆鎮之，乃然。則阿壘山爲患止於天寶，豈卽湯泉之物所化歟？

蔣永公曰：「豬龍卽豬婆龍也，善攻岸。」有人相岳忠武曰：「此豬龍所化，後必掌兵威，然不得其死。」後入獄，偶步月下，提刑周三畏見大豕頭頂一發字至獄而沒。同一豬婆龍，而祿山何姦？鄂王何忠？相去若是哉！

雁帛

陵川集有狼牆冤鑑二詩，贈三件使，同事共四十人，半閒蟋蟀木綿，何足以蔽其辜。

雁足傳書，乃常惠教漢使詭托以求蘇武也。元史：「中統元年，遣郝經使宋，賈似道幽之真州，有以生雁饋者，經題詩於帛，繫雁足而縱之。泮民獲雁於金明池，達之元主。至元十一年，遂興師伐宋。」是前人有其說，後人遂有其事矣。詩曰：「霜葉風高恣所如，歸期回首是春初；上林天子援弓繳，窮海壘臣有帛書。」宋景濂題帛書後云：「在儀真十五年，以史考之，良然。黃耳紅絲，誠能動物者如此。」

袁清容題雁足詩後：「一寸蠟丸憑雁寄，明年春盡竟生還。」

越王臺

楊誠齋越王臺詩：「榕樹梢頭訪古臺，下看碧海一瓊杯；越王歌舞春風地，今日春風獨自來。」此指兩越王銀也。次句從長吉「一泓海水杯中瀉」化出，但以碧海而作瓊杯，似青亦無定形也。

花卿塚

丹陵縣東館鎮，有花卿塚，卽斬段子璋之花敬定。山谷所云：「至今有英氣血食其鄉」者也。謝皋羽有詩曰：「濕雲模糊秋草空，雨青沙白丹陵東；莓苔陰草茸茸，云是花卿古來塚。花卿舊事人所知，花卿古塚知者誰；精靈未歸白日西，廟鴉啄肉枝上啼；綿山柘黃魂正飛。」結句用杜工部語，與起句模糊二字照應，選本有削之者，覺精

彩頓減。謝有睡髮集，在宋詩中，最爲矯健。

鼓吹騎吹

東莞陳副使，號琴軒，永樂初，獻騎吹鼓吹曲十三篇。

皋羽參文信公軍事，死葬嚴陵之旁，鹿田聽雨。「西臺慟哭」諸記，可泣鬼神。至「鼓吹」「騎吹」諸曲，描寫盛朝已事，生成一部掌故，窺其意旨，似欲於六朝諸君外，另闢竊叢，其質奧處，并有高於張籍王建者。非若繆襲韋昭輩之不可句讀也。

閩人崔徵仲，弔皋羽詩：「魂隨宋寢冬青樹，暮傍嚴陵古釣磯。」

水上浮

金陵吳中奇字無詩，崇禎時武進士。工奇文，善書畫，以劍術自命。嘗避讎武林，先大夫館之，更名介，號衣白。或稱孤蘆生。居三年，忽畫一山水郭子，題詩於上曰：「五湖何日放扁舟，與子攜家水上浮。總趁月明歸棹晚，不因風順被山留。解饑權寫烟中景，得句先題畫裏遊。漫道雄心消未盡，一番披閱一番秋。」遂辭去，後數年，有人見之於洱海，不知所終。

先大夫嘗語吳曰：「莫作當官詩。」吳問故，曰：「俗字套字也。」

長聚首

孔叢子，「子高遊趙，與平原客鄒文季節善。及別，文節流涕交頤，子高抗手而已。其言曰：人生則有四方之志，豈鹿豕也哉，而長聚乎？」古詩：「人生非麋鹿，安得長聚首？」本此。郭遐周贈嵇康詩：「離別自古有人非，比目魚」可以參看。

葉來甫曰：「孔叢子者，孔鮒爲秦少傅，以焚書之禍，藏此書於壁中；至漢武時始出。朱晦菴謂其文不類西京，

恐非定論。」

懷古

西京賦：「慨長思而懷古；傅亮爲宋公，修張良廟教；抒懷古之情，存不刊之烈；」詩題「懷古」二字，出此。孫興公詩：「淡然懷古心，濠上豈伊遙。」陶元亮詩：「遙遙望白雲，懷古一何深。」已見於詩。

眼中花

閩州有三雅池，土人掘地，得銅杯三。其篆文曰：「伯雅、仲雅、季雅。」卽劉表遺物也。

張茂先詩：「三雅來何遲，耳熱眼中花。」寫出酒徒渴羨之狀。「眼中花」，梁簡文箏賦用之；「三雅」，見魏文帝典論。

花舞

宋延清詩：「風來花自舞，春入鳥能言。」舞字有本。

梁謝貞八歲作春日閒居詩，有曰：「風定花猶舞，鳥鳴山更幽。」其舅王筠見之曰：「追步惠連矣。」王半山改「舞」字爲「落」字，許彥周以爲其語頓工，吾所不解。至「一鳥不鳴山更幽」，則又是鼈斷踢也。謝貞同時有王籍者，遊若耶溪，有云：「蟬噪林逾靜，鳥鳴山更幽。」殆與貞暗合耶？

張睿父代醉篇葉「謝蘭」云出晉書誤。

初字

潮陽蘇福八歲能詩，或以初一夜月試之，韻用初字，卽吟曰：「氣朔益虛又一初，嫦娥應是半分無，卻於無處分明有，恰似先天太極圖。」王弼洲曰：「末二句，卽滿甘泉亦說不到。」

三三六

詩之叶韻，始於才老，朱紫陽遂引以註經。

才老，武夷遊記曰：「山周回百餘里，峯巒大者三十六，有小溪繚繞羣岫之間，凡九曲，而烟市雲村，往來多高年古德。」李左思詩：「溪流玉雪三三曲，山鎮煙霞六六峯。」太略在是矣。余從軍七閩，山水登殆陟徧，而緣慳於慢亭玉柱，由今思昔，能勿悵然。

醉吟

唐張翥自號洪厓先生，烏方帽，紅蕉衣，犀帶白驢，施藥於洪州。侍者負六角扇，垂雲笠，鐵如意隨之。嘗作醉吟曰：「去歲無田種，今年乏酒材；從他花鳥笑，佯醉臥樓臺。」摹以入畫，自是神仙中人也。

三皇時有伶倫，號洪厓先生，與衛叔卿博戲於華山石上者，仙傳拾遺亦有此名。即韓昌黎江淮族子之師。按蘇本傳：開元七年，應召，天寶四載，尸解於晉州。唐詩俱誤作蘊。

黃綬

陳拾遺送齊少府序：「黃綬位輕，青雲望重；高常侍同顏少府旅宦詩：「跡留黃綬人皆歎，心在青雲世莫知。」全用其語。

窮袴

上官皇后傳：「宮人皆爲窮袴；」師古註曰：「根檔也。」古詩：「愛惜加窮袴，防閑托守宮。」洪覺範不知出處，想未讀後漢書耳。

又見趙飛燕傳。

乘蹻

蹻與蹻通。

曹子建桂之樹行：「淡泊無爲，自然乘蹻。」又苦寒行：「乘蹻追術士，遠在蓬萊山。」按抱朴子云：「蹻有三法：一龍二氣三輓轡。」蓋導引術也。木華海賦：「乘蹻絕往。」

杖策

史記：「魯連卻秦軍，平原君欲封之，遂杖策而去。」

左太冲詩：「杖策招隱士，荒塗橫古今。」卽林下何曾見之意。淮南小山有招隱篇，韓子曰：「閑靜安居謂之隱。」說文：「杖，持也。」方言曰：「木細枝曰策。」王康琚反招隱詩：「小隱隱林藪，大隱隱朝市。」又爲身在江湖，心存魏闕者下一轉語。

度曲

西京賦：「度曲未終，雲起雪飛。」應劭曰：「自隱度作新曲也。」師古曰：「度大各切。」漢元帝自度曲，臣瓚曰：「謂歌終更授其次。」其說不同。古詩：「度曲翠眉低。」王昶聞雅樂詩：「度曲飄清漢，餘音遏曉雲。」劉憲燕安樂公主宅詩：「屏軒洞戶且新披，度曲飛鵬夜不疲。」楊巨源聽李憑彈箏後詩：「聽奏繁絃玉殿清，風傳度曲禁林明。」並非切音并辭瓚註意。

或曰瓚傳瓚也，與荀勗校定穆天子傳者。

石葉

吳從先小臆自記：「石葉，腹題國所進，魏文誤作漢文。」

段成式詩：「欲薰羅薦嫌龍腦，須爲尋求石葉香。」按拾遺記：「常山太守習谷，聘薛靈芸獻魏文帝，帝以文車乘迎之，道側燒石葉之香，未至數十里，膏燭之光相續不滅。」故行者謠曰：「清風細雨雜香來。」詳見魏詩乘。

延鷺畫烏

朱曰：落極服升菴，嘗懸其畫像，以名香佳茗祠之，有帶山閣集。

楊升庵詩：「山遮延鷺墩，江繞畫烏亭。」上句用元魏改官制：「以候望官爲白鷺，令亭墩刻之。」下句用漢明帝起居注：「帝巡狩，有烏鳴，亭長引弓射之，奏曰：烏啞啞，引弓射，洞左腋，陛下壽萬年，臣爲二千石。帝悅，遂令天下亭障皆畫烏。」其自註如此，真六朝麗句也。

側帶重臺

袁桷牡丹詩：「內院賜會傳側帶。」自註云：「賞花宴，有大小側帶。」「江南畫不數重臺。」註云：「徐熙牡丹，無重瓣者，至崇嗣始有之，重臺，婢之下者，見常談云耳。」結曰：「自是妖紅居第一，他年桂折草驚猜。」註云：「韓魏公牡丹詩，自慚折桂輸先手，羞殺妖紅作狀元。榜名魏公第三，王堯臣第一。」也。

一門風雅

顧尚書璘，字華玉，與陳沂、王韋，肆力爲詩文，時稱「金陵三俊」。有息園歸田諸集行世。長子璵，字懋涵，白牡丹詩：「玉妃罷酒春無暈，素女凌波夜有香。」天闕山白：「山深六月藏寒霧，地迫諸天散曉鐘。」懋涵之子曰應祥，字孝符，曉行曰：「曉行江路月，人語夜船燈。」遊栖霞寺曰：「流泉激石嘗飛雨，靈草經寒不斷香。」除夕曰：「今宵對雨誤殘歲，明日逢人說去年。」一門風雅，三世淵源也。

萬殊

明太祖，有御製流觴曲水圖記。

蘭亭修禊，共四十二人，孫綽序之，王右軍詩有云：「寥閱無涯觀，寓目理自陳；大矣造化工，萬殊莫不均。」卽「仰觀宇宙，俯察品類」之意。謝太傅亦云：「萬殊混一理，安復覺彭殤。」昔人所云：「哀樂過人者。」晉人大都如此。惟功曹魏滂所云：「明后欣時豐，駕言映清瀾。」不知「羣賢」「少長」中，明后屬何人也？

右軍三十三書蘭亭序，三十七書黃庭經。

發端

洪覺範曰：「唐詩有竹徑通幽處，禪房花木深之句，歐陽文忠公愛之，每以語客曰：古人工爲發端，心雖曉之而才莫逮，欲仿此爲一聯，終莫之能。」以文忠公之才，而謂不能詩，蓋未易識也。

山谷贈惠洪詩：「墮我玉塵尾，乞君宮錦袍。」又曰：「韻勝不減秦少觀，氣爽絕類徐師川。」寂音於宋僧中，吟詠有絕佳者，不僅石門文字禪也。宮錦袍，乃武后賜萬回事。

羣公

老杜水宿星羣公詩，有曰：「策杖門闌遠，肩輿羽翮低；自傷甘賤役，誰愍強幽棲。」蓋言徒走到門，則閤人堅拒，倘欲軒蓋而來，又無資斧修飾，自傷而已，誰能愍乎？甘字，強字，非寫嗟來咄去之神，題中不着官閱，則所呈之人可知。羣公者，「彼哉」之意。

先友余左巖岱，寄弟詩：「負郭若盈田百畝，躬耕畫出葛天氏。」非歷盡世途者，不知其慘。

奇才

左太冲詠史詩：「英雄有連遭，由來自古昔；何世無奇才，遺之在草澤。」何無忌謂劉裕曰：「草澤之中，豈無英雄？」無忌未必讀記室詩，而乃暗合其語，是亦奇才也。又雜詩落句曰：「高志逐四海，塊然守空堂；壯齒不恆居，歲暮常慨慷。」髀肉之歎，千古同情。

醉畫竹石

蘇長公嘗飲郭功甫家，醉畫竹石於壁，歌曰：「枯腸得酒芒角出，肝肺槎牙生竹石；森然欲作不可回，寫向君家雪色壁。」真有酒氣拂拂從十指出之意。又題崔白大圖曰：「扶桑大繭如甕盎，天奉織綃雲漢上；往來不遺風銜

梭，誰能鼓臂掃三丈！天然豪放，得諸想像之外，較前語更奇。

胡閩題畫松曰：「幽人無俗懷，寫此蒼龍骨。九天風雨來，飛騰作神物。」絕似坡翁筆意。

瀟湘八景

米元章瀟湘八景圖詩，有總序，有散序，復有跋曰：「余購得李營丘圖，拜石餘間，景逐撰述。主人以當臥遊，對客卽如攜眺。其江天暮雪，曰簑笠無蹤，失釣船形，雲漠漠，黯江天。湘妃獨對君山，老鏡裏修眉已皓然。」不卽不離，移易他處不得。曩修郡志，於此種淘汰甚多。老米諸什，亦有闕焉。陶待詔汝熊有曰：「前人詩歌，傳者不少，使非生長其地，未免琉璃合眼，尙隔一塵。」然則欲如柳州朱陵以上記，老杜三峽以上詩，固未易易也。

與圖繪景，例必以八詩文亦絕無超出塵外者，遇此等題，自宜闔筆。

五臣

丘光庭作兼明書，於經文註解謬誤，多所駁正。其關文選曰：「五臣者，不知何許人也。」所註文選，頗爲乖疎，略舉數條，餘可三隅反也。郭璞遊仙詩：「珪璋雖特達，明月難暗投。」延濟曰：「特達美貌。」明日：「按朝聘之禮，琮璧必加束帛，珪璋可以獨行聘禮。」珪璋特達，德也。」詩意言君子雖有才德，不假外助，然亦不可仕於亂代。如明月之珠，以暗投人也。阮籍詠懷詩：「昔聞東陵瓜，近在青門外。」延濟曰：「秦時，東陵侯邵平種瓜於青門外，其瓜甚美，以供資也。」明日：「嗣宗此詩，是遭亂代，思深居遠害，言邵平種瓜，不能深遠，近在青門之外，又色味妍美，遂爲人所啗食。故下云：『五色耀朝日，嘉賓四面會。膏火自煎煞，多財爲患害。』而延濟不喻此意，種瓜以供賓客，何其謬歟？」又謝宣遠九日戲馬臺詩，引月令以證「霜降休百工」之句，謝康樂初發石頭城詩，引易詩以證「中孚貝錦」之句，皆有裨於後學，詳具本書。

按文選三十卷，李善於顯慶三年表進者，號五臣註。呂延祚於開元六年，又以呂延濟、劉承租、張銳、李周翰、呂

向、呂良等集註，并其字音六十卷表進者，號六臣註；光庭所駁，非五臣也。

元后聖君

劉公幹贈五官中郎將詩：「昔我從元后，整駕至南鄉；過彼豐沛郡，與君共翱翔。」元后，指曹操也。南鄉，謂伐劉表之時。豐沛，喻譙郡也。王仲宣從軍詩：「籌策運帷帳，一由我聖君。」亦指操也。又曰：「竊慕負鼎翁，願厲朽鈍姿；」是欲效伊尹負鼎干湯以伐桀也。是時漢帝尚存，而二子之言如此，正與荀彧比爲高光同科。春秋誅心之法，二字其何逃？此嚴儀卿語也。立論甚正，而張天如題辭，乃曲爲之諱，何耶？

魏詩乘註云：「負鼎翁二句，李善本所無。」

雙鳥

青田二鬼詩，語更奇怪，劉宋並擬，則韓孟可知。

葉少蘊曰：「退之雙鳥詩，殆不可曉。」頃以問蘇子容，曰：「似指佛老二學，以終篇本末考之，亦或然也。」張表臣曰：「退之雙鳥詩，或云謂佛老，或云謂李杜。」東坡作太白贊曰：「天人幾何同一漚，謫仙非謫乃其游；揮斤八極隘九州，化爲兩鳥鳴相酬，一鳴一上三千秋，開元有道爲少留，磨之不可矧肯求。」乃知謂李杜也。

仗韻語陽秋引朱子之言，確不可易。張葉二君，以兩蘇爲準，何異矮人觀劇耶？

二物

韋左司贈李儋詩：「絲桐本異質，音響合自然；吾觀造化意，二物相因緣。」東坡有云：「若言絃上有琴聲，放在匣中何不鳴？若言聲在指頭上，何不從君掌上聽。」皆於楞嚴三昧有會心處。韋語顯，蘇語密。

苔岑

郭景純贈溫太真詩：「人亦有言，松竹有林；及爾臭味，異苔同岑。」蓋此時俱在王敦幕下，氣味雖若不同，而志

趨昭然若一。故又曰：「爾神余契，我懷子情。攜手一豁，安知沉冥？」交情肫篤若此，當知終日無鄙言也。

紀夢

羅一峯集紀夢詩，有三百餘首。

王文成紀夢詩序略曰：「郭景純以詩示予，且極言王導之姦，謂世人徒知王敦之逆，而不覺導實陰主之，覺而書其所示詩於壁。」有曰：「我昔明易道，故道未來事。時人不識我，遂傳耽一枝。」凡一百六十四字，錐心刺骨，不似弘農平日口吻。然文成理學大儒，必無矯假之說，百口相累，在昔人已不能無議。公詩所云：「不然三問三不答，胡忍使敦殺伯仁。」寄書欲拔太真舌，不相爲謀敢爾云。」可謂實惡深冤，已暴於千載之下已。

楊用修孟次微兩論可參看。

襄陽丁卯

張承吉題孟處士宅：「高才何必貴，下位不妨賢。孟簡雖持節，襄陽屬浩然。」陸務觀讀許渾詩：「斐相功名冠四朝，許渾身世落漁樵。若論風月江山主，丁卯橋應勝午橋。」處士見棄於明主，郢州沉默於下僚。讀張陸二詩，足以豁才人之憤。

高楊

徐幼文紀行五古，張來儀題畫七言，遠在二家之外。

七言近體，季迪以雄渾擅長，孟載以纖穠取勝。高詩如：「經院葉深秋，講散香臺鳥。下午齋分。」「門開紅葉林，間寺泉浸青山石上池。」「林下聞鐘諸客散，澗邊汲水一僧來。」未嘗不雅淡也。楊詩如：「酒邀同伴嘗新熟，花趁初晴賞半開。」「高樓錦瑟花連屋，深巷珠簾柳映橋。」「花無桃李非春色，人有笙歌是太平。」亦未嘗不坦易也。補偏救弊，可爲知者道已。

明初四傑，略似初唐。嗣後七子十子之類，競自標題。元黃水火，與仕塗之門戶何殊？

麗句亭

秦系，字公緒，與劉文房善。後隱於南安之九日山，土人目其處曰「高士峯」。

雲門小石橋，有麗句亭。因秦系得名。權德輿所謂：「劉長卿自謂五言長城，系以偏師攻之，雖老益壯」者也。蘇子美送張行之還越詩：「五雲山下石橋邊，六月溪風灑面寒。今正炎天君獨往，松閒尋我舊題看。」吾越詩人，自永和倡和之外，代不乏人。謝康樂猶鼻祖也。於唐則虞世南、賀知章、嚴維、吳融；於宋則陸游；於元則楊維禎；於明則徐渭爲最著。

戴叔倫題麗句亭曰：「閉戶不會出，詩名滿世間。」清畫題曰：「獨將詩教領諸生，但愛青山不愛名。」

一先生

東坡集：「章質夫送酒六壺，書至而酒不達，戲作小詩問之。」有曰：「豈意青州六從事，化爲烏有一先生。」以一對六，用莊子學一先生之言，與「牢九」對「真一」不同。

古杉觀步

松林唱和，喜用險韻僻字，如古杉詩，排至三十。襲美之「勁質如堯瘦，真容學舜微。槎頭秃似刷，辨嘴利於錐。」魯望之「戰鋒新缺鱸，燒岸黑鸞驚。嶺嶮露鶴，趨速駭雲螭。」又洞庭觀步詩：「杖斑花不一，樽大壘成雙。已甘三秀味，誰念百牢腔。」和曰：「崦花時有族，溪鳥不成雙。巖根瘦似杉，殼腹破如腔。」皆劇心鉅腎而成，韓孟所當退舍也。

楚詞：「顏徽黎以摧敗。」說文：「物中久雨，青黑色也。」堯舜二典未詳。

桃花塢

詩家用僻字，自沈雲卿始。而松陵極喜效之。然襲美桃夭一首，忽以閒情賦體，游戲成文。有曰：「願化爲東風，吹起枝上春；願化作流水，潛浮水中塵。願化爲好鳥，得栖花際隣；願化作幽蝶，得隨花下賓。朝爲照花日，暮作涵花津；試爲探花士，出作偷花臣。」豈所謂情隨境遷，聊復爾爾者耶？

看花

羅邨看花詩，起句云：「花開只恐看來遲，看了愁多未看時。」高啓百花洲，結句云：「豈惟世少看花人，從來此地無花看。」冷眼旁觀，消盡無邊熱惱。

海會寺

程致道題海會寺：「萬杉堆青沒山骨，雲埋七峯時出沒；飛泉拂石瀉哀湍，下有萬古蛟龍窟。」如此發端，橫絕一世；以下只平平敍去，其意已足。結云：「却坐幽堂忽浩歌，回首已失西山日。」流連宛轉，興會無窮。有美一人三首，爲鄒志完，曾子開，陳瑩中作。其氣味從張平子四愁詩變化出之。至寄江仲嘉八首，又似倣顏光祿五君詠，特骨力未勁耳。

拘體

詩有拘體，所謂律中帶古也。初盛唐時或有之，然自有意到筆隨之妙。至昌黎樊川，則先用意而後落筆，欲以矯一時之弊，是亦不得已而趨蜀道也。宋人厭故喜新，覺有非此不足以鳴高者，續鼻截鶴，形雖具，弗善也。

沈休文曰：「文章當從三易：易見事，一也；易識字，二也；易誦，三也。」然則拘體，險韻，僻字，皆不宜嘗試也。

唐人近體，六句號小律，原本六朝。

律之爲用，見之於樂，與兵，與刑，而詩亦遵之；一字弗當，一音弗和，與破律，失律，背律等；而人顧往往忽之。或以姦

聲難韻，點染全篇；且引古人之錯誤者，以自文曰：「某詩某詩云耳。」白璧微瑕，何如明珠無類之爲愈乎！
謝茂秦與宗子相論律詩：「要如孫登請客。」此論極佳。

■七子

劉彥和評建安七子曰：「慷慨以任氣，磊落以使才。」彼時之所謂才與氣者，視今日爲何如？朱宗遠曰：「吾於詩，怨明，怨七子，尤怨歷下，其所奉爲符璽丹藥者，擬議以成其變化一語耳。」

嘉隆七子，正如山谷所云：「生來富貴人，雖醉夢中，終不作寒乞聲。」然按其品格，未免有腦滿腸肥之態。殘唐晚宋，藉以驅除則善矣；而遽自詡爲三百篇之似續也，烏乎可！

北地信陽之歌行，滄溟之七律，弇洲之五排，皆獨步一時。

■日沒月出

水經註：「洞庭湖廣五百里，日月若出沒其中。」

王麟洲詩如烏衣子弟，風采翩翩，惟石公山觀日沒月出歌有云：「初終此輪循環，但見赤玉已換黃金盤；又疑凌空擁天局，左挽扶桑右若木，不然太湖五百里，日月之行何爲出其裏；長空下山山色空，醉來雙眼迷西東。丈夫慎莫蟻視寰海中，六合之外焉可窮？」大似姜白石楊鐵崖口吻，乃知此公亦自有劈山斧也。

麟洲弱冠時，于麟呼爲小美，嘗貽書弇洲曰：「小美思火攻伯仁，奈何不善備之耶？」

■興福海法

吳匏菴歌行，如幽燕老將，不脫弓刀氣色，其於絕句，駉駉乎撮錢劉之勝矣。如「九塢寒泉一澗流，遙從木末望山頭；春風未掃禪林雪，更爲梅花半日留。」一行盡松杉嶺漸平，日高春谷喜新晴，山樓飯罷渾無事，獨倚危闌聽水聲。」前首題興福寺，後首題法海寺也。

■青山黃鳥

王半山有「青山捫蝨坐，黃鳥抱書眠」之句，而集中不見全詩。高季迪題樂圃林館一首，有云：「山牕捫蝨坐，石榻枕書眠。」高豈偶然符合耶？抑以王詩未盡，而故用之耶？

杜詩：「鉤簾宿鷺起，丸藥流鶯啼。」劉會孟曰：「更爲清切。」

■七十城

黃金臺，土人名爲招賢臺。郝伯常詩：「誰知平地幾層土，中有全齊七十城。」桑民懌詩：「誰知燕臺一坏土，可直全齊七十城。」句意全同。

郝名經有陵川集，桑名悅，有思元集。

■古人趁筆

李昌谷詠竹：「無情有恨何人見，露壓煙啼千萬枝。」陸魯望詠蓮，上句同，而下句則曰：「月曉風清欲墮時，」各有致趣。太白魏萬：「祇今惟有西江月，曾照吳王宮裏人。」兩句全同。沈雲卿杜子美：「雲白山青萬餘里，」此句同，而沈以「何時重謁聖明君。」杜以「愁看直北是長安。」結之。一是逐臣，一是羈客也。杜牧胡笳詩：「遊人一聽頭堪白，蘇武曾經十九年。」胡曾居延詩：「停驂一顧魂猶斷。」下句卻同。惟以「聽」字「顧」字點題。馬湘許碣：「羣仙拍手嫌輕薄，謫向人間作酒狂。」二句全同。則又世之稱爲仙者，古人趁筆，往往有之。宋子虛鯨背吟，每首用古詩一句作結，自序云：「蓋滑稽也。」

■瘞鶴銘

瘞鶴銘，款識華陽真逸，或云陶貞白所作。書家品隲，亦無定名。蘇子美詩：「山陰不見換鵝經，京口空傳瘞鶴銘。」黃魯直詩：「樂毅論勝遺教經，大字無過瘞鶴銘。」則竟指爲右軍矣。

貞白與梁武評書，以樂毅論爲上。

■山上飛

趙與時賓退錄云：「陶穀載黃巢遁，後爲僧，嘗有詩曰：『三十年前山上飛，鐵衣着盡着僧衣；天津橋上無人問，獨倚危闌看落暉。』」此乃元微之贈智度禪師詩，其二首，竄易成章，以資口實。王仲言不加考訂，筆於揮塵錄，劉氏雜記，亦承其誤，足見稗官家摭拾無稽之陋。

與時字好古。

■嚴更

西都賦：「衛以嚴更之署；」注謂：「督夜行鼓也，凡五點爲一更，則五轉。」伏知道有從軍五更轉，隋煬帝有龍舟五更轉，唐制三嚴已畢，百官相次入朝。昌谷家梁諡曰：「夜歸走馬叫嚴更，徑穿複道游椒房；」寫得氣餒薰灼，有金吾不敢誰何之意。

■碧落觀

章淵贊筆曰：「吳興武康縣延真觀，卽唐碧落觀，係沈休文故宅。縣令胡傳美詩：『仙官碧落應徵書，遺跡依然掩故居。』熙寧中，莘孫老守湖，集東晉以來故實，爲吳興集，偶遺其事。」余按碧落在唐有二，詳見秦再思洛中紀異，皆時王薦嚴而建。一屬絳州，一屬澤州，不知武康又爲何事也。

■常談

夏侯元謂管輅：「此老生常談耳。」輅曰：「老生者見不生，常談者見不談。」

俞文豹唾玉集曰：「常談習熟，多有不知出處者。」「但存方寸地，留與子孫耕。」此賀知章詩。「近水樓臺先得月，向陽花木早逢春。」此蘇麟上范文正詩。又蔡州有一道人，工碁，常饒人先，有詩曰：「爛柯仙客妙通神，一局

曾經幾度春，自出洞來無敵手，得饒人處且饒人。」按常談不止於此，書此以例其餘。

秦碑

王梅溪集有次韻梁尉秦碑古風一篇，序略云：「秦頌功德碑，李斯篆，世傳在秦望山，莫知所在。教授莫君，好奇嗜古，搜訪尤力，有言碑在何山者，何山見圖，經在秦望東南，以告會稽尉梁君，梁慨然而行，登山果見之，碑石僅存，字磨滅已盡，墨片紙而還，作古風見示，因次其韻。」詩略云：「望秦秦望兩嶺截，何山壁立東南涯，豐碑屹立最高處，不知磨滅從何時？剔苔掃墨兩無有，模糊片紙亦足奇，歸來走筆出險語，呵政叱斯同小兒，虛堂默坐對此紙，閉眼暗想君弗嗤。」陸放翁有登鵝鼻峯絕頂訪秦刻石詩：「秦皇馬跡散莓苔，如鑄非鑄鑿非鑿，殘碑不禁野火燎，造物似報焚書虐。」鵝鼻正在秦望東南，何胤常避地於此，或何避之訛也。今去梅溪放翁又數百年，無識論碑可詩，并何山之名，人亦多誤指矣。

張溪嘉泰志云：「何山在府城南四里，」則與秦望不符。一云：「勾踐棲於會稽，置宮娥於山頂，故名娥避。」

出嶺泛湘

「船頭吹火盧仝婢，馬後肩書賴士奴；安得世間名畫手，寫予出嶺泛湘圖？」此劉後村句也。余自嶺南入楚，勾留三載，船頭馬後，未足供人描畫，每誦此詩，輒妬潛夫之傲我已。

住山

高菊圃詩：「二十年前欲住山，不禁寂寞掩柴關；如今寂寞禁當得，欲掩柴關卻又難。」非深於涉世之人，不識此詩真味，豈可與巢由買山而隱，一筆抹卻。

高名翥宋人。

乾坤一寸金

昌黎過鴻溝詩：「誰勸君王回馬首，真成一擲賭乾坤。」辛企弓說金主曰：「君王莫聽捐燕計，一寸山河一寸金。」誦前二句覺光武「得隴望蜀」之語，蘇祖「玉斧畫大渡河」俱爲孟浪。誦後二句覺「六國割地賂秦」石晉以「山前山後畀契丹」總味剝床之戒。

青雲

袁彖贈庾易詩：「白日清明，青雲遼亮。昔聞巢許，今見臺尙。」臺謂臺孝威，尙謂尙子平長，皆隱士也。升菴於青雲二字，引據甚博，謂宜用於隱淪高尙之士，不宜用於仕途榮顯之流。然史記須賈謂范雎曰：「不意君能自致於青雲之上。」又伯夷傳：「非附青雲之士，烏能施於後世哉？」則是隱顯皆可用也。

趙叢送蕭俛歸山詩：「青雲不及白雲高。」時俛初罷相也，或作李給事。

四皓

溫飛卿詩：「但得戚姬甘定分，不應真有紫芝翁。」王文成曰：「漢庭之四皓，非商山之四皓也。」

商山一局，乃子房善爲調劑之術，觀其與建成侯語，可悟其微。而唐人每多責備之言。如杜牧：「北軍不袒左邊袖，四皓安劉是滅劉。」蔡京：「如何鬢髮霜相似，更出深山定是非。」之類。豈謂真有其人耶？曾記先大夫詠史詩，曰：「漢使入商山，山人陳厥旨，豈有白髮翁，拒父從其子，留侯翻然曰，予既知之矣。狎鶴羨鷄雛，賤目而貴耳。鹿眉數老人，娥冠四浩稱。太子能得士，居然羽翼成。馬上得天下，對妾涕淚零。謀臣計誠善，商山操愈清。」斷蓋古來疑案，則知姓名鑿鑿，皆好事者爲之也。

先大夫白登懷古詩：「如何馬上爲天子，卻向城頭假婦人。」留侯曲道，同一機智也。

小青

小青傳，乃支小白戲撰；而詩與文詞，則卓珂月徐野君爲之。離合其字，情也；命名之意，亦無是公也。余與野君，爲

忘年交，自述於余者如此。李舒章彷彿行曰：「世上佳人不見得，小青之墓徒青青。」又絕句曰：「孤山不見小青墳，竹柏蒼蒼空暮雲。」則謂實有其人矣。谷霖蒼學使，嘗瘞一天婢於放鶴亭側，土人戲指爲青墓，過客紛紛題詠，後爲霖潦所潰，有片石識其歲月，則婢名秋英也。

■綠珠井

博白縣雙角山下，有綠珠井，石崇爲交趾采訪使，以明珠一斛，聘梁氏女子，因此得名。後遭孫秀之難，墜樓死。鄒文忠南遷過此，有詩曰：「玉容捐委畫樓塵，一死甘酬石氏恩；古廟有碑旌節義，西風無主逐香魂。」按珠死於洛陽，而祠祀乃在西粵，文忠此詠，寄慨良深，青風嶺上，何必作第二首耶？

■擷芳亭

歐陽永叔閒居汝陰時，有二妓甚穎，凡公歌詞，悉能記之。筵上戲約他年當來作守，後果自維揚移此，詢其人，不復見矣。一日，飲同官湖上，題詩擷芳亭，有云：「柳絮已將春色去，海棠應恨我來遲。」後東坡作守，見詩，笑曰：「杜牧之『綠葉成陰』之句也。」

■百沸河

崑山縣東，有地，名黃姑，相傳織女牽牛星，曾降於此。織女以金篋劃河，河水涌溢，因名百沸河，土人爲之立祠，祠列二像。建炎間，有范生者，題祠壁云：「商飈初至月埋輪，烏鵲橋邊綽約身；聞道佳期惟一夕，緣何朝暮對斯人。」土人遂撤去牽牛像。

■嫦娥

「嫦娥竊藥奔月」，張衡靈憲篇亦曾引之，卽少陵亦有「斟酌嫦娥寡」之句。昔人謂「常儀占月」之說，是

已。蘭廷瑞詩：「當時射日弓猶在，何事無能近月宮？」可破「娥爲羿妻」之妄。王弼洲詩：「不信雕弧摧九日，卻留明月隱嫦娥。」其意全同。

雙字

南史：「宋孝武選侍中四人，並以風貌，王彔、謝莊爲一雙，阮裕、何偃爲一雙。」杜詩用之。

昌黎贈張籍詩：「哀情逢吉詩，愉悅難爲雙。」用龜筮傳「禍與福并」、「刑與德雙」之句。王半山金陵懷古詩：「逸樂安知與禍雙。」本此。

新論曰：「禍福同根，妖祥共域。」卽雙字意。

頓字

文字解詁：「續食曰頓。」

晉書：「謝僕射陶太常詣吳領軍日已中，客比得一頓食。」又羅友少時，嘗伺人祠曰：「欲得一頓食耳。」杜詩：「頓頓食黃魚。」出此。宋明帝文章志曰：「王忱嗜酒，醉輒經日，自號上頓。」是飲酒亦可言頓也。

唐書：「調露元年，高宗幸并州，以度支郎中狄仁傑爲知頓使。」是行宮尙食之處，亦皆稱頓。元微之連昌宮詞：「驅令供頓不敢藏。」

舫字

孫翊有奉酬洪州江上見贈詩：「於焉審虞芮，復爾共舟舫。」舫字作平用，僅見。

雪舫

壬申冬季，雪舫暴卒，余借劉存白，往視含殮。劉以愛女許其嗣子，時年五歲，卽爲館甥，今成立矣。而劉乃連抱西河之痛，吾不覺視天夢夢也。

吳雪舫以駢體豔詞，擅名當世，然其詩實有出於正宗者。松風集授梓過半，遂赴玉樓，梨棗不可問矣。嶺南游草一帙，幸存余篋中，俟與有力者，共謀剞劂。又甲寅年與余晤，言晨夕記其孤山謁正氣祠一首：「灌木動悲風，荒祠枕碧空。中原無故主，天上有遺弓。伏臘衣冠在，君臣涕淚同。西湖歌舞地，不敢哭孤忠。」又紀異一首：「浙水稱天府，吳山寶帝畿。風先土穴出，城傍海門飛。」自註云：「三月六日暴風大作，省中候潮門城樓飛入海中。」「赤仄官銅貴，蒼生米市稀。安危由宰執，不敢說兵機。」如此體裁，豈規撫徐庾溫李者，所能頡頏耶？

余嘗致書於何晴山，以雪舫既逝，遺稿急宜搜輯。昌黎著述，李漢成之，蓋深有望于何公子也。而機緣不偶，零落爲多，且有公然舐篋，以欺世而盜名者，吾不知其肺腑爲何若也！

貞豔

李咸用詩：「松篁貞管鮑，桃李豔張陳。」空同詩：「古人結交如種稷，令人當路栽荆棘。」不讀王符交際篇，不知其切。

霍公曰：「一死一生，乃見交情；一貴一賤，交情乃見。」人謂是憤世語，我謂是醒世語。涪翁曰：「管城子無食肉相，孔方兄有絕交書。」戲拈成語，以釋之曰：「食肉者鄙，毋寧堅守此城，憂來無方，早已步道斷絕」也。

故人耆老

魏文帝詣：「回頭四向望，眼中無故人。」陳思王詩：「不見舊耆老，但覩新少年。」每於羈旅淹留之後，乍還鄉井，飄詠此言，不自覺其酸風貫眸子也。

王摩詰還舊業詩：「論舊忽餘悲，目存且相喜。」二語足兼前四句之境。蘇長公除夜贈段屯田詩：「光陰等敲石，過眼不容玩；親友如搏沙，放手還復散。」就此義而擴充之，亦覺冷峭逼人。

蒲萍

甄逸女將終，作塘上行曰：「蒲生我池中，其葉何離離？旁能行仁義，莫若妾自知！」子建傷之，作蒲生行。浮萍篇曰：「浮萍寄清水，隨風東西流。恪勤在朝夕，無端獲罪尤。」卽用其語以命題，不待遺枕之賚，而始賦洛神也。十年三徙，較諸擇棘而噉，尙有斯文一脈在。西堂判曰：「曹丕降不庶人，甄氏卻歸子建。」地下袁熙當破涕爲笑已！

託夢結夢

王仲宣雜詩：「回身入空房，託夢通精誠。」梁武帝擣衣篇：「沉思慘行鑣，結夢在空房。」「託」字虛，有「搔首踟躕」之態。「結」字實，是「轉展反側」之情。

蕙葉梅花

馬太青，王石父，少與余同研席，酬倡頗多。馬自費縣解組歸，嘗以詩自贈，有曰：「編成蕙葉衣，偏冷賦就梅花夢亦清。」上句爲余寫照，故是九歌中語。下句用先廣平事，則何敢當。王爲壽州牧，中讒去，實賦詩曰：「若耶溪畔是儂家，儂愛清溪好浣紗。自恨生來多薄命，門前故意不栽花。」王以烏衣世胄，屢典名邦，歸而僦屋以居，炊烟屢斷，亦可傷已！

雁影

家弟存軒幼穎悟，而漫誕不羈，偶得句，輒以片紙書之，投敝篋，不復檢視。及其亡，無復存者。憶丙午，余初上長安，張奏亭徐野君輩，祖道於武林，各有詩見贈。存軒口號一絕曰：「江水明於鏡，山花爛若霞。那堪山水外，雁影一行斜。」筆此以誌人琴之感。

存軒名偉，子名祖勛。

晨風望遠

爾雅曰：「徒歌謂之謠。」韓詩章句曰：「有章曲曰歌，無章曲曰謠。」

古歌謠，都作風雅體，似詩非詩，惟常璩華陽國志載吳資歌二首，純乎五言佳境。其一曰：「習習晨風動，澍雨潤禾苗。我后惜時務，我人以優饒。」其二曰：「望遠忽不見，惆悵常徘徊。恩澤實難忘，悠悠心永懷。」此漢順帝永建中事也。若成帝時民謠有云：「邪徑敗良田，讒口亂善人。桂樹華不實，黃雀巢其巔。昔爲人所羨，今爲人所憐。」竟似班固以降詠史諸作矣。

婦姑姪女

隴原本作隴，註云：「不敢公言，私咽語也。」城上烏，漢詩乘原註亦佳。

歌謠亦有以七字成文者，然不過一二語而止，惟漢書五行志載桓帝時小麥謠，城上烏二首，竟可入古樂府。其一曰：「小麥青青大麥枯，誰當穫者婦與姑？丈夫何在西擊胡，吏買馬，君具車，請爲諸君鼓隴胡。」其二曰：「城上烏，尾畢逋，公爲吏，子爲徒，一徒死，百乘車，車斑斑，入河間，河間姪女工數錢，以錢爲室，金爲堂，石上慊慊春黃梁，梁下有懸鼓，我欲擊之丞卿怒！」李天生太史評註甚佳，宜詳玩也。

漢魏樂府強半近於歌謠，起伏斷連，自有草蛇灰線之勢。六朝聲口韶秀，有意爲文，似近而實遠。唐人組織樓麗，人巧勝，天工薄矣。宋人好用議論，似非常行，元明以還，皆在樊籬之外。

芝房

王充論衡：「土氣和，芝草生。」瑞命記：「王者德仁，則芝草生。」

漢書元封六年，甘泉宮產芝九莖，連葉，因作芝房歌。杜詩：「今晨青鏡中，勝食齋房芝。」甘泉者，漢武齋居之所，所以祠太乙也。班孟堅靈芝歌，則在顯宗郊祀時。

流霞

抱朴子：「項曼都遇紫府仙人，以流霞一杯飲之；後世遂借以名酒。柳州詩：「啗此蓬瀛侶，無乃貴流霞；」豈

欲以茗柯爲勝地耶？

■臨江節士

漢書藝文志有臨江王及愁思節士歌。宋陸厥合而爲一曰：「木葉下，江波連，節士慷慨髮冲冠。」自此相沿爲題。按臨江王卽栗太子榮，其廢也。周亞夫竇嬰嘗力爭之，餘無可考，然則節士者，絳侯與太傅也。

■蠶綠

吳都賦：「蠶綠山岳之岳；韻會云：「連絡也。」孟襄陽詩：「石潭傍隈隩，沙岸曉蠶綠。」獨孤及詩：「汎覽親魚鳥，蠶綠涉菱荷。」正用其字，後人單指爲私調。

■幕燕蓮魚

北齊書：「天保六年，使邢邵納蕭淵明於梁。王僧辨拒之，徐陵代淵明作書，往反辨論。」陶式南曰：「高氏兇德，互古所無，而乃有以之爲君者，何哉！」

邢邵詩：「簷翻巢幕燕，池躍戲蓮魚。」上句用左傳孫林父事，下句則古樂府東西南北之謂。按北齊自高洋至緯，凡三傳，僅二十七年，而其主無不以危爲安，暇遊無度，子才故以二物爲比。

■茉莉

茉莉海南最多，陸賈行紀曰：「南越之境，五穀無味，百花不香，惟此花特芳烈，不隨水土而變。」嵇含南中草木志亦載之。蘇長公在儋耳，見黎女簪茉莉，含檳榔，戲題几上曰：「白雪點頭簪茉莉，紅潮登頰醉檳榔。」

或曰當作抹麗，以抹殺羣花之麗也。按大藏有末麗夫人，似此種又出於西域。末字尤雅。黃星甫涼夜詩：「香透紗廚末利花。」湯臨川內入齋詩：「自賞香瓔末麗花。」

護門草

太公金匱：「武王問曰：『天下神來甚衆，何以待之？』」太公曰：『請樹槐於門，益者入。』」
王筠詩：「霜被守宮槐，風驚護門草。」按常山有百靈草，取置戶下，或有非物過其門者，草輒吐之，因以爲名。守宮槐，見爾雅，其葉晝聶宵炕。

七條沙

來元成有七條沙詩，其序曰：「浙江近西陵一岸，有七條沙，江水折下，爲扼要之所。」唐人云：「千里長江惟渡馬，百年養士得何人？」蓋勾踐烏鳶之歌，傷魂動魄，其聲可譜也。按環溪吳沆曰：「是劉洞詩，江南國破後作。」則係南唐矣。

德祐丙子，元兵駐錢塘江上，而海潮不至，亦然。

賣蛾眉

雲間蔣大鴻，有五言宮詞：「漢宮執扇妾，今復賣蛾眉；笑問諸年少，容顏能幾時？」賣字毒甚。勝於「一陣夷齊下首陽」矣。蔣名平階，在吾越爲寓公，自號杜陵叟，以丹經爲娛。姜蒼厓從之遊，卒葬姚江。

金蝦蟆

瀟湘錄載：「唐高宗患頭風，宮人穿地置藥罇，忽有蝦蟆躍出色如黃金，背有朱書武字。宮人奏之，命放苑池。」少陵靈湫詩曰：「坡陀金蝦蟆，出現蓋有由。」正追詠其事。故下句曰：「至尊顧之笑，王母不肯留。」虞山以西陽雜俎所載「月光燭林」註之，乃長慶年間事，老杜作古久已。

則天御製高宗神道碑，載頭風事甚詳。其起句曰：「朕昔事太宗文皇帝，」全不自諱。蝦蟆食月，金輪以之。

天魔舞

元順帝受西僧祕密戒，以宮女三聖奴，妙樂奴，文殊奴，領十六人作天魔舞。奏樂讚佛。史所謂「演揲兒法」也。楊廉夫詩：「十六天魔教已成，背翻蓮掌苦嫌生，夜深不管排場歇，尙向燈前踏影行。」張光弼詩：「西天法曲曼聲長，纓絡垂衣稱豔妝，大宴殿中歌舞上，華嚴海會慶君王。」王建宮詞有「十六天魔舞袖長」之句，則是相沿已久，不始於庚申君也。明武宗命番僧塑歡喜佛於後宮，猶踵其故事。

王句薩天錫用入上京雜詠。

太乙元君

鄧紫陽，名思璣，臨川人。開元中應召，能役神兵，以卻西戎。後感虎駕雲車而化。明皇以詩挽之，所謂「太乙三門訣，元君六甲符，下傳金版術，上刻玉清書」是也。唐世自謂老子之後，崇尙其術，不獨葉法善，羅公遠輩，名傾朝野間也。至宣和之林靈噩，嘉靖之陶仲文，垂諸史策，且駕文成五利而上之矣。

古洞天

出道聽錄。

徐州鄧玉田挾箕於都下降筆云：「勾漏山頭古洞天，金臺玉室地相連；門前千尺長松樹，親手栽來不記年。」未書真元道人。

許重來

篁墩，乃襄毅公信之子，十歲，以神童召試，嘗著蘇氏禱杙，力詆眉山，以報洛蜀九世之仇，士林訝之。

程篁墩既卒，有祈山者，乩動署其名，詩曰：「江山何日許重來，白骨青燐事可哀，吾黨莫憐清夢遠，海東東去是蓬萊。」遮須國王芙蓉城主千載以還，文士之廁名仙籍者，不知凡幾。篁墩之在蓬萊，豈竟以海山爲歸處乎？梅禹金編人才鬼記，似未當。

武林近有扶鸞者，得天池山人降筆，或請曰：「先生曾作四聲猿，願演畢吏部盜酒一劇。」泚墨如飛，罄紙數幅，蓋真水田月手法也。

梅梁

秦少游題夏王廟詩：「一代表冠埋窆石，千年風雨鎖梅梁。」按梅梁相傳嘗飛入鑑湖，與龍鬪，其上有符藻焉。後失去，郡人易以他木。曾鶴江畫梅補之作長歌以紀其事，歌載筠厂耐久集。曾名益，字謙，與徐文長註昌谷詩。宋廷清詩：「茅殿今不製梅梁，古製無。」是唐時已失傳矣。窆石傳是葬衣冠之處，明末山寇謂其下當有寶物，掘而斷之，今補綴尙存。

湘江

杜詩：「不知滄海上，天遣幾時回？」柳詩所本。

柳子厚再上湘江詩曰：「好在湘江水，今朝又上來。不知從此去，更遣幾年回。」外苦中甘，超出「去國投荒」之句，進境也。嶽麓志誤作于武陵詩。

范橘洲題柳集曰：「孰謂屈子之後，無離騷哉！所惋者，屈子以失意於子蘭放；子厚以得意於叔文亦放；而千載下，惟以冤歸三閭，遂覺柳不匹屈，詩不逮騷。」

紅樓

昌黎集，有贈廣宣上人詩，註稱「元和中，住安國寺，寺有紅樓。」楊景山亦有贈廣宣詩。

紅樓院在長樂坊安國寺，本睿宗藩邸之舞榭。開元八年，始改爲寺。長慶初，釋廣宣奉詔居此，故以紅樓名其集。而應制詩云：「紅樓疑見白毫光。」結以「自憐深院得回翔」也。至再入道場，所云「見闢乾坤新定位，看題目月更高懸」者，時穆宗繼憲宗而立，是爲「兩朝長在聖人前」也。品彙誤作沈佺期詩，于麟選本從之，不知改寺

之時，陸期卒已久矣！胡孝轅引段成式長安寺記，及程大昌雍錄，辨之甚詳。蔣大鴻乃謂廣宣餘詩，別無合作；高李或有所據，何不取雲卿全集考之耶？孝轅名震亨。

衛青

王右丞詩：「衛青不敗由天倖；高常侍詩：「衛青未肯學孫吳；」皆霍去病事；而二公誤指爲青。史記可考。韋莊詩：「西園公子名無忌，南國佳人字莫愁；」對偶甚工，然以魏文作信陵，殊招物議。杜牧詩：「甘羅昔作秦丞相，亦誤以茂爲羅。

尙書

升菴云：「尙書卽尙衣尙食之類，應如字讀。」然劉夢得酬崔宣州詩：「白衣曾拜漢尙書；」王仲初宮詞：「院中新拜內尙書，俱作平聲。」唐詩此二字甚多，是音義可互用也。

都頭

薛能登城詩：「無端將吏遂巡至，又作都頭一隊行；」當是作整屋尉。河陽從事時語。東坡送劉景文詩：「路人不識呼尙書，但見凜凜雄千夫；」自註云：「君率然相訪，逆旅多呼尙書，意君爲都頭也。」宋時稱謂卒不可解。

習塘

李頎遊襄陽山，結句云：「逢君立五馬，應醉習家塘；」以習池爲習塘，借以押韻，此大家之弊，不足效也。牛鳳及溫洛應制詩：「八神承玉輦，六羽警瑤溪；」以溪字代池字，亦同。

孫逖詩：「上林天禁裏，芳樹有桃櫻；」王建詩：「天寶年前勤政樓，每年三月作鞦韆；」陸龜蒙詩：「招靈閣上霓旌絕，梁柏臺中珠翠稠；」尤爲無理，不可爲訓。

崆峒

高逵夫赴彭州詩：「峭壁連崆峒，攢峯疊翠微。」按爾雅：「北斗戴極爲空同。」地里志凡數見，惟屬平涼者爲黃帝訪廣成子處，字本平聲。

趙子昂題黃溪風洞曰：「石壁何崆峒，中有風冷然。安知列禦寇，不是此中仙。」亦作仄用。

湖山

范文程石湖書事時起句云：「湖光明可鑑，山色淨如沐。閒心懷舊觀，愁眼快奇瞩。」末段云：「好風吹晚晴，斜照入疎竹。兀坐胎息勻，不覺清夢熟。」一起一結，而永日之流連興會，從可識矣。誠齋嘗稱其詩清新嫵麗，爲當時所重如此。

天拔

康樂詩爲六朝之冠，長篇大章，俱以全副精力行之。排句如：「白雲抱幽石，綠篠媚清漣。」「揚帆采石華，挂席拾海月。」「昏旦變氣候，山水含清暉。」「莫辨百代後，安知千載前。」之類。單句如：「鄉村絕聞見，心跡雙寂寞。」「開顏披心胸，結念屬霄漢。」之類。真是芙蓉出水，不煩雕飾者。梁簡文答湘東王詩：「謝客吐言天拔，出於自然，時有不拘，是其糟粕。」千古具眼之言。

康樂不以字傳，其曰客見者，小字也。龔封在晉孝武時，謝朓則自齊隨王子隆記室，至永元間，死江祐之難。去康樂幾七十年，杜修可誤謂元暉封康樂公，靈運襲之，而杜詩詳註，引於石櫃閣下，急宜改正也。

故人杯

謝朓離夜詩：「山川不可盡，况乃故人杯。」即蘇李：「我有一尊酒，欲以贈遠人。」「獨有益觴酒，與子結綢繆。」之意。司空曙當盧秦鄉詩：「無將故人酒，不及石尤風。」翻用元暉，亦有出藍之致。

石尤，始於宋武帝丁暉歌，或作郵詩，家互用，其義未詳。江湖紀聞曰：「石氏女，嫁爲尤氏婦，因夫遠出不歸，結

恨而死」則郵字又作何解？

安樂窩

邵子安樂窩自貽詩，有曰：「不作風波於世上，自無冰炭到胸中；」又曰：「敢於世上明開眼，肯向人前浪皺眉？」程子謂：「堯夫內聖外王之學，然其自寓止於如此，毋謂漁樵問對，淺於皇極經世也。」

韓子「奔車之上無仲尼，覆舟之下無伯夷」使無康節之學，而與世推移，其去鄉愿也幾何？

不滅

韓詩外傳：「趙簡子自爲書牘，以授少子無恤，居三年，簡子坐青臺之上，問書所在，無恤出諸左袂。」十九首：「置書懷袖中，三歲字不滅。」用此。

太白酬崔十五見招，又用選詩。

不染風

盧攜貌陋而口吃，大中初，舉進士，人皆笑之。猶尙書韋宙曰：「盧雖貌不颯，然觀其文章，有首尾，他日必大用。」攜嘗夢人贈句曰：「若問登庸日，庭椿不染風。」初不解。後九年大拜，適庭前有古椿一株，狂風驟雨，不濕不搖。

桂花風

正德初，台州戴顓，應試出闈，口占曰：「夜半歸來半正中，滿身香帶桂花風；流螢數點樓臺靜，孤雁一聲天地空。沽酒喚回茅店夢，狂歌驚起石潭龍；倚闌試看青鋒劍，萬丈寒光透九重。」榜發奪解。

東流水

謝朓詩：「春夜別青尊，江潭復爲客；歎息東流水，何如故鄉陌？」李太白：「請君試問東流水，別意與之誰短長。」一祖此。

尙書大傳曰：「晦而月見於西方，曰眺。」故字元暉今作眺字者，誤。齊書可考。

儷句

鍾嶸曰：「五言居文詞之要，是衆作之有滋味者也。」後生輕詆前人，總是未嘗滋味耳。

駢儷之起，在漢八變歌。君子行，微露其機。豔歌一首，始作疊句。至蔡伯喈，鄼文勝，萌芽漸盛。潘陸以降，斯蔓衍矣。然生成古調，風骨猶存。若庾仲初之「懸崖溜石髓，芳谷挺丹芝」，謝康樂之「銅陵映碧澗，石磴瀉紅泉」，圓穩流利，非近體之前茅乎？嗣是以往，若宋孝武「屯烟擾風穴，積水溺雲根」，鮑明遠「窮途悔短計，晚志重長生」，「投心障苦節，隱跡避榮年」，「歸花先萎露，別葉早辭風」，「侵星赴早路，畢景逐前儔」，謝元暉「新萍時合水，弱草未勝風」，「獨鶴方朝唳，飢鳥此夜啼」，「牕中列遠岫，庭際俯喬林」，劉繪「風生玉塔樹，露湛曲池蓮」，袁粲「老夫亦何寄之子，照清襟」，梁昭明「落星埋遠樹，彩霧起朝陽」，「牽蘿下石磴，攀桂陟松梁」，簡文帝「沙飛朝似暮，雲起夜疑城」，「洗兵逢驟雨，送陣出黃雲」，「紅蕖間青瑣，紫蔓濕丹楹」，元帝「疊鼓隨朱鷺，長簫應紫駟」，「帆隨迎雨燕，鼓逐伺潮雞」，「蓮雞隨火度，燈象帶烽然」，「竹密無分影，花疎有異香」，江淹「白雪凝瓊貌，明珠點絳脣」，沈約「山光浮水至，春色犯寒來」，聞人蒨「林有鳴心鳥，園多奪目花」，劉孝威「輦迴百子閣，扇動七輪風」，「二龍巡夏代，八駿馭周朝」，何遜「岸花臨水發，江燕繞檣飛」，「念此一筵笑，分爲兩地愁」，「月映九微火，風吹百和香」，「山鶯空樹響，隴月自秋暉」，「銀海終無浪，金鳧曾不飛」，庾肩吾「梨紅大谷晚，桂白小山秋」，「向嶺分花徑，隨塔轉藥欄」，「疎林不礙月，澗浦暫通潮」，「秋樹翻紅葉，寒池墜黑蓮」，「天衣初拂石，豆火欲然薪」，「野曠秋先動，林高葉早殘」，「月皎疑非夜，林疎似更秋」，「金薄圖神燕，朱泥卻鬼丸」，「方憑七廟略，更雪五陵冤」，「蕭子範「春情寄柳色，鳥語出梅中」，「柳暉「亭皋木葉下，隴首秋雲飛」，王籍「噪蟬林逾靜，鳥鳴山更幽」，朱超道「葉飛林失影，冰合澗無聲」，王褒「石壁藤爲翠

山牕雲作屏；「未能扶畢卓，猶足舞王戎；」陳後主：「日月光天德，山河壯帝居；」「水映臨橋樹，風吹夾路花；」
「天迴浮雲細，山空明月深；」陰鏗：「輪摧九折路，騎阻七星橋；」
「鶯啼歌扇後，花落舞衫前；」
「登臨情不極，蕭散趣無窮；」
「亭嘶背樞馬，橋轉向風鳥；」張正見：「高柳橫遙塞，長榆接遠天；」
「馬倦時銜草，人疲屢看城；」
「霜雁排空斷，寒花映日鮮；」江總：「露浸山扉月，霜開石路烟；」
「玩竹春前笋，驚花雪後梅；」
「函關分地軸，華嶽接天壇；」
「叢花曙後發，一鳥霧中來；」
「秋城韻晚笛，危樹引清風；」
「曲澗停驄響，交枝落幔陰；」
「鳥聲雲裏出，樹影浪中搖；」
「猶憶窺牕處，還如解珮時；」周弘讓：「風高噴畫角，雲上舞飛梯；」
徐陵：「猿啼知谷晚，蟬咽覺山秋；」
「野燎村田黑，江秋荻岸黃；」
「竹密山齋冷，荷開水殿香；」
蕭懿：「芙蓉露下落，楊柳月中疎；」
「讀記知州所，觀圖見岳形；」庾信：「樹宿含櫻鳥，花留釀蜜蜂；」
「永韜三尺劍，長卷一戎衣；」
「羊腸連九坂，熊耳對雙峰；」
「雨歇殘虹斷，雲歸一雁征；」
「玉京傳相確，太乙受飛龜；」
「細縷纏鐘格，圓花釘鼓床；」
「龍媒逐細草，鶴鬣映垂楊；」
「久敵風塵俗，殊勞關塞衣；」
隋煬帝：「遠水翻如岸，遙山倒似雲；」
「翠霞承鳳輦，碧霧翼龍輿；」
薛道衡：「飛魂同夜鶻，倦寢憶晨鷄；」
「空庭聊步月，閒坐獨臨風；」
王胄：「風度蟬聲遠，雲開雁路長；」
孫萬壽：「如何載筆士，翻作負戈人；」
李巨仁：「無風波自動，不夜月恆明；」
虞世南：「劍寒花不落，弓曉月逾明；」
盧思道：「怨歌聲易斷，妙舞態難逢；」
尹式：「秋鬢含霜白，衰顏倚酒紅；」
「西候追孫楚，南津送陸機；」
邢巨：「綠潭漁子釣，紅樹美人攀；」
或寓情於景物之中，或遊神於氣象之表，
三唐巨手，衣鉢有由，故知作近體者，斷須自漢魏六朝，細細尋繹，而徐漸及於唐，譬諸大海溟涬，必自百川趨赴，而始成其爲大觀也。

極元

河岳英靈集，中興間氣集，選手略同。

姚武功極元集，於貞元以前一代詩人，不能博采兼收，祇以如其性分而止，其自作縣居詩十首，并遊春詩十二

首，殊少射鵬伎倆。惟於冷署微員，形容略盡。如「馬隨山鹿放，鷄雜野禽栖。」「吏來山鳥散，酒熟野人過。」「從僧乞淨水，遲客報閒書。」「未曉衝寒起，迎春忍病行。」「印朱沾墨研，戶籍雜經書。」「一瓶春色酒，數頃野花香。」非身歷其境者，不能知也。

袁石公送陶孝若諡祁門詩：「小史髭皆皓，隣齋耳未聰；山鳥呼閒客，奇峯禮上公。」首宿寒氈，描摹絕倒。

珠露

梁有施肩吾，袁昂書評，所謂「如新亭僧父」者；唐宋復有二人，一以詩名，一纂道藏。

陳文惠題施肩吾宅詩：「幽居正想餐霞客，坐久月寒珠露滴；千年獨鶴兩三聲，飛下巖前一株柏。」按肩吾有「若期野客來相訪，一室無烟何處尋」之句；江山人藻消得文惠此詩。

作鬧

蔣楚樺，昌黎詩註引此。

慶歷中西師未解，晏元獻爲樞密，會大雪，置酒西園，歐陽永叔爲幕僚，賦詩曰：「須憐鐵甲冷徹骨，四十餘萬屯邊兵。」晏曰：「昔韓愈亦能作言語，赴裴度會時，但云『林園窮勝事，鐘鼓樂清時』，不曾如此作鬧！」

種竹

東坡次韻劉貢父西省種竹詩：「舊德終呼名字外，後生誰續笑談餘。」自註云：「昔李公擇種竹館中，戲語同舍曰：『後人指此竹，必云李文正手植。』貢父笑曰：『文正不獨繁筆，亦知種竹耶？』時有筆工李文正云：貢父好譴，偏有此種話言，供其唇吻。」坡翁卽據以爲詩料，更不必誦猛士守鼻梁矣。

新婚

蔡中郎協和婚賦：「事深微以元妙，實人倫之肇始；」自是正論。

劉瓊詠新婚詩：「琴聲妾曾聽，桃子婿經分。」以奔女狡童作對，固已奇矣。周弘正看新婚詩：「莫愁年十五，來聘子都家。」竟以一妓一奴爲配，見謂秦晉潘楊者，竟安在哉！六朝人物，凡閨情院體，每每以倡樓蕩子比興，真是習氣使然，不自知其卑下耳。昌黎所云：「齊梁及陳隋，樂作等蟬噪。」當以此類歸之。

吉了果然

惡溪多水怪，段成式爲栢州刺史，其怪遂絕；因更名好溪，突星灘卽此處。

殷堯藩贈劉十二詩：「鶯將吉了語，猿共果然啼。」吉了，南方有之，或惡溪所見也。果然，天中記云：「似獼猴，自呼其名。」異物志云：「出九真日南，未聞產栢蒼也。」又云：「定尋雷令劍，應識趙王笄。」劍，用豐城事，或途路所經；磨笄，乃在代州，卽今之保安州鷄鳴山，相去甚遠，此亦僻於對偶之弊。

台州亦有惡溪，孟襄陽詩：「欲尋華頂去，不憚惡溪名。」據柳子厚集，閩中亦有之。元微之和嶺南詩：「果然皮勝錦，吉了舌如人。」

雪

說文：「凝雨也。」釋名：「溪也，遇寒而凝，綏綏然下也。」

雪詩，欲免痕跡，大是難事。六朝諸君，雕績滿眼，卽三唐宗匠，亦不能別開生面。「山如銀作甃，宮見壁成臺。」燕公稱大手筆人，乃有此等句耶？若李洞：「細填蟲穴滿，重壓鷄巢歇。」喻坦之：「草開當井地，樹折帶巢枝。」李商隱：「簷冰滴鵝管，屋瓦鏤魚鱗。」皆苦搜冥索而得之。「白戰不許持寸鐵，」於艱難中，特出奇麗，坡翁雖有是言，未必廬陵心許也。

河南雪

丁卯集，又有酬王秀才自越見訪詩：「烟深楊子宅，雲斷趙王臺。」

嶺南無雪，漢章帝時，番禺楊孚，嘗移洛陽松柏歸種之宅畔，其年霏雪盈樹，人皆異之。因目其所居曰「河南」。許用晦詩：「河畔雪霏楊子宅，城邊花發越王臺。」楊子，指孚也。孚字孝先，爲議郎，著交州異物志。

北枝花

梅嶺因梅鎔得名，六帖言：「庾嶺梅花，南枝已落，北枝未開。」而宋考功有「魂隨南嶽鳥，淚盡北枝花」之句。翁山曰：「嶺梅與江南異，花頗類桃，而唇紅。」處嶺頭雪少，積陽之氣所發，故驛名「紅梅」。

按梅嶺原名臺嶺，梅鎔寄家於此。後從吳芮入關，封臺侯，因以爲名。其將庾勝賞守此，亦稱庾嶺。或曰：「勝，楊僕將也。」張曲江始植梅。

秋雪

史記趙世家：「成侯二年，六月雨雪。」漢書：「文帝四年，夏六月，大雨雪。」

白樂天望終南山秋雪，和劉郎中曰：「徧覽古今集，都無秋雪詩。」余於丙午七月，過飛狐峪，時大雪繽紛，千山玉立，又於丁卯六月，過太白山，其最高處，如水精屏。土人僉謂「積年之雪，盛夏不消。」故知秋雪。秦晉之界，時時有之，但求諸吟詠，誠有如香山所云者，要亦景象特殊，難于著筆耳。

雍陶蔚州詩：「胡盧河畔逢秋雪，疑是風飄白鶴毛。坐客停杯看未定，將軍已濕褐花袍。」飛狐峪卽蔚州地也。清容集有秋雪聯句二十八韻。

春草

林初文句：「客情似春草，無處不堪生。」極有餘味。徐偉長詩：「人生一世間，忽若暮春草。」便有樂子無知之意。

句眼

張芝與弟書：「且方有諸公張，」孟獻子請屬鄒于晉曰：「寡君是以願借助焉。」

溫飛卿詩：「簾前柳色分張綠，牕外花枝借助香。」吳子華詩：「灘響忽高何處雨，松陰自轉一峯晴。」不得中二字作句眼，便不陡健。溫句實吳句虛，須於上下文參之。

兩用

岑嘉州集，多有一聯兩見者。

「一尊酒盡青山暮，千里書回碧樹秋。」許用晦得意句也。寄洛中故人兩用之，惟起結不同。「林晚鳥爭樹，園春蝶護花。」湘潭雲盡暮山出，巴蜀雪消春水來。」亦兩見。李義山詩：「月裏寧無姊，雲中亦有君。」詠李花，再詠槿花。

生鹿

李清江有山中詩曰：「無奈收童何，放牛喫我竹。隔林呼不膺，叫笑如生鹿。欲報田舍翁，更深不歸屋。」描寫村野情形，如話如畫。杜陵所云：「公然抱茅入竹去，」不得謂絕無僅有之事也。

三春鳥

黃阮丘令朱璜，謂山下人曰：「六甲日，乃上帝造物之辰，是日殺生，爲天所惡。」

彈弋之事，古人不廢，然殺機一動，黃口無遺。嘗見無名氏揭二語於村落曰：「勸君休打三春鳥，子在巢中望母歸。」大爲贊歎。後讀齊書，蕭遙欣七歲，見小兒彈飛鳥者，遙欣謂曰：「鳥自翔空，何關人事？無輒殺生！」衆感其言，乃不復彈。以宗室子而能如此存心，吾欲以「童子亦知善，衆生無懼心。」二語贈之。

白鳳皇

舉字，徐氏談蒼，皆誤作鑿。

李賀詩：「華清源中舉石湯，徘徊白鳳隨君王。」曹唐詩：「不知今夕遊何處，侍從皆騎白鳳皇。」按瑞應圖曰：

「赤爲丹鳳，白爲化翼，青爲羽翔，元爲陰翥，黃爲土符，白乃西方之色，其應主兵。」昌谷爲溫泉而賦，故當有此。堯賓既曰遊仙，何亦以白爲尙耶？舉石者，硫磺之類，地下有之，則泉溫。

山海經曰：「臯塗之山，有白石焉，其名曰舉。」贊曰：「舉石殺鼠，蠶食而肥。」本草曰：「一名青分石，一名立志石，一名固羊石，又名鼠鄉，以能毒鼠也。凡溫泉皆有之。」

■ 蕁菜

蕁菜產於湘湖，必須濯以西湖之水，始結凍如飴。逾春即不可食。陸士龍所謂：「千里蕁羹，」當別是一種。張季鷹因秋風而動蕁鱸之興，則非湘湖之產也。錫澳詩：「湘湖蕁菜大如錢，千頃鷗波可放船。一曲竹枝歌未了，水禽飛散夕陽天。」

■ 楊梅

湘潭記：「陸展見楊梅曰：『此果恐是日精，』即以竹絲籃貯千枚，并茶花蜜，送衡山道士。」

湘湖所產楊梅，與洞庭山爭勝。餘姚燭溪，亦稱佳品。孫文恪詩：「萬壑楊梅絢紫霞，燭湖佳品更堪誇；自從名繫金閨籍，每歲嘗時不在家。」文恪名陸字志高，忠烈公季子，歷官禮部尙書。

放翁詩：「項里楊梅鹽可徹。」自註云：「太白梁園吟，五盤楊梅爲君設，吳鹽如花皎白雪。」不知楊梅酸者乃薦以鹽，佳品未嘗用也。「湘湖蕁菜鼓偏宜。」註云：「蕁菜最宜鹽鼓，所謂末下鹽鼓者，言下鹽鼓，則非羊酪可敵。」蓋盛言蕁菜之美爾，引此以結上文兩節之意。

■ 萬年枝

周益公嘗曲賦，王仲衡出其門，後同爲八座。王以入直詩相示，有曰：「玉堂晝永暑風微，簌簌飛花落小池；徒倚幽欄憑問訊，夏鶯啼出萬年枝。」周次韻曰：「東省南宮切太微，夔龍行集鳳皇池；更哦殿閣薰風句，坐覺微涼生。」

桂枝。」詳見玉堂雜記，亦翰苑佳話也。

萬年枝，冬青樹也。一名女青。葉朱色者名男青。翁山詩：「行人只道冬青樹，不識男青定女青。」

■新樂府

周憲王有燉，明高祖之孫，有誠齋樂府，留傳於世。李夢陽汴中元宵詞：「中山孺子倚新妝，趙女燕姬總擅場；齊唱憲王新樂府，金梁橋外月如霜。」蓋指此也。集內如「南浦斷虹收雨去，西風新雁帶霜來。」「採得藥苗還竹徑，着殘碁子坐花陰。」之類，皆清逸可誦。

中山王名噲，孺子名冰，見漢書藝文志，景帝以未央才人詩賜之者。

■憑宵雀

顧茂倫雜感詩：「遙望蒼梧鬢已秋，雲山蕭颯動人愁；飛飛只有憑宵雀，猶自啣珠壘帝丘。」註云：「丹州鳥名憑宵，銜珠壘舜塚。」此事未經人道。

■石鏡臺

祁陽之浯溪，有石鏡臺，乃元道州遺跡。宋陳衍云：「元氏以水爲浯溪，山爲浯山，室爲浯室；三浯之稱，我所擅而有也。」藍景茂詩：「昏蔽仍須溪水淋，山光始發碧流澄。」謂以水沃之，照始分明也。「行人祇照山河影，不見元顏萬古心。」謂中興頌乃魯公所書。楊廉夫詩：「此石曾將獻鳳池，賜還仍對次山碑；分明照見唐家事，不向旁人說是非。」相傳此石曾入內廷，並無形影，發還故山，其光復現。解大紳詩：「水洗浯溪鏡石臺，漁舟花草映江開；不知元結中興頌，照見千年事去來。」詳見董傳策浯溪記。

■草堂遺像

西川草堂，有杜少陵遺像，陸務觀題曰：「公詩豈紙上，遺句處處滿；阨窮端有自，寧獨坐房琯。長安貂蟬多，死去

誰復算「包括渾淪，不欲以一節概其生平也。又七言句曰：「盃殘炙冷正悲辛，仗內鬪雞催賜錦；」追說轉去，尤難爲情。

湖陰

楊驥自號湖陰先生，爲建康實錄所誤。臨川夢日亭詩：「湖陰絳氣屬晴天，」亦然。

溫飛卿湖陰詞曰：「祖龍黃鬚珊瑚鞭，鐵鑿金面青連錢。虎髯拔劍欲成夢，日壓賊營如血鮮。」按王敦犯順，屯兵于湖明，帝單騎陰察賊壘，敦夢日墜帳前，驚曰：「黃鬚鮮卑兒來耶？」遣騎追之，帝以鞭遺村嫗，詭詞脫走于湖。蓋地名，晉書「湖」字下接「陰察」字，飛卿誤讀破句，且自註云：「有湖陰曲而忘其詞，因作而附之。」張文潛作于湖曲，以訂其訛。

王舒傳：「遣其子允之擊韓晃，戰於于湖。」地理志：「太康中，分丹陽，置于湖縣，」即今蕪湖也。

文房

劉長卿，字文房。

飛卿醉歌曰：「洛陽盧仝稱文房，妻子脚秃春黃梁，阿耆光頭不識字，指麾豪俊如驅羊。」按元微之東南行，有「文房長遣閑，經肆未曾鋪」之句。又羅維題鮑行軍小閣云：「文房已得地，相閣是推輪。」杜牧送西川相公詩：「彤弓隨武庫，金印逐文房。」或唐時有此成語，飛卿乃用之也。阿耆欠註明，豈即玉川之子耶光頭，有誤作光顏者，尤覺無謂。

揚雄輶軒絕代語：「宋衛以八十爲耄。」

折綿

庾肩吾詩：「勁氣方凝海，清威正折綿。」黃山谷變其句法，曰：「霜威能折綿，風力欲冰酒。」張道濟亦有「塞

上綿夜折」之句。

禍福

稽中散攝生論：「禍不可以智逃，福不可以力致。」

陶靖節命子詩：「福不虛至，禍亦易來。」似引塞翁失馬事。及劉向與子歆書：「福鍾恆有兆，禍集非無端。」則兼用老子倚伏意。

木嫁

左傳：「成公十年，雨木冰。」漢書五行志：「雨木冰曰樹介，又曰木嫁。」

王介甫作韓魏公挽詩曰：「木嫁曾云達官怕，山摧果見哲人萎。」按唐書五行志，雨木冰，凡十餘見，惟開元二十九年十一月，寧王見而歎曰：「諺云，樹木嫁，達官怕，必有大臣當之。」是月王薨，上句引此。下句葉石林謂前一年歲華山崩。

錢牧齋有「木嫁從他怕達官」之句，則戊辰紀事。

三極

參贊：「三極五葉，背陽向陰；」皮日休與寂上人聯句，詠人蓀，「是誰披露記三極；」字義本此。蘇長公詩：「恣傾白蜜收五稜，細刷黃土栽三極；」則以葉爲稜。

一稜

陸魯望詩：「我本會無一稜田，平生笑傲空漁船；」空字作去聲用，稜字韻書無去音，或以爲土音也。范石湖詩：「汗萊一稜水周圍，歲歲蝸廬沒半扉；」楊鐵崖詩：「剪取瓊田一稜歸，滿天鐵笛走春雷；」祖此。

稜科

俗呼「一條」曰「一稜」杜少陵夔州詩用之曰「塹抵公畦稜」俗呼「一株」曰「一科」羅江東南園詩用之曰「科圓早薤齊」

海蟻

皮陸江南倡和詩「遣客呼林狖，辭人寄海蟻」又「度歲除羸馬，先春買小蟻」蟻即蚺子，吳越嗜之。樂天陽明洞詩「鄉味珍彭胡，時鮮貴鷓鴣」彭胡，小蟹也，吳人呼爲「沙裏狗」

石蛙

荀子「東海有紫紘」紘字與砒通，江淹賦作石玃。

郭景純江賦曰「石砒應節而揚葩」按石砒一名紫薑，本草謂之石決明，得春雨則生花。康樂詩「紫薑暉春流」即此。王右丞送元中丞轉運江淮詩「去問珠官俗，來經石砒春」

皮日休吳中詩「鄉味腥多厭紫薑」作薑，字與槁字同押，則用張景陽七命「仰折神髓」之句，註謂即薑也。說文薑，薑一物三名，本草誤作薑，文選亦然。

親家

婚姻相通，例呼親家，親字作去聲。蕭瑀曰「天子親家翁」是也。盧綸王駙馬花燭詩「人主人臣是親家」白樂天有送皇甫郎中親家翁赴任詩。

親眷

五代史「裴皞自魏晉以來，世爲名族；居燕者號東眷，居涼者號西眷，居河東者號中眷。」是同姓亦稱親眷也。

鮑照別庾郎中詩：「已經江海別，復與親眷遠。」世俗稱親眷有典。

謝惠連詩：「因歌遂成賦，聊用布親串。」串字音貫。

重表

姜西銘曰：「南北朝最重表親，盧懷仁撰中表實錄二十卷，高諒撰表親譜錄四十卷。」按老杜送重表姪王砮詩：「我之曾老姑，爾之高祖母。」則錄事乃姪行也，何以曰重砮音厲。

王母

少陵玄都壇歌：「子規夜啼三竹裂，王母晝下雲旗翻。」註以瑤池王母當之，非也。按宣和中，陳彥和掌禽苑，蜀中貢一種鳥，狀如燕，色紺，尾翠，飛翥則兩翼翕張如旗，名曰王母，故知子午谷間，應有此種鳥也。

西陽雜俎謂：「齊郡函山中有之。」王椿齡謂：「尾長二三丈，五色如旗。」

天老

徐陵答周處士：「優游俯仰，極素女之經文；升降盈虛，盡軒皇之圖勢。」殆生色畫也。

帝王世紀：「黃帝以風后配上台，天老配中台，五聖配下台，謂之三公。」張平子同聲歌，通首皆妮妮兒女語：「乃於素女爲我師，儀態盈萬方。」之下，陡接曰：「衆夫所稀見，天老教軒皇。」離奇恍惚，莫可名言。殆古人所云：「閨門爲王化之首，禮必始於夫婦」者耶？

劉勰曰：「平子淵通，故慮周而藻密。」

細娘

遼時，婦人有顏色者，呼爲細娘；以黃塗面，謂之佛妝。彭汝礪詩：「有女天天稱細娘，真珠絡臂面塗黃；南人見怪疑爲瘴，墨吏矜誇是佛妝。」庾子山鏡賦：「鬢上星稀，黃中月落。」黃字，初見於此。元怪錄：「神女智瓊額黃；北

史：「周靜帝令宮人作黃眉，」然以之塗面，未知始於何時。李昌谷有「宮人面靨黃」之句，李義山：「八字宮眉捧額黃。」王介甫：「漢宮嬌額半塗黃。」司馬才仲：「梅粉妝成半額黃。」或亦有所考耶？或稱「周天元令婦女黃眉」考大成在位僅兩月，疑誤。

紅蓮稻

范石湖詩：「覺來飽吃紅蓮飯，正是塘東稻熟天。」虎丘事也。

吳地有秬米，最早熟，號紅蓮稻。詩人罕用之。惟陸魯望有曰：「遙爲曉風吟白菊，近炊早稻識紅蓮。」琢句甚工，卽白菊二字，詩家亦少見。

皮襲美有「白菊爲霜翻帶紫。」「霜殘白菊兩三花」之句；司空圖、韓偓、張濱、俱有此題，壽不甚美。許棠云：「人間稀有此，自古乃無詩。」

夜航船

夜航船吳越皆有之，或以航爲行，非也。古樂府有夜航船曲，韋莊和李秀才詩：「酒市多連客，漁家足夜航。」皮日休答天隨子詩：「明朝有物充君信，擁酒三瓶寄夜航。」方虛谷有聽航船歌十首。

十八東西

墨莊漫錄云：「王禹玉寄程公闢詩，舞急錦腰迎十八，酒酣玉饑照東西。」樂府六么曲，有花十八，古有玉東西杯，設對甚新。按姜白石詩：「剪燭屢呼金鑿落，倚牕閒品玉參差。」以簫對杯，亦精。

程名師孟

神丸

喬順，二子璋，瑞，師事仙人盧子期於栖霞谷。服飛龍藥一丸，十年不飢，魏文詩出此。

唐明皇書魏文帝詩，賜諸王憲等曰：「西山一何高，高高殊無極；上有兩仙童，不飲亦不食。賜我一丸藥，光輝有五色，服之四五日，身輕生羽翼。朕每念此，寧如兄弟天生羽翼乎？」陳王才足以經國家，絕其朝謁，卒以憂死。魏祚未終，司馬氏奪之，豈神九效耶？余謂明皇評隲往事，固見花萼相輝之美；然三子同日死，而宰相以刑措賞，彼西園公子得無齒冷地下耶？

蔣永公曰：「昔人謂魏文陳思，卽論詩文亦宜投合；然子桓受禪，子建痛哭，那得不忌？」

好子孫

倪文正題徐偕淵別業云：「蓄樹勝求佳子弟，擁書權拜小諸侯。」用事雅合。

陳亞蓄書數千卷，名畫數十幅，晚年退居，有華亭唳鶴一隻，怪石一株，異花數十本，爲詩以示子孫曰：「滿室圖書雜典墳，華亭仙客偕雲根。他年若不和花賣，便是吾家好子孫。」此與杜暹「捐俸寫來手自較」之語，不相上下。平泉癡淚，殆有不自覺其多者乎？

問前程

范文正詠蚊詩：「飽似櫻桃重，飢如柳絮輕；但知從此去，不要問前程。」冷齋夜話云：「西溪監鹽時作於廨舍，孫公談圃云：「秦州西溪多蚊，使者行部，左右以艾煙薰之，有一廳吏醉臥，爲蚊所嘬而死。」余謂文正所詠，乃不遑寧處之意，未必以蕭荷花爲戒也。」

梅花落

楊用修有梅花落詩，自註曰：「古樂府有梅花落曲，皆言其開，不言其落；旅行松次，乃援舊題，以成新曲。」有曰：「古梅諷古香，新梅綴新妝；那枝傳妾恨，何樹近君鄉？」又曰：「梅落復梅開，流光似流水；君心在梅花，妾意憐梅子。」二首淡雅多風，非堆金積粉可同日語也。

星回節

劉彥和辨騷：「才高者苑其鴻裁，中巧者獵其豔辭。」

「文藻三閭並憂抱，九辨知雲爲巫峽。」賦雪作鄧中詞：「茅屋還遺址，蘭台異昔時。鴻裁誰獵豔，空自拾江離。」
「星回之節，夢一美丈夫，自稱宋玉，謂余曰：『公獨無謂贈我乎？』夢中作一首四句，覺後續之。南詔以十二月十六日爲星回節，亦升菴自註。

才若此

高逢夫送族姪式顏詩：「惜君才未遇，愛君才若此。世上五百年，吾家一千里。」老杜昔別是何處一首，亦爲式顏作。二公傾倒如此，而此君乃無一字流傳何也。

鮑明遠有云：「英才異士沉沒而不傳者，安可數哉？」

太湖精

虞翻曰：「太湖有五道。」陸龜蒙曰：「上稟咸池之氣，一水而五名。」

李願贈張旭詩：「皓首窮草隸，時稱太湖精。」此從東方朔歲星之精化出。少陵亦云：「嗚呼東吳精。」意必當時原有此語，不但以顯名之也。

旭有春草帖，并山行值雨三絕句，吳寧野清紀載之。

別業

石崇思歸引肥遯於河陽別業，卽金谷園也。李嶠詩：「別業臨青甸，鳴鸞降紫宸。」此貴人別業也。祖詠詩：「別業居幽處，到來生隱心。」此高人別業也。

鏡湖

漢順帝永建間立鏡湖，任昉述異記曰：「軒轅鑄鏡於此。」太白詩：「揚帆采石華，乘船鏡中入。」指此。後人多稱鑑湖。

傅俊詩：「楊柳暗藏茅屋小，菰蒲遙映畫橋低。」王誼詩：「僧磬遠聞松寺裏，漁家多住柳塘邊。」

□空村落日

王粲登樓賦：「白日忽其西匿，鳥相鳴而舉翼；原野闐其無人，征夫行而未息。」摹寫長途景况，令人肌骨凜冽。少陵全用其意曰：「空村惟見鳥，落日不逢人。」

□雲樹

劉夢得詩：「水底遠山雲似雪，橋邊平岸草如烟。」

何遜詩：「水底見行雲，天邊看遠樹。」謝朓詩：「天際識歸舟，雲中辨江樹。」皆體物到家語，非靜會不知其妙。

姚合「驛路多臨水，人家半在雲。」高深隱現似棧道圖。

□青絲

顏魯公有放生池碑記，唐乾元，宋天禧，皆詔沿江諸州置放生池。

唐時州郡有放生池，皆承制爲之，勒文於石。元微之刺越州，題一絕於龜山院曰：「勸爾諸僧好護持，不須垂釣引青絲；雲山莫厭看經坐，便是浮生得道時。」蓋戒僧以護生之意也。李公垂來遊見而笑之，未幾果有寺僧罣於池中。李遂書一絕曰：「汲水添池活白蓮，十千彷彿盡生天；凡庸不識慈悲意，自葬江漁入九泉。」十千用大藏流水長者事。

□海米

張華博物志：「東海洲上有草名蒹，實如大麥，呼爲自然穀，亦名禹餘糧。」方希古有海米行，卽蒹也。詩曰：「海

邊有草名海米，大非蓬蒿，小非薺，婦女攜籃畫作羣，采摘仍於海中洗。歸來滌釜燒松枝，煮以爲飯充朝飢，莫辭苦澁咽不下，性命聊假須臾時。」按希古家於寧海，其地僻而瘠，旱澇相侵，編民藉此以充口食，宜乎蒿目而傷之也。蘇篋行一首與此同意，蘇卽范文正所進烏味草也。

棋酒

杜牧之有題樊明府林亭一聯曰：「塔前石穩棋終局，牕外山寒酒滿杯。」又題李隱居西齋曰：「林間掃石安棋局，巖下分泉遞酒杯。」蓉塘姜南曰：「古人於適意處卽道之，不嫌其用之重也。」按老杜曰：「且將棋度日，應用酒爲年。」小杜二聯，竟可作老杜註脚。

杯杓

金母召羣仙宴於赤水，命謝長珠鼓拂雲之琴，舞驚波之曲。坐有碧金鸚鵡杯，白玉鸚鵡杓，杯乾則杓自挹，欲飲則杯自舉。太白襄陽歌：「鸚鵡杓，鸚鵡杯。」正用其事。非海南之罌杓螺杯也。

晝夜

香宇田藝衡曰：「王子安臨高臺詩：『錦衣夜不裝，羅幃晝未空。』樂而失晝夜也。庾丹秋閨有望曰：『羅襦曉長裝，翠被夜徒薰。』愁而失晝夜也。」接此卽唐風角枕錦衾之意。張茂先詩：「居歡惜夜俛，在戚怨宵長。」早已道卻。

酸文

體字，酌字疑有一說。

松陵集有起聯曰：「良常應不動移文，三體從酸亦任醺。」良常山名，茅君內傳曰：「衷治良常之山，魏文帝曰：良以北爲常也。」三體未得其解，按李慶孫弔錢熙詩：「二夷妙賦無人繼，三酌酸文舉世傳。」熙嘗獻四夷來王陵及三酌酸文乃宋人也。

賈捐之與友人箋曰：「午夜一燈，辰牕萬字，豈肯爲此沾沾，徒作酸文耶？」熙蓋用其語。

讀畫

邵子湘讀畫樓歌寄周櫟園，序略曰：「在金陵陵山取元人讀畫似看山，看山如讀畫句，賦詩美之，有曰：『主人愛畫兼愛山，山色堪凭畫堪讀。』於讀畫看山寫成一片，結曰：『乃知鑒賞心尤苦，才士逢君亦如此。』」於櫟園眼界胸襟一齊描出佳什也。

邵名長蘅，有青集門。

寫意

湯垢曰：「畫梅謂之寫梅，畫竹謂之寫竹，畫蘭謂之寫蘭，蓋物之至清者，畫家當以意寫之，不在形似間也。」陳去非詩：「意足不求顏色似，前身相馬九方臬。」余謂世人小照亦名寫生，倘清如三物，消得一個寫字否，則直謂之着色骷髏耳，何以寫爲？

飲酒

白香山集，酒字尤多。

陶靖節飲酒詩二十首小序曰：「余閒居寡歡，兼比夜已長，偶有名酒，無夕不飲。」首章曰：「忽與一觴酒，日夕歡相持。」又云：「寄言酣中客，日沒燭當炳。」又云：「父老雜亂言，觴酌行失次。」結章曰：「但恨多謬誤，君當恕醉人。」可知非一身一夕計也。梁昭明曰：「有疑陶淵明詩，篇篇有酒，吾觀其意不在酒，亦寄酒爲跡者也。」得之矣。

問生涯

詳見容齋隨筆。

崔唐臣與蘇子容呂晉叔交善，二公登第，崔罷舉，後二公入三館，偕出，經汴岸，見一人艤舟河次，則崔也。問以別

後况味。應曰：「差勝應舉覓官時。」邀與歸不可，明日還署，見刺上有詩曰：「集賢仙客問生涯，買得漁舟度歲華；案有黃庭算有酒，無風波處便爲家。」先府君嘗命吳衣白寫此詩於齋壁。

管子「臥名利者寫生危」註云：「臥，息也；寫，除也；能息名利則除生之危。」曹子建釋怨篇「所嚮者名，所拘者利，良由華溥，湖損正氣。」阮嗣宗詩「高名令志惑，重利使心變」人能淡於名利二字，又何風波之有？

業風飄

蕭翼答辨才詩：「酒蟻傾還泛，心猿躁未調；誰憐失羣翼，長苦業風飄。」按翼奉文皇之命，變姓名入雲門，賺辨才所藏蘭亭真蹟，才設缸面酒飲之，且贈以詩，酒傾心躁，翼已自知業風鼓動矣。然帖去而塔以成，還是惡因招善果也。

才詩：「非君有祕術，誰照不然灰？」祕術二字不意奇驗至此。百花盡放，恐難奴未必以真本送昭陵也。

破衲衣

臨川集有送達公上都詩：「艇子湖頭破衲衣，秣陵秋影片雲飛；庭前舊種芭蕉樹，雪裏埋心待汝歸。」芭蕉用淨名經語；時若士暴下旬日，故以中無有堅爲比。其後又有水月疎山尋達公遊處詩：「欲禮名山作草堂，達公會去費商量；惠休靈徹爭來往，慚愧三生恰姓湯。」湯字下得有據，此時愁山蓮池與紫柏，號三大老；若士機緣於達公獨契，投贈連篇，不減琵琶相逢兩會家也。

不食姑

唐人有不食姑詩，蓋女冠而辟穀者也。于鴿一首絕佳：「不食非闔藥，天生是女仙；見人還起拜，留伴亦開田。無窘尋溪宿，兼衣掃葉眠，不知何代女，猶帶剪刀錢。」寫出行雲流水，獨往獨來之致，張籍亦有此題云：「幾年山裏住，已作綠毛身。」又云：「丹砂如可學，便欲住幽林。」觀兩住字，則蹤跡無定，雲水全真可知已。

萬歷時，歸空和尚自伏牛入京，能一再七日不食。惟飲水數升，因號木齋和尚。勅居長椿寺。近有破山法乳曰彼岸者，拄錫平越，章太守雨齋與之遊，後自黔過越來訪，雨齋館諸里門，聞其應供不輟，而從無便利，亦奇。

三姑臺

顧逋翁過桃花嶺潘三姑臺，有詩曰：「桃花嶺上覺天低，人上青山馬隔溪；行到三姑學仙處，還如劉阮二郎迷。」因桃花而及天台，未免滋爲口業。三姑有知，應謂文人輕薄矣。蘇子瞻林媪詩：「主人白髮青裙袂，子美詩中黃四娘。」此寡婦也，何得以滿溪花比之？

碧山家

李騰空乃唐相林甫之女，捨家入道，師事女冠蔡尋真，入廬山學三洞法，以丹藥救人。李太白送內尋廬山女道士詩：「君尋騰空子，應到碧山家；若戀幽居好，相邀弄紫霞。」夫林甫不歸紫府，而其女乃弄紫霞，可謂不系世類者矣。蔡卽上清真人，陳少陽聞歌於勾欄者也。

孔武仲有尋真觀詩，其末曰：「誰道尋真是女郎，輞餐松桂夜焚香；明眸綠鬢今何在，意已霞衣侍玉皇。」

衍波箋

蕭貫少時嘗夢至一宮殿，羣女如神仙，授貫紙曰：「此衍波箋，請賦宮中曉寒。」貫援筆立成曰：「十二曉關隱空綠，獸貌噴酒椒壁複，渴烏涓涓不相續，輓轡欲轉霏紅玉。百刻香殘隕蓮燭，五龍吐水漫寒漿；紅綃珮魚無左璫，兩懸足瞻扶桑。紅蘋半瓣出波面，回首觚稜九霞絢；鳴鞘遠從天上來，大劍高冠滿前殿。」諸女拱立曰：「子詩甚有奇語，異日必貴。」祥符中，蔡齊榜果及第，貫詩似徵昌谷，而仙女喜之。則賀賦玉樓信而可徵已。但紅字三見俱重頭，確是夢中語耳。

銀豆謠

天順時，堂以銀豆金錢撒地，觀宮女宦侍爭拾以爲笑樂。楊編修守陳賦銀豆謠曰：「尙方承詔出九重，冶銀爲豆驅良工，顆顆勻圓奪天巧，朱函進入蓬萊宮。御手親將十餘把，瑯玕亂洒金塔下，萬顆珠璣走玉盤，一天雨雹敲鶯瓦。喧闐競拾盈雙袖，金璫半墮羅裳皺，贏得天顏一笑看，拜賜歸來坐清晝。君不見民浚木皮和草根，夢想豆食如八珍，宮食有米無銀糴，摻瓢盞作溝中塵。明主由來愛一嘸，安邦只在恤窮民，願將銀豆三千斛，活取枯骸百萬人。」時李文達賢爲選郎，上十策，有崇節儉一條。李給事侃謂：「忠言宜采納。」楊宗伯寧曰：「吾讀崇節儉一疏，殆欲下淚。」云。

精微篇

陳思王精微篇有云：「關東有賢女，自字蘇來卿，壯年報父仇，身沒垂功名。女休逢赦書，白刃幾在頸，俱上列仙籍，去死獨就生。」左延年亦有秦女休行，中云：「平生爲燕王婦，於今爲詔獄囚。」延年作於黃初中，當是子建同時事也。但所云燕王婦史傳未詳，至蘇來卿非入思王文集，并無由識其姓氏，乃知龐娥親謝小娥輩，流傳萬古者，正不易易耳。

白頭吟

北史盧景裕字仲孺，小字白頭，專經爲學，妻子不自隨從，白頭作小字，亦奇。

孔德昭宿荒村詩：「勞歌欲斂意，終是白頭吟。」袁朗秋夜獨坐詩：「如何悲此曲，坐作白頭吟。」意必古人多有此詠，不止卓文君一首也。

少陵好用此三字，其意絕不相蒙。

福泉寺

羅向少貧困，常投福泉寺隨僧飯，後二十年持節還鄉。書僧院曰：「二十年來此布衣，鹿鳴西上虎符歸，故時賓

從追前事，到處松杉長舊園。野老共遮官路拜，沙鷗遙認隼旗飛。春風一宿琉璃殿，惟有泉聲愜素機。王播段文昌後，又有此人。東方生曰：「木槿夕死而朝榮着，亦不必長貧也。」

三歲神童

大中祥符八年，福清蔡伯禧以神童召見。年未二週，誦詩百餘篇，授校書郎，春宮伴讀。并賜以詩曰：「七閩山水多才俊，三歲神童出盛時。家世應傳清白訓，嬰兒自得老成資。初能學步來朝闕，方及能言解誦詩。更勵孜孜圖進益，青雲千里有前期。」自古神童之最幼者，僅見此人，或云名伯希，一名伯倫。

孝宗時，呂嗣興四歲授從政郎，爲皇孫榮國公伴讀。

玉杯瓊樹

董約山以任子爲宗人府經歷，疏救沈忠，愍爲嚴嵩所構，賴徐華亭解之，出爲雲南太守。時楊用修在戍所，與之遊，贈以詩曰：「使君高義薄塵寰，邀我尋春慰旅顏。不是蟠胸多磊落，那知絕域有江山。玉杯家學曾親炙，瓊樹風流許重攀。畫戟清香延坐久，材孤域遠漏聲閒。」約山名思近，中峯先生子也。華亭出中峯之門。

約山有孫名懋中，爲尙寶卿，疏參袁崇煥，有直聲。

遂初堂

孫綽作遂初詩。

遂初堂爲張詹事九思別業，花竹水石之勝，甲於都城。常以休沐之暇，與同儕觴詠其際。趙承旨詩：「青山繞神京，佳氣溢芳甸。林亭去天咫，萬象爭白獻。年多佳木合，春晚餘花殿。雕闌留戲蜂，藻井語嬌燕。退食鳴玉珂，友于此終宴。」松雪集以近體擅長，此首殊有小謝風味，宜表出之。

南野亭

虞奎章南野亭詩：「門外烟塵接帝局，坐中春色自幽亭；雲橫北極知天近，日轉東華覺地靈。前澗魚遊留客釣，上林鶯囀把杯聽，莫嗟章曲花無賴，長擅終南雨後青。」此詩於題面極爲沈發，道園學古錄中可稱全璧。

道園平生謹慎，乃以代草詔書，致受皮繩馬尾之禍，較諸作君傳子一聯，僅而獲免，文人遭際何其險耶！至霏雪錄所載宣聖示夢之事，恐未必然！

猛虎顧彪

法傳錄曰：「文皇以儲位未定，嘗密詢縉，縉立嫡以長，且曰好聖孫。」

解學士詩多信口而出，故是游戲成文，然流俗所傳，半居臆鼎，非春雨集中所有。其題猛虎顧彪圖曰：「虎爲百獸尊，孰敢攫其怒，惟有父子情，一步一回顧。」時成祖有歎於皇儲，味其詩句，遣迎仁宗，此則煞有關係，不得一例視之。

海鹽徐泰曰：「吉水獨駕青鸞，翱翔八極，使謫仙遇之，當懸榻以待。」

五步成詩

丘文莊除夕詩：「一年餘此日，百歲幾今宵。」

開元中，史育上書自薦能詩，謂子建七步，臣於五步之內，可塞明詔。明皇令賦除夕詩，遂矢口而吟曰：「今歲今宵盡，明年明日來；寒隨一夜去，春逐五更回。氣色空中改，容顏暗裏催。風光人不覺，移入後園梅！」帝稱賞，授監門衛將軍。此詩結句甚佳，通體亦稱，或有指爲王涯者，似未識開寶間聲口也。一云是王諤，又云史青。

張說守歲詩，起二句同。

買山錢

盧天驥詩：「未有買山錢，愁聞有山賣。」

劉改之賀徐直院啓：「以載鶴之船載書，入覲清標如此；移買山之錢買研，平生雅好可知。」直院者淵子也。嘗有詩曰：「俸餘擬辦買山錢，卻買端州古研磚。依舊被渠驅使在，買山之事定何年。」啓蓋用其詩語。

金鼈閣

竺法深謂支道林曰：「未聞巢由，買山而隱；固知朱戶不若蓬門也。」于頔乞戴符買山錢百萬事與郗超同符，豈安道苗裔耶何其幸也。

南安有玉枕山，相對金鼈閣，爲一郡之勝。陳白沙赴召過此時，張東海弼爲守，餞之閣上，白沙口占一詩曰：「一枕橫秋碧玉新，金鼈閣上見嶙峋。使君得此渾無用，賣與江門打睡人。」東海遠復之曰：「客囊羞澀客衣單，那有黃金買此山。多少高人眠不得，雞鳴催入紫宸班。」白沙爲之慙然。

東海東高崖山曰：「山林之興短，猶勝於市朝之味長。」

桐花風

俗名收香倒挂，周櫟園曰：「倒挂有之，收香則未也。」星槎勝覽曰：「出爪哇國。」蔣永公曰：「出於粵西。」李文饒有桐花鳳賦，劉績謂卽綠毛么鳳。李之儀謂此鳥以十二月來，好集美人釵上，亦名探花使。隱巒詩：「五色毛衣比鳳雛，深叢花裏只如無。美人買得偏憐惜，移向金釵重幾銖。」蓋成都岷江所產益部方物，記載之賦序謂來自暮春者，爲是隱巒或作可朋。

鳳車

古今註：「蛺蝶大者，名鳳子。」廣東志：「羅浮山有五色蝴蝶，相傳鮑姑上昇時，裙裾所化；或云葛稚仙也。土人呼爲鳳車。」韓致堯詩：「鳳子輕盈膩粉腰。」張文昌詩：「五色雲中紫鳳車。」

樹雞

樹籬，葦也；類榆肉，西陽雜俎曰：「代州俗呼獬豸眼。」唐肅宗與張良娣博擊聞於外，李鄴陽言奏報停樂，乃以乾樹雞爲之。昌黎答鄧道士詩：「軟溫青黃狀可猜，飲烹還喚木盤回。」煩君自入華陽洞，割取乖龍左耳來。」華陽洞見茅君傳，乖龍見崔奉國李樹贊，左耳見大藏善生王子事，昌黎平素闢佛，或未之見也。

東坡竹

見九江志。

富川有東坡竹，相傳大蘇過此，嘗以題壁。餘墨洒叢竹間。其新篁枝葉俱帶墨痕。姑蘇杜瓊有詩曰：「重華南去不南還，二女啼痕在竹間，亦有富川蘇子墨，至今枝葉尙斑斑。」

文僧

怪石一聯，詩快作李咸用。

韋蘇州有覽文僧卷，詩曰：「怪石難爲古，奇花不敢妖。」與平日恬淡一派迥別，殆爲此僧作頂門針也。其贈徐秀才云：「清詩舞豔雪，孤抱瑩元冰。」尤爲工緻。豔雪二字，韋集屢見。

王榮老之官觀州，阻風於龍官渡，七日不能濟。投諸物於江，神不應。以黃魯直草書蘇州詩扇頭投之，香火未收，天水如一。其詩卽「春潮帶雨晚來急，野渡無人舟自橫」之句也。左司詩得太史書而益妙，江神可謂兩彩一賽矣。

硯瓦

李咸用論友人遺端溪硯詩：「連澌光比鏡，囚墨膩於鑿。」囚墨勝於殺墨，或作囚字，則人人能道者，硯瓦二字，窺見於此。或云唐以前硯皆用瓦，受墨處微凹，然昌谷有「踏天磨刀割紫雲」之句，是詠端石也。

硯之製始於帝鴻氏，伍緝之從征記：「孔子廟中有石硯一枚。」漢書：「宣帝微時，與張彭祖同硯席。」陸雲

與機書：「君苗見兄文，欲焚筆硯，」則相沿久矣。

洞戶

溫飛卿洞戶詩二十韻有曰：「畫圖驚走獸，書帖得來禽。」下句乃王右軍帖，上句則指徐景山楊子華輩通首對仗精工足與義山並駕。

南荒風景

劉邵人物志云：「好奇之人，橫逸而求異；」須知橫而逸，方可言詩，方可立異。

沈雲卿驪州詩：「歲貸胸穿老，朝飛鼻飲頭。」張道濟岳州競渡詩：「齊歌迎孟姥，獨舞送陽侯。」白樂天海南詩：「天黃生鸚母，雨黑長楓人。」張祐寄遷客詩：「溪行逢水弩，野店避山魃。」項斯寄流人詩：「象跡頻藏齒，龍涎遠蔽珠。」陳孚安南詩：「鼻飲如瓶醜，頭飛似轆轤。」於南荒風景，寫得險怪逼人，此種筆仗，自鮑明遠苦熱行始。

答魑魅

唐人七言律部伍精嚴，自雲卿始。

雲卿答魑魅代書寄家人四十八韻，惟起手「魑魅來相問，君何失帝卿？」八句是問語，其下「影答余他歲，恩思宦洛陽。」八十八句，俱屬答詞，笑啼悲憤，一瀉無餘。盛唐巨手，乃有此種文字，小生乍見，必謂馬腫背矣。又赦到不得歸，題江上石二十四韻，與此章參看，曲盡遷客逐臣景况。蘇長公過海諸作，恢諧頽放，有無入而不自得之意，按其品詣，故自不同。

赤壁

杜牧之寄李岳州詩：「烏林芳草遠，赤壁健帆開。」在今嘉魚縣，非黃州赤壁也。

曹虛齋翰卿過赤壁詩：「白石江頭烈火紅，千年遺事說東風。不知畫史將何意，不畫周郎畫長公。」此詩殊有

意味，一則可見文士有靈，一則可訂赤嶼之誤。

春波

春波橋取賀季真，「春風不改舊時波」之句；東坡寓惠集誤作黃損，或云在千秋觀前，或云在鑑湖中；按今禹蹟寺有春波橋，俗人呼爲羅漢橋者是也。

陸務觀乃左丞農師之孫，世爲會稽人，五雲門之華嚴寺，是其舊宅；後與去婦遇於沈園，卽今之禹蹟寺。所謂「傷心橋下春波綠，曾見驚鴻照影來」也。嘗見宋刻世說一册，有跋尾云：「淳熙戊申，定郡守笠澤陸游書。」豈先世僑遷於越，而追係里名歟？今其墓在石碁山，有祭者。

杭越

元微之送王協律遊杭越詩十韻，有曰：「山經秦帝葬，壘辨越王棲；」葬字疑誤，一本作望字，爲是。至通首惟「松門天竺寺」一句屬杭，餘俱越事，偏枯至此，不能爲才子解也。

飛舞

養魚經：「魚無籠守，則乘雨飛去；」漢書：「宣帝東浮大河，神魚舞於河。」

庾開府詠畫屏風詩：「竹動蟬爭散，蓮搖魚暫飛。」張燕公相州北亭詩：「萍散魚時舞，林幽鳥作歌；」蟬散鳥歌是習見語，以飛舞屬魚則甚新。

栖雲

衣和菴主隱居雪竇之妙高臺，結龕其上，下臨不測；有藤一枝，蜿蜒於左，號曰栖雲。嘗作詩曰：「竹筧兩三升野水，草牕五七片閒雲；老僧活計只如此，留與人間作見聞。」見葉文莊水東日記。

麻胡

詳見徐僬漫笑錄。

宣和時，有成郎中者，貌不揚而多髭；再娶之夕，其外姑語曰：「我女如菩薩，乃嫁一麻胡耶？」命成作卻扇詩。操筆大書曰：「牀兩好世間無，好女如何得好夫。高捲珠簾明點燭，試教菩薩看麻胡。」其女亦能隨緣安分，竟偕老焉。麻胡二字見汴河記，又石勒將麻秋，亦呼麻胡，以止兒啼。

■岷山片玉

略見剡溪漫筆。

四明宋僉事儒，有女美而文，適仁和陳輔。合昏之夕，輔剔燈微吟曰：「油凍知天冷，」女應聲曰：「香銷覺夜長。」後生一子，病且死，作詩訣輔曰：「岷山片玉本無瑕，女子生來願有家。豈料中途成薄命，莫教兒子着蘆花。」定情初對竟與器後一星孤相似，亦詩識也。

岷山片玉。晉郗詵對武帝語。

■雪衣女

虞文靖集載周韶事甚詳，其同輩胡楚龍觀詩亦佳，云皆蘇文忠公墨蹟。

武林妓周韶能詩，好蓄奇茗，嘗與蔡君謨鬪勝。蘇子容過杭，召韶糶酒，乘間求落籍。蘇指簷前白鸚鵡曰：「可作一詩。」時韶適衣白，援筆立成，其結句曰：「開籠若放雪衣女，常念觀音般若經。」一坐笑賞，遂從之。此女幸遇玉堂學士，得遂隴山之請，若遇玉局仙人，恐未許空冀北之羣也。

雪衣女乃楊太真所蓄鸚鵡，自云夢惡，爲鷹所斃。

■買愁村

瓊州臨高縣南有買愁村，胡濃菴南遷過此。賦詩曰：「北往常思聞喜縣，南來怕入買愁村。區區萬里天涯路，野

草荒煙正斷魂。一買愁二字甚新，近人有買愁集四種，或作賣愁集以矯之。

鄭都官榆錢詩：「買花不得買愁來。」

六六峯

晉庾峻曰：「雖有處士之名，而無爵列於朝。」商君謂之「六蠟」，韓非謂之「五蠹」。

晁以道與陳叔易俱隱嵩山，叔易被召入都，以道作詩曰：「處士何人爲作牙，盡攜猿鶴到京華。故山巖壑應惆悵，六六峯前只一家。」較北山移文更爲簡切，故知終南山不易入也。

瀟湘夜雨圖

智永嘗作瀟湘夜雨圖，上邵西山。西山卽題曰：「嘗擬扁舟湘水西，蓬窗剪燭數歸期。偶因勝士揮毫處，卻憶當年夜雨時。」問曰：「前輩會有此詩否？」永因誦義山問歸篇，西山矍然，亟取詩以歸。翌日更作一首與之，曰：「會擬扁舟湘水夜，雨牕聽雨數歸期。歸來偶對高人畫，卻憶當年夜雨時。」其意恐犯前人而改之，然不如初作之韻也。永係宋人，非唐初書千字文名法極著。

雨絕

傅元詩：「忽如雨絕雲。」潘岳詩：「逸若雨絕天。」郭璞詩：「一乖雨絕天。」出三國志。「虞翻傳棄雨絕。」陳琳檄文：「雨絕于天。」張率詩：「美人之遠三雨絕。」大白詩：「雨絕無還雲。」更爲超脫。

簞醪

素書上略曰：「夫一簞之醪，不能味一河之水；而三軍之士，思爲致死者，以滋味之及己也。」

徐天祐簞醪河詩：「往事悠悠逝水知，臨流尙想報吳時。一壺能遣三軍卒，不比商家酒作池。」華鎮考古云：「華踐將伐吳，有獻壺漿者，覆之上流，士卒乘流飲之，戰氣百倍。」水經註作投醪河，今在南潤門，實城內也。

青城味江亦投醪事。

英盼

謝朓登孫權故城詩：「江海既無波，俯仰流英盼。」李太白：「翰林秉筆回英盼。」出此。

拂衣

左傳：「叔向與子朱言，拂衣去之。」謝承後漢書：「王奐爲漢陽太守，范丹於道候別，拂衣而去。」楊彪傳：「孔融自謂魯男子，明日便當拂衣而去。」蔡邕傳：「五原太守王智詬之，邕拂衣而去。」南史：王僧虔傳：「我立身有素，豈能曲意此輩。若彼見惡，當拂衣去耳！」康樂詩：「拂衣五湖裏。」醴陵詩：「拂衣釋塵務。」供奉詩：「明朝拂衣去，永與海鷗羣。」工部詩：「吏情更覺滄洲嬾，老大徒傷未拂衣。」皆從宦途言之，非泛用也。

天寶遺事：張豸爲華陰簿，守令抑之，拂衣而去。

桂子銘旌

栖白哭劉得仁詩：「直須桂子落墳上，生得一枝冤始消。」東坡贈梁將官詩：「愛惜微官將底用，他年只好寫銘旌。」文字武功兩者都無可恃。此虞仲翔所以投身於海島，姚希晏所以匿跡於青城也。

玉卮無當

南史：「王球簡貴，門無異客。」王曇首曰：「倩玉亦是玉卮無當耳。」倩玉，球字也。

韓非子棠谿公語韓昭侯曰：「人主而漏泄其臣之語，譬玉卮之無當也。」左思三都賦序：「玉卮無當，雖寶非用。」唐試院以此命題。蔣防有句曰：「清越音雖在，操持意漸隳。」通首俱作悵恨之詞。與韓子語無涉。元稹結句曰：「縱乖斟酌意，猶得對光儀。」稍有含蓄，末路善於補過者以此。

元稹或并作蔣防。

諸生

漢書翟方進傳：「努力爲諸生學問。」鍾離意別傳：「嚴遵與光武皇帝俱爲諸生。」東觀漢記：「相者，謂班超曰：祭酒布衣諸生耳。」任昉爲梁武帝策秀才文：「朕本自諸生，齡弱有志。」此二字高常侍用之於詩：「諸生曰萬盈四十。」乃知名贈外甥也。方元英過宋協律故山，亦云：「殘編續大雅，稚子記諸生。」

秀才

北齊策秀才，有濫劣者，罰飲墨水三升。

漢書：「吳公聞賈誼秀才，召致門下。」秀才之名始此。後漢左雄傳：「漢初舉賢良方正，州郡舉孝廉秀才。」稽叔夜有贈秀才入軍詩十九首。太白同吳王送杜秀才入京曰：「秀才何翩翩，王許回也賢。」王素謂杜正元曰：「周孔更生，尙不得爲秀才，故以顏子爲比，而曰許云者，難之也。」

升菴引趙武靈王語，乃改秀士作秀才。

道士

太霄經曰：「人行大道，謂之道士。」周穆王因尹軌製樓觀，遂召幽逸之人爲道士。郭景純遊仙詩：「青溪千餘仞，中有一道士。」謂鬼谷子也。唐明皇贈司馬承禎詩：「青谿道士人不識，上天下天鶴一隻；洞門深鎖碧牕寒，滴露研朱點周易。」蓋以子微比王翹云。

明皇詩或作賜葉法善。

上人

增一阿含經曰：「有過能改者爲上人。」淨名經曰：「彼上人者，難與酬對。」則此二字縉素可通用也。晉時釋

子多稱道人，或曰法師；至鮑明遠始有秋日示休上人詩。江文通擬之曰：「日暮碧雲合，佳人殊未來。」葉湯茂遠也。

主人

老杜卜居詩：「浣花溪水水西頭，主人爲卜林塘幽。」註謂：主人者，裴冕也。或曰高適也。與年譜不合。班固東都賦自稱主人，劉峻廣絕交論亦然。則此二字乃公自謂，倘果裴高輩爲之卜居，自當不日落成，何必待王十五遺草堂贊耶？

華頂

「天台衆峯外，華頂當寒空；有時半不見，崔嵬在雪中。」此靈澈詩也。祁雪瓢屬佳嘗爲余書便面，後見唐詩選，華頂二字作歲晚，不知於上下文義作何融會。

流蘇

西京雜記：「飛燕女弟有流蘇帶。」又鄴中記：「石虎御牀，斗帳五色流蘇。」漢書禮樂志有流蘇。蓋樂器所懸之飾也。薛瓊註作流遡，續漢書：「駙馬赤珥流蘇。」海錄謂卽盤線繡繪之毬。晉書：「割流蘇爲馬幟。」是則帷帳所飾之具矣。漢武外傳：「李夫人初至，坐七寶流蘇輦。」陳後主詩：「銀床金屋挂流蘇。」江總詩：「新人羽帳挂流蘇。」倦遊錄謂五綵同心而下垂者，是已。

椒圖

龍生九子，末名椒圖，形似螺蚌，性好閉，故以司門。

貝瓊未央視瓦歌：「長安昨夜西風早，錦綉椒圖跡如掃。」升菴謂閱陸文量菽園雜記，始悉其義。按陳孔奐名都篇：「九華雕玳瑁，百福上椒圖。」謂是屈戌金鋪之類亦可。

椒塗

圖塗二字，音同義異。

揚子雲解嘲：「前番禹後椒塗。」應劭曰：「漁陽之北界。」則地名也。曹子建洛神賦：「踐椒塗之郁烈。」又似椒房之謂。謝惠連詠蒲詩：「初萌實鴈舂，蕊蕊雜椒塗。」卽郁烈意。羅昭諫效玉臺體：「青樓枕路隅，壁甃復椒塗。」則塗字乃塗飾之塗。

遊蟻

應璩與曹昭伯牋：「昔陳司空爲邑宰，所在幽閑，獨坐愁思，幸賴遊蟻，以娛其意。」老杜獨酌詩：「仰蜂粘落絮，行蟻上枯梨。」遺山謂行字當作倒字，須溪謂行列之行，余意以遊字爲準，更有出處。

「蝶蟻也知春色好，倒拖花片過宮牆。」倒字雖有說，但少陵未必預借後人之言。放翁詩：「會稽城南賣花翁，以花爲糧如蜜蜂。」蜂也，蟻也得巨公拈入詩料，可謂宵翹之物，莫不各得其性已。

神遊

梅禹金有悼往詩。序略云：「黎惟敬南歸，遊神羅浮，見道人笠而杖者，問之曰：『姓沈。』問爲誰？曰：『宣城故太史也。』則余邑君典云。」詩中有曰：「黎君太岑寂，戲作塵中遊。黃冠復焱忽，云是沈隱侯。初夢若宿昔，奄化偕千秋。天路坐超越，可望不可求。」惟敬名民表，君典名懋學，詳見鹿裘石室集。

兩當

趙清獻自成都被召還朝，宿廣鄉驛，有詩曰：「被召趨朝景物疎，兩當中夜宿中途。」蓋驛在兩當縣也。九域志：「縣在鳳州城。」西圖經云：「東京西蜀至此，道里適均，故以爲名。」老杜有宿兩當縣吳侍御宅詩。

神宗嘗問抃曰：「聞卿以匹馬入蜀，獨攜琴鶴，廉者固如是乎？」按公琴鶴之外，更有白龜，前已放鶴再帥蜀時，復投龜於淮。故有句曰：「馬尋舊路如歸去，放龜長淮不再來。」後人但知其一琴一鶴耳。

□ 枉渚

楚辭涉江篇：「朝發枉渚兮，夕宿辰陽。」太平御覽曰：「枉山在郡東十七里，溪口小灣，謂之枉渚。」陸士龍答張士然詩：「通波激枉渚，悲風薄丘榛。」楚辭原註謂：「將去枉曲之渚，而處辰明之鄉。」則丘榛二字，又作何解？謝康樂歸途賦：「發青田之枉渚，逗白岸之空亭。」永嘉郡地也，亦不作虛字用。

□ 龍鶴

馬戴送李侍御福建從事詩：「釣渚龍應在，琴臺鶴亂栖。」按福州釣臺山有石刻曰：「全閩第一江山。」相傳越王餘善釣白龍處，又漳州鶴鳴山有潛翁者，修真於此，養一馴鶴，上有風動，石高五丈，圍倍之，風來則動，鶴每栖其巔。

□ 野馬黃羊

杜祁公詩：「雙鳧乘雁常深愧，野馬黃羊亦過憂。」按張說云：「吾肉非黃羊，必不畏喫；血非野馬，必不畏飲。」公詩蓋本此。上句則用懷素詩：「今茲對南浦，乘雁與雙鳧。」

陳止齋送辛幼安詩：「乘雁雙鳧滄海上，與君從此恐差池。」

□ 鵜鷖行

魏文帝鵜鷖集靈芝池詔曰：「此詩人所謂汗澤也。」刺曹恭公遠君子而近小人。

崇禎午未間，宜興相引文部郎郎爲私人，政以賄成鹽官，吳磊齋作鵜鷖行刺之，曰：「山林畏豺虎，川澤畏鵜鷖；鵜鷖大身嘴，項有百石壺。挈壺赴春波，抒水如轆轤；鼓翅風雨驟，所集無停汙。巨魚擲千尺，力絕僵泥塗；小魚濡沫乾，駢首安就屠。羶腴飽饑吻，狼藉沾諸雛。果腹坐磐石，睥目思江湖。方笑揭竿勞，終覺網罟蕙；瞥然雙屬玉，徜徉意何殊。喙微毛領單，頗似有道權。飢虛緩行躅，鞠躬俯寒蕪。翻遭鵜鷖噉，碎礫聲氣羸。鵜鷖亦有云，其云多矯誣。一云

丹穴王，竹實供天廚；再云隨陽使，稻粱事崎嶇。茲爾瑣尾臣，致身在菰蒲；鱣鮪方發發，鯢鯢正于于。颺爾頭上絲，保爾一捻軀；在梁幸可托，殄物干天誅。佞哉老鷲舌，凜若操戈矛；神鷲不吞鯉，况乃受擲掄。高蹈謝饕餮，杳向青冥呼。始信百族中，具有穿太徒。除惡務其本，敢用誛司虞！時熊大行姜，給事首攻其惡；獲譴最深，故以雙屬玉爲比。其曰：誛司虞者，公以掌垣申救，而諸司噤不發聲也。

按公疏有云：「貪吏如狐，逢人便媚；而其所依倚，必有大門牆。貪吏如鼠，遇穴卽鑽；而其所盤結，必有大要津。」又曰：「人情莫不嗜利，而有不經而馳之物，以汨其神。人情莫不畏禍，而有通神不測之技，以撓其膽。」合前後諸疏讀之，淘河之肉，狗彘不食其餘矣。

三命

鄭康成註離騷大司命曰：「主督察三命大指。」卽黃帝養生經，上壽，中壽，下不壽也。謝康樂感時賦：「鑒三命于予躬，恒行年之蹉跎。」

孫子荆征西官屬詩：「三命皆有極，咄嗟安可保。」若爲幕僚祖餞，則三命似出記傳，然下句以殤子彭聃爲比。當是孝經援神契所云：「命有三科，有受命以保慶，有遭命以譴暴，有隨命以督行」也。

白龍腰

佑事李後主與徐鉉湯悅張泌俱有文名。嘗應制作小詞，有「桃李不須誇爛漫，已失了東風一半」蓋諷諫也。

幽州潘佑母娠時，嘗夢古衣冠人入其室曰：「我顏延之也，當與夫人爲嗣。」生七歲始能言，忽吟詩曰：「朝遊滄海東，暮歸何太速。祇因騎折白龍腰，謫向人間三十六。」後如期而終。延年生前厭其子之豪侈易世，而猶以塵寰爲苦，要亦果位中人也。事載南唐書。

高一步

梅應發字定夫，廣德人。七歲不能言，一日行溪畔，見浮蛙，忽語其父曰：「此大字也！」自是穎悟，十歲能詩。郡守延而試之，即曰：「我本山中人，貫走山中路，不用倩人扶，一步高一歩。」十九領鄉書，登淳佑進士，大字比出字更精，蓋夙慧也。見州志。

天上春回

海寧查秉彝爲諸生時，夢入一暗室，被杖，額懸「天上春回」四字。後爲給事中，劾嚴嵩父子，廷杖六十，謫定邊。典史追憶前夢，因有句曰：「九重天上春回日，二十年前夢裏身。」可見世間榮辱俱有定數，而人每每邀榮避辱，如脂如韋，以期倖免者，何哉！

謝肅字原功，上虞人，少與唐肅齊名，稱會稽二肅。洪武中僉憲福建，時漳泉有虎患，移文境內之神，遂息。後坐事被逮，鞠之大呼曰：「文華非拷掠之地，陛下非問刑之官。」因下法司，獄吏以布囊壓死。有密菴集十卷。

早見幾

詩見徐充暖姝由筆。

成化間曾有一帖子粘於殿前擎天柱曰：「秦檜當年陷岳飛，今至留得惡名題；于今邱濬排王恕，聖主應須早見幾。」瓊山用醫人之譖，力排三原及其卒，醫往唁，夫人叱之曰：「相公爲爾排王家宰，致干清議，何以弔爲？」時又有以盧相舒王爲聯者，恐未必如是之甚也。

對青山

事載莫氏語林，與沈石田客座新聞稍異。

盛昶爲御史，王家宰黜掌考察，以浮躁黜爲古田尉；往辭，院長咸惜之。昶從容曰：「此去在昶猶恕，尙存一史字。」

也。」嘗賦詩曰：「縣門如水倚崢嶸，租稅無多訟亦清；有酒可斟詩可詠，也無官長要逢迎。」後移羅江令，韓都憲永熙謂曰：「王九臬不知人要安排足下，宜置諸車馬輻輳之地，乃置諸山水間耶？」昶答以詩曰：「才劣豈宜居要地？性慵只合對青山；銓曹自有知人鑒，一度移官一度閒。」或謂昶代巡兩廣時，勦爲總制，昶嘗劾之，故修怨致此。按王忠肅過濟寧，不肯壞都水使者之法，豈肯以私憾逐諫臣耶？然昶詩頗能以義命自安，不似浮躁人語，昶字允高，姑蘇人。

白羊湖

葉子奇過白羊湖詩：「客思官程意轉迷，湘江南去草萋萋；待尋無樹人家宿，免得中宵謝豹啼。」金南陵曰：「此卽打起黃鶯兒之意。」葉字世傑，龍泉人，以薦主巴陵簿。

別人看

方紫陽晚春詩：「十載干戈後，辛勤蒔牡丹；豈知身是客，借與別人看。」此卽「黃金散盡教歌舞，留與他人樂少年」之意。方有唐宋近體詩選曰瀛奎律髓。

取次

豐樂名羨，光之弟也。高元海嘗勸長廣王執之。祖珽告陸令萱所謂「威行突厥」者。

解律豐樂歌曰：「日日飲酒醉，國計無取次。」謂齊主洋也。取次，安頓貌，或曰次第也。白香山好用此字，如「老愛尋思事，慵多取次眠；」「遇客踟躕立，尋花取次行；」「閒停茶碗從容語，醉把花枝取次行；」「香球趁拍回環匝，花淺拋巡取次飛；」以「取次」對「從容」似次第之義爲長。

怡儼

馬融長笛賦註云：「寬閒貌。」

司馬相如大人賦：「沛艾赴襲，仡以佺儗。」佺讀如熾，儗讀如膩。註：「固滯貌。」釋韻曰：「不前也。」二字詩人罕用，惟李供奉供王屋山人還山云：「五月造我語，知非佺儗人。」山人卽魏萬也。杜工部西岳賦：「千乘萬騎，螻略佺儗。」柳柳州夢歸賦：「紛若倚而佺儗。」賦家屢見之。

不分

王僧虔傳：「庾征西翼，書與右軍齊名；右軍後進，庾猶不分。」分字仄聲，作忿字解，晉人常語也。徐摛詩：「恆教羅袖拂，不分秋風吹。」張正見詩：「不分梅花落，還同橫笛吹。」本此。盧照隣詩：「生憎帳額繡孤鸞。」駱賓王詩：「生憎燕子千般語。」卽不分意。杜詩：「不分桃花紅勝錦，生憎柳絮白於綿。」乃合用之。

子細

北魏書：「源懷，字思禮，嘗曰：爲貴人理世務，但當提挈綱領，何必太子細也？」似爲拘謹瑣屑者言之耳。杜陵：「醉肥菜莢子細看。」白傅：「世路風波子細諳。」自有意在。

盤子

邵康節詩：「大盤子中消白日，小車兒上看青天。」謂酒盤也。韻書無此字，紫陽作康節先生贊：「閒中今古，醉裏乾坤。」

游誠之詩：「閒處漫憂當世事，靜中方識古人心。」殊有邵子風味。誠之，張南軒弟子也。

博山

呂大臨考古圖曰：「鑪象海中博山，下盤貯水，使潤氣蒸香，象海之四環。」

西京雜記：「長安巧工丁緩作九層博山香鑪，鏤爲禽獸，皆自然轉動。」古詩：「請說銅鑪器，崔嵬象南山，朱火然其中，青烟颺其間，從風入君懷，四座莫不歡。」劉繪有詠博山香鑪詩，於上下四旁形容備至，殆親見之也。

緩又作臥握香爐，機關轉運四周，而爐體常平，可置被褥，尙書郎給女使所執者，疑卽此。

■ 執扇

樂府作怨歌云：「顏延之擬。」

班婕妤既供食長信宮，作執扇詩，其發端曰：「新製齊執素，皎潔如霜雪；裁成合歡扇，團團似明月。」江文通擬其意曰：「執扇如圓月，出自機中素，畫作秦王女，乘鸞向烟霧。」從中渲染一筆，卽合歡意也。婕妤原倡曰：「出入君懷袖，動搖微風發。」含蓄最深。文通卻曰：「彩色世所重，雖新不代故。」班屬自慰，江則旁觀也。末段曰：「常恐愁節至，涼飈奪炎熱，棄捐篋笥中，恩情終斷絕。」禍水之唾，不獨披香老博士知之也。江曰：「竊愁涼風至，吹我玉階樹；君子恩未畢，零落在中路。」方是設身處地之言，如此擬古，真似帷燈匣劍。

古今註：「舜作五明扇。」西京雜記：「天子夏設羽扇，冬設繒扇。」東宮舊事：「太子納妃，供同心扇。」合歡者，同心之類也。

■ 寶鴨

博古圖有寶鴨，乃薰爐也。徐興公詩：「香氣頻聞寶鴨薰。」吳梅村詩：「香銷寶鴨月如霜。」海南琵琶洲出一種鴨，似鳧而小，頭有綠毛，徧身文彩似鴛鴦，土人呼爲寶鴨。粵歌有曰：「琵琶洲上琵琶鴨，一樣鴛鴦兩樣看。」

■ 奔鱈

段公路北戶錄云：「輾魚如指，長七八寸，但有脊骨，曝以爲燭，極光明。」與奔鱈相反。

海南嬾婦魚，一名奔鱈，田豕入海所化。土人以其脂爲燭，飲食宴樂則明，誦讀組紉則暗，詳見異物志。及酉陽雜俎鄭湛若詩：「丁年誤買奔鱈燭，丙夜誰傳太乙書。」鄭名露，博學而數奇，以中舍終。

唐蒙博物記曰：「南有野女，羣行不見夫。」疑卽此物，佛經名爲「饑燈。」

金虎

曹操建三臺於鄴都，首名銅雀，中名冰井，後名金虎。張衡東京賦曰：「始於宮隣，卒於金虎。」五臣註曰：「堅若金，惡若虎。」何敬祖詩曰：「望館離金虎。」註曰：「望館，月御也；西方金也；昴畢之屬爲白虎。」

陸機詩曰：「大辰匿曜金虎習。」質又贈顧彥先詩曰：「望舒離金虎。」望舒卽望館，甘石星經曰：「太白入昴爲金虎，相溥主有兵亂，太安永安之際，時運概可知已。」原註以下文有「重陰苦雨」之句，僅以「月離於畢」解之，不思「蕭牆」二字非泛引也。况彥先此時亦與季鷹有肥遯之志乎？

虞山讌集詩：「風烟極目無金虎，霜露關心有玉魚。」有無二字憤激悲涼，而顧欲荷鋤終老，何也？

玉羊

康成別註：「雞爲箕，羊爲狼。」

劉孝綽望月詩：「羊玉東北上，金虎西南辰。」按易是類謀曰：「太山失金雞，西岳亡玉羊。」鄭康成曰：「星在未爲羊。」玉羊二字似出此，蓋以未爲月殿，指宮神而言。金虎亦非前解可證，似謂月上而星沉耳。

烏龍

沈份續仙傳云：「韋善俊嘗攜一犬，號烏龍，後乘之飛昇。」韓致堯香奩集屢用之，有曰：「洞門深閉不曾開，橫臥烏龍作姁媒。」又曰：「相風不動烏龍睡，時有幽禽自喚名。」又曰：「遙知小閣還斜照，羨殺烏龍臥錦茵。」此句又見義山集，香奩乃和凝所著，既貴顯，嫁其名於韓偓。

善俊卽世傳藥王也。韓億幼得危疾，夢一叟牽黑犬，以藥授之，吞而遂愈。且自述其姓名，非內典之藥王藥上也。搜神記：「襄陽紀信純有犬名烏龍。」續搜神記：「會稽張然有犬名烏龍。」夢溪筆談曰：「偓有手書詩百餘篇，慶歷中，其四世孫弈詣闕獻之，以忠臣之後，授司士參軍，歷殿中丞。」

妙用真人

道藏云：「王母第二十三女。」

三峽有妙用真人廟，卽高唐賦之神女也。或曰：「是天帝季女，名瑤姬，嘗助禹治水，亦稱雲華夫人。」扶乩者得詩一首，有云：「雲雨高唐入夢驚，襄王與妾本無情；只因宋玉多才思，萬古長江洗不清。」顏之推有云：「自古文人多陷輕薄，」書此以爲口業之戒。

大蘇神女廟詩，奇橫獨絕，於高唐一事置若罔聞。乃見此公心眼之妙。至云蜀守降老蹇，至今帶連環，自註云：「秦時蜀守李冰，降毒龍蹇氏，鎖之江上，」更可補諸書所未備。

雅正

窮怪錄載：「蕭總遊明月峽，神女以玉指環贈之，」其誣妄可知已。

吳簡言經巫山廟題詩曰：「惆悵巫娥事不平，當時一夢是虛成；只因宋玉開唇吻，流盡巴江洗不清。」夜夢神女來見曰：「君詩雅正，當以順風爲謝。」明日揚帆，一瞬百里。吳字若訥，宋人詩與此筆略同。

李義山詩：「襄王枕上原無夢，莫枉陽臺一片雲，」亦雅正也。

明妃曲

白石季倫作明妃曲後，詩人吟詠不置。謝中丞杰評杜少陵詠懷古蹟第三首云：「公此詩爲近體之冠，稱明妃曲中神詩。一去紫臺連朔漠，足兼今日漢宮人，明朝胡地妾之句，獨留青塚向黃昏，足契漢使相逢頻寄語，黃金何日贖蛾眉之意，畫圖省識春風面，足卑意態由來畫不成，當時枉殺毛延壽之調，環珮空歸月夜魂，足破漢恩自淺，胡自深，人生樂在相知心之舛，分明怨恨曲中論，足軋紅顏勝人多薄命，莫怨東風當自嗟之詞，故曰公詩神詩也。」詳見詹言。

鹿女

大藏有牝鹿舐仙人浣衣石而孕，後於石上產一女子。

王右丞遊感化寺詩：「雁王銜果獻，鹿女踏花行。」劉辰翁註下句云：「若用禮記鹿女舛。」如此箋釋，則知須溪於內典未嘗寓目也。大羅氏致鹿與女與禪宗何涉，摩詰有知得無咤爲「今夜吳臺鵲，坊州采杜若」乎？

藍輿

右丞酬嚴少尹徐舍人見過不遇詩：「偶值乘藍輿，非關避白衣。」藍字從草，對白輿作仄聲。白香山閒行詩：「病乘藍輿出，老着青衫行。」亦屢作仄用。蘇長公次黃魯直韻：「莫嗟平輿空神物，尙有西齒接勝流。」自註云：「輿，音預。」

黃滔詩：「白馬嘶風三十輿，」亦從仄。

丈人行

張天覺自漕使至執政，時論不無異同。後家居被召，將行，唐子西適見桃李盛開而殘梅尙有數枝，因賦詩曰：「桃花能紅李能白，春來無處無春色，不應尙有數枝梅，可是東君苦留客。向來開處當嚴冬，桃李樂在交遊中，只今已是丈人行，勿與年少爭春風。」以投天覺，大爲稱賞。先是子西有內前行一首於「商霖」二字極爲洗發，後竟以詩遭禍，謫羅浮。

張九一與吳霽寰書：「名敵則相掩，位敵則相凌；女竝寵者妬，雀並枝者啁；勢使然也。」

蘭蕙同芳

茶陵李希蓮元統初舉狀頭，洪武間隱居故里，不應徵辟。嘗題蘭蕙同芳圖曰：「蘭生花葉短，蕙老花葉長；短長各自媚，異體同芬芳。但依竹石根，不羨桃李場。君子有令德，千載流輝光。」公名祁，字一初，有雲陽集，危素序之，乃

西涯從祖也。

公與余闕同榜，嘗序青陽集，自恨不能效死如廷心。

遊嶽載歸

聞元中徐安貞爲中書舍人，內廷製作多命視草；及李林甫用事，倚爲腹心。林甫敗遁入衡山，僞瘖疾，屢爲寺僧所侮。李北海遊嶽識之，因戲曰：「峴山思駐馬，漢水憶迴舟。暮雨衣猶濕，春風帆正開。」抑能記否？因同載北歸。至長沙，渭守者曰：「瀟湘逢故人，若幽谷之覩太陽，不然委填巖穴矣。」安貞一名楚璧，龍丘人，舊唐書曰：「尤善五言詩。」李所吟，其警句也。

賒酒借書

皮襲美詩：「野客共爲賒酒計，家人同作借書忙。」陸務觀詩：「供家米少因添鶴，買宅錢多爲見山。」清貧樂事，世人罕有知其趣者，吾欲繪以爲圖，着之齋壁。

渭南

放翁恩封渭南伯，戲作長句曰：「虛名定作陳驚坐，好句真慚趙倚樓。」自註云：「唐人趙嘏爲渭南尉，當時謂之趙渭南，後來將以予爲陸渭南乎？」其自寓如此，今人乃僅稱爲劍南。

劍南集二十卷，皆蜀事，渭南集四十五卷，則總集。

一句流傳

詩不在多，有以一句流傳千古者，如崔信明「楓落吳江冷」是也。康樂之「池塘生春草」，道衡之「空梁落燕泥」，則全篇又賴以生色矣。潘大臨「滿城風雨近重陽」之句，自云爲催租吏敗興而止，然此句因此吏以傳，而此吏又因此句以俱傳，詩之爲用大矣哉。

謝無逸用邠老起句作三絕。

■十倍三分

「劍江春水綠沄沄，五丈原頭日又曛；舊業未能酬後主，大星先已落前軍。南陽詞宇空秋草，西蜀關書隔暮雲；正統不慚傳萬古，莫將成敗論三分。」升菴謂：「見於武侯詞壁，雖子美或未過之，惜不知其姓氏。」按金人郝俱有題五丈原武侯廟詩，氣骨與此伯仲，其以十倍對三分，尤恰當也。詩曰：「籌筆功名事可哀，長星飛墮蜀山摧，三分豈是平生志，十倍寧論益世才。壞壁丹青仍白羽，斷碑文字只蒼苔。夜深老木風聲吼，猶想褒斜萬馬來。」

■木末亭

葉臺山題正學祠，「兩朝事往君恩在，十族烟銷詔草成。」

吳聽翁嘗語余曰：「方學士以智題木末亭正學先生祠，『十族可憐無姓字，三楊終不是功名』，爲一時傳誦。甲申後，遂薙髮爲僧，入清涼山，蓋其志意早真於翰墨中矣。」按此詩見黃海岸稿，其結句曰：「此地竟無能拜者，六朝風俗壞諸生。」聽翁之說，不知何據。

■白雀寺

湖州白雀寺，菴竹盈園，枝修節巨。有女子刻詩於上曰：「閒披金釵撥翠筠，尋春人自惜殘春；幽情無限誰能見，疎雨東風總未真。」後書「吳門蘇氏碧虬題。」按城中天聖寺壁有管仲姬畫竹，粉墨形似，猶有存者，女郎何不一詠之耶？

己酉春聽翁招遊道場山，與兀菴禪師閒行溪畔，見叢篠中有殘梅數朵，聽翁偶吟曰：「道場最佳處，兀菴蓮日。」元度偶徘徊，續曰：「月到梅花裏，清風溪上開。」聽翁拊掌叫絕，遂拾片磁鐫之於竹。

■下九

焦仲卿妻詩：「初七并下九，嬉戲莫相忘。」七當指穿針之會，下九者。按采蘭雜志：「古人以二十九日爲上九，初九日爲中九，十九日爲下九。每月下九，女子爲藏鉤之戲，以待月明。」

結同心

能改齋漫錄云：

「西陵在錢塘江之西。」按西陵屬蕭山境，吳氏蓋誤以東爲西也。錢塘則小小流寓於此。古樂府詠蘇小小曰：「何處結同心，西陵松柏下。」故註稱錢塘妓。自唐以來，吟詠最多。如「不分錢塘蘇小小，引郎松下結同心」之類。而宋陳子兼牕間記聞曰：「嘉興縣西南六十步地志云，晉歌妓蘇小小墓，今石碣尙存。」徐凝寒食詩：「嘉興郭裏逢寒食，落日家家拜掃歸。只有縣前蘇小小，無人送與紙錢灰。」豈生寓西湖而歿葬鴛湖耶？

羅江東詩：「魂兮橋李城，猶未有人耕。」則嘉之說未謬。義山送人之蘇州詩：「蘇小小墳今在否，紫蘭香徑與招魂。」又欲派往蘇州。

鄉里

鑑湖有柳姑祠，放翁詩：「柳姑廟前魚作市，道士莊畔菱爲租。」

沈約山陰柳家女詩：「還家問鄉里，詎堪持作夫。」按南史張彪傳：「我不忍鄉里落他處。」則此二字當指妻言。萬楚詩：「山陰柳家女，九日采茱萸。」一結曰：「蛾眉自有主，年少莫踟蹰。」通首作陌上桑語氣，意當日必有事跡可考，郡志失傳。

退圃

山樵朱承爵曰：「題目詩，最難工妙，如東坡爲俞康直作所居四詠中，有退圃詩一首曰：「百丈休牽上瀨船，一鉤歸釣束頭鱸。園中草木知無數，獨有黃楊厄閏年。」其於退字略不發明，而句句曲盡退字之妙；此詠題三昧也。」

「但頭字易項字以就粘，微近於俗。」

逸遞遠亦佳。

■出東門

作詩凡一篇之中，亦忌自相矛盾。如東坡有「日日出東門，尋步東城遊；城門抱關卒，怪我此何求？我亦無所求，駕言寫我憂。」章子厚評曰：「前步而後駕，何其上下紛紛耶？」東坡聞之曰：「吾以尻爲輪，以神爲馬，何曾上下乎？」參寥子謂其文過似孫子荆，所以枕流欲洗其耳，然終是詩病。

■梅山亭

三梅卽長沙安化縣，焦寧中章惇始開，至今鮮猶種之害；其題梅山亭二詩筆甚遒勁，似不當以人廢言。但首章稱熙寧天子之聖，追唐堯而陋漢武，次章自序其績，一則曰：「臣惇入秦陳地圖。」再則曰：「臣惇專持使令車。」小人面目和盤托出。郡志列於藝文，不知與濂溪諸作何分別也？

■嶽麓

吳園次嶽麓青院詩：「千秋正席朱元晦，一片殘碑李太和。」此甲子歲同遊分韻之句。

嶽麓爲衡山七十二峯之末，昔人謂原名靈麓，至宋始改，然沈傳師宋之問，齊己有嶽麓詩，杜子美劉文房有嶽麓道林詩，則非自宋始也。杜荀鶴「猿到夜深啼麓嶽」，韓偓「借得茅齋嶽麓西」，唐詩屢見。

■權罄

王喬捷爲人，食肉芝而身輕；後爲柏人令，於東權山得道，非周王子晉，亦非爲棄令者。闕駟十三州志謂：「舜納於大麓」卽此山也。韓定辭梁書作韓定之，馬彧作慕容郁。

北夢瑣言曰：「韓定辭爲鎮州王鎔書記，聘於燕；劉仁恭命馬彧款之，或贈以詩曰：「遂林芳草綿綿思，盡日

相攜陟麗譙；別後權密山上望，羨君時復見王喬。「韓酬以詩曰：「崇霞臺上神仙客，學辨癡龍藝最多；盛德好將銀筆述，麗詞堪與雪兒歌。」楊用修曰：「整密密字，當作整字讀；如旄丘之旄。」此本章昭註班固答賓戲，整敦整字音旄也；然顏氏家訓權密作權務，魏收莊嚴寺碑用之，非平聲也；或詩誤，楊說亦誤。

■ 皋橋

皋多誤作高，玉照新志載廬陵挽蘇子美詩猶然。

吳門皋橋相傳爲皋伯通故里，卽梁伯鸞孟德曜依廡下處。皮襲美詩曰：「皋橋依舊綠楊中，閭里猶存隱士風；惟我到來居上館，不如何處勝梁鴻。」襲美故自超然，較諸伯鸞，何啻有上下床之別。廡傳而館無聞，有以也。

■ 臨平

河畔有石鼓亭，卽張華用桐木爲魚，扣之聲聞數里者；今僅有亭，爲佛日下院。

參寥子者，妙總大師曇潛也；俗姓王，錢塘人，以童子誦法華經得度，累賜師號及紫伽黎。嘗在臨平道中作詩曰：「風蒲獵獵弄輕柔，欲立蜻蜓不自由；五月臨平山下路，藕花無數亂汀洲。」東坡一見，爲寫而刻諸石。嘗稱之曰：「此釋子詩無一點蔬笋氣，其體製絕似儲光羲，非近世詩僧所能比也。」

曇潛，宋詩僧，作道潛，唐有道士號參寥子。

■ 衰陳

李太白詩：「大雅久不作，吾衰竟誰陳。」

楚林修公，吾鄉馮氏子，少年所馳自喜，嘗走江上從軍，軍潰遁入雲門，依雪嶠大師薙染。其詩悽惋可誦，自名其集曰衰陳。己酉春晤於西湖之烏石峯，庚戌夏，余再上長安，與徐野君、張祖望輩會於湯古田齋中，分韻見贈。修老有「如公何但稱才子，忠孝經綸偉丈夫」之句，後以疾卒於族人之室，其稿竟散失無存，僅見二首於越郡詩選。

卓子任載入遺民集。

雪嶠自號青獅翁，示寂於丁亥八月，弘覺老人挽詩有云：「只有罵人三寸舌，曾無詣佛兩行眉。」詳見百城集。

真節無枝

正泉老人爲法門尊宿，所著直木堂睡香菴諸集，彪炳叢林，其繼席平陽之日，余與契合最深。嗣復主席天童，管以拄杖授余，手書一軸爲記別云：「宋公吾不知其何輩人，勃窣高載方山巾，長歌短劍走燕秦，詩情酒態秋復春，下視一世茫茫烟塵，歲晚歸來釣鑑潛，禪爲餌兮法喜綸，大笑衝浪皆凡鱗。聞者見者驚嘆頻，紆轍鹿峯忘苦辛，沙飯細嚼血牙齧，滋味自別眉休顰。烏藤霜絡渾骨筋，隻手提授用貴親，直節無枝光燄新，子詔格物非其隣。」

春野

邃泉以文字妙香代爲佛事，一時會下諸人，莫不異口同聲，哀然成帙，獨石庭弘公爲能擺落一切，自成機杆，其全集余嘗序之。西山和尚取入法苑英華，皆琅琅可誦也。私公爲姚孝子後裔，孝子名希唐，號春野，以事母棄官歸，與季彭山錢緒川王龍溪陳海樵遊。徐文長詩所謂：「春野山人性頗怪，海縣爲官懶束帶。」卽其人也。

孝子以孫貴，贈太常少卿，其墓在石碁，爲人盜買。石公走京師，丐錢贖之，不可，乃以其募資建孝義祠於故里。其詩有「魂夢三年雙淚盡，死生萬里一身歸」之句，紀實也。

伏虎寺

金壇蔣虎臣超，丁亥第三人入館爲學使，夢中有所見，遂以禪悅爲事。後宿峨嵋山之伏虎寺，賦詩曰：「儵然猿鶴自來親，老衲無端墮孽塵，妄向鑊湯求避熱，那從大海卻翻身。功名愧儡場中物，妻子骷髏隊裏人，只有君親無報答，生生常自祝能仁。」書竟，端坐而逝。觀此則知趙閱道楊次公一流人物，不得以逃儒入墨少之。

疑佛疑魔

李卓吾死于逮，馬御史經綸葬之，于奔正過其墓，有詩曰：「此翁千古在，疑佛又疑魔；未效鴻冥去，其如龍亢何；書焚焚不盡，老苦苦無多。」註云：「卓吾晚年著書名老苦。」「潞水年年嘯，長留君浩歌。」湯養仍有句曰：「自是精靈愛出家，鉢頭何必向京華。」周汝登亦有句曰：「半成伶俐半糊塗，惑亂乾坤胆氣粗。」按隆萬時閩人林兆恩倡三教總持之說，里人趨之如鶩，卓吾適以偏師游徼其間，而適丁其禍，固非爲法罹難者可同日語也。

「白盡餘生髮，丹存不老心。」「遠夢悲風送秋懷，落木吟。」皆卓吾句。

象外句

洪覺範曰：「唐僧多佳句，其琢句法，比物以意而不指言某物，謂之象外句。」如無可上人詩：「聽雨寒更盡，開門落葉深。」是以落葉比雨聲也；又曰：「微陽下喬木，遠燒入秋山。」是以微陽比遠燒也。石屋琪曰：「分明月在梅花上，看到梅花早已遲。」於寂音句，緇素得出，許汝作箇詩僧。

紅白

杜工部曰：「髮短何勞白，顏衰肯更紅。」鄭都官曰：「衰鬢供霜白，愁顏借酒紅。」陳正字曰：「髮短愁催白，顏衰酒借紅。」周遵道謂語意相類，必有定其優劣，不知隋人尹式詩：「衰顏倚酒紅。」倚字尤有味也。

花柳

唐時殿庭多植花柳，杜子美詩：「退朝花底散，歸院柳邊迷。」是也。又有松樹葉欄之類，元微之詩：「松間待制應全遠，藥樹監搜可得知。」是也。上句謂凡入閣賜對，退立東塔松樹下候進止也。下句謂入殿奏事，以御史一人立殿門外搜索而後放入也。

宣和御製宮詞：「禁宮春色最妖妍，桃李扶疎滿眼前。」是宋時猶踵唐制，元明以來不復然矣。

紅雨

劉夢得詩：「花枝滿空迷處所，搖動繁英落紅雨。」實自李長吉「唐花亂落如紅雨」化來。而馬西樵謂劉李出於一時，並非剽竊，吾謂寸金不換丈鐵，昌谷爲優。

李中詩：「好無經霜葉，紅於帶露花。」亦將杜紫微句點金成鐵。

梅雨

王季重曰：「梅雨在四五月，如婦人之怒，易搆而難解；又如少年無行子，盟在耳門，須臾翻覆。」取喻奇而確。周處風土記：「夏至前雨名黃梅雨。」月令廣義曰：「江淮四五月間久雨爲徽天。」說文曰：「衣中久雨青黑色也。」本草曰：「梅雨水沾衣便腐。」詩人多用梅字。薛道衡：「細雨應黃梅。」隋煬帝：「黃梅雨細麥秋輕。」白居易：「黃梅雨裏一人行。」朱慶餘：「梅天馬上愁黃鳥。」鄭谷：「梅雨滿江春草歇。」薛能：「濕風梅黃滿船輕。」少陵梅州集，俱有梅雨詩，諺云：「夏至一聲雷，倒轉做重梅。」崔翹詩：「杜馥重梅雨，荷香送麥秋。」埤雅曰：「三月爲迎梅，四月爲送梅。」

花雨

庾開府遊山詩：「澗底百重花，山根一片雨。」屠赤水曰：「後人作登臨詩，曾有此句否！」余謂舟中望月詩：「山明疑有雪，岸白不關沙。」亦非後人可到。

清音

太冲詩，玉璣雜書誤作謝康樂。

梁昭明與諸人泛舟元圃，或稱此中宜奏女樂，太子初無言。但詠左太冲詩曰：「何必絲與竹，山水有清音。」可見松陰唱導，花下鳴鑣，必非尊人勝賞。

草書

懷素以草書擅名當世，戴叔倫贈以詩，有曰：「心手相師勢轉奇，詭形怪狀翻合宜。人人欲問此中妙，懷素自言初不知。」許瑤有曰：「志在新奇無定則，古瘦穢褻半無墨。醉來信手兩三行，醒後卻書書不得。」其自序歷舉諸賢評騭，以顏清臣爲首，蓋古斂脚屋漏痕，爲其心醉也。素書本學張顛，而米顛謂其平淡，不幾力效前顛而反見黜於後顛耶？

序稱司勳起爲從父，當本姓錢，而仲文集有送外甥懷素詩，豈亦如近世過房出繼之流耶？

剪削

東莞王晞，字元宗，聘同郡楊氏女荇華，未成禮，晞父母俱喪，晞母亦卒，乃捨俗出家。更名竺僧度，楊終喪，自惟三從之義，以詩五篇寄度，有曰：「安事自剪削，耽空以害有。」度報以書，亦以詩五篇復之，有曰：「罪福良由己，寧云已恤他。」楊感悟亦出家，此事與雲棲夫婦相仿，他王楊得童真住更難。

世說：「王晞字叔朗，人號方外司馬。」嘗有句曰：「日落應歸去，魚鳥見留連。」齊書：「高演欲以王晞爲侍郎，不受，或勸之曰：非不好作要官，但思之爛熟耳。」一南一北一僧，姓名同時，代同，瑯琊太原譜系俱逸其人。

龍鍾

裴晉公未遇時，過天津橋，有二老倚柱而立，愕然曰：「蔡州未平，須得此人爲相。」僕人以告公曰：「見我龍鍾，故相戲耳。」昌黎詩：「東野不得官，白首愕龍鍾。」又送侯喜詩：「已作龍鍾後時者，嬾於街裏踏塵埃。」退之與晉公同時，未必便用其語。南越志：「羅浮有籠籬竹，一名龍鍾。」張曲江答陳拾遺贈竹簪詩：「遣我龍鍾節，非無戒瑁簪。」是昔人原以名竹而晉公引之。

王褒與周弘讓書：「援筆攬紙，龍鍾橫集。」演義謂「鬢髮拉搭之貌」；岑嘉州詩：「雙袖龍鍾淚不乾。」蓋老狀也。李俊明詩：「龍鍾不稱凌烟像，只有山林志可酬。」

他年

韋莊與僕者楊金詩：「努力且爲田舍客，他年爲爾覓金魚。」又與女僕阿汪詩：「他年待我門如市，報爾千金與萬金。」一許以官，一啗以利，寫盡措大未遇時捕風捉影之態。「鼻涕長一尺」「胡爲乎泥中」始覺王鄭二公威令大行也。

少陵示阿段詩：「羣人入夜爭餘瀝，稚子尋源獨不聞。」刁間所以取筴黠奴，中山贈小樊詩：「花面丫頭十三四，春來緯約向人時。」曹公所謂「有心青衣」也。

嫦娥報姓名

華容黎淳行，謹厚絕外慾。天順丁丑公車入都，諸英少拉往勾欄。豫囑妓呼其名，淳口占一絕曰：「十里紅樓百里程，忽聞花裏喚黎淳。狀元本是天生定，故遣嫦娥報姓名。」及對策，果擢狀頭。

隨陽雁

洪武十年，宗景濂侍上御午門，因乞歸，上顧謂曰：「卿來此地，跡應稀矣，可能再見否？」濂對曰：「老臣身未就木，當一歲一來也。」華亭朱孟辨，帝紀其事，以詩送之。有曰：「城上春雲暖更飛，念卿此地跡應稀。臣身願作隨陽雁，一度秋來一度歸。」此時主眷，如是何末路踰蹬，乃爾耶？

萬鴿飛翔

紹興間宮中養鴿羣飛于外，有太學生作詩以諷，傳入大內。高宗聞之，因不復畜，詩曰：「萬鴿飛翔繞帝都，朝昏收放費工夫。何如養取雲邊雁，沙漠能傳二帝書。」可與康伯可題扇句並傳。

張曲江有鴿曰「飛奴」，每令寄書於人，又輟耕錄，三餘醉筆，皆有鴿傳書事，惜當日未有以之解嘲者。

五辛柏葉

庚肩吾歲盡應令時，不獨聲調圓穩，爲唐律之祖。至云：「聊開柏葉酒，試奠五辛盤。」尤開無賬法門，不讀六朝詩，安知三唐所自起乎？

折楊柳

「嫋嫋何堤樹，依依魏主營。江陵有舊曲，洛下作新聲。妾對長楊苑，君登高柳城。春還應共見，蕩子太無情。」此徐陵折楊柳曲也，使掩其姓名，得不指爲初唐佳什乎？其別毛尙書一首，音調亦同。

同江詹事登宮城南樓一首，純乎排律矣。庾信舟中望月一首，通體穩順，第結句似收煞不住，當別參之。

道林寺

唐人七言排律平韻，自崔融從軍行始。

五古通體作排語者甚多，七言罕見。沈君攸桂檝泛中河一首，已啓其機。至韋蟾道林寺一首，工力兼到，雖係仄韻，竟可作排律矣。詩曰：「石門適接蒼梧野，愁絕陰深二妃寡。廣殿崔巍萬壑間，長廊詰屈千巖下。靜聽林飛念佛鳥，細看壁畫馱經馬。暖日斜明蟬竦梁，濕烟散霧鴛鴦瓦。北方部落檀香塑，西國文書貝葉寫。壞榴迸竹醉好題，窄路垂藤困堪把。沈裴筆力鬪雄壯，宋杜詞源兩風雅。他方居士來施齋，彼岸上人投結夏。悲我未離擾擾徒，勸吾休學悠悠者。何時得與劉遺民，同入東林白蓮社。」大蘇同程正輔遊白水山詩，幾有積薪之歎。

隔句對

隔句對始於曹子建鰕鮒篇，卽小雅「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之章法也。左太冲詠史詩：「習習籠中鳥，舉翮觸四隅。落落窮巷士，抱影守空廬。」司馬彪贈山濤，謝靈運宿石門，江淹貽袁常侍，俱用此體。薛道衡：「昔時應春色，引綠泛青溝。今來承玉管，布字轉銀鈎。」蓋詠側理紙也。紙以苔爲之，故云，亦作陟釐。

盧照隣「東山谷口外」，唐人此體極多。

■七言隔句

五言隔句多已，七言惟鄭都官有云：「昔年共照松溪影，松折碑荒僧已無；今日還思錦城事，雪消花謝夢何如。」白樂天快活一首，韓致爽寒食有懷一首，亦用此體，此類雖非至詣，然亦不可不知也。

■離合

孔北海作離合詩，鮑明遠效之，至權德輿，且衍爲數十韻。此如琴譜中之吳歌梵咒於太和元氣澌滅盡矣。輓近盛作八音裝頭，五字束脚，且用傳奇中語，噂沓不休者，吾不知於四始六義之旨爲何若耶？

辛亥遊天津，薛觀察柱斗，以方歐餘四時閨怨詩，屬爲捉刀，卽八音五字之體。湯古田見存敝藁中，笑曰：「何故作此狡獪耶？」因急去之。

■詩忌

詩有以干支、星宿、建除、字迷、八音、人名、藥名之類，遊戲成文者，有所謂迴文、聯錦、連環、及一七令、諸體者，皆非大方家所宜，入之稗官小說可耳。鮑參軍有九言詩，昉自高貴鄉公沈隱侯，文湖州效之，中峯禪師用以詠梅，楊升菴從而和之。盧贊元詠醴醢，已先爲祖之，佶屈聲牙，不作可也。

元人七古，好用長句，九字至十三字，總不見佳。

■詩誤

「西巴」說苑亦作「巴西」。

孟襄陽詩：「伏枕嗟公幹，歸田羨子平。」誤以「張平子」爲「子平」，李嘉祐贈韓侍郎詩：「圖畫風流似伯康，」誤以「韓伯休」爲「伯康」，黃涪翁詩：「食子不如放鹿，樂羊終愧巴西。」誤以「秦西巴」爲「巴西」，蘇東坡詩：「石建方欣洗牖，廁，姜龐不解歎伊威。」誤以「廁牖」爲「牖廁」，李獻吉詩：「玉峯回首碧參差，」

「差」音雌，誤與「家」字同押，則昌黎作俑也；袁石公詩：「慚愧虛名老顧廚」，「廚」音「皮」，誤作「廚」與「扶」字同押。

改易地名

邢凱坦齋通編曰：「詩人好改易地名，以就句法，如大孤山旁有女兒港，小孤山對岸有彭浪磯，韓子蒼詩：『小姑已嫁彭郎去，大姑常伴女兒住。』四者之中，所不改者一耳。蜀大散關有喜歡舖，江西萬安縣有萬公灘，東坡入贛詩：『山憶喜歡來遠夢，地名惶恐泣孤臣。』乃更『惶恐』似對『喜歡』。』余按徐凝過馬當詩：『三月盡頭雲葉秀，小姑新着好衣裳。』白樂天東南行：『林對東西寺，山分大小姑。』是唐人已呼爲小姑矣。又文信公有『惶恐灘頭說惶恐，零丁洋裏歎零丁』之句，前人所言，後人沿爲故實，特問其詩之佳與不佳，人之傳與不傳耳。

晚暮

楊震客居于湖，衆人謂之晚暮，後得三鱸之兆，歷官太尉。

李尤九曲歌：「年歲晚暮時已斜，安得力士翻日車。」「年」與「歲」，「晚」與「暮」疊用，在後人必以爲疵矣。王逸琴思楚歌亦有「時節晚暮年齒老」之句，曹子建種葛篇：「行年將晚暮，佳人懷異心。」劉昫虛寄孟浩然詩：「林山相晚暮，大海空青蒼。」

尤字伯仁，和帝時爲蘭臺令，史逸字叔師，著楚詞章句。

匹夫囚臣

後漢傳贊嚴氣正性，與蜺玉秋雨比質，自是北海定評，移易他人不得，溫飛卿題墓三十韻，頗得其概。

孔北海雜詩：「呂望老匹夫，苟爲因世故，管仲小囚臣，獨能建功祚。」李天生曰：「太公滅殷，管子尊周，先生取舍若此，知其懷忠於漢室也。」端明云：「使操不殺公，公必殺操。」千載知己之言，如此看覺鍾譚品隲，尙隔一層。

■垓下大風

「車鄰騶臑」見於十五國風，逮始皇焚書坑儒。而此道中絕，然垓下大風，其人故生於秦季也。天地自然之氣，賴以不絕如綫者以此。

安世房中歌，典雅莊重，一代作手。若戚夫人，華容夫人，烏孫公主，趙后，班姬，文君，昭君，徐淑，蔡琰，蘇伯玉，寶元，妻，雖哀怨不同，而各自摠其情性，千載之下，口吻如生。漢世婦人何其多才也。

■病婦孤兒

古樂府多有不可句讀者，流傳既久，容有脫誤之處。若病婦行，孤兒行，二首，高參錯不齊，而情與境會。口語心計之狀，活現筆端，每讀一過，覺有悲風刺人毛骨。後賢遇此種題，雖竭力描邈，讀之正如嚼蠟，淚亦不能爲之墮，心亦不能爲之哀也。

■阮張

陳繹曾曰：「凡讀文選詩，須分三節，東京以上主情，建安以下主想，三謝以下主辭。」袁宗道曰：「有作始，自宜有末流，有末流自宜有鼎革，此千古詩人之脈，所以相禪於無窮者也。」

阮嗣宗詠懷詩：「彎弓挂扶桑，長劍倚天外，泰山成砥礪，黃河爲裳帶。」設想甚奇，然自大言賦得來。張茂先壯士篇從而效之曰：「長劍橫九野，高冠拂玄穹，慷慨成素霓，嘯叱起清風。」吳雪舫謂：「此數語稍見風雲之氣。」蓋以鍾嶸謂其兒女情多也。余謂左太冲之「振衣千仞岡，濯足萬里流」更爲陟健。宜乎景文公曰：「飄飄有世表意，不減嵇康目送飛鴻語。」

■貴賤

太冲詩：「貴者雖自貴，視之若埃塵；賤者雖自賤，重之若千鈞。」語意用楊子宿於逆旅事。

天高萬物肅

此句黃澹翁用入秋懷詩。

張景陽秋夜詩：「房櫳無行跡，庭草淒以綠，青苔依立牆，蜘蛛網四屋。」寫景荒涼，似叢祠古墓間語，不如「天高花物肅」之句，氣岸無窮。

平原

陸平原擬古諸作，如方袍幅巾而談莊老，矜貴有餘，疎通絕少。

唐文皇令房玄齡、褚遂良、修晉書，於二陸列傳，稱制序之，有曰：「遠超枚馬，高躡王劉，百代文宗，一人而已。」

山夜憂

謝希逸以長短句作山夜憂，不似賦月人語，使鮑明遠見之，得無噴飯滿案耶？

五君詠

史稱延年疎誕，不能收容當世，出爲永嘉太守，作五君詠，述竹林七賢，山濤王戎，以貴顯被黜。

顏延之五君詠，首首可誦，較「秋胡行」更有剪裁，王仲淹謂其「約以則」洵然。

嵇中散有秋胡行七首，與本意無涉。

明遠

蘇李錄別之後，五言盛行，建初以還，類多名作，至鮑明遠出，而長調一新。昔人謂上挽曹劉之逸步，開下李杜之先鞭，齊梁之際，故是一樞紐也。

元暉

李供奉歌行純學明遠，工部所謂「俊逸鮑參軍」也，其於元暉，尤爲服膺，觀全集自見。

平原康樂之後，少一元暉不得。譬如五音繁會，酬酢將闌，忽有二八女郎，幕帷而奏新曲，殊覺耳目爲之一新，不然，其不至如魏文侯之聽古樂者幾何？

元暉於永元初死，江祐之難，沈休文爲梁皇佐命，鍾嶸嘗求譽於約，約拒之，及卒，嶸評其詩，謂「此時謝朓未適，江淹才盡，故約稱獨步。」才盡之說，吾不敢知，若梁帝謂「三日不讀謝朓詩，便覺口臭。」豈得嘗爲未適耶？至沈約懷舊詩有曰「調與金石諧，思逐風雲上。」其推遜爲何如者。記室三品與班掾九品同科。

文士爭權

「空梁落燕泥，」庭草無人隨意綠，可爲至戒。王僧虔故用拙筆，大是解人。

帝王家兒與文士爭權，三祖之後，斷屬蕭梁，氣運升降之際，有開必先也。

儉句

昔人謂「詩家者流，儉句最爲鈍賊，况全篇作臆篋耶？」柴廓行路難，俚鄙可笑，而寶月竊之，致廓子賚手本欲訟，此髡固是有目如盲，而廓子亦可謂自揚家醜者矣。

唐人多盜佳句以登第，如楊衡「一一鶴聲飛上天」，竟於闕下誥之，不止紅鸞白獸以賄行也。

文筆

樊川有句曰：「杜詩韓筆愁來讀，勝似麻姑癢處抓。」謂少陵昌黎也。

六朝人謂文爲筆，所云「沈詩任筆」者，謂約工於詩，昉善於文也。然豈惟昉不善詩，卽劉峻范雲輩，亦不能與徐庾爭雄，肩吾有信，摛有陵，挽風騷於垂絕之際，南北分疆，才人適丁其運，於天乎何尤？

王無功，虞伯施爲初唐巨子，然自大業時已見一斑矣。風氣所開，潛移默運者如此。

萬古流

「王楊盧駱當時體，轉薄爲人哂未休。」初唐四傑，草昧初開，未脫陳隋風調；射聲逐影之儔，不免隨人軒輊。少陵虛懷樂善，爲後來輕於毀譽者戒，故曰：「爾曹身與名俱滅，不廢江河萬古流。」誠取之也，誠重之也。

如撞鐘

高仲武聞氣集曰：「英華失於浮游，玉臺陷於淫靡；珠英但紀朝士，丹陽止錄吳人。宜於此中，大有伐山通道之用。然所選二十六人，未見純粹以精。」信乎詩之難言也。章穀才調集，芮挺章國秀集，手法略同，宋文憲答章秀才論詩書於前後師承之旨，言之備矣。

記曰：「善待問者如撞鐘，叩之以大者則大鳴，叩之以小者則小鳴。」惟詩亦然。李杜王孟，固難窺其涯涘，舍而之高岑，韓柳猶具體也。於元白則近率，於溫李則太纖。於皮陸則過僻，而且矯之以蘇黃以楊陸，以松雪遺山，無乃每下愈況耶？而况乎濟南北地公安，竟陵之紛也，則何不反而歸之唐，歸之漢魏，且歸之三百篇之溫溪敦厚而左右逢源之爲愈也。是在善學詩者。

吳門徐子能曰：「昔之學詩者病在冗濫，冗濫則禮不興；今之學詩者病在橫厲，橫厲則干戈日起。」

霹靂引

琴操云：「楚高梁子遊於九皋之澤，霹靂盛，玄鶴翔其前，白虎吟其後，因作霹靂引。」沈佺期擬之曰：「歲七月，火伏而金生，客有鼓琴於門者，奏霹靂之商聲。」此七言變調之始。如太白止雲樂子美桃竹杖，閻朝隱鸚鵡貓兒篇，任華贈李白寄杜拾遺，盧仝月蝕貫休草書歐陽公廬山高，袁清容玉署鼈峯歌，高季迪青丘子歌，貝瓊鐵崖歌，王新建秦山高，李西涯花將軍歌，吳匏菴題鍾進士元夜出遊圖，皆另有一種氣色，亦須另具一副手眼讀之。薩天錫四季宮人詩堆金積粉，膩滑如油，要是北宋畫法，作內家裝束，不得以格律繩之。

二石

石齋早朝詩：「垂拱再懸新日月，截黎宜奮舊風雷。」

明局既終於闕，得二石，石齋石倉也。黃以理學持身，思節噉然，弗可尙已。曹以博雅擅名，輒起輒仆。蓋棺論定，與黃無間焉。黃時險稟鉤棘，天性所鍾，流傳者人盡識之。曹詩如得家信：「驟驚函半損，幸露語平安。」遊山水：「野亭漁並席，官渡馬同船。」入蜀：「水田開四野，松石閉孤僧。」置之長慶集中，亦復何辨？

千尋高處

鄭清之讀書鏡誤作李文靖。

王安石吟北高峯曰：「飛來峯上千尋塔，鶴說鷄鳴見日升；不畏浮雲遮望眼，只緣身在最高層。」韞尋之詠六和塔曰：「經過塔下幾春秋，每恨無因到上頭；今日始知高處險，不如歸臥舊林丘。」瞿宗吉曰：「二詩皆自喻，介甫作於未大用前，安晚作於既大用後，然皆卒如其意不徒作也。」余按清之迎合彌遠矯立理宗時，人已有一「安晚如何晚不安」之誚，若安石以經術殺天下後世，誤盡蒼生，總未見其高也。或曰安石詩是詠東武飛來。

玉笋金鹽

譙周異物志：「文章草，贊文章作酒，能成其味；以金買草，不言其貴，卽金鹽。」

有士人作遊女詩中一聯曰：「不曾憐玉筍，相競採金鹽。」人多不解「金鹽」二字，按煮石經云：「五加皮，一名金鹽。」始知玉筍金鹽對極妙，而初不合掌，亦宗吉語。

數歸期

都元敬曰：「王孟端舍人作詩清麗，嘗有人久客京師，別娶一婦；孟端作詩寄之曰：新花枝勝舊花枝，從此無心念別離；可信秦淮今夜月，有人相對數歸期。」其人得詩感泣，不日遂歸。王名緩，以畫傳。

孟端在京邸，聞隣商吹洞簫甚佳，寫竹贈之，商以紅氍毹作餽，乞再寫一枝，大笑走還。

都梁

李時珍曰：「武岡州，出蘭草，土人呼爲燕屠香，卽都梁也。」

古樂府「氍毹氍毹五木香，迷迭艾蒨及都梁。」吳均詩：「博山鑪中百和香，鬱金蘇合及都梁。」按爾雅翼：「鬱金和酒謂之黃流。」神農本草：「蘇合香出中臺川谷。」廣志：「都梁香出交廣，形如藿香，迷迭，出西域。」魏文帝與建安七子俱有賦。艾蒨，松衣也。五木僅及其三，亦猶百和之不止於五耳。

泉新

唐高彥休號參寥，誤闕史。太白有贈道士參寥子詩，疑卽高也。江陰李謂，是宋人。

東坡志林曰：「昨夜夢參寥師，攜一軸詩見過，覺而記其飲茶詩兩句曰：『寒食清明都過了，石泉槐火一時新。』」夢中問：「火果新矣，泉何故新？」答曰：「俗以清明淘井。」當續成詩以紀其事。後七年，坡守杭，而參寥已居智果院，於寒食後一日泛西湖，謁之，汲泉鑽火，烹黃蘗茶爲飲，因憶前事，作應夢記。」

空靜

東坡送參寥詩：「欲令詩語妙，無厭空且靜；靜故了羣動，空故納萬境。」以音聲，語言而作佛事，深有得於此邦真教體之意，不必成佛在靈運後也。

南宮真蹟

文衡山嘗寫雲山一軸，後草衆七律一首，結云：「山齋十日經過斷，搦得南巖水墨圖。」其爲名流所重如此。蒲城米侍御襄家藏南宮真蹟，許魯齋方正學各有題詠。許詩曰：「樹色模糊蘚徑平，人家只隔水泠泠；白雲不辨巖崖出，遠卻峯嵐一半青。」方詩曰：「海嶽菴前覓舊蹤，蒼茫雲樹隱南宮；別來幾點青山影，付與寒鷗一笛風。」藍田叔自云：「會見米友仁楚山清曉圖于燕邸，摹以呈胡大司寇，今存清畏堂中。煙巒變幻，着紙如飛，小虎如

是，老頗可知，臨本如是，真蹟可知已！

田叔嘗遊吾越，與陳章侯善，每獨行禹廟，寫古松以歸。吾越競傳其畫，與關虛白同。

社公

呂太常詩：「治髣社酒分鄰父，含笑山花付侍兒。」

李昉爲翰林學士，月給內酒，兵部李濤嘗因春社寄以詩曰：「社公今日沒心情，爲乞治髣酒一瓶；惱亂玉堂將欲偏，依稀巡到第三廳。」社酒能治髣，見賈氏談錄，而或謂「社公」乃濤小字，不知當否？

止瘡

函史云：傅霖，青州人，與張詠同學。張既顯，三十年不復見，一日來謁，闔吏以名白。張怒罵曰：「傅先生天下賢士，何敢斥名？」霖笑曰：「別子一世，猶然故吾，好怒罵耶？」張問何來，曰：「公將去，來視耳。」翼日而張卒。余按乖崖屢有贈逸人詩，不應如此久別。西清詩話謂三十八年不相見，見後一月而公薨，俱未確。

張乖崖與傅逸人善，屢欲薦之，傅不可而止。開寶中嘗會於韓城，談論竟夜，隣里病瘡者皆愈。張後有詩憶之曰：「每憶家園樂，名賢共里閭。劇談祛夜瘡，幽夢得鄉書。漸長性情懶，隔年音信疎。終嫌累高節，不敢薦相如。」傅每發家書，必先有夢，腹聯蓋紀其實也。讀少陵詩可以止瘡，豈虛語哉！

蔣永公曰：「文潞公花押佩之止瘡。」徐文長在胡少保幕，諸將有病瘡者，請假，文長寫詩與之，曰：「佩此當愈。」從之，瘡止，不獨一少陵也。

若耶

漢鄭太尉弘，販薪若耶溪，得遺箭還之，乃神人也。感分風之報，至今有樵風徑云。

若耶溪，剡見於越絕書，及吳越春秋，水經註云：「上承嶠峴，下注太湖。」唐徐季海浩改爲五雲溪，至獨孤及許

渾始用爲類。歷朝吟詠最多。惟丘爲詩「溪中水流急，渡口水流寬。每着樵風便，往來殊不難。」四語朴而切，爲一篇之警策。

溪水匯於三江，與太湖相去甚遠，酈註大誤。

遺山

儲文懿金源諸陵詩：「幽蘭一燼雄圖歇，江水悠悠入墓田。」

元遺山壬辰紀事詩：「複道漸看連上苑，戈船仍擬下揚州。」此金哀宗天興元年語也。至癸巳，則哀宗奔河北，又奔藜州，故曰「只知灞上真兒戲，謂誰神州遂陸沉。」而續歌有「虞虢分明在眼中」之句，謂孟珙師以曾元人也。迨乙未，則完顏氏之社屋矣。有曰：「四壁舊聞懸磬宅，一囊今有賣書錢。」此野史亭之所由作也。他若衛州感事曰：「刼前寶地三千界，夢裏瓊枝十二樓。」過羊乘也。曰：「老來行路先愁遠，貧裏辭家更覺難。」繆悠倘，起待金原百二十年之案云。

按完顏本出黑水靺鞨氏，情古肅慎地，遂呼爲女真。宋避真宗廟號，呼女直。值遼衰，渡混同江，據黃龍府而盡有其地。後又取宋汴京，以淮爲界，可爲強矣。幽蘭一炬，遠勝徽欽，而族屬播遷，較靖康尤甚。天道好還，吾讀山集而益信。

讀李斯傳

「平車致三轂，本關行地速；不知駕馭難，舉足或顛覆。欺暗尙不然，欺明當自戮；難將一人手，掩盡天下目。」此曹鄴讀李斯傳作。唐文粹僅摘四語錄之，後二句世人習誦而不知其實出於此。

周亞夫廟

刻溪漫筆云：「景州有周亞夫廟，舊有碑，書漢丞相條侯廟記。」統志載一詩於其下曰：「漢室深謀只是癡，

楚王當事更無機，荒墳寶十應從葬，宜有神光夜陸離。」味其語氣，乃詠亞父范增，非亞夫條侯也。此如以王元爲沈約者同志書統繆，往往皆然。

細人

宋真宗一日與宰執議政罷，因賜坐，從容語曰：「幸茲太平，君臣亦宜以自娛，卿等各有聲樂之奉否？」俱言有無多寡，惟王文正獨以無對。真宗笑曰：「朕賜且細人二十，卿等分爲教之，藝成皆送旦家。」見李薦師友談記，先大夫嘗系以詩曰：「夏叛遼橫未處分，東封西禪儘紛紜，受金附會天書畢，又費君王賜細人。」細人二字出檀弓，并吳越春秋。

波浪

西都賦：「左城右平，」摯虞決要曰：「城，」陞階也；平者以文磚相亞次也。薛綜西京賦註：「階級中分，左有齒，右則平，」卽「濫浪」之義。升菴答蔡仲衡龍甚是而元瑞引黃翻綽馬經之諠譏之過矣。

官牆疊石，多作水紋，有如浪花起伏。溫飛卿華清宮詩：「濫浪浮瓊砌，晴陽上綵遊。」上句指此。陸暢詠階詩：「甃玉編金次第平，花紋隱起踏無聲，」亦此義。

玉京

詩家每用「玉京」二字，葛稚川枕中記曰：「玉京七寶山，周迴九萬里。」靈樞奎景內經曰：「下離塵境，上界玉京。」元君註曰：「玉京者，無爲之天，三十二帝之都。」老杜：「玉京羣帝朝北斗，或騎麒麟翳鳳凰，」純用道藏語。

藕絲孔

謝皋羽海上曲曰：「水花生雲起如葑，神龍下宿藕絲孔。」用大藏阿修羅與帝釋戰事。

二千仞

劉青田詩：「天穆之野二千仞，天帝所以觴百靈；三嬪不下兩龍云，九歌九辨歸杳冥。」按山海經：「夏后開上三嬪於天，得井辨九歌以下。」郭景純謂「獻美人於天帝，竊天樂卯午所也。」洪興祖引此註楚詞，朱子斥之。羅氏路史曰：「天蓋指舜禹，尊其賜耳。」此說近之。

黃石白猿

李太白贈宋中丞詩：「白猿慚劍術，黃石借兵符。」杜牧之題西平王宅：「授圖黃石老，學劍白猿翁。」用庾信字文盛墓志：「授圖黃石，不無師表之心；學劍白猿，遂得風雲之志。」

鹽澤醋溝

略見筆叢。

岑參詩：「雁塞通鹽澤，龍堆接醋溝。」鹽澤見漢書匈奴傳，又闕澤十三州志云：「山氏城北爲高踰淵，東北醋溝水出焉，水在中牟。」又郭緣生述征記云：「醬魁城至醋溝凡十里。」「醬魁」二字更僻。

舞劍臺

唐李崇簡勅名，明李元陽有記。

戚少保南塘武功將略，垂諸史策，而偶爲吟詠，亦超放自如。有鄭都官羅江東筆致，鎮薊逾日，登盤山絕頂，有詩曰：「霜角一聲草木哀，雲頭對起石門開。朔風村酒不成醉，落葉歸鴉無數來。但使雕戈銷殺氣，未妨白髮老邊才。」勒名峯上，吾誰與故李將軍舞劍臺。」詩載止止堂集。其曰「故李將軍」者，指唐李藥故也。戚名繼光，字元敬，有紀要新書與俞大猷正氣堂集並行。

金銀二山

駐蹕山之西曰「虎谷」，旁有土岡，名小金山。亭午人過，衣色如金，井兒谷有玉峯山，山石盡白，俗呼銀山。無名

氏詩：「虎谷名金山，客行初未識；日午山下過，人衣黃金色。」銀山本在北，萬丈青雲梯；曉見居庸雪，銀山忽在西。」雜見昌平州志。

東西二山

太湖有東獄西獄二山，相傳吳王夫差于此置男女二獄。楊郎中備有詩曰：「雷靈號令雪霜威，二獄東西鎖翠微；彷彿鄴都叢棘地，巖扉應是台園扉。」地有獄山，故累朝每興大獄于此。

青山一髮

林德陽題陸放翁詩卷後有云：「青山一髮愁濛濛，干戈愁已滿天南；東來卻見九州同，家祭如何告乃翁。」即用放翁語作結，所謂「借他人酒杯，澆自己碗壘」也。「一髮」二字用昌黎文「其危如一髮引」。

唐清父杭州紀事詩：「吳山一髮暮雲孤，愁向湘纍訊故都。」虞文靖題柯博士畫：「青山一髮是江南，頭白不歸神獨往。」

東山雲門

德陽東山詩：「一川白鳥自來去，千古青山無是非。」雲門詩：「遊閒時與雲來往，鶴老不知人是非。」命意雖同，氣機自別。

宋季詩人，抉千古之樊籬，而自詭于殘山賸水，以寓意末路；得一白石樵唱，以收垂爐之治，而唐清父涇鮪以行，輒曾仲才之良，汪水雲元量輩爲之薪傳，光雖微，不可謂非閭室之一炬也。

蟹膏

張孟陽登成都樓詩：「黑子過龍醢，果饌踰蟹蟾。」「黑子」未詳。「蟹」爾雅曰：「蜚蠊也。」庾子山永豐言志詩：「濁醪非鶴髓，蘭肴異蟹膏。」蟾膏疑通用。周禮：「庖人供祭祀之好羞。」鄭康成註曰：「謂四時膳食，若荆」

州之鱸魚，揚州之蟹胥。陸氏音釋曰：「蟹胥也。」此事後來詩人罕用。惟山谷詩：「蟹胥與竹萌，乃不羨羊腔。」

如桃李

升菴曰：「山谷詩可嗤處極多，其尤無義理者，如『雙鬟女弟和桃李，早年歸我第二雛。』稱子婦之顏色於詩句，以贈其兄，可謂千古罕聞。」朱紫陽謂其詩多信筆亂道，良不誣也。

東坡每見魯直詩，未嘗不絕倒，而當時目爲江西宗派。遺山曰：「只知詩到蘇黃盡，滄海橫流却是誰？」

似鄂州

金古良曰：「學何李而不佳者，其失膚；學山谷而不佳者，其失俗。膚可醫，俗不可療也。」

王百穀少時，即以詩名。嘗遊白下，爲袁相國詠牡丹曰：「色借相公袍上紫，香分天子殿中烟。」蓋花名紫羅袍也。又張伯起年已七十，其母九十誕辰，王以詩祝之，有曰：「共道麻姑如處女，笑看菜子似嬰兒。」題梅衡湖平朔方卷後曰：「美人學舞魚腸劍，斷養能開兕肉弓。」偶至泰興，邑令陳君觴之樓上，有句曰：「多君下榻能留稗，有客登樓亦姓王。」皆以實事排偶成文，酷似許鄂州矣。

夜過山陰詩：「白日無多容易落，青山一半不曾看。」則又似楊陸聲口。

元句

遺山之於金，亦如羽皋之於宋，廉夫之於元也。故其詩句不入此條。

宋元之交，遼金二氏詩多不見。元代名手奄有二朝，如靜修之雄，松雪之雅，道園之曠，鐵崖之豪，皆卓然成家，諸體俱備者矣。他若清容、石田、秋宜、淵穎諸集，人自爲宗，亦足表一時之風氣。間有散見於篇什者，因彙摘其警句。五言如賈奎：「泊舟隨岸曲，坐石看雲移。」王士熙：「闌花經雨白，野竹入雲青。」「地幽迷曉樹，花重壓春烟。」郭奎：「淚因明月下，心在故鄉多。」何中：「潮生灘響盡，海近夜涼歸。」「水香梅落處，沙潤草生時。」范德機：「麥

收風漲暑，梅熟雨留寒；「張養浩」：「池小能容月，牆低不礙山」；「苦香花覆砌，石潤竹通泉」；「黃庚」：「柳疏鶯占影，花雜蝶分香」；「薩都刺」：「烏道懸青壁，龍池浸白雲」；「海嶂連雲起，江湖入市流」；「貢師泰」：「世事同蕉鹿，人心類棘猴」；「袁士元」：「誰知持戟士，亦有讀書人」；「成廷珪」：「孤花餘晚豔，芳草亂春愁」；「楊奐」：「夢寐嫌爲客，妻孥不諱貧」；「陳基」：「澤國龍分節，邊城虎據關」；「倪瓚」：「借地乃栽竹，巢雲獨傍松」；「王逢」：「露盤迎月早，宮漏出花遲」；「丁鶴年」：「谷虛秋氣早，林茂曙光遲」；「捲幔通花風，移牀避燕泥」；「葉顥」：「白石和雲煮，青山帶月耕」；七言如歐陽元：「標名花塢鶯爭道，集句桃符鹿守關」；龍從雲：「寒潭六月猶無暑，老木千年尚有花」；郭奎：「花落始知寒食過，雁歸渾是夕陽愁」；江存禮：「古壘尙在唐歲月，江山猶識漢衣冠」；可溫雅琥：「萋草有風嘶石馬，荆榛無月泣銅駝」；范德機：「山驛蛟眠星滿洞，水鄉雁起月迷津」；揭傒斯：「天寒劍閣猶車馬，雪滿繩橋正甲兵」；黃潛：「雲氣傍花如欲雨，柳絲垂地不驚風」；「落月正當山缺處，細泉猶作雨來聲」；薩都刺：「雲外好山如有約，烟中野樹不知名」；「樹御宿雨藏山鷓，花落春風老杜鵑」；傅與礪：「湘江竹暗連春雨，衡嶽花開隔暮雲」；張養浩：「山無高下皆行水，樹不秋冬盡放花」；黃庚：「樵斧伐雲春谷暗，漁榔敲月夜溪寒」；張翥：「家信千年黃耳犬，鄉心一夜白頭烏」；貢師泰：「松徑雨晴添虎跡，竹潭風寒聽龍吟」；陳樵：「銀色榜題章草字，烏絲闌寫越花名」；張端：「幽憐識字翻投閣，肯爲窺園廢下帷」；秦不化：「琪樹有枝空集燕，竹花無實漫棲鸞」；王翰：「丹楓盡逐孤臣淚，黃菊空憐處士心」；李祁：「來依陸氏三間屋，勝得劉公一紙書」；陳基：「且臨大令鵝羣帖，不戀尙書鷄舌香」；張昱：「鵝化羽毛猶姓杜，鶴歸華表尙名丁」；黃鎮成：「紅樹夕陽蟬噪急，白蘋秋水雁來多」；「遊山采藥辭家早，掃石看雲出洞遲」；梁曾：「萬里舟航通鳥道，四時雲雨護龍堆」；余闕：「野人籬落通澗口，賈客帆檣出漢陽」；郭銍：「汗馬功名知命薄，蠹魚文字漫心勞」；王逢：「三楚樓台餘夢澤，兩京形勢目甘泉」；錢惟善：「花信欲闌鶯白囀，麥芒初長雉雙飛」；丁鶴年：「衣冠栗里猶存晉，鷄犬桃源久絕秦」；律以

唐音自是中晚境界。至五七言古，則吊詭矜奇，每每蕩越於繩尺之外已。

雲間皇明詩選，刻意矯竟陵之弊，而千篇一律，不能各出機杼，欲觀明詩，當取各家全集讀之，以耳治，不如以目治也。朱朗詣吳越詩選，毛西河越郡詩選，適逢鼎革之際，又當別論。

中聯

楊介夫送周少宰秦府分封，中二聯曰：「恩波入渭天潢近，使節臨關華嶽低；銓事暫辭流內外，民風兼問陝東西。」王元美送瞿太史使周府，中二聯曰：「太史授圭開赤社，宗藩如帶指黃河；天邊漢節蛟龍擾，雪後梁園鴻雁多。」張助甫送高比部爲景府長史，中二聯曰：「礪指恆山爲秦嶽，帶環瀆水作黃河；朝廷禮數元王異，賓客文章宋玉多。」邊庭實送丁考功兼憲關中，中二聯曰：「周禮職方分二陝，漢郡形勝說三秦；天浮紫氣函關動，雨洗青蓮華嶽真。」句句填實，不肯下一遊移字面，氣象輝煌，雅與題稱。首尾只須稍加渲染而通體皆靈，此真治世之音也。詩歸初出，朱太史兆隆詒曰：「安得此亡國之音耶？」

鞠陵

鞠陵與婦翁王白岳先生，同著廉書。嘗自題其後曰：「寄想在萬里，用意只一字。」又常有句曰：「讀書不求名，出處明大義。」

吾越詩人，自朱朗詣毛西河主持風氣，不落訓詁窠臼；沿及近日，唐音不可問已。若俞鞠陵之「荒村藏遠樹，野火送行舟」；「飛花流浪滿，弄艇就烟栖」；謂非元和之法派乎？至若「臥牛斜睨客，倦鳥獨攜雛」；「到得無花看，方知作客真」；「一庭明月連花白，幾處家山入夢青」；「遠道無書分客夢，青山有約記僧期」；「狂驅遠雁長風急，亂踏隣園野客頑」；「偶爾會心閒拍手，忽然得意獨窺書」；「雲連海氣圍天白，風奪秋聲入樹粗」；猶可躋諸永嘉四靈之上，非優孟於蘇陸者所能彷彿也。俞名公款，字康先。

趙璧雲句，錢荆山霍，傅西涯宗，王山眉罇，四家詩集，俱有可采。

長江

「長江風送客，孤館雨留人。」丹鉛錄謂：「賈島詩此二句爲平生之冠，而全集不載，僅見於坡詩所引。」按閩仙爲長江尉人，以賈長江呼之，此二句豈卽作尉時語耶？註東坡詩者，趙彥材趙夔。

弄月明

蘇子由嘗與兄書曰：「天下論君之文，如孫臏之用兵，扁鵲之醫疾，固所指名者矣；雖無是非之言，猶有是非之疑，又况其有耶？」子瞻見書，爲之悚然。

子瞻自珠厓移合浦，郭功甫寄以詩曰：「君恩浩蕩似陽春，海外移來住海濱；莫向沙邊弄明月，夜深無數采珠人。」較文與可「北客若來休問事，西湖雖好莫吟詩」之句，含蓄尤深。有刻四大家詩者，以功甫作混入坡集，當日情事一併抹殺矣。

功甫又有觀東坡所畫雲鵲，作詩寄惠州，落句云：「正似雪林枝上畫，羽翰雖好不能飛。」舊刻寓惠集，亦誤作坡詩，新刻改正。

釣烟水

方正學年九歲，題嚴陵圖曰：「親賢在遠色，治國先齊家；如何廢郭后，寵彼陰麗華；糟糠之妻尙如此，貧賤之交可知矣；羊裘老子早見幾，故向桐江釣烟水。」以經語起，卽以宋太尉答光武語證之，可謂老吏斷獄，使人心折也。

雪霜堆

聖歎評詩，如以純錦製水田衣，割裂太多，反添痕跡。徐氏說詩亦然。

金聖歎既死，山左有官署，召仙舫動，乃聖歎也。判一詩曰：「石頭城畔草芊芊，多少愚人城下眠；推有金生眠不

得，雪霜堆裏聽啼鵲。」吳藺次云。

■秋光山色

董華亭書莫星卿語林後曰：「張乖崖在成都，有幕僚不爲所知，以詩別公。有曰：『秋光都似宦情薄，山色不如歸興濃。』公讀之歎曰：『幕有詩人而吾不知，吾之罪也。』亟薦於朝。此人遂爲名士，予以此望之東諸侯耳。」星卿名是斗，由鴻臚出爲縣佐，故宗伯及之。

王介甫爲提刑見劉季孫「杖藜攜酒看芝山」之句，不問酒務，橄攝州學，蘇子瞻於毛澤民亦同。

■門生

霍渭崖不認毛澄，李時爲座主，羅景明上書李西涯，願削門生之籍，此又別有一見。

歐陽永叔與尹師魯、蘇子美俱出杜祁公之門。永叔和祁公詩：「公齋每偷暇，師席屢攻堅。善誨常無倦，餘談亦可編。」又云：「昔日青衫遇知己，今來自首再升堂。」未嘗一日忘祁公也。柳子厚有云：「凡號門生而不知恩之所自者，非人也。」世道之薄久矣，士大夫當日誦此言詳見讀書鏡。

張芸叟哀荆公詩：「今日江湖從學者，人人諱道是門生。」按漢儒以親受業者爲弟子，傳業於弟子者爲門生。

■碇

司戶劉口也，爲楊嗣復門生，中官王守澄惡之，謫柳州。

李義山贈劉司戶詩：「江風揚浪動雲根，重碇危橋白日昏。」碇，木貓也；墮於水，以鎮船者。凡江湖深處有吸鐵石，則用之余三過廈門，七渡洞庭，親見其製梅宛陵集又作碇。

義山爲御史能雪李師旦之冤，又於去華綵綵若此，豈是輕薄文人？

■字一行

事文類聚載其詩是：「雁聲不到歌樓上，秋色偏欺客路中。」則與續韻不符。

王奇少爲吏，縣令偶題雁詩於屏曰：「隻隻銜蘆背曉霜，盡隨鴛鴦立寒塘。」落句未就，奇密續曰：「晚來漁棹鷺飛去，書破遙天字一行。」令奇之，因使就學。真宗時召見，賜及第。奇賦詩曰：「不拜春官爲座主，親逢天子作門生。」奇字漢謀，歷官御史。

二廟詩

元詩載文宗途中一律，額聯與早行二句同，但字法稍異。

明高廟早行詩：「兩三點露不爲雨，七八個星尙在天。」宣廟賜黃淮詩：「十載相逢復相見，霜鬢蕭蕭秋滿回。」扶疎樸摯，絕似兩宋作家。仁廟在東宮時，嘗觀內侍象奕，命曾學士榮詠之，其落句曰：「興盡計窮征戰罷，松陰花影兩殘枰。」仁廟和之，結曰：「等閒識得軍情事，一着功成見太平。」帝王器宇固非儒生所能及也。

賜新題

閩人林廷綱，洪武初，特擢諫垣，嘗侍遊江間殿。太祖偶吟曰：「江間小殿與雲齊，梁上新添燕子泥。」命綱續之。綱應制曰：「雉扇曉開紅日近，龍衣春濕彩雲低。旌旗影裏貔貅息，斧鉞門前騏驎嘶。簪筆詩成同拜舞，太平天子賜新題。」又嘗承旨作春江漁父圖，命題於壁，寵遇日隆，賜名恆忠。

蓬池

阮嗣宗詩：「徘徊蓬池上，還顧望大梁。」

李贊皇述夢詩：「荷淨蓬池鱸天寒，鄧水醪。」註云：「學士初入院，賜食蓬池鱸；夏至頒冰及酒，以酒和冰而飲。」蓋唐禁中有鄧水酒坊也。

漢書地理志：「開封東北有蓬池，」或云卽宋蓬澤。

輕裾

唐類苑云：「無花薄紗。」

香山集有元九以綠絲布白輕裾見寄詩，所謂：「綠綠文布素輕裾，珍重京華手自封。」是也。然考之前人，多作「輕容」。如王建詩：「嫌羅不著愛輕容」之類，或以爲卽方空也。

蔣永公曰：「昌谷詩，蜀烟飛重錦，峽雨濺輕容。輕容紗名，與方空異。」張睿父曰：「輕容，方空，吹綸，皆紗名。」

梔子

顏師古曰：「支子，一名薺薑，一名林蘭。」文憲正韻曰：「一名木丹，一名越桃。」爾雅翼曰：「草木花不過五出，惟梔六出。」按儋州有六瓣梅花，以六月盛開，詳嶺南風物志。

徐悱妻劉令嫺，摘同心梔子贈謝娘詩：「兩葉雖爲贈，交情永未因。同心何處恨，梔子最關人。」庾肩吾詩：「不如山梔子，猶解結同心。」唐詩：「梔子同心好贈人。」本此。

桃葉

古今樂錄曰：「桃葉，王子敬妾也。緣於篤愛，贈之以詩。桃葉復桃葉，渡江不用楫。但渡無所苦，我自來迎接。葉答以詩曰：桃葉復桃葉，渡江不待檣。風波了無常，沒命江南渡。」隋書五行志曰：「陳時，江南盛歌王獻之桃葉詞，後晉王廣伐陳，置將桃葉山下，及韓擒虎渡江，大將任蠻奴至新亭，導北軍之應，以男女慕悅之詞，而遂關國家氣運，此三百篇之所以不刪鄭衛也。」

後世謠歌，如「打棗竿」、「劈破玉」、「掛枝兒」、「羅江怨」之類，皆狹斜兒女子語，而一一無不奇驗。故樂記曰：「聲音之道，與政通也。」

藤蕪

一名白蔞，荀子謂之蘭槐。吳志伊曰：「芎藭也，一名江蘼。」虞山柳如是自號蘼蕪。古詩：「上山采蘼蕪，下山逢故夫。長跪問故夫，新人復何如？」爾雅註曰：「味酢可食。」那昶疏曰：「一物七名。」洞冥記：「光和元年，波祇國獻此草一根，百條，可紵爲布，堅密如冰紈。」故此詩有「織縑」「織素」之比。而曰：「將縑來比素，新人不如故。」猶醉意也。

黃鸝

見文苑瀟湘。

蜀人熊眉愚與江進之同官棘寺。一日聞黃鸝聲，江曰：「此中不乏佳樹，何黃鸝之少耶？」熊曰：「此物自來絕少。」江問故，熊曰：「兩個黃鸝鳴翠柳，那得多？」

僧字

鄭谷作詩，好用僧字，如「愛僧不愛紫衣僧」之類，其雲臺集僅三百首，而僧字凡四十餘。嘗自題卷末曰：「何如海日生殘夜，一句能令萬古傳。」可謂有自知之明者矣。

安鴻漸遇贊寧於途，嘲之曰：「鄧都官不愛之徒，」指紫衣也。

秤字

史記：「廉頗食肉一秤，」秤字平聲。小爾雅曰：「斤十爲衡，衡半爲秤，」蓋五斤也。少陵寄劉伯華詩：「姪女榮新裏，丹砂冷舊秤。」今人不知韻脚，且謂十六斤爲一秤。廉將軍雖善飯，未必食肉如是之多也。

沈存中云：「古稱一斤當今四兩三分兩之一，一兩當今六銖半。」然文選註謂二十四銖爲一兩，相去太懸。東晉發蒙記：「廉頗既老，日噉肉百斤。」北堂書鈔引以爲據，豈所謂虎將者必如真虎之善噉耶？

淡菜

辛未夏，西河太史抵郡會，飲於金雪岫齋。時在座，則余與呂藥菴、吳雪舫、方外石公也。談詩正劇，適以淡菜羹作供，西河謂：「此物不入詩料，前此蓋未有也。」余曰：「昌谷詩：淡菜生寒日，鱸魚喫白鱸。」孫光憲詩：「曉廚烹淡菜，春杼織穠口。」余皇日疏曰：「一名文囓。」唐書曰：「一名東海夫人。」李時珍本草註曰：「形雖不典，而大有益於人。」似不起於近日也。

時薦政皆舉詩料，余次日箋數十事寄之。

船爲家

庚午夏，習靜西湖之孤山。夏八鹵均，每月夜棹小舟過訪，與何含白道士劇飲麴院港中。酒氣花光，襲人衣襟，屢欲作詩紀之，未有佳思。後議陸渭南同何元立賞荷花詩，有曰：「三更畫船穿藕花，花爲四壁船爲家，不須更踏花底藕，但嗅花香已無酒。」輒歎此老善於形容爲先得我心也。

司花女

隋煬帝幸江都，洛陽人獻合帝迎輩花，帝令御車女袁寶兒持之，號司花女。時虞世南草敕於側，寶兒注視良久，帝曰：「昔傳飛燕能掌上舞，今得寶兒，方昭前事，然多愁態，卿可嘲之。」世南因詠一絕曰：「學鶯鴉黃半未成，垂肩擗袖大愁生，綠愁卻得君王寵，長把花枝傍輦行。」伯施入唐以方正稱，而爾時卻作此語，殆所謂表正則影直耶。

燕姬歎

黃陶菴燕姬歎曰：「燕中姪女顏如玉，腰素盈盈纔一束，翠翹寶鬢試新妝，皓齒青蛾矜豔曲。十斛明珠許換歸，初言松柏比心期，流蘇帳開珠箔掩，破盡工夫與畫眉。何知靚面成捐棄，只買朱顏難買意，北邙蕭瑟白楊風，一半春宵酬祕戲。」陶菴不肯和柳少君閨中詩，而肯作如此語，亦三百篇「褰裳復關」之微旨，借之以醒世也。

陶菴告文昌疏復父書，字字血性，與鄉墨小結四句，俱可驚天泣鬼，宜乎殉節既久，猶能現「碧血」二字，以

警門人也。

龍舟

天啓乙丑午日，帝泛龍舟於西苑，內豎劉思源、高永壽、蕩槳，帝操柁，風起舟覆，太監譚敬投水扶駕出，二豎死焉。陳紀以詩曰：「琉璃波面浴輕鳧，艇子飛來若畫圖，認着君王親蕩槳，滿堤紅粉笑相呼。」風掠輕舟霧不開，錦鱗吹裂綵帆摧，須臾一片歡聲動，捧出真龍水面來。先是武宗南幸漁于江上，亦嘗有覆舟之厄，「坐不垂堂」此時紀言動者伊何人哉！

兔兒山

重陽日，熹宗幸兔兒山，鐘鼓司丘印執板唱洛陽橋記，「攢眉黛鎖不開」一闕，次年亦如之。宮人相顧以爲不祥。陳悰有詩曰：「美人眉黛月同彎，侍駕登高薄暮還，共訝洛陽橋下曲，年年聲繞兔兒山。」山，卽旋磨臺也。

房山

姚庸題高尙書墓詩：「月射羊岡玉樹林，山齋猶在白雲深。」土名羊頭岡也。

高尙書彥敬，西域人，畫宗米襄陽，而變爲設色。元時推爲第一。危素詩曰：「房山居士高使君，系出西域才超羣。」張翥詩曰：「老筆精神如米虎，此山秀氣敵天台。」周伯琦詩曰：「西域人才畫似詩，雲山高下墨淋漓。」皆紀其實也。余於丁未歲，得一小軸於慈仁寺，乃房山真本，攜歸敝廬，魯翔菴集詫爲至寶，後爲松江趙使君持去，疑復還燕邸矣。

西城西苑

嘉靖間，禱祠事起，輔臣勳貴競以青詞求媚，帝亦齋居，勿還大內。王世貞西城宮詞有曰：「新傳牌子賜昭容，第一仙班雨露濃，囊裏相公書疏在，莫教香汗濕泥封。」兩角鴉青雙箸紅，靈犀一點未曾通，自緣身作延年藥，樵

悴春風雨露中。張元凱西苑宮詞有曰：「夕烽千里照甘泉，一紙降魔勅已傳；急遣六丁乘羽駕，火輪金甲淨幽燕。」靈藥金壺百和珍，仙家玉液字長生。朱衣擎出高元殿，先賜分宜白髮臣。」吟詠最多，惟此四首得風人之旨。

養生家言

張侗初贈錢先生養生詩：「省言常護氣，息念自通神。」

羅文恭念菴年二十六舉嘉靖己丑狀元，官贊善，賞遊衡岳。楚右某禪師欲以禪丹授之，公謝曰：「吾道自足，不須也。」其詩往往作養生家言，除夕云：「能持一息靜，還與百年同。」跌坐云：「息深非一氣，坐久只單跏。」龍虎山云：「數息知天度，冥心養谷神。」次邵康節觀物吟云：「寅到戌時觀月窟，子連申處起天根。」年六十一卒於松原，故人時復遇之，蓋尸解也。

獻徵錄曰：「洪先講學石蓮洞，王宗沐訪之，曰：『君可聞者，吾言也；所從出此言者，君不得聞也。』」王畿訪于松原，語之曰：「世間豈有現成良知，非萬死功夫不能得也。」此實從禪宗悟出，不必強爲之諱。

應夢

越賓與力士同朝，力士豔傳史冊，其詠筍詩，人盡知之；而此君非潛岳一行，并無從識，其吟詠手污吾足，高將軍烏乎噴乎！

唐明皇夢入潛岳，憩于井亭，有人自稱九天司命，因遣內官王越賓，及諫議大夫李抱朴訪其處，錫名應夢。越賓以詩紀之曰：「碧塢烟霞晝未開，遊人到處盡徘徊；憑誰借問巖前叟，曾託吾皇一夢來。」

「託夢」二字，出蔡中郎檢逸賦：「晝聘情以舒愛，夜托夢以交靈。」王仲宣詩：「托夢通精誠。」

浩劫

曹唐詩：「口于初開浩劫長。」

廣韻曰：「浩劫，宮殿大塔級也，一曰塔也。」按：詩人用此二字，微有不同。如裴休題泐潭云：「浩劫有窮日，真風無墜時。」林寬寓興詩：「王母一杯酒，空言浩劫春。」以引度人經：「惟有元始浩劫之家部制我界」之語，非階級指言也。

楊去奢曰：「奢會謂宮殿階級爲浩劫，不詳何據。」**杜詩**慈恩塔一首，千家註並不見劫義。

盜泉惡木

尸子曰：「孔子至勝母，暮矣而不宿；過盜泉，渴矣而不飲；惡其名也。」**管子**曰：「大士懷耿介之心，不息惡木之枝，而况與惡人同處乎？」**陸士衡**猛虎行曰：「渴不飲盜泉水，熱不息惡木枝。」時處楊酸趙王倫之際，益有戒心而爲是言也。

王右丞贈鄭霍二山人詩：「懸陰無惡木，飲水必清源。」

懷間絕句

王樵觚賸曰：「長沙朱氏女，遇吳逆之亂，爲營兵所掠。氏志堅，衆莫敢犯。舟至小孤山，投江死。其尸逆流三日，浮至故居水濱，夢訴於父母，驚起跡之，獲其尸，得懷間絕句十章，有曰：少小伶僇畫閣時，詩書曾奉母爲師。濤聲向夜悲何急，猶記燈前讀楚詞。又曰：狂帆慘說過雙孤，掩袖漕漕淚欲枯。葬入江魚浮海去，不留羞塚在姑蘇。」按陶式南筆獵載：「漢陽漁舟獲一女子尸，是己丑六月間事。」漢陽上接長沙，三日可逆流而上，小孤之說，或傳聞之誤也。其詩十章，亦與觚賸不同。

蠹魚無知

朱方旦至金陵，於雨花臺畔作二眉書院，遂僭登講筵。說「子謂顏淵」一章，諸大吏莫不列坐以聽。何翰林采方家居聞之，作詩曰：「戒服相將入講筵，不談老子說顏淵。蠹魚最是無知物，食盡神仙食聖賢。」按魏闔肖像太

學，有賁生爲季路擊死，吾意方且說用舍行藏時，燭光內亦當現仲由二字，以警世之無知者。

化鳴梟

考城謠曰：「父母何在在我庭，化我鳴梟哺所生。」按後漢書：「仇覽爲蒲亭長，有陳元者，其母告其不孝，覽乃親詣元家，爲言人倫孝行，譬以禍福，元感悟，卒成孝子。」覽之得稱父母也固宜。其曰考城者，覽所生也，一名香字季智。

王奐嘗謂香曰：「聞在蒲亭，陳元不罰而化，得無少鷹鷂之逐耶？」香曰：「以爲鷹鷂，不若鸞鳳，故不爲也。」

尺布斗粟

漢書曰：「淮南厲王長，高帝少子也，廢法不軌，文帝徒之蜀嚴道，長不食而死。」時人爲作歌曰：「一尺布，尙可縫；一斗米，尙可舂；兄弟二人不相容。」高誘作鴻烈解，敍其辭曰：「一尺緡，好童童；一升粟，飽蓬蓬；兄弟二人不能相容。」起法更古健。

笑怒

涼州歌曰：「大笑翊必死，忿怒或見置；嗟我樊府君，安可再遭值？」按後漢書：「光武時樊曄爲天水太守，政嚴猛，善惡立斷，人有犯其禁者，率不生出獄。吏民及羌胡畏之，乃作歌。」夫善惡立斷，似非乳虎蒼鷹之比，然細接之，尙覺義過乎仁，何如吏畏其威，民懷其德，臨淮朱文季之更進耶？

輕薄兒

後漢宗室傳，李寶勸劉嘉且觀成敗，光武聞之，告鄧禹曰：「孝孫素謹善，當是長安輕薄兒誤之耳！」孝孫，順陽侯字也。沈約詩：「洛陽繁華子，長安輕薄兒。」全用其語。賈至詩：「笙歌日暮能留客，醉殺長安輕薄兒。」

薄命何

見王同軌耳談。

嘉靖庚戌，宮人張氏死，身畔有羅巾，系以詩曰：「悶倚雕闌強笑歌，嬌姿無力怯宮羅；欲將舊恨題紅葉，只恐新愁上翠娥。」雨過玉階天色淨，風吹金鎖夜涼多；從來不識君王面，棄置其如薄命何。」按世廟溺於金籙醮壇之術，後宮罕幸，此詩嗚咽堪憐，寫盡長門永巷之苦，然身死而名傳矣。勝於「塞氣逼人眠不得，暗蛩催月下迴廊。」并無由知其姓氏者。

感秋詩

「玉階蟋蟀鬧清夜，金井梧桐辭故枝；一枕淒涼眠不得，呼燈起作感秋詩。」陸務觀見於驛壁，知是驛卒之女，納爲小星。夫人妬而逐之，又嘗有小詞，所謂「只知眉上愁，不識愁來路」是也。務觀前妻見逐於其母，此妾又見逐於其妻，斂頭雙鳳，大小一揆。廬江吏馮敬通殆合而爲一身者乎？

雉朝飛

古樂府有此題，乃牧犢子作，一云：「衛女傅母所製。」

陶筠筆獵載雉朝飛一闕云：「無名氏哀玉田黃貞烈而作。」詩曰：「雉朝飛，振羽翼，重徘徊，下朝食；南山網羅張，北山蘆矢直，草間挾彈恣強力，哀哀孤雛不敢匿。吁嗟世人苦相逼，刺繡頸，裂錦臆，絕命當前爾何得？君不見玉田嶺上空巢阿青桂樹珊瑚柯。」激昂頓挫，有鮑明遠筆意。又無名氏紡織行，哀俞孝烈，顧久也和呂林莫沙城曲，皆可入采風之選，詳本集。

筠石簣先生之裔，所者又有四書考，紀元本末，耐久集。

蠟丸繫燕

田琢從軍塞外，有巢燕，上人欲捕之；琢曲爲防護。秋社前一日，飛止坐隅，巧語移時。琢曰：「汝來別家耶？」因作

一詩，以蠟丸繫其足。後八年，琢爲潞州判，一燕飛鳴公廨，集於研屏，諦視則前燕也。蠟丸尙在，命龐郭鑄繪爲圖，序以傳之。詩曰：「幾年塞外歷崎嶇，誰識烏衣亦此飛。朝向蘆陂知有爲，暮投茅屋重相依。君憐我處頻迎語，我憶君時不掩扉。明日西風悲鼓角，君應先去我何歸。」姚玉京紅絲繫足，郭紀蘭湘浦傳書，燕固多情也。哉琢金人，歷官安撫使。

紫姑

吾越斜橋旅舍，有請紫姑者，以櫓爲題，卽運乩曰：「寒巖雪壓松枝折，斑斑剝盡青虬血。連斤巧匠斲削成，劍脊半開魚尾裂。五湖仙子多奇致，欲駕神舟探禹穴。碧雲不動曉山橫，數聲搖落江天月。」陶貞白嘗云：「得作才鬼，亦當勝於頑仙。」此類殆才鬼憑依而出者乎？

句句唐音，當在詠木蘭花之上，不比八煞二字，以險韻驚人。

眞娘鄧仙

虎丘山眞娘墓，麻姑山鄧仙塚，詞人墨客，憑弔爲多。有題墓碣曰：「虎丘山下塚纍纍，松柏蕭條盡可悲。何事世人偏重色，眞娘墓上獨題詩。」有題塚碑曰：「鶴老芝田雞在籠，上清那與俗塵同。旣言白日昇仙去，何事人間有殯宮？」前首爲舉子譚銖，後首則但曰天嶠遊人也。

此雲溪友議所載，亦以翻案居，奇然流風逸韻，何代無傳，正不必掃盡前人，自稱獨步耳。

御史娘

香山集，有聽田順兒歌。

劉夢得與歌童田順郎詩：「天下能歌御史娘，花前葉底奉君王。九重深處無人見，分付新聲與順郎。」樂府雜錄云：「貞元中有善歌田順，爲宮中御史娘子。」今據此詩，又似御史娘授曲於田順者，呼之曰郎，則非娘子可知。

其次章亦曰：「惟有順郎全學得，一聲飛出九重深。」

津陽門

鄭嵎津陽門詩一百韻，序略曰：「門者，華清宮之外闕，開成中，嵎嘗下帷於石甕寺，暮及山下，遇老翁，自言會事明皇。夜闌酒餘，爲嵎道承平故實，翼日於馬上裁爲長句。」有曰：「津陽門北臨通遠，雪風獵獵飄酒旗。」凡十八句，屬緣起。翁曾豪盛，客不見，我自爲君陳昔時，則承上起下，屬此翁口語，其於開寶時事，纖悉無遺，皆翁語，而嵎註之也。至「逢君話此空灑淚，卻憶歡娛無見期。」是老翁所語。已畢，嵎乃曰：「主翁莫泣聽吾語，寧勞感歎休呼噓。」凡十二句，答之，亦以慰之也。讀此覺明皇雜錄、天寶遺事諸書，尙有罅漏。

沙門妻

令暉卽鮑照妹，所謂才亞於左芬者。明朱澤民，有外宅婦，詩曲盡其情。

鮑令暉，有代葛沙門妻郭小玉詩，結曰：「持妾一生淚，經秋復度春。」六朝以前，清規未立，世人呼爲梵嫂師娘者，往往有之。使李重光知此，不必更署鴛央寺主矣。林三教嘗欲具疏令天下僧尼，盡爲配偶，未必無見。

劉畫與高歡書：「尼與優婆夷，實是僧之妻妾，損胎殺子，其慘難言。」蓋因元魏而發。狄梁公諫造大像疏：「身自納妻，謂無彼我，皆托佛法，詎誤生人。」此時白馬寺主正在北門出入也。海南至今呼僧之畜妻者爲「火宅」，又黃冠有室家者，名曰「寄榻」，卽火居道士也。唐開元中嘗禁之。

鐵鈎鎖

黃文節集有謝斌老送墨竹十二韻云：「古來作生竹，能者未十輩。吳生勒枝葉，蒼筤遠不逮。江南鐵鈎鎖，最許誠懸會。」註云：「世傳江南李主作竹，自根至梢，一一鈎勒成，謂之鐵鈎鎖。自云：惟柳公權有此筆法。」按柳中丞以書法擅名，元和間畫竹曾未之聞，豈澄心堂中，當時尙有粉本耶？

碧雲

西山碧雲寺，爲中官翦葺，踵事增華，焜耀巖谷。興化吳相公詩曰：「對山如對僧，幽澹乃本色，金碧爲莊嚴，無乃山之厄。」吳橋范相公詩曰：「蔥蘢天生成，人工加點綴，法王依帝城，自應如此麗。」二公藻鑿，各行其意，厄耶麗耶？須印之有智主人，吳名姓，范名景文。

香山

劉同人詠香山詩：「獨翠封山謨萬壑，來青經野救諸天。」謨救二字險而確，以神廟御書在上也。王守溪詩：「陋遼遼金元殆盡，氣凌韓趙魏皆低。」三朝三國攝入一聯，亦似註疏筆法，皆翦句也。

鮑昭大雷岸書：「從嶺而下，氣盡金光，半山以下，純爲黛色。」余嘗遊香山碧雲，欲以四語勒之於石。

北闕

漢高帝紀：蕭何治未央宮，立東闕，北闕。師古曰：「未央殿雖南響，而上書奏事謁見之徒，皆赴北闕。」藝文志有宮宅地形二十篇，襄陽詩：「北闕休上書，南山歸敝廬。」青蓮詩：「北闕青雲不可期，東山白首還歸去。」寄慨同而隱顯異，一以告君，一以私詠也。

易木梁志：盛有游年定宅書二卷，其論九宮八法甚奇。王肯堂序曰：「其法始於黃石公，授之留侯，未央之製，皆留侯指示也。」屠本峻謂：「梁山人受之劉海田，海田受之僧了元，了元得之中官曹憲。」蓋內府祕密之書也。

東西門

魏武東西門行：「神龍藏深泉，猛獸步高岡，狐死歸首丘，故鄉安可忘？」此與「月明星稀，烏鵲南飛」同一神理。姦雄雖慘刻無情，然迴望粉榆，亦未嘗漠然無動也。

又嘗有謠俗詞曰：「甕中無斗儲，發篋無尺繪，友來從我貸，不知所以應。」當是初舉孝廉時語。

春明月

元微之西歸詩：「春明門外誰相待？不夢閒人夢酒廬。」劉夢得別牡丹詩：「莫道兩京非遠別，春明門外卽天涯。」元句憤有仰天大笑之態，劉句慘有眷懷故國之心。

十年不歸

閻母與宇文護書不可不讀，讀錢塘吳敬夫詩，不能不爲其子慥惜也。

餘姚洪浩熙寧間入太學，十年不歸。其父寄以詩曰：「太學何蕃且一歸，十年甘旨誤庭幃；休辭客路三千遠，須念人生七十稀。腰下雖無季子印，篋中幸有老萊衣。歸時定約春前後，免使高堂賦式微。」世有違親遠客者，日誦此詩一遍，不必更望白雲也。

彭淵材久客京師，家中菽水不給，屢以書促之。一旦攜一巨囊猝至曰：「吾富且不貲矣！」親串皆喜，以爲必資生之具也。解其囊，惟奚邽舊墨一九文與可畫竹一幅，歐陽公五代史草稿一卷而已。事雖怪僻，猶勝音信杳然。

夢中所見

進士丁溼，在太學嘗夢歸家，見其妻於燈下握管作書。末係以詩曰：「淚濕香羅帕，臨風不肯乾；欲憑西去雁，寄與薄情看。」後得書并詩，皆夢中所見，讀前詩，可爲缺於溫清者戒。讀此詩，可爲薄於伉儷者戒。

崔球在太學，夢其妻燈下作詩，有「夢魂不怕險，飛過大江西」之句，後得家信，正是其詩，與此同。

逍遙堂

姜肱陽城之後，吾於二蘇，每抱鶴原永歎之憾。飛鴻踏雪，老淚淫淫已。

東坡和子由逍遙堂詩：「別期相近不堪聞，風雨瀟瀟已斷魂；猶勝相逢不相識，形容變盡語音存。」按夏馥避黨禍，變形易姓入林慮山，爲治家傭。後其弟靜遇於淶陽市中，已不識，聞其音聲，乃覺而拜之。末二語蓋用其事，較

諸「蕙繞雲山」之句，此時猶蘊藉也。

子由原提：「逍遙堂後千尋木，長送中宵風雨聲；誤喜對床尋舊約，不知漂泊在彭城。」卽用章蘇州與弟詩：「那知風雨夜，復此對床眠」之句。

撥鐙法

筆記曰：「響音辨，乃柳響傳響字之訛。」撥鐙法，李後主、徐氏兄弟皆能之。楊鐵崖詩：「書出撥鐙侵繭帖，」

元時猶有其法也。先友王不菴，燿有撥鐙八法解，見鴻逸堂稿。陸希聲善雙鉤字，謂之撥鐙法，以授沙門響光。入長安爲翰林供奉，希聲猶未達，以詩寄之曰：「筆下龍蛇似有神，天池雷雨徧逡巡；寄言昔日不龜手，應念江頭泝滌人。」光感其言，因引薦之後，至宰相漆園，有言曰：「既以與人已愈，有既以爲人已愈多。」

羅隱送響光詩：「禹祠分手戴灣逢，健筆尋知達九重，」當是越僧也。

樵隱近詠

詳見軀殼。

黃九煙性簡傲，以詩文就正者，恆晒而置之。寓武水時，遇隱士崔金友於市，肩負擔而口吟哦，蚩蚩然也。黃遽揖之入室，并索觀所著。崔出樵隱近詠，相示，其書懷曰：「花落無人境，雲飛到處山。」訪友曰：「野曠天垂遠，花深月出遲。」憶舊曰：「因風去住憐黃蝶，與世浮沉笑白鷗。」贈友曰：「吟思白社傾佳釀，坐對青山讀異書。」黃不覺驚賞歎服。誰謂唐球詩瓢之後，斯世遂無其人也？

韓熙載見詩文荒惡者，令伎以艾熏其卷，可見薔薇露玉麝香，不是尋常可用之物。

三紅秀才

見因話錄。

應子和詩有「兩岸落花紅」，「風過落花紅」，「蠟炬短燒紅」，人號「三紅秀才」，以比三影郎中。

三影，張子野詞句。先景文公遇子野於朝，呼曰：「子非隔牆送過秋千影郎中耶？」張應曰：「公乃紅杏枝頭春意鬧尙書也。」時人因稱公爲「紅杏尙書」。

勸將軍

漢有勸尊，晉有勸滿。

勸，僻姓也。唐有勸思齊，歷陽人，與張說郭元振爲十友。李供奉詩：「特生勸將軍，神力百夫倍。」刻本誤作「勸」，詩亦疑有脫誤。

功名

遺山論詩曰：「風雲若恨張華少，溫李新聲奈爾何？」謂鍾記室也。

張茂先答何劭詩：「自予及有識，志不在功名。虛恬竊所好，文學少所經。」又雜詩曰：「伏枕終遙昔，辯言莫予應。永思慮崇替，慨然獨撫膺。」註云：「昔，夜也。」晉書：「華爲度支尙書，決勝緣江地近萬里。羊祜曰：『終吾事者，惟當華耳。』」武帝屢與密謀，卒平江左，豈真無志功名者耶？」又嘗賦鷓鴣曰：「委命順理，與物無違。」誰謂密機覺變，非博物君子所優爲乎？世人第以章忠所云：「華而不實，衆怨所歸。」二語，概其末路，吾不能不爲之三嘆。

聲音

陸士衡贈顧彥先詩：「形影曠不接，所悅聲與音。音聲日夜闔，何以慰吾心。」士衡功名之士，彥先曠逸之儼，其投分當別有在，不似後人之強作和同也。

不娛

陳孔璋遊覽詩有云：「高會時不娛，羈客難爲心。」又云：「閒居心不娛，駕言從友生。」前句似以西園冠蓋爲頰，或追憶冀州時事，後句當是同阮元瑜在記室語。

何進欲召西方勇猛，琳嘗諫之，與王粲策袁曹成敗，機智不相上下。

料理

桓沖語王徽之：「卿在府日久，比當相料理。」梁末童謠曰：「黃塵汚人衣，皂莢相料理。」老杜江畔尋花七首，有曰：「詩酒尙堪驅使在，未須料理白頭人。」出此。

急就篇註：「皂莢，一名雞栖樹。」

北郭先生

高士傳：「楚王使人聘北郭先生，謀諸婦。婦曰：『結駟連騎，所安不過容膝。』遂辭之。」後漢廖扶居汝南，不應辟召，亦號北郭先生。李太白尋范居士詩：「忽憶范野人，閒園養幽姿，酸棗垂北郭，寒瓜蔓東籬。」杜子美與李十二同尋范十隱居詩：「更想幽期處，還望北郭生。」以其居在北郭，遂借以稱之耳。

松門丙舍

「山半松門度石梁，流泉決決響僧廊；置身着色屏風裏，梨葉新紅柿子黃。」「中官丙舍卽花宮，松柏林前梵馨風；試上精廬高處望，樓臺金碧夕陽中。」此朱文恪西山雜詠也，酷似大小李界畫山水光彩耀人。

金碧

漢宣帝時方士言益州有金馬碧雞，可祭祀而致。因遣王褒使蜀，雲南府西南三十里，有碧雞山，顏師古所謂「金形如馬，碧形如雞」者也。張雄飛過此，有「雨霽龍歸洞，風生虎過溪，尋梅穿竹徑，采藥躡松梯。」諸句，要亦一佳境也。張名翔，元人。

石華

木華海賦：「玉珎海月，土肉石華。」

孝經援神契曰：「神靈滋液，百姓寶用，爰有石華。」謝康樂遊赤石詩：「揚帆采石華，挂席拾海月。」臨海志曰：「海月卽海鏡。」

黝字

微之集有表夏解秋詩各十首，詩俱奇奧，題亦靛見。

元微之嶺南詩：「風黝秋茅葉，烟埋曉月輪。」閒居詩：「青衫經夏黝，白髮望鄉稠。」黝字靛見。

遺山詩：「寒潭海眼淨，黝黑自太古。」

豨字

豨，呼關切，讀作頑，劉夢得有「杯前膽不豨」，趙綱有「吞船酒膽頑」，似劇飲淋漓之謂，唐韻無此字，禮部韻亦不收。

兒字

宋藝祖一夕翫月，命學士盧多遜曰：「可作一詩。」遜請韻，祖曰：「用兒字。」遜乃奏曰：「太液池邊月上時，好風吹動萬年枝，誰家玉匣新開鏡，露出清光些子兒。」用老杜「麋匣元開鏡」之句也。王山農嘗謂危太樸文多譎氣，余謂崖州一生，譎字盡之，若沈雲卿、元微之輩，尤蹈此弊，詩如其人信已。

尊宋

李獻吉勸人勿觀漢以後書，何仲默嘗言宋人書不必收，宋人詩不必觀，皆一偏之見，足以貽誤後人。元都敬極尊宋詩曰：「昔人謂詩盛於唐，壞於宋，近復有謂元詩過宋詩者，真陋人也。」引劉後村語爲證曰：「

宋詩豈惟不愧於唐，蓋過之矣！又引方正學二詩曰：「前宋文章配兩周，盛時詩律亦無儔，今人未識崑崙派，卻笑黃河是濁流。」天歷諸公製作新，力翻舊習祖唐人，粗豪未脫風沙氣，難抵熙豐作後塵。」天歷乃明宗年號，此時元統已如燭火之光，卽有虞黃柳揭，亦不能起而振興之矣。泰山拳石之喻，與正學二詩，雖不隨聲附和，要亦理障未除也。

石曼卿

魏泰曰：「石延年長韻律詩，善於序事，籌筆驛，銅雀臺，留侯廟，爲一集之冠。」

朱紫陽極喜石曼卿詩，謂其英雄而縝密，引籌筆驛「意中流水遠，愁外舊山青」之句，而惜其不見全篇。又曰：「樂意相關禽對語，生香不斷樹交化，形容得浩然之氣。」其於本朝諸詩家評騭，不似論文之太苛也。

天上來

宋藝祖微時，嘗作日詩曰：「欲出未出光辣撻，千山萬山如火發；須臾走向天上來，趕卻殘星趕卻月。」國史潤色之曰：「未離海嶠千山暗，纔到天心萬國明。」徒作門面壯語，神氣索然。而或指爲明太祖詩，豈未見晞髮集中所引耶？

劉靜修續集，南樓風月第二首結句：「誰知萬古中天月，只辨南樓一夜涼。」自註云：「纔到中天萬國明，宋太祖月詩也。」誤以日爲月，李戎菴漫筆第三句作「須臾攤出大金盤」，謂後一百八十七年，金人入寇之徵，太穿鑿。

西風戰

孝陵嘗詠菊曰：「百花開時我不發，我若開時都嚇殺！要與西風戰一場，滿身穿就黃金甲。」氣骨傲岸，與藝祖同。

一點酸

宋徽宗一日幸來夫人閣，偶書白團扇曰：「選飯朝來不喜餐，御廚空費八珍盤。」顧內璫曰：「汝有能吟之士，可令續之。」璫以隣里太學生薦，召入內侍，省讀宸翰，不知所指。帝曰：「朝來不喜餐，必惡阻也。」生遽續曰：「人間有味都嘗遍，只許江梅一點酸。」進呈大喜，遂賜及第，酸字甚精，然出之措大口，中還是自呈本色。

神史載：「明祖微行，詠虹霓，得二句，有一生續曰：『玉皇知道鸞輿出，萬里長空駕彩橋。』」又一日，潛飲小市，書木儿上，得詩二句，適對席有一生，戲令續之。生遽吟曰：「他時若得臺端用，要向人間宰不平。」二生初不知爲帝也。一賜以官不受，一擢爲廉使。二生氣概固自不同，而明祖藻鑑尤精，非若袁柳莊所謂秀才皇帝也。

梅

崔道融詠梅詩：「香中別有韻，清極不知寒。」楊誠齋極愛之。後周蘇子卿：「只言花是雪，不悟有香來。」似又探驪得珠矣。

誠齋曾有句曰：「如何屋角西南月，只照梢一兩花。」亦工緻無比。

春雪

周伯仁春雪詩：「照天不夜梨花月，落地無聲柳絮風。」雅有思致。超出銀杯縞帶之外。李舒章：「殿盡廣寒寧獨月，城疑不夜別愁人。」氣韻略同，然總不若姚康「無柳花常在，非秋露正薄」之句爲殊絕也。

萬柳堂

都門萬柳堂，元時廉野雲所築。一日，置酒邀盧疎齋、趙松雪飲，命歌兒解語，語花歌元遺山所製小石調曲「驟雨打新荷」是也。松雪喜而賦詩曰：「萬柳堂前數畝池，平鋪雲錦蓋漣漪。主人自有滄洲趣，遊女仍歌白雪詞。手把荷花來勸酒，步隨芳草去尋詩。誰知咫尺京城外，便有無窮千里思。」歲久淹廢，益都相公因改築於沙河門，休沐之暇，時與名流觴詠其際，亦一佳話也。

舊酒瓢

廖凝宰都督嘗有句曰：「風清縣閣留僧宿，雨濕庭莎放吏衙。」後秩滿將去，題修江寺曰：「五斗徒勞更折腰，三年兩鬢爲民焦，今朝解印吟歸去，還挈來時舊酒瓢。」凝字熙績，李與建勳爲友，唐詩并逸其名。

浣青衫

白沙：「直知花是路，不覺月隨身。」諸句，翁山序梁無悶詩，引以爲比。

陳白沙極喜周翠渠「木蘭溪上浣青衫」之句，兩形之赤牘。其後周守桃州，有句曰：「宦情秋夢短，世事海波深；」翠渠當承平之日，有循良之譽，不知何以忽作此語。若吳蘭次守茗溪，方解組梅村祭酒，適過之，有曰：「官如春夢短，客比亂山多。」則情境適符，不妨出諸投贈之中矣。

周名瑛嘗令童子置樹葉於懷中，以破幻術。

南北限

文帝詔王朗等曰：「今將栖構高山，沉權九淵，不臘西歸矣。」此溺人必笑之說也。

魏文帝欲下江南，臨流歎曰：「嗟乎！此天所以限南北也。」遂旋師。韓魏公過古北口詩：「東西層巘鬱嵯峨，關口纔容數騎過。天意本將南北限，即今天意又如何？」借前人之言，作一轉語，有無限牢愁，不堪說破也。

長樂老

蒼雪和尚無題詩：「石頭城擬受降城，莫問三公及九卿；畢竟江南長樂老，爲全桑梓失高名。」劉益子舉止羞澁，王夷甫自謂：「少無宦情，不消此髡髻面一唾。」

和尚名讀徹，吳太倉極重之，贈詩最多。

多魚漏師

李舒章過陽羨弔盧司馬，宋懷文參軍行贈楊機部二詩，慷慨悲涼，包括當年情事。然一則曰：「北軍中尉來匆，一則曰：「按兵不動高中監。」似乎躁進之與逗留，獨未有成讖也。惟吳梅村悲鹿鹿詩有「豈料多魚漏師久」一語，則尙書之死，參軍之去，不得不歸獄於祿人矣。其後又有詩曰：「諸將自承中尉令，孤臣誰給羽林兵。」又曰：「朝廷議論安危外，兄弟關河顧雪中。」參之葉聖野弔楊機部詩：「盧諶流落劉琨死，回首章門一惘然。」之句，則廟謨顛倒，寧獨致痛於人之云亡而已耶？

彭城寇

薛千仞彭城寇詩，目擊情形，悲憤兼到。前章曰：「從來援師集，殘疆已無盜。」次章曰：「道路有萬日，看敍賊退功！」熱腸冷眼，何減皇甫子浚之順義行薛名岡皇甫名冲。

李長吉黃家祠詩：「閒驅竹馬緩歸家，官軍自殺容州槎。」當時經略其事者，皆名臣也。而形勢亦已如此。若陶翰廷湖南寇事云：「往例自拔幟，官軍到張弧。」彼馮李一輩人，又何足數哉！

吳趨會吟

陸士衡吳趨行發仞泰伯，歸功大皇。謝康樂會吟行，始於文命，終於勾踐。有曰：「淑美難窮記，商榷爲此歌。」有曰：「牽綴書土風，辭殫意未已。」皆撮其大旨言之，不沾沾以鋪敍爲長。至唐人帝京諸篇，始必其瑰異奇觀，未必形其寂寥衰颯，非獨聲調異也，夫亦氣運所至，有不得不然之勢耳。

玉衡

十九首：「玉衡指孟冬，衆星何歷歷？」春秋運斗樞曰：「玉衡，北斗第五星。」晉灼曰：「斗之中央也。」淮南子曰：「孟秋之月，招搖指申。」此詩有促織秋蟬之景，則是漢朔之孟冬，非夏正之孟冬也。漢紀：高帝以十月至灞上，因用爲歲首。至武帝太初元年丁丑五月，始改夏正，然則此詩爲漢初人作，又何疑哉！

陶式南謂：「上古迭用三正，而不改四時之名。」以商書元祀三祀書十二月爲證，然則此詩所云，豈漢世并改其時耶？以十月爲歲首，於三正之義何居？

黑蜨商羊

張景陽雜詩十首，其卒章曰：「黑蜨躍重淵，商羊舞野庭。」江文通擬古所謂張黃門苦雨也，句句典確，遠出愁霖諸賦之上，文通所擬，較爲淺薄已。

黑蜨，見淮南子，神蛇也，音麗。

未央才人

臨江節士歌，亦厥所著，厥在宋齊間，以博雅名，字韓卿。

漢書藝文志：「詔賜中山靖王噲及孺子妾冰未央才人歌詩四篇。」師古註曰：「孺子，妾之有品號者，冰其名。」陸厥有中山王孺子妾歌，「歲暮寒飈及，秋水落芙蓉，賤妾終已矣，君子定何如？」靖王與冰未間，有顛越之事，若昭信望卿者，而厥詩詠之如此，何耶？太白亦有此題，所云「芙蓉老秋霜」，正用厥語，而起結以延年戚姬爲比，豈別有所據歟？

元丹丘

太白任俠談玄，與元丹丘最善，贈詩凡十餘首。其西嶽雲臺歌有曰：「我皇手把天地戶，丹丘談天與天語。」楊子見引開皇神告錄，謂卽此人。余按唐高祖自開皇未聞老翁之語，袖劍詣丹丘子，覩其儀表，心駭神符，伏謁而歸。及武德初，又命太宗密訪之，室已墟矣。太白生於聖歷二年，至開元時，距國初已百有餘歲，是時明皇侈言仙術，或別有出入九重，歸隱西嶽，如羅公遠、葉法善輩，與白往還，非卽嚮日之丹丘子也。

餐霞樓上送別序：「霞子元丹，烟子元演。」似又姓元，名丹，神告錄謂：「與神堯近籍。」則彼固姓李也。

■ 磨公

磨奴敦切。晉書：「西涼有郭磨，工天文。」北夢瑣言：「唐有牟磨，謁柳玘於渝州。」李義山樓堂書所見詩：「疑穿花透迤，漸近火溫磨。」押韻，見皮襲美詠金鷄、楊廉夫題移居圖，亦用溫磨二字。

「滿院秋光濃欲滴，老僧拄杖青松側；只怪高聲問不磨，嗔余踏壞蒼苔色。」東坡書磨公詩，後云：「見於逆旅，祁宗祥壁上。」蓋溫水僧，寶磨筆也。磨本名清戒，俗呼戒和尚，年百三十死。人復有見之者，此詩似不食烟火人語，遠出琴聽密殊之上。

放翁詩：「柴門雖設不曾開，爲怕人行損綠苔。」

■ 明冰

富嘉謨明冰篇曰：「陽春二月朝始暾，春光澹洩度千門，明冰時出御至尊。」每三句換韻，凡七轉，即古樂府之解數也。後人合爲一首，誤。

范德機贈鄧提舉詩，似楊素送薛播州章法，亦不當合爲一首。

■ 田園樂

事詳憲章錄，或誤作錢宰，按宰以耆儻，曾纂修孟子節文，不知卽此人否？

明祖閱孟子，至「土芥冠雞」語，曰：「臣子之言，何得如是？」議去其配享，有敢諫者，命金吾射之。錢唐抗疏極諫，坦胸受矢。太祖悟，命療其傷。孟子仍配享。唐一日偶吟曰：「四鼓鼙鼙起着衣，午門朝見尙嫌遮；何時得遂田園樂，睡到人間飯熟時。」或有傳之禁中者，明日宴文華殿，諭曰：「昨日好詩，然誰人嫌汝毋冤朕也！何不作憂字？」唐悚謝，未幾放還。若唐者可謂有担当，能灑脫者矣。

■ 得便宜

陳希夷曰：「優游之所勿久戀，得意之地勿再往。」邵康節嘗誦其語曰：「得便宜事，不得再作；得便宜處，不可再往。」故詩曰：「珍重至人嘗有語，落便宜處得便宜。」

自足知足

沈隱侯寄懷詩：「雖云萬重巖，所託終一丘。塔婢幸自足，安事遠遨遊？」遊沈道士館曰：「余知止足是，口願不須豐。遇可淹留虛，便欲息微躬。」可謂隨緣放曠，任意逍遙者矣。而乃以鹿蔥買禍何哉。

門外青山

慈湖名簡，陸象山高第，知温州，首移文罷妓籍。

楊慈湖有六言詩曰：「淨几橫琴曉寒，梅花落在絃間。我欲清吟無句，轉煩門外青山。」胸次悠然，絕無學究語氣。雲門雪大師嘗有句曰：「青山個個伸頭看，看我菴中喫苦茶。」想見此老胸中真是活鱗鱗地。

曾丘九重

淵明遊斜川詩：「迥澤散遊目，緬然歸曾丘。雖微九重秀，顧瞻無匹儔。」按淮南子：「崑崙山有增城九重。」駱庭芝曰：「斜川有曾城，落星寺在其上。」

古字曾增層通用。

金庭觀

龜山白玉上經曰：「第二十七洞天曰金庭，」即天台華頂之東門也。

稽伯玉居金庭山，齊高帝以名其觀，孔稚珪從而受道，爲之立碑。沈約詩：「都令人徑絕，惟使雲路通。」即此處也。釋小白詩：「羽客相留宿上方，金庭風月冷如霜。直饒人世三千歲，未抵仙家一夜長。」羅隱送裴饒有「金庭路指剡山隈」之句，或卽南史所云「瀑布山」也。

水晶宮

吳興之水晶宮，不載圖經。惟范質嘗語人曰：「嘗上號水晶宮。」楊漢公爲刺史，於九月望，賦一絕曰：「江南地暖少南風，九月炎涼正得中；溪上玉樓樓上月，清光合作水晶宮。」後滕元發作守，林子中復寄以詩曰：「清風樓下兩溪春，三十餘年一夢新；欲識玉皇香案吏，水晶宮主謫仙人。」嗣是沿爲故事。

歐陽永叔送胡學士詩：「吳興水晶宮，樓閣在寒鑑。」張蛻菴公宴詩：「我亦玉堂揮翰手，題詩合在水晶宮。」

薔薇洞

王季重曰：「供奉東山詩，致語大是曉語，可以喚起文靖，不必多憾。」

王性之東山記曰：「山半有薔薇洞，相傳謝太傅攜妓遊宴之地。」按李供奉詩：「不到東山久，薔薇幾度花；白雲還自散，明月落誰家？」後人或附會其說，以爲白雲明月乃二妓名。李文正有詩，其落句云：「太平宰相休云云，清言非罪亦非勳；四郊多壘一身樂，吾憶冶城王右軍。」幾令小草遠志，一時語塞。

迷人

張容父謂：「劉阮遇仙天台山，非桃源事。」桃源在武陵，乃秦人避世之所，文人往往誤用之。如李涉贈長安主人云：「上清真子玉童顏，花嬌態羞月思閒；仙路迷人應有術，桃源不必在深山。」余按王之渙惆悵詞：「晨肇重來路已迷，碧桃花謝武陵溪。」以晨肇撥入武陵，誤之甚者，迷字始於少陵，「須令賸客迷」之句，卽迷津意。至若徐文長「流出桃花賺阮郎」，劉言史「又向花間魅阮郎」，不字更尖，幾令銷恨花，翻成薄倖春矣。然考劉阮事蹟原有「山頭桃樹」之語，似亦不妨借用也。

感春

昌黎感春詩有云：「聲聲新葉大，瓏瓏晚花乾；青天高寥寥，兩蝶飛翩翩。」四句內以疊字起頭，以疊字束脚，亦
翹格也。

暮春

鄧堯夫暮春詩：「林下居常睡起遲，那堪車馬近來稀；春深晝永簾垂地，庭院無風花自飛。」西山謂：「近世評詩者，以淵明之詞甚高，而其旨出於老莊。康節之詞若卑，而其旨原於六經。」余謂如此詩，未嘗用一六經字，而其旨未嘗不高，詩固不可以一例言也。

康節又有句曰：「若無揚子天人學，安有莊生內外篇。」卽此見先生學無不窺，非一味板腐拘墟者可比。

春牛

閩小紀云：「會城迎春，必于忠懿王廟前，乞土爲春牛。」曹能始詩：「馬從太守分驂去，牛向前王乞土來。」五國故事云：「忠懿王審知也。」

漳州亦有忠懿王廟，今爲淨衆寺；余從軍時寓此。主僧號韻木，其徒曰勻溪，嘗與余偕夏鹵均三過虎嶽巖。

總成空

「愚濁生嗔怒，皆因理不通；休添心上箴，只作耳邊風。長短人人有，炎涼處處同；是非無實相，究竟總成空。」此王介甫詩也。當是見蔣山後，方有此語，否則以未平之心，持經世之意，清冷雲中，無往而非霹靂火也。其後又有句曰：「泔魚已悔當年事，傳虎方驚此日身。」回光返照，殆神聞鐘山之候乎？

泔魚事，出荀子。

寄語沙鷗

或云：「邢宥爲蘇州太守，議丈量，有以詩刺之者。邢疑劉廷美所作，甚怨之。」

張江陵當軸行丈量法，吳中有無名子作詩曰：「量盡山田又水田，只留滄海與青天；如今那有開洲渚，寄語沙鷗莫浪眠。」嗚呼！虛糧飛洒之弊，非清丈不可。惟在執事者遵其法，而善用之。周之屏所謂「伸縮由吾輩」也。此與拘相公作用自是不同。文苑謂宋人刺賈似道詩，有二首。

休寧吳斌嘗作量田謠，起句云：「朝量水田雪，暮量山田月；青山白水人如雲，朝暮量田幾時歇？」結云：「安得長風天外起，吹倒崑崙填海水，更出桑田千萬里。」斌字韞中，明初人。

李波小妹

隆萬間，山東有紅羅女，與雍容略似；吾鄉周允大曾紀以詩。

北魏史：「廣平人李波，宗族強盛，殘掠不已，公私咸患。爲之謠曰：『李波小妹字雍容，褰裙逐馬如轉蓬；左射右射必疊雙，婦女尙如此，男兒安可逢？』」韓致堯曰：「相州人作李波小妹歌，疑其未備，因補之。」起句卽用其語，而繼以「窄衣鬢袖疊錦紅」結曰：「海棠花下秋千畔，背人撩鬢道恩慙。」姚寬謂：「所補不合，純是闖情。」蔣大鴻曰：「安知當時不別有所感，托之於此女子耶？」

蒲履

五代時，蒲履盛行，九國志云：「江南李昇嘗履蒲鞞，是也。然當時婦人履，亦有用蒲者。劉克明詩：『吳江上白蒲春，越女初挑一樣新；纔自繡臚雕玉指，便隨羅襪步香塵。石榴裙下從容久，玳瑁筵前整頓頻。今日高樓駕瓦上，不知拋擲是何人？』」胡元瑞謂：「近世婦人以纏足故，絕無有用之者。」殆未見吳下阿娘耶？

紅絲

李長吉詠馮小憐結句曰：「玉冷紅絲重，齊宮駕妾鞭；」曾鶴江謂：「玉卽琵琶絲，卽絃。」丘曙戒謂：「玉卽身，絲卽衣，蓋從井出也。若紅絃經水，未必較重耳。」朱卓月曰：「小憐出井，已非齊宮物矣。賀書法一定，所謂欲蓋彌」

彰者也。」誰謂詩史各自體裁。

按小憐，齊大穆后從婢也。慧點，工歌舞，後主嬖之。自淑妃立爲左皇后，願得生死一處。周師攻齊，從後主奔青州，爲周武所獲，賜代王達彈琵琶。因絃斷作詩曰：「雖蒙今日寵，猶憶昔時憐；欲知心斷絕，請看膝上絃。」當周師入鄆，小憐出諸井，乃穆后亦解律從婢也。母名輕霄，莫知氏族。小字黃花，陵字舍利，入宮名邪利。有幸於後主宮中，稱爲舍利。大監姚山期曰：「一時得兩婢爲后，不亡何待？」

江南曲

太平御覽：「梁武帝謂周捨曰：柳惲才藝，足了十人。」

柳吳興詩：「汀洲采白蘋，日落江南春。洞庭有歸客，瀟湘逢故人。」解詩者謂二人相遇於旅次，若領蓋然也。丘先庭曰：「據其題稱江南曲，是樂府閨情之遺言。婦人因夫出行於外，春日采蘋洲次，見有人爲客而歸自洞庭者，因問其夫之消息。其人答言於瀟湘之上，逢見汝夫更前去也。此婦遂竊念曰：『故人去不返，春華復將晚。』喻言己之顏色將漸衰也。『不道新知樂，祇言行路遠。』者，慮其夫在外戀新人而不歸，托言行路遠耳。故人正婦人指其夫而言。」如此看於上下脈絡，方覺有情。

物理論曰：「能理亂絲乃可讀詩。」

宛轉歌

樂府至晉而一變，清商子夜諸曲，夫獨開齊梁儂薄之端，已預刼花間草堂之局矣。劉妙容宛轉歌：「月旣明西軒，琴復清寸心。斗酒爭芳夜，千秋萬歲同一情。」陶貞白寒夜怨，徐孝穆長相思，乃有此種聲口。

碧城

李義山碧城詩三首，蓋詠公主入道事也。唐之公主多請出家，義山同時，如文安、潯陽、平恩、邵陽、永嘉、永安、義昌、

安康先後丐爲道士，築觀於外，頗失防閑。其以碧城爲題者，用集仙錄「王母所居，玉樓十二」事也。「附鶴栖鸞，當懸隔座」皆去來無定之詞。故曰：「若使曉珠明又定，一生長對水晶盤。」明明以賣珠兒會葬瀟陵之事比之也。而註引參同契「日爲流珠」作證，朱長孺因謂水晶盤爲月，皆失之矣。次章曰：「不逢蕭史休回首，莫見洪崖又拍肩。」如金仙玉真師事道士史崇元，皆不逢蕭史而拍洪崖肩者也。鄂君繡被則暗用「心悅君兮君不知」之語以證之。末章曰：「武皇內傳分明在，莫道人間總不知。」如劉中山題九仙公主舊院詩，武皇曾駐蹕親問主人翁也。

元遺山曰：「詩家總愛西崑好，只恨無人作鄭箋。」

金鏤

東京賦：「龍舟華轡，金鏤樓錫。」謂以金箔入火塗飾諸物也。江文通詩：「朱櫂麗寒渚，金鏤映秋山。」此字未經人道。蔡中郎獨斷有金駮謂馬冠，高廣各四寸，但言其形製耳，於塗飾之義未詳。

篋字

子華名融。

陸魯望寄吳子華詩：「到頭江畔尋漁事，織作中流萬尺篋。」篋，取魚具也。西陽雜俎：「口晉時，錢塘有人作篋，年收魚億計，號萬尺篋。」此字唐韻不收。

北齊書：「慕容儼鎮邱城，梁都督侯瑱任約於上流，鸚鵡洲造荻洪數里，以塞船路。」則篋字乃加竹於洪內之義。東坡詩：「暮回百步洪，」散坐洪上石，「楚人呼水之溜者曰洪。」

齧字

曾茶山和曾宏父餉柑詩：「莫向君家爨素口，瓠犀微齧遠山翠。」齧，謂齒怯也。此字玉篇不載。湯義仍病齒詩：

「徵角清吟齟不辭，」義同而字異，或以爲音側。

■ 暨字

梅聖俞送寧鄉令張杭詩：「長沙過洞庭，水泊風搖碇；青山接夷蠻，白晝鳴鴉鷲。竹存帝女啼，夔學林雍暨；不嫌卑濕暨，清風入詩興。」暨字，出左傳：「黜林雍之足，暨而乘於車。」從金，此字正韻兩存之。

■ 茲字

呂覽任地篇：「今茲美禾，來茲美麥。」高誘註曰：「茲，年也。」十九首：「爲樂當及時，何能待來茲？」應璩百一詩：「斗酒當爲飲，無爲待來茲。」皆本此。

■ 束字

張景陽雜詩：「窈葉日夜疏，叢林森如束。」束字自國風「楊之水」三章得來；元微之連昌宮辭：「歲久無人森似束。」東坡過李公擇故居詩：「四隣戒莫犯，十畝森似束。」則皆指竹。

■ 凹字

東方朔神異經：「千里無凹凸。」

周繇虎跑泉詩：「爪擡山脈斷，托掌石心坳。」坳字，出班固：「覆杯水於坳堂之上，則芥爲之舟；置杯焉則膠。」施慶徵曰：「卽凹字，種竹補山凹，魚沉水面凹，睡愛珊瑚枕上凹。」

■ 縉字

音柳，張光祿水南翰記載嘲唐秦詩：「爭奈京城剪柳多。」竟誤作柳。

沈雲卿七夕曝衣篇有云：「上有仙人長命縉，中看寶媛迎歡繡。」說文：「緯，縉爲縉。」押韻羶見。

■ 醫卜星相

王季重曰：「堪輿祿命，醫道相法，人百其口，理亦有屈伸互見之日。」

朱晦翁山寺逢僧談命詩：「此地相逢亦偶然，漫將牛斗話因緣。時行時止非人力，莫問流年祇問天。」是李虛中徐子平無所置其喙矣。姚恭靖贈袁柳莊詩：「岸幘風流閃電眸，相形何似相心優。凌烟閣上丹青裏，未必人人盡虎頭。」則揣骨聽聲，不必誇風鑿之精也。蔣道林題醫士杜仁夫復春集曰：「安排必定非山我，變理從來自屬人。堪歎世人渾不解，九還丹裏苦偷生。」似乎岐黃盧扁皆不足憑。若李士實贈日者詩：「蕭蕭雙鬢亂秋雲，一日身閒荷聖君。山澤老癯顏不改，封侯須看李將軍。」違卜而妖夢是踐，竟蹈震濠之罟，豈善藝兩端，竟可置之度外耶？

考亭

或曰：「子稜，名端，爲御史。」或曰：「端公其諡也。」元人熊禾有考亭書院記。

洛陽黃子稜，字元威，隨父入閩，居建陽之東觀山。嘗有詩曰：「青衫木笏尙初官，未老金魚是等閒。世上幾名將，相門前誰有此溪山市樓晚日紅高下，客艇春波綠往還。人過小橋頻指點，全家都在畫圖間。」及父卒，葬於山麓，因作望亭，以誌感。後朱韋齋過此，謂溪山清遠，可以卜居。紹熙壬子，晦翁欲成先志，乃自崇安徙居，後人以考亭稱朱子，誤矣。

周櫟園閩小志，亦以爲非。

地理

庾子山詩：「關山連漢月，隴水向秦城。」江總持詩：「函關分地軸，華嶽接天壇。」地理之祖。

何信陽送人赴湖南，有「江漢元朝海，樓臺半入吳」之句。金長真曰：「詩句連地理者，詞氣多高壯，要之情思筆路，自然相合，非有所承襲也。」如揚炯「漢國臨清渭，京城枕蜀河」，杜審言「楚山橫地出，漢水接天回」，張說「孤城臨楚遠，寒樹入秦宮」，崔湜「楚山霞外斷，漢水月中平」，韋元旦「楚塞雲中出，荆門水上來」，孫逖

「春水經梁宋，晴山入海沂；驛繞巴江轉，關迎劍道開。」孟浩然：「已失巴陵雨，猶逢蜀坂泥。」王維：「樹色分揚子，潮聲滿富春。」「窗中三楚盡，林外九江平。」岑參：「驛路通函谷，州城接太行。」杜甫：「浮雲連海岱，平野入青徐。」「吳楚東南坼，乾坤日夜浮。」儲光羲：「吳山遲海月，楚水照江流。」皆歸鼻離婁，象態萬千，登高臨勝時，誦此數語，意興與山川同廓矣。

長笛

史記：「黃帝使伶倫伐竹於昆溪而作笛，吹之如鳳鳴。」風俗通謂武帝時，丘仲作，非也。馬融曰：「丘仲言其所自出，而不知其弘妙，因爲辭曰：『近世變笛從羌起，羌人截竹未及已，龍鳴水中不見已，截竹吹之聲相似，刻其上，孔洞通之，裁以當窻，使易持，易京君明識音律，故本四孔加以一，君明所加孔後出，是謂商聲五音畢。』」君明者，京房是也。精於易，因呼易精，按此，則笛起於上古，而流入羌中，本四孔，而君明加以商聲也。

方輿記：「武夷山有奪秀亭，胡寅劉衡同建，衡善吹鐵笛，寅贈以詩曰：『更煩橫鐵笛，吹與衆仙聽。』」亭後圯，朱晦菴與客尋其故址，忽有笛聲，起自林表，因復作亭，名曰「鐵笛」。胡字明仲，衡字兼道。

神龍

司馬彪晉高陽王睦之子，爲父所擯，不得嗣位。以詩贈山濤曰：「蒼蒼椅桐樹，寄生於南嶽，昔也植朝陽，傾枝俟鸞鷲。今者絕世用，倥偬見迫束，班匠不我顧，牙曠不我錄。焉得成琴瑟，何由揚妙曲？」純用虛字，回斡成篇，乃見心煩意亂之實。結曰：「冀願神龍來，揚光以見燭。」時巨源方以澄清流品爲世所推，故屬望如此。

懸風

吳叔庠詠懷詩：「懸風白雲上，挂月青山下；心中欲有忘，未得忘言者。」「挂月」易擬「懸風」二字，未經人道。

里麻

冒辟疆有後里麻行序云：「周太守國倫，以古文詩歌名隆萬間。隆慶五年冬，倭犯高州，吳與參戎陳豪擊敗於里麻，有里麻行，予作此追美之。」起句曰：「君不見漢代吳公治行稱第一，未聞將將師以律？又不見魏邦吳起夙嫻兵，未聞筆陣能縱橫？」中云：「一直以偏師當八面，東突西馳疾如電；一職功成粵嶺東，姓字於今輝志傳。」然明卿原唱有云：「輕裘緩帶五花馬，親提義卒屯中野；千人殊守奮發陣，將軍卻似從天下。」是已環城居守，而豪獨馘殄羣囚也。故曰：「白猿黃石非吾略，書生豈敢攘天威？」詳見高州志。

觀山

觀山去茂名縣四里，吳留村司馬有小序曰：「自祖逆變後，村落丘墟，與荆棘相半，偶爾登眺，因賦此詩。秋深聊縱目，落日獨徘徊。海關人初散，天高風自來。川原無起色，荆棘有餘哀。慚愧君恩久，嗟非濟世才。」

閩粵之變，留村與姚憂菴少保，戡定之功爲多，余往來二公幕下，見其磨盾揮毫，俱堪不朽。二公往矣，余尙伏守蝸廬，偶記此閱，以志升沉之感。

天塗河水

阮步兵詩：「日月經天塗，明暗不相離；窮達自有命，得失又何求？」鮑參軍詩：「君子樹令名，細人効命力；不見長河水，清濁俱不息。」阮旨遙深，鮑言磊落，士夫胸中，不可無此見解。

蘭菊

所南嘗曰：「大宋不以有疆土而存，無疆土而亡。」

鄭所南隱居吳下，每寫蘭根，下不著土，以無土可著也。嘗自題其上曰：「純是君子，絕無小人；深山之中，以天爲春。」又題菊曰：「禦寒不藉冰爲骨，去國還同金鑄心。」作心史一書，函以鐵，沉諸井。其後有人得之，於宋事悉其顛末云。

倪高士宋逸民俱有題鄭所南畫詩。

■黃葵

「檀心自成暈，翠葉生有光。」東坡句也。若李涉、韋莊諸作，多誤指向日葵。

晏元獻詠黃葵詩：「脈脈倚雕闌，北方比象難。鑄金承露巧，對槩染絲乾。麗服朝裁綺，芳心夜點檀。不須輕采折，留映羽人冠。」此卽秋葵也。自來吟詠絕少，但第二句疑有錯誤，惜無善本可考。

■墨蘭

「滋蘭九畹空多種，何似墨池三兩花。」近日國香零落盡，王孫芳草徧天涯。「采靜齋草木子」云：「趙仲穆，子昂學士之子，宋秀王之後裔也。能作蘭木竹石，有道士張伯雨題其墨蘭，仲穆見而愧之，遂不復作。」

■水上山前

駱義烏軍中行路難，有云：「龍鱗水上開魚貫，馬首山前振雕翼。」二句內攝入四物，筆力驍悍之極。但二十五句前有「龍韜龜壘」後又有烏號龍文雁門，鴛被龍雛鳳樓諸句，得無似白地光明錦裁吹負販袴耶？同時辛常伯亦有此作，則用長短句。

負販二字出曲禮，世說作版。

■鼓騎雲吹

樂府有「鼓吹」、「騎吹」、「雲吹」之名。建初錄云：「列於殿庭者，名鼓吹；列於行駕者，名騎吹；列於樓船者，爲雲吹。」宋之問詩：「稍看朱鷺轉，尙識紫騮驕。」此言鼓吹也。謝朓詩：「鳴笳翼高蓋，疊鼓送華轡。」此言騎吹也。簡文詩：「廣水浮雲吹，江風引夜衣。」此言雲吹也。

詳見丹鉛總錄。

五原

羅羅村曰：「雲中，亦號五原。」徐子能曰：「延安府。」

盧思道從軍行，有曰：「庭中奇樹已堪攀，塞外征人殊未還；白雪初下天山外，浮雲直上五原間。」按漢書：「宣帝甘露二年，呼韓邪單于款五原塞，遂朝於甘泉宮。」長安志：「五原指此，非蜀中之五丈原也。」李白樂府：「蕭條萬里外，耕作五原多。」張敬忠邊詞：「五原春色舊來遲。」皆指此。劉須溪評杜詩：「五原空壁壘。」曰：「五丈本不可省，與花溪同。」是未嘗知書中所詠乃榆林地，與靈州接壤者也。劉詩九種評註，大率類此。

奇樹，或作琪樹。

崐崙關

楊廉夫崐崙關詩：「賓州海月光團團，劍花火樹燒爛斑；將軍如內容未散，捷書已尅崐崙關。當時諫臣輕武士，豈知辦賊遽如此？嗚呼！銅面將軍今豈無，世無丞相龐公甘老死。」王宮保西行紀云：「崐崙關，狄武襄破儂智高於此，運釘錢之巧秘，托銅面之威神，萬古英靈，猶在關前。乃一樓圯不復存，從來不一享祀，豈惟報功之典未彰，而設險之規遽廢，不幾令人扼腕乎？因捐俸葺其樓，撥兵以守之。」太保名揚德，號宛委，有百甓堂書集，冒祀宗序之。

太保有子，名襄，字公簡，以都督殉難。

山莊行

太保有山莊行，自註曰：「雲門深山中，高祖給諫公讀書處也。向以虎狼出沒，頽壞不治。余因修之，習靜其中。」詩略曰：「水盡耶溪近柵頭，萬山橫列不通舟；古木垂藤夾修竹，風嘯影搖心縮臆。盤桓愈入山愈深，白晝猿啼鬼夜吟；惟我從來無束縛，峭壁懸崖偏着脚。今人何必非古人，先世埋名此斲輪；千秋骨鯁留青鯁，百年茅茨猶如新。叢菊野菜連山蕨，對面青山補牆缺；晨夕不聞雞犬聲，只我司空常咄咄。」公後投筆從戎，舉進士，歷鎮巖疆，入爲

緹帥拜征蠻將軍。年八十四薨。嘗註太乙奇門六壬并醫術。祁愼原端詩：「重鎮元戎符剖七，輕裘儒將印懸三；疏黃石虛金鎖，書述丹經尙玉函。」明代將軍印天下有七，而公歷佩江南粵東西三印，故云。

吟詩臺

劉夢吉題瀛王吟詩臺：「朝廷乃自樂，山林爲誰憂？何當劇疊嶂，一洗他山羞。」又翟節婦詩末云：「千年吟詩臺，峨峨太寧巔，爲招馮太師，和我節婦篇。」宋儒以長樂老爲大人，與靜修眼光相去幾里，較諸十主九龍之謔，不幾嚴於斧鉞耶？

五人墓

徐莘叟題五人墓詩後段曰：「鴟革乘潮應有待，魚腸論議不如君；最憐五百田橫客，青史芳名了未聞。」怯夫慕義，何有於身後之名，而金闔坏土，竟與蓼洲並傳千古，如而夫者，可謂能自壽者矣。

孝陵衣食

石齋有孫名仲猛，遁於漳之野，力耕而解文。胡別駕宮嘗延致之，與余善。

黃石齋自輓詩：「粲粲朝陽霞，峨峨太山石，瑩瑩七尺劍，溫溫半尺璧。化爲白板宮，宛宛置路側；漢人一顧問，胡人一顧息。蘭煎空自膏，瑚璉空自擲。狐狸踞龍宮，蜉蝣噉白日。妻子不得知，親朋但酸鼻。寒從孝陵衣，饑從孝陵食。孝陵何淒淒，風雨庇松柏。」石齋與叢山氣誼相若，牽裙伏蒲之事，百折不回，要典乃詆爲僞學，然則如之何而後爲正學哉？

鼎革時，有乩仙降筆，自署崇禎年號曰：「吾悔不用黃道周，陳子莊之言，以致於此。東林講學與角立門戶者何如？」

蘭壁

南史，劉湛欲袁淑附己，而淑不爲改意，由是大相乖失。因賦詩云：「種蘭莫當門，懷璧莫向楚；楚少別玉人，門非植蘭所。」當門之蘭，卽曹瞞待楊德祖孔文舉已事，向楚之璧，范增王猛輩皆當酸鼻。

江夏王鋒，嘗著修柏賦以見志。明帝使人害之，江斲嘆曰：「芳蘭當戶，不得不鋤，其修柏之謂乎？」

南山

楊子幼報孫宗詩：「田彼南山，蕪穢不治；種一頃豆，落而爲其。」竟羅當日文網，淵明園居詩：「種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正用其語。而後人以淡遠高曠目之。豈漢法刻深，而晉宋之交反恢闊有餘耶？亦其生平樹立，大有不同耳。

世短意常多

升菴云：「古詩：『生年不滿百，常懷千歲憂；』淵明以五字盡之曰：『世短意長多；』若東坡所云：『意長日月促，』則倒用陶語耳。」按唐子西詩：「山靜似太古，日長如小年。」奚翅延七日以爲一劫。

城上草

大蘇詩：「蝸涎不滿殼，聊足以自濡；升高不知疲，竟作粘壁枯。」可與口詩參看。

劉侯詩：「城上草植根非不高，所恨風霜早。」仲升礪志於大才，晚成之語，長源受誡于天覆地載之歌，三復僕語，可謂英銳逼人者，作一良藥。

別人遊山

張惠光別人詩：「白雲山上盡，清風松下歇；欲識離人悲，孤臺見明月。」孔德彰遊山詩：「石險天貌分，林交日容缺；陰澗落春榮，寒巖留夏雪。」曠如奧如，五言短古中，不可多得。

關山月

徐孝穆關山月二首，其一曰：「關山三五月，客子憶秦川；思婦高樓上，當窗應未眠。星旗映疏勒，雲陣上祁連；戰氣今如此，從軍復幾年。」李太白五言佳境，俱從此出，不止似陰鏗已也。

鶴樹

陳子昂登九華觀詩：「鶴舞千年樹。」李太白尋雍尊師詩：「松高白鶴眠。」或有謂鶴未嘗集於樹者。按抱朴子：「千年之鶴能隨時而鳴，登于木上。」余丙午歲策騎雲中，見喬木之上有二白鶴，引頸長鳴，聲徹山谷。

又回中王母宮，相傳有雙鶴栖于桃樹之上，余亦嘗過之，惜未之見。

溫泉行

「玉殿空掩扉，秋風動琪樹；昔日繁華事，盡逐流水去。」此楊太真溫泉行也。寫景蒼涼，絕似驪山鬼語，不比「羅袖動香香不已」，娓娓動人。

流杯池

上官昭容游於長寧公主流杯池詩：「仰循茅宇，俯眇喬枝；煙霞間訊，風月相知。」似銘似贊，宜乎秤量天下人物。又曰：「書引藤爲架，人將薛作衣；鬪雪梅先吐，驚風柳未舒。」脫盡主家套語。景龍文館諸絕句，亦佳。

姊妹三

「昔聞南國容華少，今見東隣姊妹三。」此魚元機和聯句詩也。自註曰：「光威哀姊妹三人，少孤而始妍，乃有是作；雖謝家聯雪，何以加之？有客自京師來者，示余，因次其韻。」黃九烟云：「三美之才，不得幼微表章，誰知之者？惜乎詩不多見，并其姓亦不傳，詩人中有無名氏，詩媛中乃有無名氏耶！」

九烟唐詩快十六卷目曰：驚天泣鬼，移人既爲之序，復系以詩，略曰：「諸家非一家，衆體非一體；寧俟一人知，毋爲衆人喜。」於王李鍾譚之外，別覓一論，亦足令人解頤也。

□綠窗詩

孫蕙蘭名淑，年二十三，歸傅若金於湘中。五月而卒。有綠窗詩十八首。若金序而傳之，其未成章者，如「牕前垂柳分春色，鏡裏幽蘭對晚妝。」自傾甕裏春泉水，親灌階前石竹花」之類，皆飄逸有致。

□細宋

閩小記云：「細宋許配福州翁登墀，年八歲後，十年未婚，墀死，又四年，乃殉。」

五言最長者，惟廬江吏焦仲卿一首，爲句凡三百五十有四，爲字凡一千八百有奇，慷慨悲涼，序次全如左氏。高雲客瑤江烈女詩，爲句凡三百八十八，爲字凡一千九百四十，譬諸傳奇。廬江詩，以仲卿之爲主，而母與兄副之。若令若守若丞，不過從旁點綴而已。瑤江詩，則全部排場，真如亂絲在握，頭緒紛披，看其倉皇窘迫之中，自有暇豫安閒之勢。五提細宋，而一則曰：「天地郎共聞。」再則曰：「天地郎共聞。」血脈整然，一絲不漏，好以衆整好以暇，無謂古今人不相及也。

□如蘭

長樂曾如蘭，適同邑林邦基，寄籍武林。癸未夏，邦基以哭母得疾死，曾誓以身殉。其舅漢朝白於邑令，令以立孤終養勉之。至丙戌秋，漢朝亦死，曾葬畢，遂絕粒十四日，正襟危坐，索筆賦詩曰：「鏡裏菱花冷，三年淚未乾。已終姑舅老，復咽雪霜寒。我自歸家去，人休作烈看。」西陵松柏下，夫子共盤桓。」擲筆而逝。

馮山公景作高行傳，詳見解春集。

□愁醉

白香山詩：「百年愁裏過，萬感醉中來。」蘇老泉衍爲七言曰：「佳節每從愁裏過，壯心偶傍醉中來。」

□超悟

謝茂秦曰：「少陵超悟之妙，若『白摧朽骨龍虎死，黑八太陰雷雨垂』，至蘊至深，此不必解。李長吉超悟之妙，若『金盤玉露自淋漓，元氣茫茫收不得』，明暢而有風刺，造語太奇，較之老杜異軌同轍耳。」

鄭都官淮上別故人詩：「君向瀟湘我向秦，茂秦顛倒其句，所謂超悟者安在哉，而菴駁之良是。」

對雨編

淵明田園詩陳述古本止有五首，韓子蒼從其說。

洪景廬對雨編云：「陶淵明集歸田園居六詩，其末種苗在東臯一首，乃江文通雜體，誤編入陶。東坡據而和之，又東方有一士詩十六句，重載于擬古九篇中。坡公遂亦兩和之，皆隨意卽成，不復細考耳。」余謂長公天資豪邁，矢口成文，其不經意處甚多，不敢誤讀長頸高結之句，任人爲他山之石也。又宿餘杭寺法喜詩八韻中聯，「稻涼初吠蛤」二句，乃唐人祖詠詩送小本禪師「是身如浮雲」二句，乃少陵詩。

王孟揚古劍行：「憶君深淚如鉛水。」高廷禮函關歌：「秦時明月漢時關。」皆直用唐詩。

黃子廉

風俗通曰：「子廉每飲馬，輒投錢於水。」

陶靖節詩：「昔在黃子廉，彈冠佐名淵。」按後漢書尙書令黃香之孫，名守亮，字子廉，爲南陽太守，卽三國時黃蓋之祖，但以太守爲佐州，豈別有所考耶？

李供奉詩：「阮籍爲太守，乘驢上東平。」嗣宗爲東平相，而太白自稱太守，或亦可通用也。

暢鍊師

盧綸有同暢當宿藏公院諸作。

唐有詩人暢當，卽題鶴省樓者，蓋僻姓也。桐江謂汝南有此姓，其族爲黃冠者十之八九，有女鍊師，姿首妍麗。秦

少游見而挑之不動。因贈以詩曰：「曠神剪水腰如束，一幅烏紗裹寒玉；超然自有姑射姿，回看粉黛皆塵俗。霧閣雲牕人莫窺，門前車馬任東西。禮罷曉壇春日靜，落紅滿地乳鴉啼。」少游擬作張于湖，而此女不屑爲魚幼微，可謂囁然塵壒之表者已。

二十四美人

徐存永題二十四美人圖曰：「蟬鬢蛾眉各鬪妍，人人皈佛禮諸天；金釵擁出成雙隊，寶瑟彈來斷一絃。梓澤園中借勝友，廣陵橋畔簇神仙。雕闌上下花如陣，風信頻催綺閣前。」東坡詠崔廿四人以爲奇，似不如石麟之多多益善也。

十三竿

存永有詠十三竿竹詩：「叢竹生孫若比肩，幾枝籠月幾枝烟；醉時卻記當今日，（自註云五月十三日爲竹醉）種處偏逢是閏年。留作魚竿分釣艇，裁爲鳳管合箏絃（自註云箏十三絃）葛陂倘化羣龍去，六逸騎來訪七賢。」此種題應有此種洗發，若以唐音宋調繩之，得毋培塿之山，欲移松柏于其上耶？

秋後葉

鄭都官酬高蟾先輩詩：「張生故國三千里，知者惟應杜紫微；君有君恩秋後葉，可能更羨謝元暉。」自註云：「君有宮詞曰：君恩秋後葉，日日向人疎。」按張生者，祐也，其詩乃詠河滿子牧之所謂「千首詩輕萬戶侯」者也。唐有兩高瞻，俱進士，一僖宗乾符，一昭宗乾寧，俱載登科記。自乾符甲午，迨乾寧丁巳，凡二十四年，都官卒於乾寧時，稱爲先輩，則前高也。

玉京遊

習之素不能詩，何得便有此女？或曰唐有二李翺，則知此人非與張籍以文鳴者。

李勣牧江淮，盧儲攜詩卷謁之；李方有公事，置卷於几。時長女已及笄，尋釋其詩，謂小青衣曰：「此人必爲狀頭。」李聞其語，遂約爲婚。明年，盧果舉第一人殿試，甫畢，竟赴佳期。有詩曰：「昔年曾向玉京遊，第一仙人許狀頭。今日已成秦晉約，果教鸞鳳下妝樓。」詳見上座錄。

習氣

維城卽秦亭之祖，秦亭序湯古田詩，言詩塵甚詳。

「在六朝無六朝習氣者，左太冲陶彭澤也。在唐無唐習氣者，初唐陳拾遺，盛唐孟襄陽，中唐韋蘇州，韓昌黎，晚唐司空圖也。在宋無宋習氣者，謝臬羽也。蓋六朝之習塵，唐之習囂，宋之習萎，非其人有超焉者，曷以臻此？」右見張蔚然西園詩塵。先大夫評其後曰：「射洪襄陽蘇州，脫習氣，信已他或未然。若青蓮少陵，豈囿於習氣者乎？」又曰：「維誠夫子，先嚴暨先伯皆及門，以程朱道學與黃學憲汝亨，沈孝廉守正，齊名，未嘗以能詩稱，而詩評頗近肯綮。當逆廠擅柄時，以江浙道望，偕先伯幾陷不測，雖有來相國崇道，毛中丞一驚力旋，而晦迹免禍，亦見才猷無施不宜也。」

公子行

聶夷中公子行曰：「花枝滿牆頭，花裏誰家樓？美人樓上歌，不是古梁州。」升菴註曰：「傷新聲日繁，古調日微也。」

東坡跋叔黨詩

蘇端明在惠曇秀來訪，叔黨贈以詩，有云：「自欲灰心老南嶽，猶能藟足慰東坡。」坡卽手書全什以貽秀，并跋曰：「余病已絕，不作詩，兒子過粗能搜句，時有可觀，此篇殆咄咄逼老人矣。」按少陵每念熊兒驥子，而二君乃無一字流傳。阮兵曹巨斧之投，得無虛譽耶？伯達叔黨皆能以詩自鳴，雖雛鳳未必清於老鳳，而眉山家學三世淵源，可爲盛已。

詩內直稱東坡，亦如大令之呼逸少也。

青眉對酒

袁兆李才，字子構，年十七能詩；嘗從趙承旨飲於海澱，有小姬侑盞，趙喜而賦詩，有「小姬勸客倒金壺，家近荷花似瀟湖」之句。李和之曰：「馳道塵香逐玉珂，彤樓花暗鼓雲和，光風漸綠瀛洲草，細雨微生太液波。月榭管絃鳴曙早，水亭簾幙受寒多，少年易動傷心感，喚取青眉對酒歌。」後竟夭死。松雪稱其詩雜於唐人中未易辨，爲可惜也。而袁雲林集全載其什，僅易五字，於趙李當時情景，漠然無與，必屬編輯賁詩者誤將竄入耳。風雅體要又誤指爲廬友。

道中書景

祁季朝微曠，爲忠敏公從孫，英年嗜古，落筆迥不猶人。赴長沙趙使君約，遂客死。其遺稿爲沈梵陵手輯，曾見其自常山至玉山道中書景詩十四首，偶摘其四，有曰：「籬落翠微間，溪山白雲裏，春曉逐東風，踏花行數里。」「空山曠無人，花開復花墮，白日溪流寒，照我橋上坐。」「獨樹看飛花，空山聽啼鳩，何時向此中，夜弄松間月。」「蕭蕭叢竹深，沿溪幾家住，日暮起墟烟，蒼茫影高樹。」俱有出塵之致，而享年不永，惜哉！

季朝卒後，梵陵以愛女嫁其子，且將經理其家，可謂生死不相背負者矣。

李園

劉同升李園小集詩：「小橋行過柳溪灣，爲訪園亭竟自閒；出郭已知依綠水，登樓更喜見青山。寒泉落木疑丘壑，瘦馬深衣自往還，剩采東籬尋舊約，君應無夢到塵園。」園在都城三里河，武清侯別業也。

西施山

唐蘇拯有西施一詠，說得天心人事，倚伏怕人，覺女戎禍水之喻，猶似尋常；文人之筆，固毒於美人之舌哉！

崔道融詩：「宰嚭亡吳國，西施陷惡名；浣紗春水急，似有不平聲。」

越郡五雲門外，有西施山，俗呼土城，相傳勾踐教歌舞處。袁中郎過此題曰：「西施山，一片土，不惜金作城，貯此如花女。越王跪進衣，夫人親蹈鼓，買死傾城心，教出迷天舞。一舞金闕崩，再舞蘇臺拆，槌山作館娃，舞袖猶嫌窄。舞到夫差愁破時，越兵潛渡越來溪。」此雜體詩也。中郎自附於樂府之後，篇中雖用故事，而出筆尖穎，仍不相襲。又雁字七律十首亦佳。

禁尾

唐人行酒，以最後杯爲禁尾。景文公守歲詩：「迎新送故只如此，且盡燈前禁尾杯。」胡嵩有「瓶裏數枝禁尾春」之句，謂芍藥也。芍藥殿春，因借以爲名。

蘇鶚演義曰：「南朝有異國，貢藍牛，尾長二丈，則禁當作藍。」香山東坡俱從之。或曰：「藍穎，水名，深三丈，時人取以釀酒。」

旌節花

黎州圖經曰：「漢源縣玻璃城，有旌節花，去地二三尺。」

王處回庭前忽生一樹，其花甚異，有道人過之曰：「此旌節花也，官如其數。」後果歷三鎮。蘇子由詩：「綠竹琅玕色，紅萼旌節花。」正用其事，但不知此花形色果何似耳。

景煥猛人閒話云：「道士王桃枝，書名于竹葉，謁處回，出囊中花子種之，頃刻成花。」

北雁南雁

鍾伯敬序問山亭詩集，謂其出沒幻化，非復一致，要自成其爲季木而已。

「雁雁爾勿南，火雲滿衡山，射工在湘潭，黃梅兩方酷，青草瘴又毒，燠傷爾毛濕傷足；何如北地黃蘆裏，雌雄啣

啞雙哺子。只將字排雁門月，歲省一萬六千里；年年木落爾趨南，砂磧征人都愁死。雁雁爾其止，偃我征鑣折我矢。一雁雁爾勿北，代雲一天沙礫塞，乾千山頭雀腦枯，老雕秋翎吃霜力。猛士鏃如雨，小兒也操戈，爾息不得息，爾食不得食。八月江南水滿湖，湖有蓮子水有魚，暖日晴灘蘼蕪枕，女郎不肯驚爾寢。此王季木擬樂府二首也。鑿削之中，如綿裏鐵，季木名象春，新城人。

又題程嬰祠一首，亦奇崛。

沙上日

岑在封常清幕下，故西域事甚詳，如熱海行，優鉢羅花歌，皆唐人無也。

岑嘉州過賀延碩有句云：「沙上見日出，沙上見日沒，悔向萬里來，功名是何物？」可見塞外風霜，不若江南花柳，而世人每以「功名」二字，甘作「雁臣」何也？

為將善規

應陵遼李太傅至冀州詩，發端曰：「吾慕李漢超，為將勇有儔；吾愛李允則，善規多計籌。」結曰：「漢超雖已久，故來尙歌謳，允則事最近，猶能想風流；將此聊為贈，勉哉行無留！」竟以本朝人物作當家譜，系寓規於頌，以史才作詩料，可謂此道捷訣。

金吾行

漢宮儀：「金吾緹騎二百人。」周禮註：「緹，色繡。」玉篇曰：「色黃。」

王元美金吾行贈戴錦衣云：「金吾緹騎不可當，迥若饑鶻搏大荒；碧瓦珠璣戰嶮嶂，貂裘玉勒紛輝光。但令奚雛剪頭至，赤手臥奪黃金章。」寫得氣焰逼人，髮解膚栗，以下則歸美于戴，明代廠衛之酷，互古無倫，此錦衣志之所由作也。

又錦衣載伯常過訪有句云：「猶餘廣柳車中淚，誰問陵陽石裏心？」更慘切。

典琴

粵東鄭湛若中翰，雅御琴，嘗得宋理宗舊物，曰「南風」；又得明武宗所御，曰「綠綺臺」；遊屐所至，輒挾以行。有西湖修琴社，及琴酌送羽人諸詩，家故貧，嘗以此二物歸質庫。有句曰：「三河十上頻炊玉，四壁無歸尙典琴。」後殉庚寅之難，抱琴而終。

女官

良玉事蹟，詳見綏寇紀略。

秦良玉，石碣女官也。崇禎間，帥師勤王，召見，御製詩四首旌之。有曰：「蜀錦征袍手製成，桃花馬上請長纓；世間不少奇男子，誰肯沙場萬里行。」按良玉策楊嗣昌、邵捷春必敗，可謂洞晰機宜；甲申諸將，得毋人人巾幗者乎？御製詩更有「從此凌烟高閣上，功臣先畫美人圖」之句。

錦繖夫人，繡旗娘子，不能專美于前。

金芝

徽宗時，里巷門神畫虎頭男子，飾之以金，不必拆合宣和二字，已兆北轅之釁矣。

宣和元年，道德院奏金芝生，車駕往觀，因幸蔡京第。於鳴鸞堂置酒，京獻詩，徽宗和曰：「道德方今喜迭興，萬方從化本天成；定知金帝來爲主，不待春風便發生。」其後本秋於苑內賦晚景曰：「日射晚霞金世界，月臨天宇玉乾坤。」宣示宰臣，甚爲得意。至靖康元年閏十一月至二十五日，金人遂入汴，真詩識也。

梁武帝冬日詩：「雪花無有蒂，冰鏡不安臺。」簡文詠月詩：「飛輪了無轍，明鏡不安臺。」李戒菴曰：「臺城之識也。」

十四日

謝疊山被挾北行，在道十四日不食，作詩曰：「精神時與天往來，不知飲食爲何物？」劉蕺山殉節，亦絕粒十四日。遙同龔勝鼎峙乾坤。

漢書：王莽僭位，遣使迎龔勝，勝謂門人高暉等曰：「吾受漢家厚恩，豈以一身事二姓？」遂不復關口飲食，積十四日死。

腐儒手

昔人有言，宋人之腐不若晉人之玄。程自修詩：「乾坤誤落腐儒手，只遺空言當汗馬；西晉風流絕可人，悵望千秋共瀟灑。」只一「共」字，而清談道學攝入箇中，其爲痛哭也宜哉。程名志吾洛陽人，未亡元好問薦其言行，以禮部郎中召，遂遁去，詳見忠義錄。

遺山詩：「去去江南庾開府，鳳皇樓畔莫回顧。」又曰：「空餘韓偓傷詩語，留與曇臣一斷魂。」俱極悽惋；而乃浪薦故人何也。

無雙譜

劉孔昭曰：「畫鬼魅者易爲巧，摹犬馬者難爲工。」「旣工且巧，吾於無雙譜見之。」

無雙譜，吾友金墨禪所作，始于張子房博浪之椎，迄於文信國柴市之歌，凡若干人，倣鐵厓玉筍體，詠其事繪爲圖，而又爲瘦語於左。及門廬使君屠大尹雕板行世，而余與諸君序之。東坡詩云：「論畫以形似，見與兒童鄰。賦詩必此詩，定非知詩人。」吾欲墨翁再向竿頭一轉，翁名古良，有歷朝詩選。

紫濛

晉書：慕容氏自云有能氏之裔，邑於紫濛之野。」

紫濛幽州地名，舊唐詩：「張守珪受降，帥師次于紫濛。」卽此。韓魏公安陽集，有奉使過紫濛遇風詩：「草白岡長，暮驛賒，朔風終日起平沙，寒鞭易促障泥躍，冷袖難勝便面遮。逾嶺卷回雲族破，遠天吹入雁行斜。土囊微乞絨餘怒，留送歸程任擺花。」雲族，用莊子語，言雲散而無雨，風愈厲也。擺花，用杜牧之，「如今風擺花狼藉」之句。

■ 浙江

葉石林避暑錄亦云：「浙江卽浙江。」王百穀客越志，翻稱其誤，何也？

浙江亦稱浙江，水經註所謂：「浙江之源，出三天子都」是也。自來詩人不經用之，惟謝惠連西陵遇風獻康樂詩有云：「昨發浦陽，今宿浙江。」李善註文選，不加考訂，改作浙江。張伯起近刻亦從之，可見註書之難也。

■ 西陵

肩吾字希聖，詩是思歸之意。而閩州名士傳謂周匡物作西興，仍作西陵，俱誤。

蕭山有西陵驛，卽水經註「固陵城」也。晉時改爲西陵，謝惠連西陵阻風詩可證。至唐亦仍其名。樂天答微之，西陵驛見寄詩：「烟波盡處一點白，應是西陵古驛臺。」明指錢塘，隔岸處也。昌谷以下，往往見之詩句。至郎士元送李遂之句，有曰：「西興待潮信，落日滿孤舟。」而施肩吾有「錢塘渡口無錢納」，已阻西興兩信潮之句，當是改于天寶以後，長慶之前。而或謂吳越時改者訛矣。介甫詩：「烟中沙岸位西興。」大蘇詩：「爲傳鐘鼓到西興。」寂音詩：「夢隨柔櫓到西興。」皆指此地。而杭人乃以西泠古蹟稱爲西陵者，不知何意。

■ 蟹

蟹，蟲名，本草曰：「一名青娘子，青蛙能啗之。」元微之《邊四十韻詩》：「池清漉螿蟹，瓜蠶食蟹螯。」今人作斑貓誤。

■ 蝦蟇

昌黎答柳州食蝦蟆詩曰：「余初不下喉，近亦能稍稍，嘗懼染蠻夷，平生性不樂。」香山和張十六蝦蟆詩曰：「嘉魚祭宗廟，靈龜貢邦家，蠶蠶水族中，無用是蝦蟆。」按漢武帝欲除上林苑東方朔以「土宜薑芋，水多鼃魚，貧道得以家人給」爲諫。又霍山曰：「丞相擅滅宗廟，羞免鼃。」師古註云：「三者所以供祭祀。」是此物上登俎豆，何獨以見陷爲嗤耶？然蝦蟆與鼃自是二種，卻蝦蟆類石鱗，閩人所謂以不脫錦襖爲佳者也。青鼃則差小而無魂，取用更爲慘毒。讀王丹麓「分明殺個小娃兒」之句，宜仁人爲之掩目，况下咽耶？

飲馬長城窟

飲馬長城窟一首，文選作古辭，玉臺謂蔡中郎作，通篇凡七換韻，在漢自屬剗調。結云：「上有加餐食，下有長相憶。」而雕本以食爲飯，遂失一韻。陳孔璋亦有此題，以長短句行之，遂爲鮑照先鞭。思王所謂應揚於河朔者，良不誣也。

黃鵠歸故鄉

和親始于高祖，武帝遂踵其事。元封中，以江都王建女細君爲公主，遣嫁烏孫王昆莫。

公主歌曰：「吾家嫁我兮天一方，遠托異國兮烏孫王。居常思土兮心內傷，願爲黃鵠兮歸故鄉。」以漢武之雄才大略，而屈意和親至此，遂爲歷朝口實。觀唐人送公主入蕃應制諸詩，真有啼笑俱不敢之態，而猶美其名曰：「此盛德事也。」噫！

錢惟善靈璧乎印篇序略曰：「公主過靈璧，嘗扶以石，後人鑿石爲模，腕節分明，故述其事而爲之詞。」有曰：「靈壁亭亭立空雪，石痕不爛胭脂節。」與崇徽公主事相同，而前人從未之說。

武溪深

樂府有武溪深一曲，古今註曰：「馬援南征，門下袁寄生善吹笛，援作歌以和之。」歌曰：「滔滔武溪一何深，烏

飛不渡，獸不敢臨，嗟哉武溪多毒淫！「毒淫」二字寫盡瘴雨蠻烟之酷，即「仰視飛鳶，砧砧墮水中」意，卻只如是而止，更不旁及一語，覺後人從軍行鋪張揚厲，未免過情。

白狼王

東觀漢記：「明帝十七年，益州刺史朱輔，以唐菟慕化歸義詩三章，令郡掾田恭譯之，獻于朝。」故蜀都賦有「陪以白狼夷歌成章」之語。鍾伯敬評曰：「奇奧處從樸野出，譬之腥羶椎髻，懷中有寶玉氣。」斯言得之。

思鄉詩

同光，係莊宗年號，而升菴演載記稱：「口口，以光化五年始改國號。」陶筠菴紀口口，末又稱天復二年，未知孰是？

同光三年，長和國使人布燮來貢，作思鄉詩曰：「瀟北行人絕，雲南信未還；懸心秋夜月，萬里照關山。」按南詔篡蒙氏改國號曰大長和，布燮，其官名也。天歷間，有安南國王陳益稷詩，明黎澄南翁夢錄載安南詩十餘首。

外國詩自白狼王後，多出海表。唐永徽初，新羅國女王真德織錦作五言太平歌以獻。宋咸平五年，海商周世昌至日本國，與其國人藤木吉來有唱和詩，列朝詩選有日本詩僧五人明成化中，張寧使朝鮮，與陪臣朴元亨有倡和百韻詩。正德八年，有日本貢使普福詩，萬曆三十九年，有交趾裴福寧詩，至若朝鮮之許景樊、趙瓊、姜季氏，皆婦人也。許七歲號神童，其二兄筠筠，皆彼國狀元。後適進士金城立，夫死守節，自號蘭雪主人。有遊仙曲百首。李殉倭難，亦號玉峯主人。平攘錄載其詩，則知四始六義之旨，不獨中華文獻鬚眉男子能之也。

夢中詩

見堯山堂外記。

張子原，少有異才，多異夢，嘗作夢錄。記夢中詩曰：「楚峽巫嬌宋玉愁，月明溪淨印銀鉤；襄王定是思前夢，又抱

霞袞上玉樓。殆不類人間語也。

或云名子厚，紹聖進士。

五衢四照

庚子山詩：「五衢開辨路，四照起文烽。」按山海經：「少室有木，其名帝休，葉狀如楊，其枝五衢。」郭璞註曰：「樹枝五出，若衢路也。」又云：「招搖之山，其花四照，名曰迷穀，佩之不迷。」言其光遠燭也。顧野王詩：「爭攀四照花，競戲三條術。」術，字出禮記，音遂，猶衢也。

韋誕景福殿賦：「出此入彼，欲返忘術。」廣雅曰：「道也。」梁元帝集：「蕊亂九衢，花含四照。」王巾頭陀寺碑：「九衢之草千計，四照之花萬品。」沈約郊居賦：「開丹房以四照，舒翠葉而九衢。」皆不作五。

垂手折腰

李義山牡丹詩：「垂手亂翻雕玉珮，折腰爭舞鬱金裙。」按舞袖有大垂手，小垂手，「折腰」則用梁冀妻孫壽事，集作「招腰」。文苑英華作「細腰」，俱誤。又題望苑驛：「分明十二樓前月，不向西陵照盛姬。」亦誤作成姬。

全目左肘

王右丞老將行曰：「昔時飛箭無全目，今日垂楊生左肘。」按帝王世紀：「后羿有窮氏，與吳賀射雀。賀曰：射其左目，羿誤中右目而慚。」又莊子：「俄而柳生其左肘，其意蹶蹶然惡之。」註曰：「柳，癩也。」全目固無分於左右，而以垂楊代柳字，竊恐猿臂將軍未堪著此大樹也。

又贈胡居士詩：「徒言蓮花目，豈惡楊枝肘？」何異讀勸學篇而食蠶螟耶？

天花春草

李新鄉題璿公山池：「指揮如意天花落，坐臥閒房春草深。」蔣大鴻曰：「此聯妙入禪理。」滄溟效之，遂有「

行車麥秀隨春雨，臥閣花深對夕陽」之句，文雖不類，而源流在此。

江風山月

楊誠齋年未七十，退林南溪之上，老屋一區，僅蔽風雨；長鬚赤腳，纔三四人。如是者十六年，嘗有詩曰：「江風索我吟，山月喚我飲；醉倒落花前，天地爲衾枕。」徐靈暉贈詩曰：「清得門如水，貧惟帶有金。」

月暈牽牛

梅聖俞詩：「月暈每多風，燈花先作喜；明日掛歸帆，春湖能幾里？」謝皋羽詩：「牽牛秋正中，清白夜疑曙；野風吹空巢，波濤在孤樹。」以成語起經，接入情景，格古而調高，不落凡境，真奇句也。

烟江疊嶂

柳待制有松雪老人臨王晉卿烟江疊嶂圖歌。

范致能烟江疊嶂詩序云：「太湖石也，王晉卿嘗畫爲圖，東坡作詩，今借以爲名。」詩略曰：「江上愁心惟畫圖，蘇仙作詩畫不如，年當此石若並世，雪浪仇池何足書。」雪浪石在定州學宮，余嘗兩度觀之。仇池石，卽坡翁欲與晉卿易韓幹二散馬者。

臥吹銅笛

朱希真居嘉禾，陸務觀嘗詣之，聞笛聲起，自烟波間，從者曰：「此先生吹笛聲也。」頃之棹小舟而至，則與俱歸其家，以果實噉客。詠詩曰：「青羅包髻白行纏，不是凡夫不是仙，家在洛陽城裏住，臥吹銅笛過伊川。」詳見會心編。

君不見

陳武別傳曰：「武當牧羊，作行路難曲續。」晉陽秋曰：「袁山松酒酣歌之，聽者莫不流涕。」
鮑明遠擬行路難有曰：「君不見柏梁臺，今日丘墟生草萊；君不見阿房宮，寒雲澤雉棲其中。」樂府解題曰：「

備言世路艱難，及離別悲傷之意，多以君不見爲首。按二字雙疊，實始於潘安仁內顧詩：「不見山下松，陵冬不易故，不見澗邊柏，歲寒守一度。」明遠用入長句起頭，更覺飛揚盡致。至吳均柴廓以下，則多單領。

茅山歌

茅濛字初成，師鬼谷子。于始皇三十九年九月庚子上昇，三茅其元孫也。秦以臘爲嘉平，乃茅山謠中語。茅山父老歌：「三神乘白鶴，各在一山頭，白鶴翔青天，何時復來遊。」謂益固衷也。事在漢平帝元壽二年，世所謂三茅真君也。儲光義詩：「玉簫徧滿仙壇上，疑是茅家兄弟歸。」

陸魯望有迎真送真詞二章，袁清容補和其詞俱佳。

河車

參同契曰：「河上姪女，靈而最神，得火則飛，不見塵埃。」後漢陰真君歌曰：「北方正氣名河車，朱雀調運生金花。」太白草韻大還詩：「姪女乘河車，黃金充轅軹。」大還者九九昇鍊之說也。

餐霞

楚詞：「漱正陽而餐朝霞。」社詩：「明霞高可餐。」

九華真妃曰：「日者霞之實，霞者日之精，餐霞之道甚秘，致霞之道甚易。」司馬長卿大人賦：「呼吸沆瀣餐朝霞。」顏延年詩：「中散不偶世，本自餐霞人。」

謝客巖

温州積穀山下，有謝客巖，因康樂題詩石壁，遂傳其名。許宋景遊此，再題於壁曰：「出守雖云遠，登臨不厭須；五言多好句，千載獨斯人。風月樓長在，池塘草自春。超然高世意，遺跡日塵埃。」

證因亭

呂涇野曰：「梅謔薄唐詩人，詩若表聖者，豈可以人目哉！」

司空表聖題證因亭曰：「峯北幽亭，願證因他生此地，卻容身上方僧在時應到，笑認前銜記寫真。」又題商山詩：「清溪一路照羸身，不似雲臺畫像人。國史數行猶有志，只將談笑繼英塵。」按虞鄉詩十卷，此二首可謂自譜誌銘，一生忠憤，氣薄雲霄，至使寇盜望王官谷而不敢入。年七十二，而追跡首陽，真有唐一代偉人也。豈僅「高士」二字，足以盡之哉。

梁震韓偓羅隱三人，庶可並跡虞鄉。

俗字

嵇阮酣飲竹林，王戎後至，阮曰：「俗物已復來敗人意！」一人也，客也，事也，總看此物不得。

王無功調琴詩：「從來山水韻，不使俗人聞。」張文昌宿寺詩：「卷簾無俗客，應只見雲來。」韋左司山家詩：「丘中無俗事，身世兩相違。」杜少陵漫成詩：「眼前無俗物，多病也身輕。」誦四公詩句，非獨立高山之上，歡與麋鹿同羣者，未易識此。

滴風

桑民懌贈湯厚菴侍御詩：「滴風從何來，吹彼淳朴敵。滿城桃李花，當春自光炫。隨風已飄揚，安禦雪霜變。所以古君子，心惟葛懷羨。」此詩作於成化初年，民懌方在成童也。詳見公餘日錄。

尋春

朱紫陽嘗作一絕曰：「川源紅綠一時新，暮雨朝晴更可人。書冊埋頭何日了，不如拋卻去尋春。」陸象山聞而喜曰：「元晦至此覺矣！」

象山，紫陽，顏曾之流亞也。語錄所載死了告子之說，乃門人妄爲蛇足，以誣其師，而後學復紛紛聚訟，而莫之

止。是未嘗取朱陸倡和之詩而讀之也。

說經臺

蘇老泉讀孟子，上方安讀楞嚴，卻有別解，與而今不點古其風不同。

何大復說經臺詩：「有欲誰觀妙，無爲自覺尊。」原評曰：「老子嘗有欲以觀其妙，嘗無欲以觀其竅，有無二字一讀，言大道超有無而爲言也。若連下爲句，豈有欲能觀其妙乎？」先生無書不讀，必無點黠之誤，但作詩時姑仍俗讀，如淵明之言古諸耳。

紫陽嘗謂二字一讀不妥貼，見性理。

白沙

陳白沙詩於宋儒六子之外，自立門庭，其真率處皆澹雅可歌。湛甘泉云：「先生詩文，或借用佛老之言，而不自以爲嫌，人遂以爲佛老。然則孟子引陽貨之言，亦謂爲陽貨可乎？」莊定山曰：「喜把炷香焚展讀，了無一字出安排。」又曰：「爲經訓真誰識，非謝非陶莫浪猜。」以言其自然也，自然則安排之迹，何所用之？

元風洞

桂林城東有慶林山，山有一洞，常出風，涼化間，州守柳仲塗開嘗避暑於此，刻銘石上曰：「元風洞，張孝祥詩：『山入鳥巒連越雋，天開平野對珠宮。應憐桂海長炎熱，乞與清涼萬竅風。』」余謂盡大地是鑊湯鑪炭，何獨桂海爲然？安得清涼石，化作毘嵐風，消卻人間熱惱耶？

淋池

三輔黃圖載漢昭帝淋池歌曰：「秋素景兮泛洪波，揮纖手兮折芰荷。涼風淒淒揚棹歌，雲光開曙月低河。萬歲爲樂豈云多？」拾遺記云：「始元元年，穿淋池，廣千步，中植芰荷，帝時命水嬉，畢景忘歸。」按昭帝初立，年僅十齡，

况在諒闇之際，不宜有此；或即靈帝裸遊館，所云「青荷晝掩葉夜舒」之事，而子年分而爲二也。然其詞特佳。知博陸侯之忠，識上官桀之詐，昭固一代賢君也，不可不辨。

雙鶴

此平叔以雙鶴比己與鄧颺也。管公明目爲鬼幽鬼躁，乃痛惜之詞，非詆之也。應休連與杜偉忠書：「羊寄虎穴，鶴托鷹巢，心懷怵惕，豈其任哉！」

何平叔擬古詩：「雙鶴比翼游，羣飛戲太清；常恐失羅網，大禍一旦并。」名士傳云：「時曹爽輔政，識者慮有危機，宴負重名，與魏姻戚，內雖懷憂而無復退也。其後竟罹其害，雖欲逍遙放志，胡可得焉？」

晏幼育宮中，曹瞞欲以爲子，晏以堊畫地自處，其中曰：「此何氏之廬也。」小時了了，而末路卒如管輅之言。

夢遊仙

王子安夢遊仙詩，有云：「翕爾登霞首，依然躡雲背；電策驅龍光，烟途儼鸞態。」琢句詭幻，爲沈雲卿虛口所宗。

清江水

巴陵女子韓希孟，乃魏公五世孫，爲賈尙青子瓊婦。岳州破，被俘之明日，以衣帛書詩其末曰：「借此清江水，葬我全傳首；皇天如有知，定作血面請。願魂化精衛，填海使成嶺。」長興沈判官托劉光履屬趙子昂書其詩，以傳世。劉諾而未言，一夕夢一婦人言：「趣爲我求書，以發揚幽憤。」趙聞而異之，因爲寫其全詩。

如此詩，偏要如此人寫，只恐柳骨顏筋，王孫未堪回想！

滿宮春

明太祖二十二年，選番禺女子屈氏入宮，擢爲美人，恩寵甚渥。裔孫大均嘗作洪武宮詞，有曰：「新選珠娘作美人，瀟湘香草滿宮春；離騷數爲君王誦，諷諫心勞似楚臣。」詳見翁山詩外。





版出月一十年四十二國民華中

柳亭詩話

校勘者 胡協寅

出版者 大達圖書供應社

發行者 周健人

發行所 大達圖書供應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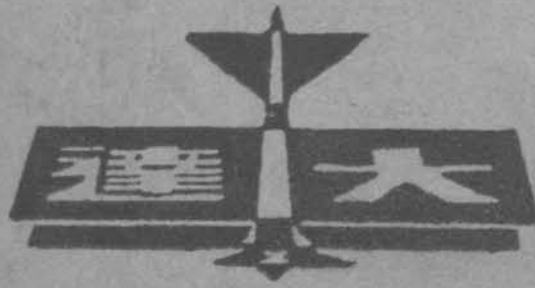
上海河南路
一三七號

分發行所全國各大書坊

洋裝一冊定價一元五角

K255.04

(121)2



036

3006